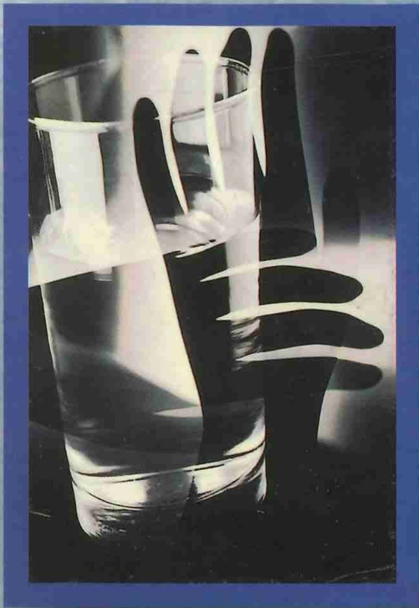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
間諜小說
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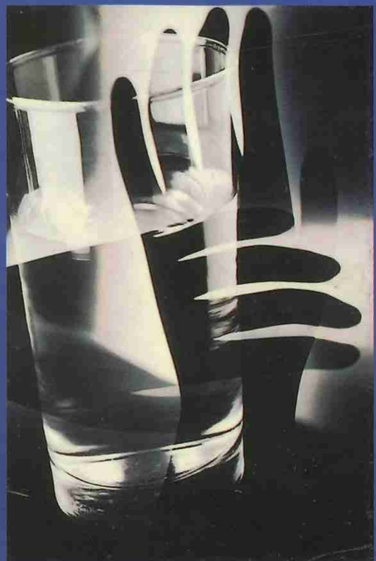


詹宏志◎主編・導讀

俄羅斯情書

From Russia, With Love

Ian Fleming 伊安・佛萊明◎著 姜恩娜◎譯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

詹宏志◎主編・導讀

俄羅斯情書

From Russia, With Love

Ian Fleming 伊安・佛萊明◎著　姜恩娜◎譯

3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

俄羅斯情書

伊安・佛萊明◎著
姜恩娜◎譯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

二十世紀最巨大的成人童話
"Kiss, Kiss! Bang, Bang!"

拳頭加枕頭這個型態的間諜小說，使得『○○七』詹姆士・龐德成為二十世紀所創造出來的虛構文學角色裡最神奇的一位人物，也是最巨大的一個成人童話。

作者伊安・佛萊明創作出來的『○○七』詹姆士・龐德重塑了間諜小說的浪漫，坦露了人性的欲望（對物質與女性），它對間諜小說最重大的貢獻，就是讓全世界恢復了對間諜小說的興趣，更為間諜小說創造了無數的新閱讀人口，穿破了所有的語言、階級和教育障礙，擴大至世界每一角落。我們對間諜小說的興趣和了解，有很多都是通過『詹姆士・龐德』而來，今後研究間諜小說，也不可能越過伊安・佛萊明這一關，它的歷史性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ISBN 957-33-1530-0
00290
9 789573 315308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

【關於作者】

伊安・佛萊明，生於一九〇八年，一九六四年死於心臟病。他出身富有家庭，四十五歲時才出版第一部小說《賭國皇城》（Casino Royale），已有『〇〇七』詹姆士・龐德個人英雄主義的雛形。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對佛萊明讚譽有加，兩人並曾在華盛頓會面。

佛萊明四十多歲才開始寫小說，卻創造出間諜小說史上最知名的人物——〇〇七！龐德的冷靜機智、高超技巧及追求享樂的性格，使得〇〇七系列小說深受全世界讀者歡迎，之後並陸續被拍成電影。佛萊明將間諜小說寫得簡單易讀，卻又喜歡在小說裡藏一些『謎語』，以顯示他的博學多才，由此我們也才可以看出『〇〇七』其實蘊涵了更多的豐富性和深刻性。

佛萊明除了著有『〇〇七』系列小說：《金手指》（Goldfinger）、《你只能活兩次》（You Only Live Twice）、《永遠的鑽石》（Diamonds Are Forever）等，另還有多部非文學及童書作品。

封面圖片© IMAGE BANK 提供　封面設計©王瓊瑤・劉燕溥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③

Ian Fleming 伊安・佛萊明◎著　姜恩娜◎譯

俄羅斯情書

Ian Fleming

FROM RUSSIA, WITH LOVE

【總序】

成人童話與道德寓言：十本書構成的間諜小說史

第一 古老的行業

我編選『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的動機，是想選擇十部代表性的小說作品，來顯示間諜小說這個類型曲折有趣的百年歷史。我選的十部小說大致上按時代①排列是這樣：

1、厄斯金・柴德斯—《沙岸之謎》
2、約翰・布肯—《三十九步》
3、吉爾勃・卻斯特頓—《知道太多的人》
4、沙波—《鬥犬杜蒙》
5、毛姆—《兼差秘諜阿興登》
6、格蘭姆・葛林—《職業殺手》
7、艾瑞克・安卜勒—《間諜墓誌銘》

8、伊安．佛萊明／《俄羅斯情書》
9、藍．戴頓／《機密檔案》
10、約翰．勒卡雷／《鏡子戰爭》

如果你讀過上述的部分作品，可能也同我一樣，會注意到間諜小說類型的內在矛盾。就像冷戰時期東西意識形態對峙的情況一樣，間諜小說自始至終也一直是兩種思想、兩種風格雙元對抗的局面；或者又像佛洛依德論猶太教時說的『一個名字，兩個上帝，兩個宗教』一樣，間諜小說也是在一個類型小說的名下，信奉著兩個不同的上帝與宗教。

使間諜小說短暫的歷史如此豐饒多義的原因，看來應與題材的特質有關。間諜小說寫的是什麼呢？寫的當然是和間諜有關的故事。但間諜又是什麼呢？間諜是一種古老的軍事行業，西方人說間諜是人類『第二古老的行業』，僅次於娼妓的歷史，因爲有戰爭以來，就有『用間』的紀錄，而戰爭夠古老了吧，你聽過沒有戰爭的人類史嗎？把間諜與娼妓並列，言下當然也有指責他們都是出賣靈魂行業的意思，但這裡我們只管它歷史悠久，出賣靈魂的部分我們稍後再來討論。

中國古老的《孫子兵法》裡已經講到用間諜的理論原則，孫子提出用間諜的目的在於『知敵之情』，而方法則是『必取於人』（一定要用情報員），這個先知理論是使後人如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或譯占士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七號情報員）得以找到令人羨慕的工作的原因。孫子還給用間諜的方法分了五類：鄉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從當今的間諜小說來看，

這五種用間方式，倒都還屹立不搖，日新又新呢。

但是戰爭的技術變了，『知敵之情』的方式也變了。在現代戰爭中，蒐集情報的活動雖然不可或缺，但二次大戰以後真實世界的情報活動已有三種主要來源，即空照（或是更進步的衛星攝影）、電子竊聽、以及間諜蒐集。前兩者被現代軍事行動認爲是『硬情報』（hard intelligence），價值較高；後者因爲充滿人爲的判斷推測，難以証明，被認爲是『軟情報』（soft intelligence），層級較低，在現代戰爭中重要性不高，也就是說，現代戰爭中已經愈來愈不仰賴不可靠的情報員。但正因爲情報員是『人』，他的脆弱、困難、戲劇性與道德困境，都是作家好奇感興趣的題材，軟情報的世界反而是作家著墨最多的情報活動。對於間諜小說作家的『必取於人』而言，"Never have so many been misled by so few"（這麼少人誤導這麼多人，世所罕見）倒是準確的寫照。

不僅小說家愛寫人的情報活動，讀者們也愛看。間諜小說起步甚晚，是道地的廿世紀產物。相對於偵探小說起於十九世紀中，成熟於十九世紀末；或科幻小說誕生十九世紀末，成熟於廿世紀初；間諜小說做爲一種創作或閱讀的類型，比起兩者都晚得多。但從間諜小說誕生以來，它一直是受歡迎的閱讀類型，而小說中的行動英雄更常常成爲民族或大眾文化的偶像。可見間諜小說之受歡迎，有一些無關乎真實情報活動的理由，這正是『世界十大間諜小說』想要呈現的內在論述，也正是本文想要議論的中心。

間諜小說的起點

讓我們就從間諜小說的歷史開始吧。

西方間諜小說從哪裡開始呢？我們必須先說『西方』，不然咱們中國《三國演義》不是就有『群英會蔣幹中計』的間諜小說雛形嗎？

西方小說中最早以間諜爲題材的，可能是費尼摩·庫柏（J. Fenimore Cooper）的小說，書名就叫《間諜》(The Spy)。庫柏是美國小說家，他以一系列英法戰爭期間印地安英雄故事而聞名，其中《莫希干族的末裔》（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曾拍成電影《大地英豪》。他在一八二一年寫成的《間諜》史無前例地以一個美國獨立戰爭中的間諜爲故事的主角，小說已經觸及了後來的間諜小說幾個主要的特質（如間諜生活的雙面性，軍事行動的荒謬等），但也還不是現代間諜小說中有陰謀、有行動、有一個重大邪惡的力量必須對抗那樣的特質，因此論者多半視它爲含有某些間諜小說元素的前驅，而不願將它列入現在我們所說的間諜類型小說。

一般論者反而都願意以《沙岸之謎》（The Riddle of the Sands, 1903）做爲現代間諜小說的起點。這部小說有一個特殊的閱讀地位，在出版當時與現在並不相同；現在它是以『第一部現代間諜小說』的地位爲廣大的讀者所閱讀，但當年卻是以一個『時局預言小說』的身分被閱讀與討論，甚至影響了整個國家對世界均勢的觀點。

厄斯金·柴德斯（Erskine Childers, 1870－1922）的《沙岸之謎》寫英國外交部一位年輕職員受友人之邀，兩人駕駛一艘無動力帆船前往弗列然群島（Friesian Islands）度假，在沿海不斷遇到怪事，經過兩位年輕人大膽的一番明察暗訪，發現是德國人大造軍艦，正在從事侵略英國的演習；兩人即時將情報送交英國外交部，英國透過外交手段，免除了一場可能釀成大禍的戰爭。

這個故事有後來間諜小說所有的元素，它有一個重大的國際陰謀與急迫的國家危機，它有一位（事實上是兩位）從事間諜工作而成爲英雄的角色，它有一個可供間諜活動的間諜社會（一種間諜的『江湖』），它有完成英雄行徑的動作場面……不僅如此，這是一部文學價值極高的小說；它塑造的人物生動有趣，它描寫的海上場景壯觀有力，小說的開場節奏輕緩，後來卻步步邁向高潮，主人翁一開始像個公子哥兒，後來卻逐漸轉成有城府有毅力的英雄人物，讀來引人入勝，印象深刻。

小說出版當時，人們並不是以消遣的態度來讀這部小說，相反的，《沙》作引起英國公眾的注意，也一致地把國家的假想敵轉向了德國（拿破崙戰爭以來，英國人一向把法國當做假想敵）。作者自己也是這麼想的，他在寫作時曾寫信給朋友說：『這是一部有宗旨的遊艇小說，那是我在德國海域行船時發想的，當時我發現了德國有侵略英國的計畫。』《沙岸之謎》的確準確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局勢，雖然它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遠過於此，但在一九〇三年時，作者和讀者都更看重它的政治性，而沒有注意到一種全新的作品類型已經誕生。

兩個早期的源頭

小說類型剛誕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這是新類型，更不能預料它將席捲全世界，成爲一種風起雲湧的創作活動以及一個風行草偃的閱讀活動。柴德斯和其他間諜小說的前行者都是如此，他們都沒有看到他們自己作品的真正貢獻。

柴德斯以爲自己寫了一部遊艇小說，而另一位間諜小說的奠基作者約翰·布肯（John Buchan, 1875－1940）則認爲自己寫下的是一部消遣性的冒險小說。事實上，柴德斯的小說解決了一個問題，使後來的間諜小說沒有後顧之憂；在柴德斯之前，間諜是一種也許有用但無疑是卑賤的行當，有身分的紳士是不該做的。柴德斯在小說中也透露這個窘境，主角在發現敵人陰謀時曾經自問：『難道我們要自己做間諜？』但他們立刻找到理論基礎（也就是後來所有間諜小說英雄的基礎）：『「爲了對抗敵人的間諜」，如果我們不得不用間，我們就有權自己當間諜。』

這句話承認當間諜是壞的，只有當壞人先當間諜時，對抗壞人間諜的間諜就是好人。理由雖然牽強，倒也解決了往後間諜小說的道德難題，直到艾瑞克·安卜勒（Eric Ambler, 1909－）和格蘭姆·葛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出現以前，小說家就讓我方的間諜們持有殺人執照，以暴易暴對付敵方間諜，而仍然不失好人的身分。

柴德斯之後，間諜小說又從兩個來源得到養分，一個是方興未艾的冒險小說，另一個則是已進入黃金時期的偵探小說，約翰·布肯的《三十九步》（The Thirty－nine Steps, 1915）和卻斯特

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的《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1922）就是我認爲的最好例子。

布肯寫《三十九步》時，他對朋友說他寫的是一部仿傚通俗作品的 Shocker（驚悚小說）。但小說一出，立刻大受歡迎，讀者顯然認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類型。《三十九步》的故事是一個國際政治大陰謀，無端掉落一個公子哥兒韓內（Richard Hannay）的頭上（爲什麼又是公子哥兒？這也看出間諜小說英雄其實是一種仕紳階級的自我認同，和偵探小說初期的偵探一樣，他們都是專職的仕紳，業餘的英雄），韓內一方面是爲自己，一方面是爲國家，他機智化裝，亡命天涯，並能以一己之力打擊惡勢力，是個行動型的英雄。

卻斯特頓的《知道太多的人》則是一個古典偵探小說的變體，它讓我們看到間諜小說與推理小說的血緣關係，也說明了何以間諜小說經常被列爲推理小說的一個支流。

推理小說發展甚早，一八四一年愛倫坡的《紅磨坊街命案》正式爲偵探小說揭開序幕，經過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筆下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發揚光大，在大眾心目中完成了一個超級神探的形象，也完成偵探小說『一個案件，一位神探，一場破案歷程』的類型格式。而從福爾摩斯開始，第一個偵探小說的黃金時期也就此展開；當時眾多作家受柯南道爾的刺激，紛紛想創造足以與福爾摩斯匹敵的偵探角色。這些推理名家中，創造最新，構想最奇的就是卻斯特頓。

卻斯特頓發明的神探最知名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一位矮胖的天主教教士，他以直覺

的方法屢破奇案，成爲偵探短篇小說黃金時期最受歡迎的神探之一。但卻斯特頓還寫許多不以布朗神父爲主角的偵探小說，其中一個奇特的例子就是『知道太多的人』。基本上，『知道太多的人』仍是位神探，但他是個消極的人，身處達官顯要之間，卻看破政治虛妄；這部偵探小說不同於過去的偵探小說，是因爲偵探所辦的『案子』大不相同，這裡的案子都是涉及政治陰謀與國家危機的大案子。因爲案子性質的不同，儘管辦案形式相似，仍然使這些小說逐步脫離傳統偵探小說的範疇，一步步向另一種類型走去。

兩條路線的分歧

到了這個時候，間諜小說的元素已經完備，然而我們前面提到的三位作家，都未意識自己寫的是『間諜小說』，但當時都成了風靡群眾的暢銷作品；顯然一種新的有意識的寫作類型與閱讀活動，時機已經成熟，而這正是造就了第一個間諜小說人物成爲民族英雄的歷史背景。

這位英雄，就是沙波（Sapper，本名麥克尼爾 Herman C. McNeile, 1888－1937）筆下的『鬥犬杜蒙』（Bulldog Drummond）。

沙波所創造的人物，第一次出現在小說《鬥犬杜蒙》（Bulldog Drummond, 1920）裡，從此揭開了一個英雄式間諜的時代。此時間諜小說的公式已經完成，杜蒙由布肯的韓內繼承了行動英雄的典型，又從柴德斯和卻斯特頓的作品接收了政治陰謀與國家危機的情節架構，結果，一種獨來獨

往、替天行道、拯救世界於危難的特殊行動人物就誕生了。

但歷史有幸與不幸，比沙波略早完成這樣的公式，創造出間諜小說史第一位行動英雄的作家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瓦倫汀・威廉斯(Valentine Williams)，而他創造的人物叫做德士曼・歐克武(Desmond Okewood)，小說則是『曲腳系列』（曲腳，Clubfoot，是小說中的邪惡角色），第一部《曲腳的人》(The Man With The Clubfoot) 出版於一九一八年，比杜蒙系列要早兩年。

英國文評家阿特金思（John Atkins）曾爲威廉斯抱不平，他認爲威廉斯才是布肯與伊安・佛萊明（Ian Fleming, 1908－1964，《第七號情報員》的作者）之間承先啟後的人；他對文采不如威廉斯卻暴得大名的沙波不以爲然，甚至口不擇言說：『何以鬥犬杜蒙竟成了民族英雄，真是通俗文學史上的一大公案。』

鬥犬杜蒙的出現，已經預言了未來的『第七號情報員』的模樣。他們不太真實，猶如一個鮮明的剪影；他們信仰簡單，凡吾國即爲神聖，凡他國即爲邪惡，一種近乎民粹式的愛國主義；他們熱愛美女（當然是白種基督徒美女），憎恨歹徒（不惜親自動用武力）——這當然是後來第七號情報員擁有『殺人執照』（license to kill）的由來。

幸虧間諜小說史一直是一個名字兩個上帝，才沒有讓杜蒙式的小說獨領風騷。比第一本杜蒙小說再晚八年，毛姆就出版了他的間諜經典之作《兼差密諜阿興登》（Ashenden, 1928）；這是一部影響間諜小說歷史軌跡的重要作品，原因無他，因爲這部小說的故事幾乎是真的。

小說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並不以間諜小說為主業，但他卻做過真正的間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方情報單位找上毛姆，希望他為軍方做一些情報工作，因為他的作家身分頗為世人熟悉，在中立國地區打探消息不易起人疑竇；基於愛國心，好奇心，以及豐厚的酬勞，毛姆接受這項工作，成了一位真實世界的『兼差密諜』。

大戰之後，毛姆陸續把自己的親身經驗轉變為短篇小說，最後又修整為一部大致符合時間順序的小說集。這部小說裡的英雄人物阿興登，與過去的任何間諜小說都不相同。阿興登不是一個了解並掌控全局的大人物，他只是龐大情報網的一小螺絲釘，他的上游是誰，下游是誰，行動的目的為何，他都無從知曉；他只能從接頭的人身上得到一個指示，這些指示也無非是帶一個莫名其妙的訊息給另一個不相識的人，或者帶一筆錢給一個神秘的接受者，沒有前言，沒有後語，只是一個模糊而無成就的工作。最大的不同則是風聲鶴唳的生活，時時懷疑自己已被識破；也糊裡糊塗闖進了『江湖』，遇見許多奇怪的諜海人物，成為小說家日後的題材。

毛姆給了日後間諜小說家一個啟發和一個當頭棒喝，真實世界的間諜活動與想像的行動英雄大不相同，而這個世界另有許多奇妙的事物可茲發掘，這個新理解也就開發了日後間諜小說的另一新境界。

道德困境的寫真

毛姆的間諜小說，最大的貢獻在於，它讓有企圖心的文學家注意到間諜小說的表現潛力。在《兼差密諜阿興登》之後，一流的間諜小說開始出籠；這些新的間諜小說，一方面大大地拓寬了原來間諜小說的寫作疆界，另一方面更利用了間諜小說的特殊前提，成為探索人類極端道德處境的手段。從這個階段開始，間諜小說就不再只是『好看』，而又變得令人『尊敬』。

毛姆之後的文學家們，在間諜小說中發現什麼？

我猜想，他們發現了間諜做為一種人類職業的特殊處境。間諜，在這些新小說家的眼中，是一種雙重身分，雙重人格，以及雙重忠貞的人。他表面上愛一個國家，私下愛的卻是另一個；他表面是一種平凡的職業（和我們沒有兩樣），私底下卻有另一個真正的職業（也就是間諜工作）；他彷彿是一個忠貞的友人，另一面卻是要從你身上得到重要的訊息。這樣的人，他沒有矛盾嗎？沒有掙扎嗎？

這一個追問，就把間諜小說逼入了藝術之境。

在《兼差密諜阿興登》出版八年之後，葛林的《職業殺手》（A Gun For Sale, 1936）也問世了。葛林自己，是把《職業殺手》歸類為『娛樂小說』（an entertainment），但世人卻看出它的嚴肅寓意。

小說中，代號『烏鴉』(Raven) 的職業殺手奉命去殺一個退休的戰爭部長，目的顯然是想引起一場戰爭，但他領酬勞時卻被黑吃黑暗算，拿到了搶案的贓款，因而陷入被警方全力追捕的窘

境。『烏鴉』既不是聰明絕頂的英雄，也不是萬惡不赦的魔王，他只是一個平凡可靠的職業殺手；但在真正巨大的邪惡之下，他也不過是個用後即棄的工具。小說中描述他即使做爲殺手，有著重大的缺陷，他臉上有兔唇，特徵太明顯，使他犯案時常常必須除去目擊者，惹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來。

正是因爲這個寫實的筆調，間諜小說不再是冒險英雄的熱情舞台，而是眾多人生苦境的一個縮影，間諜小說本來是民粹式愛國主義的溫床，如今卻成了控訴政治軍事的無情無義的諷喻。《職業殺手》有許多場景寫得非常幽默有趣，但讀後卻感覺是一部荒謬而哀傷的小說，這是人們無法不嚴肅以對的理由。

艾瑞克．安卜勒是另一位使間諜小說變得可敬的重要作家。安卜勒的小說可分爲戰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與戰後兩期，戰前的安卜勒本來是一位社會主義的同情者，他寫的間諜小說與愛國主義者的間諜小說大異其趣，他的小說更多時候是指出國家機器的殘酷不仁，及其對平凡百姓的壓迫。但二次大戰蘇聯的參戰，以及史達林『全世界無產階級爲祖國而戰』的口號，使安卜勒看出了大謊言，他的社會主義理想也因此完全幻滅；他失去了以間諜小說控訴政治組織對個人迫害的寫作動機，安卜勒整整停筆了十年。五〇年代他復出再寫間諜小說，仍然被視爲是間諜小說的大師，但他的小說主旨已從社會主義理想轉爲一種洞悉世局的冷戰觀察者，這是讀安卜勒小說另一個可注意的事。

這裡選的《間諜墓誌銘》（Epitaph For A Spy, 1938）是安卜勒戰前小說的代表作。小說裡

的主人翁是一位失去國家和沒有國籍的可憐人，他在警察局受審訊時說：

『我生於匈牙利的沙巴卡，但一九一九年的特里安農條約把沙巴卡併入南斯拉夫的領土。一九二一年我申請到護照，赴布達佩斯唸大學。在我仍就讀於大學時，我的父親和長兄都因觸犯政治而遭南斯拉夫警方槍決；我的母親死於戰時，所以我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別人勸我別回南斯拉夫，而匈牙利的景況也糟透了。一九二二年，我前往英國，在倫敦附近一所學校教德文，就一直待在那兒，直到一九三一年，我的工作證被撤銷了。那個時候許多外國人的工作證都被撤銷。等到我的護照到期，我向倫敦的南斯拉夫領事館申請加簽，他們以我已非南斯拉夫公民拒絕了我。我後來曾申請歸化英國，但因爲我沒有工作許可，只好到別處找工作，這樣我到了巴黎。警方給了我居留，也給了我証件，卻有一個但書，如果我離開法國，就不許再入境。從那之後，我一直在申請法國公民權。』

在國家與國家的對抗競爭中，小老百姓成爲到處流浪，無人依靠的國際孤兒。這個背景，就使傳統間諜小說的愛國主義成爲謊言。《間諜墓誌銘》裡這位國際孤兒的遭遇正足以揭露真相，他本來只是一位平凡的語言教師，在度假期間無意中捲入了間諜世界，被迫要在真實世界中找出另一個真正的間諜來；他當然是個倒楣的人，但間諜在我們周圍似乎既不存在而又無所不在，而國與國的對抗競爭使間諜世界變得殘酷無情，連平凡老百姓也不能倖免，這才是安卜勒真正的意旨所在吧？從前間諜小說都以個人英雄去對抗一個巨大的敵人，如今這個敵人並不是別人，而是披著國家安全

之名而行迫害之實的自己的國家，這個政治認識就是安卜勒帶給間諜小説最可貴的發展與發現。

物質的成人童話

有趣的是，間諜小説並沒有因爲葛林與安卜勒的出現，而從此走向嚴肅寫實的路線，也許間諜小説的浪漫本質仍然使閱讀小説的人不能忘懷，在大戰後物質逐漸豐裕，社會大致維持安定，而又有著一個身軀龐大的敵人陰影（蘇聯），一種新型態而可消費可著迷的間諜小説可能正被人們期待著。後來的歷史當然已經讓我們明白，這個新的浪漫形態間諜就是代號〇〇七的英國情報員詹姆士·龐德。

詹姆士·龐德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巨大的虛構人物，他的知名度幾乎與十九世紀出現的福爾摩斯相當，而全世界讀者對間諜小説的認識恐怕大多數是從他身上得來。第七號情報員龐德的性格構造是間諜小説裡前所未見的，譬如他熱愛名牌（這是很現代也很後現代的行爲，我們在台灣幾乎要到八〇年代才能完全明白這個行爲的內涵）、他嗜煙嗜酒、他愛美女而又十分無情（沙波創造的鬥犬杜蒙也是一位常常散發男性魅力的人，他也很酷，大部分是別人愛上他，他只是勉強接受而已）、他聰明機智卻思想簡單（從未懷疑過他的國家以及自己的職業）、而他忍受身體上痛苦的能力幾乎到了受虐待狂的地步。

伊安·佛萊明不僅隻手把間諜小説拉回布肯與沙波的浪漫傳統，更爲間諜小説創造了無數的新閱讀人口。我們要怎麼樣看詹姆士·龐德角色的浪漫性？在佛萊明的小説裡，第七號情報員彷彿是

絕對自主的個體，他自行判斷某人是不是壞人，他自行決定要不要採取某種行動，他甚至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殺人，別忘了〇〇七是擁有殺人執照（licensed to kill）的特別公務員。但這不是間諜世界的寫實真相，真相是毛姆告訴我們的，每一個間諜都是組織人，他是大機器裡的一環，他不知道行動的全貌，也沒有機會從事特別行動的全部過程，佛萊明的小説儘管細節準確，又有許多對間諜世界的真實了解，但龐德仍然只是理想元素的投射而不是真實的寫照，應該沒有疑問。

然而〇〇七投射的理想元素又是什麼，致令人們如此著迷呢？也許是他對物質世界的態度。即使在西方的書寫歷史上，英雄的禁慾性格仍然是個主流。但〇〇七不然，他追求肉體與物質的享受，在愛國主義的掩護之下，以及緊張刺激生活的襯托之下，變得合情合理而不可憎，而這是二次大戰後物質欲望被釋放的大眾內心的想望。生活享受與物質追求在這裡得到一個有力量的理由，它不是罪惡，而是『風格』。

間諜小説的歷史是有趣的，伊安·佛萊明再次破壞了毛姆以來的寫實間諜小説的優勢，讓鐘擺又搖到表現主義這一邊。這一個力量又要主宰閱讀大眾很多年，這一次，因爲另一個強大媒介（電影）的緣故，它的影響既深且廣，至今不能完全恢復。

冷戰的東西對峙

伊安·佛萊明的第七號情報員充分運用了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情勢，把蘇聯塑造成巨大的邪惡帝國，而孤身對抗的個人英雄也相對顯示出大於真實人生的效果；就像協奏曲一樣，蘇聯是那聲威震

天的交響樂團，而〇〇七則是那美技眩人的獨奏樂器。

佛萊明巧妙的運用了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世局做爲背景，堪稱是軍火商以外在冷戰中獲得最多利益的人，我們的每一分恐懼都轉化成他的每一塊錢版稅。但若要論到對冷戰氣氛的捕捉，對冷戰局面的描繪，伊安·佛萊明卻不是當中重要的作者；而要算到後龐德時代的藍·戴頓（Len Deighton, 1929－）與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 1931－）。

冷戰時代實在提供了間諜小說絕佳的寫作場景，巨大的陣營對抗，無限的威脅恐怖，最新的科技支撐，在在都給小說家可以想像的新素材。可惜作家與讀者都受到伊安·佛萊明的影響，以爲間諜小說理當如此，使得間諜小說的空間反而大大的縮小了，在安卜勒與葛林大戰前的作品所透露的力量在冷戰初期卻相對不得而見。（這個情況有點像卡通影片的歷史，狄斯奈在卡通影片創作上的成功反而侷限了卡通的發展，大家都以爲卡通影片應該長那個樣子。）

所幸佛萊明是個個人而非公司，他的影響力隨著他的去世與停止創作也就日益消退。佛萊明死於一九六四年，而六〇年代末葉直到八〇年代，也正是冷戰寫實間諜小說的全盛時期，這正是一個試圖脫離佛萊明影響的年代，而間諜小說的鐘擺也再一次回到毛姆以降的寫實主義傳統。

藍·戴頓的《機密檔案》（The Ipcress File）出版於一九六二年，這是向第七號情報員挑戰的第一鳴槍聲。戴頓把間諜拉回組織人的立場，他不是一個享有自由意志的行動者，他不過是一個任務的工具，而他工作的特殊性也註定要使他的人生遭遇要有常人沒有的苦楚。在《機密檔案》裡，小說的主人翁是一位英國政府的間諜，他雖然有個人的個性（不喜歡繁文縟節，不愛交際，嗜讀軍事與武器的書），但他是受組織支配與指揮。行動之前他必須關在小房間裡看資料影片，行動本身則不知道目的也大多很無聊，而微薄的公務員待遇也不容許過較爲奢華的生活，這絕不是我們在〇〇七小說裡看到的間諜生涯。

《機密檔案》所揭露的間諜社會非常值得注意，因爲這是一個相當真實的社會概念，它不僅有公務員的生活特性描繪，也提及間諜的腐敗，（他們也是人，而誘惑又更多，不是嗎？）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了只要有人的組織就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那就是溝通的困難、內部人際的鬥爭（殺傷力更甚於敵人）、組織的延續與發展。在間諜小說裡，第一次退休的問題被提及；從事如此獨特工作的人也終將要老去（不像詹姆士·龐德保養得那麼好，他永遠不會老），他們會變得不好用（記憶退化、做事會錯），或者他們累了，想與家人共度另一種安靜穩當的生活。但他們怎麼能退休？他們知道那麼多事，有的足以威脅整個國家的安危，不但自己人不放心他們，敵人也不會放過他們。『一日爲間諜，終生爲間諜』，在藍·戴頓另一部間諜小說《間諜鉤》（Spy Hook, 1988）裡，一位老間諜就發出這樣的感慨，這種對間諜社會的深刻觀察，是藍·戴頓所帶給我們的貢獻。

當然約翰·勒卡雷帶給間諜小說的貢獻也絕對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這位被葛林稱譽爲『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間諜小說家』的勒卡雷不但帶來對間諜社會的準確觀察，更帶給間諜生活一個哲學性的詮釋以及心理分析上的深度。勒卡雷的第一本間諜小說叫《寒地來的間諜》（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4），出版時石破天驚，立刻被認爲是間諜小說新的里程碑。

勒卡雷當然是一位絕佳的說故事者，他的小說常常天氣陰冷，多雪多霧，角色的心情常常孤寂

陰暗，多起多落，他描繪的東西冷戰的肅殺之氣也最爲陰霾，但這些景物角色的選擇似是有理由的。在勒卡雷眼下，間諜是不可能快樂的，因爲他的工作本質是欺騙與不信任。他表面上是外交官，骨子裡卻是間諜；他告訴家人他去佛羅里達出差，真正的目的地卻是柏林（他打電話回家要說人在佛羅里達，又得想辦法找到像在佛羅里達買的玩具給小孩）；他被行動的意外擔擱了，回家要想出一百個解釋的理由；他常常被太太懷疑有外遇，因爲他好像瞞著她什麼。一個間諜在這樣的生活下很難有幸福的家庭也很難有相知的朋友，而他們也被訓練爲絕對不信任別人（別人怎麼能信，他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某個意義下，他們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是一個在茫茫人群中被遺棄的人。

但他們都屬於一個組織，有這麼多夥伴同志爲什麼會孤獨？因爲他們工作型態是單線的連絡系統，你只知道（或只可以信任）你的連絡對象或上司，你不能和別人討論你的工作、你的困難以及你的危險。但如果你的連絡對象斷了線或出賣了你，你就面臨人生全部信仰崩潰的危機。

回到毛姆的傳統，間諜也是人，他會犯錯，他會害怕，他會耐不住寂寞；勒卡雷重新發掘了間諜小說的心理深度。在我選的《鏡子戰爭》（The Looking－Glass War, 1965）裡，每一個角色都不是完美的間諜，他們都有另外一些心理的問題。主持間諜行動的主管是一位想抓回青春的人，他永遠記得二次大戰時他的英勇行動，那是他人生最有意義的時刻，一切似乎是清楚的，敵人是清楚的，目標是清楚的，朋友是清楚的，光榮與恥辱也是清楚的；但是現在，在一個太平時代，他們這些特務既沒有價值也不被尊重，他的內心渴望一場戰爭（黃金時期的記憶與戰爭是連結的），因爲

那是青春藥方，那是回到昔日美好時光的唯一途徑。當國家危機來臨時，他彷彿突然有了生氣，他興致勃勃要到了預算，組織起他想像中的小型私人戰爭（a private war），人生因爲災難而有了希望。這可能是在間諜小說中，我所能想到的最值得玩味的一個角色。

至於行動本身呢？在《鏡子戰爭》中，我們看不到什麼英雄式的大行動，我們也看不到拯救國家危難的大行動，我們看到的是一場大悲劇與大荒謬。事實上，從頭到尾這是一場想像的戰爭，或者如標題所暗示的，是一場穿衣鏡戰爭，（站在穿衣鏡前，你還能看到什麼？）戰爭固然是捕風捉影，但悲劇卻是十足實質的；這個行動組織動員之後，不能沒有事發生，他們找來其實已經不想幹的退休幹員，又訓練又計畫，最後把他送入悲劇現場的虎口，誰能阻止這不必要的殺戮？《鏡子戰爭》讓我們看見戰爭理由的荒謬，又讓我們看見間諜身分本身的悲劇性，這真是間諜小說的藝術之境了。

老大哥瓦解以後

冷戰時代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對立規模最大、對抗氣氛最嚴峻的一個時代，它給了真實世界或小說世界裡的間諜最多的活動空間與存在之理。而藍·戴頓與勒卡雷二人除了把間諜小說帶到一個高峰之外，也給世人留下這個時代的一個側影，一個多霧肅殺的國際城市，有著勾心鬥角的諜影幢幢，以及各形各色破碎的靈魂，和許許多多荒謬的悲劇。

但蘇聯老大哥如今瓦解了，整個共產世界也破產了，哪裡去找巨大的敵人再讓我們逞英雄之勇

或螳臂擋車呢？許多評論家預言著間諜小說的消亡指日可待，而這也的確是新世代間諜小說的困難。拿當今最紅的美國間諜小說家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來說，以我這個老間諜小說迷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現代的間諜小說與電影當然也努力在尋找新的敵人，有的找到了基本教義派的回教徒，有的找到了中南美洲的大毒梟，有的（即將來臨的〇〇七新片）就找到了中國大陸。但以美國之強之富，做爲當今之世唯一的霸權，這些怎麼能做巨大的敵人呢？我看起來都是以大欺小，勝之不武，絕不是間諜小說傳統裡的協奏曲式英雄行徑。在邪惡帝國消逝之後，莫不是間諜小說真的也要隨著如風消逝？

也許約翰·勒卡雷說的最好：『間諜小說既然不是因冷戰而產生，爲什麼會因冷戰而結束？』只要人類仍有任何形式的衝突，間諜小說就有存在的條件；冷戰的結束只是暫時使間諜小說家失去了方向，未必會失去這個寫作形式。證諸歷史這句話是很對的，柴德斯運用了一次大戰前的世局寫出不朽的間諜小說，毛姆則記錄了一次大戰時的間諜世界氛圍，葛林和安卜勒寫的是二次大戰前的世局氣氛，他們都不曾擁有過冷戰。

但從我的間諜小說編選工作來說，冷戰結束，我的任務也結束了，並沒有新的歷史階段值得我們現在加以記錄。勒卡雷現在仍在創作的高峰，但他繼續寫冷戰的後果（aftermath）的小說；湯姆·克蘭西等人的作品雖然不能代表未來，卻也不乏刺激好看的小說。只是做爲歷史階段而言，新時代還遲滯不出，我們雖然知道故事還將會繼續，此刻我們卻也不必等它。

這樣，就形成了我心目中的『十大間諜小說』。

導讀

要怎麼談〇〇七呢？〇〇七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又譯占士邦）是二十世紀所創造出來的虛構文學角色裡最神奇的一個，也是二十世紀最巨大的一個成人童話。在偵探、間諜這一支文學傳統裡，〇〇七的知名度，可能只有十九世紀末被創造出來的福爾摩斯可以比擬。這兩個人物有相像的地方，跟福爾摩斯一樣，〇〇七很強悍、很堅定、有耐力，聰明機警，反應很快。不一樣的是，福爾摩斯比較是個會陷溺在一件事情上的人，譬如說當他鑽入到一件案子時，他就不眠不休，盡心盡力到形容枯槁，甚至爲了案子吸毒（書中沒有明講他吸古柯鹼，可是顯然是有。）；而〇〇七就不會這樣，他抽煙，但在五〇年代一個人一天抽六、七十根香煙，不是太稀奇的事（在拒抽二手煙的現代，比較像怪物）。〇〇七也喝一點酒，但他不像是會陷溺在裡頭的人。福爾摩斯對文學沒什麼興趣，他最主要的娛樂是拉小提琴，也拉得很好，他似乎有這樣一種特殊的美學偏好。〇〇七的美學偏好是很物質性的，他喜愛所有有『品牌』的好東西，好的手錶、好的打火機、好的香煙、香煙盒和好的酒。與福爾摩斯不同，〇〇七世俗一點，他愛女人。福爾摩斯一生只仰慕過一名女性，卻從未對她表白，只是常常在沉思時感慨的懸念著：『The lady!』〇〇七不管這些，他勇

於表達，而且是多情到有一點無情的人，到處可以有露水姻緣，相當的肉體性。○○七的特殊性有很多角度可談，我們就先來談作者，因爲作者伊安·佛萊明（Ian Fleming, 1908－1964），一樣是二十世紀很有趣的一個『謎』！

伊安·佛萊明生於一九○八年，一九六四年死於心臟病。他出生在一個有錢的家庭，讀的是英國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大學畢業後先入外交部工作，然後到路透社當記者。他有個比他大一歲的哥哥，叫彼得·佛萊明（Peter Fleming, 1907－1971），是當時泰晤士報有名的戰地記者。彼得也是個有名的旅行家，跟中國的關係很密切，幾次有名的旅行便是進入中國的西北；他有一本書叫《韃靼通信》（News From Tartary, 1936），是他從北京一路走到天山北路葱嶺的見聞記錄。他第二次來到中國則是在三○年代。當時因爲新疆回變，俄國軍隊進入新疆，於是新疆被封鎖，有可能變成俄國的勢力範圍。英國政府相當著急，因爲一旦新疆變成俄國人的，下一個就是西藏，再下一個就是印度了，那就會威脅到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以降的利益，所以英國政府就派了外交官從北京出發進入新疆了解情況。英國的媒體也很好奇，就有兩個旅行家，其中之一便是彼得，由今天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越過喀拉崑崙山進到新疆南疆，天山南路。雖然沒有進入戰場，但彼得當時寫了一個作品，一樣造成轟動。伊安·佛萊明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精采的家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伊安·佛萊明就進軍隊，後來到海軍情報局工作，他在那裡表現非常突出，最後退休時的官階是海軍上校——我們知道，這也就是○○七在小說裡的身分。當然○○七絕對不

是佛萊明自己而已，他是許多元素的結合體，佛萊明不過是其中的化身之一。佛萊明是一個認真工作認真享樂的人，不太在乎別人是如何看待，他就是追求快樂。四十二歲開始寫小說，他搬到加勒比海的巴哈馬，在那裡建了一座漂亮的別墅，所有的○○七小說都是在那裡完成的。一開始佛萊明就知道他是要寫通俗小說，所以他就依通俗小說的本質，將間諜小說寫得簡單易讀，可是他本身又是個博學多才的人，忍不住要『藏』許多東西在小說裡面。比如說○○七這個代號是怎麼來的？主角的名字詹姆士·龐德，這些都是有典故的，而且不管人名或地點，每一次引的都是文學上那種最冷僻的典故。可能他一生的遺憾是沒有成爲一名學者吧，所以只得在通俗小說中藏了這些『謎語』，這是很有趣的一種心態，就像他一生都顯示出來很瞧不起知識分子的樣子，可能就是因爲他未能擁有這一部分的遺憾吧！瞭解了作者這種矛盾，我們才可看到○○七更多的豐富性。

佛萊明自己不諱言，他受到最大的影響是來自布肯和沙波。我們現在也看得出來，他其實是一個人隻手把沙波的傳統全部恢復過來——就是拳頭加枕頭、『Kiss, Kiss! Bang, Bang!』這個型態的間諜小說，而且他更加精緻迷人。○○七詹姆士·龐德這個角色看起來雖然有很多特徵，比如喜歡名牌、冷靜機智、心思單純，（至少他對政治沒有太複雜的想法，相信自己的國家是對的。）但嚴格來說他並不真實，我們並不能將他想像成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英國的小說家艾密斯·金斯萊（Amis Kingsley）就講過一句話，他說○○七其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剪影（silhouette）。這就像後來我們在電影看到的，○○七有一個標準持槍姿勢，我們對這個姿勢的熟悉比他的人還要清

楚。的確，即使演員換成另外一人，但只要他擺出標準姿勢，我們就能認出他是○○七，所以說他像一個剪影、一個造型，而非一個完整的人。接下來，我們來談談○○七間諜小說的特色。

第一，它重新把間諜小說浪漫化。○○七的主角詹姆士·龐德雖然只是個平凡的個人，但他卻有驚人的耐力，小說裡有一次提到他穿過一座隧道式的通氣管(Dr. No)，這個管道正著火發燙著，他每走一步就被燙一次，可是他咬著牙一路撐過來。（由於小說經常花很多的力氣來描寫他這種忍受痛苦的超人能力，以至於後來從事精神分析研究的人認爲，他是一個有受虐傾向masochism 的人。）這種以一個人的血肉之軀來對抗大型陰謀的型態，本身就是浪漫化了。還不只如此，龐德對品味的執著，對異性的吸引力，還有他本身的記憶與知識，幾乎都是超人的！而且他每次總是能在最艱難的情況底下解救國家危難甚至世界危機，達成任務，這些也是浪漫化的結果。

有一點是要特別說明的，如果我們再深入的去探討，○○七這種浪漫型態其實有很新的元素在裡頭，這跟我們之前提到的作者本身有關。首先是○○七的背景非常真實準確。比如說，書中寫到在俄羅斯情報部的一個獨特的殺手組織『死莫許』(SMERSH)，專門負責處決外國情報員。這事情在乍看之下很令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可是後來大家都很驚訝，這個組織竟然真的存在，連裡面將領的名字、開會的場所都是真的，而且這個組織全盛時期在世界上有四萬人工作著。也就是說，○○七小說是非常不可能的、完全虛構的，但是它的細節卻是真的，這靠的是作者佛萊明本身的知識，他把真實的知識跟浪漫的型態交揉在一起。再來就是佛萊明對任何細節都存著一種『描述狂』

的寫法。比如說，小說一開始寫一個人被按摩，佛萊明把那個角色的背肌形狀、寒毛、頭髮的樣式、他手上戴的錶，甚至連骨節都寫得清清楚楚；還有連他身旁的東西也不放過，他把每件東西的牌子都寫了出來。佛萊明就是這種描述狂，他對這些個別的器物與人的特徵的瞭解實在是太凸出了，也變成○○七小說的一種風格。這兩個新的元素，使得○○七小說雖然處在浪漫虛構的失真狀態底下，但卻又存在著一種知識的真實性，所以這個浪漫在閱讀底下是很難受到抵抗的，也就是說它很容易被認同。

第二，○○七對生命的態度是跟戰後的情境有密切關係的。戰時物質的匱乏和戰後人的一種被釋放的感覺，使人對物質的追求跟對肉體的追求的慾望非常強烈，但都還是處在一種禁忌狀態之中，而○○七小說滿足了整個所有戰後的人的這種慾望。另一方面，大戰後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情況正式形成，英國在這個國際情勢當中已經慢慢地淪落爲一名旁觀者，所以如果要描寫這種力量相襯的對抗，在英國來說已經是不可能，因爲它不具有這種角色的身分。○○七的角色定位也因而形成，他基本上是一個平衡者，是東西兩大強權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個介入者，有時要配合CIA對付KGB。另外○○七也是最早把冷戰狀態充分應用到作品裡的小說，它也是把蘇聯徹底變成一個邪惡帝國的關鍵——在西方世界有許多人透過○○七『認知』了這個觀念。也因爲這個原因，所以英國作家艾密斯·金斯萊曾說過一句話：『○○七跟福爾摩斯一樣受歡迎，可是○○七是無法像福爾摩斯那樣具有世界性，至少在俄國那一區是不會受到歡迎的。』這話說在一九八一年，現在看來

顯然是錯了！因爲他說完這句話三年後，東歐、蘇聯相繼瓦解，○○七有機會進入它的『死對頭』的地區。『黃金眼』在克里姆林宮前出外景，而後也在俄羅斯上映，相當受到歡迎，○○七顯然對『那一區』一點都不是問題。

○○七給間諜小說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讓全世界恢復了對間諜小說的興趣。或者，『恢復』這個字眼仍不準確，應該說它實在是擴大了間諜小說閱讀的興趣至每一個角落，就如福爾摩斯的閱讀是無遠弗屆一樣。在○○七以前，間諜小說在那麼長的傳統裡頭，從來沒有獲得這麼龐大的讀者群。○○七的閱讀是世界性的，它是穿破所有的語言、階級和教育障礙的通俗小說。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爲什麼○○七這樣地受到歡迎？我個人認爲有兩個原因：

第一，它是一個『成人童話』形式的小說。童話的功能大部分是通過一個故事的形式，強化我們熟知的道德教訓或是我們所認同的世界秩序。例如虎姑婆的故事，就是一個迫害者威脅到我們原來的秩序與價值，經過一番的力量對抗以後，我們的家的安全重新得到確保。西方也有糖果屋的童話故事，一對兄妹離開了家裡，在森林遇見了一座糖果屋，因爲被巫婆誘惑就陷入了危險，後來靠他們的智慧，終於帶著新的財富回到家裡，這個家於是又重建起來。所以，大多的童話在不同的民族裡都有這種功能，它加強我們對原有價值秩序的信任，說給小孩子聽，一次又一次，他就被『洗腦』了——大人們也願意看見自己的小孩最後變成『乖孩子』。○○七就是這種成人童話，它讓人保有一個價值體系，這個體系是安全的、愛國的、沒有爭議的、正邪涇渭分明的生活型態。當這個

體系被人們認同，而有一個邪惡帝國的種種陰謀卻對它進行破壞，然後出現一個聰明的小孩○○七，他一直幫我們去解決這些問題，幫我們打敗這個壞蛋，讓我們的世界恢復原來的秩序，使我們的安全得以保障，人們怎麼能不喜歡他呢？這也是戰後和平氣氛底下人們想要的東西，人們害怕再有戰爭，害怕再有破壞，○○七這個巨大的『成人童話』剛好滿足了這一切。

第二，它裡面隱藏著『拜物教』的精神投射。○○七描寫的方式其實是一種物質崇拜，就是把生活上的各種物質放在一個更高的位置。詹姆士·龐德當然比這個簡單的概念要來得複雜，但他對物質生活的立場是值得玩味的。在二次大戰以前，即使西方社會已富裕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對生活上的態度卻仍維持清教徒式的勤勉價值觀，生活享受仍然被視爲是不道德的。第七號情報員系列小說首先創造了一個角色，在愛國主義的前提掩護下，在驚險刺激的犯難掩護，有一個人享受戰後世界富裕的物質世界，沒有絲毫愧疚，對一切生活內容都有堅持，詹姆士·龐德喝馬丁尼時所說的："Stir, Don't shake."（用攪拌的，別用搖的）遂成爲傳誦全世界的著名台詞。因爲他做了世人想做而不敢說的事。這種對欲望（對物質與對女性）不隱藏的態度，其實是個十分『現代』（二十世紀）的精神，這也是這些小說會成爲本世紀顯著現象的原因。

我們對間諜小說的興趣和了解，有很多都是通過詹姆士·龐德而來，今後研究間諜小說也不可能越過伊安·佛萊明這一關，它的歷史性地位，從這裡也就可以想見。

第一部

陰 謀

玫瑰園
大殺手
職前訓練
死之眾神
陰謀
死亡追緝令
冷面棋王
美麗的誘惑
愛情的奴工
引爆

1 玫瑰園

那個裸身趴在游泳池旁邊的男人想必是死了。

看來是他溺死以後，被人撈出來放在草地上。在等候警察或他的什麼親人到場的這段時間裡，他的屍體也乾了。即使是放在他頭部旁邊草地上那一堆屬於他私人的財物，都被細心收拾得一目瞭然，因此絕不至於使人聯想到搭救他的人，曾經趁火打劫。

從那堆亮晶晶的東西推斷，這個人是個有錢人，至少也曾經是個有錢人。那裡面包括了這個富翁俱樂部的典型識別證——一個價值五十元的墨西哥製錢夾！其中塞著一疊厚厚的鈔票，一個使用已久的『當希爾』金質打火機、一個橢圓形的金煙盒，它波紋的邊緣和精緻的土耳其玉鈕，一望而知是『法貝姬珠寶』的真品無疑。還有一本有錢人從書櫃裡抽出來，帶到花園裡去閱讀的那種小說——《小金塊》——年代久遠的P．G。渥德豪斯的作品。另外是一只用棕色的舊鱷魚錶帶穿著的大型金錶，專爲喜愛奇巧裝置的人士所設計的『古拉德．培瑞高克斯』款式，它有一根動作滑利的秒針，錶面上還有兩個小視窗，可以顯示月份、日期和月亮的盈虧。如今它所指示的是六月十日兩點三十分，四分之三的蟾月。

一隻藍綠兩色的蜻蜓從花園盡頭的玫瑰花叢中疾閃而出，在距離那人背脊數吋的上方婷婷盤旋。六月的艷陽光照在那人尾骨上方金色的體毛上，形成了一層薄薄的金暈。牠就是被這金暈所吸引的。一陣微風從海面飄來。那一小片體毛微微地彎折了。蜻蜓緊張地往旁邊一閃，懸在那人左肩的上方往下看。那人張開著的嘴巴下面壓著的嫩草輕輕晃動了。一粒豆大的汗珠從他豐滿的鼻子的側面滾落草叢中，亮晶晶的。夠了。蜻蜓倏地飛去，穿過玫瑰花叢，飛過花園高高牆頭上方崎嶇不平的碎玻璃。那可能是一頓美食，但它會動。

這座花園保養得很好，佔地約莫一英畝的草地上，三邊廣植玫瑰叢。蜜蜂嗡嗡的叫聲不停地從其中傳出來。在令人昏昏欲睡的蜂鳴聲後頭，海水拍打著花園盡處的山巖底部，發出輕柔的低鳴。

從花園裡看不見海景——除了十二呎高圍牆上端的天空和雲朵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事實上，你只能從坐落在這花園第四邊的別墅樓上的兩間卧室望出去，看見這極具私密性的小天地外面的世界。你將發現眼前是一片遼闊無垠的蔚藍海水，還有兩側鄰近一幢幢別墅的頂窗，以及人家花園裡的樹梢——包括地中海型的常綠橡樹、針葉松樹、木麻黃和常見的棕櫚樹。

別墅的外觀相當現代化——是矮墩墩的長條盒狀建築物，樸實無華。在靠近花園那一側粉紅色的平面上，四個鐵格窗凸顯了出來。還有中間一扇玻璃門，是通往一處用亮晶晶的淡綠色磁磚鋪成的小廣場。磁磚地一直延伸向草地，和草皮會合在一起。別墅的另外一側，退居於距離一條塵沙漫天的道路之後數碼之處。兩個側面看來如出一轍。只是這一邊的四扇窗户都加了鐵條，中央的門板

是用橡木做成的。

別墅的上一層，有兩間中型的臥房，底層部份則有一間起居室和廚房。廚房的一部分隔出了一個洗手間，沒有浴室。

午後令人昏昏欲睡的無邊靜謐被一輛由路上開過來的車子聲音所破壞了。車子在別墅前面停了下來，發出車門關閉的輕微砰然之聲，又繼續開走了。門鈴響了兩次。游泳池邊那裸身的男人沒有移動，不過，隨著門鈴聲和車輛離去的聲響，他的雙眼有一剎那瞪得老大，他的眼皮彷彿是動物豎起的耳朵。那人立刻記起了自己身在何處，也記起了當天是什麼日子，此時是一天的什麼時刻。他聽清了各種的聲音。邊緣上有著沙黃色短睫毛的兩片眼皮又渴睡地覆蓋了兩隻顏色淺淡，卻混濁無光的藍眼珠。小而酷的嘴唇張開了，上、下顎像分裂了似的打了個大呵欠，使他嘴裡充滿了口水，他把口水吐在草叢裡，靜靜等候著。

一個肩頭掛著小肩袋、身穿白色棉衫和沒有挑逗意味的藍色短裙的年輕女性，走過了玻璃門，像個男人似的邁開大步，行經亮晶晶的磁磚地和延伸的草坪，往裸身男子這兒走來。在距離他還有幾碼的地方，她擱下了小肩袋，坐在草地上，脫下她相當髒污的廉價鞋子。然後她又站起身來，打開棉衫的釦子，脫下棉衫，乾淨俐落地摺好了，放在她肩袋的旁邊。

女孩棉衫裡面什麼也沒穿。她的皮膚經過陽光恣意地炙曬過，雙肩和優美的乳房健康而亮麗。當她垂下手臂去解開裙子側面的鈕釦時，腋窩處的兩小撮體毛露了出來。她脫下了那條褪了色的藍

色針織裙子後，厚實的臀部和短而粗的大腿，更強化了她農家女孩的形象。

女孩把裙子整整齊齊地放在棉衫旁邊，打開肩袋，拿出一個老式的蘇打水瓶子，其中裝了些無色的稠黏液體。她走到男人身邊，跪在草地上，倒了些橄欖油在他兩邊肩胛骨之間。橄欖油的氣味在世界的這個角落中，和玫瑰花香混而爲一了。她像個畫家似的把十指屈伸了一番之後，便開始按摩男人頸根部位那些凹凸虬曲的肌肉。

這是件困難的工作。男人少有倫比的強壯軀體，以及他頸根處壯實的肌肉，即使在女孩的拇指加上了雙肩下壓的力道之餘，竟連一點兒反應也沒有。待她的工作做完之後，全身將被汗水濕透。筋疲力竭的她，會跳下泳池去，然後躺在樹蔭下小憩，等候車子來接她。不過，當她兩手機械化地在男人的背部上工作時，她關心的倒不是這些，反而是她畢生僅見的健美人體，引起了她本能的驚懼。

然而在按摩女郎扁平而沉靜的臉孔上，看不出驚懼；同時，她那頭短而粗的黑髮之下，一雙丹鳳眼空洞地沒有表情。但她體內有一頭猛獸在不安分地低聲咆哮著。如果她碰巧測量了脈搏的話，脈動的速度一定是很高的。

有如過去兩年中她經常自問的一般，她再度奇怪自己何以憎厭這具完美無瑕的人體？同時，她再度模糊地揣測著自己深惡痛絕的因由。或許這一次她可以摒除某些讓她引以爲罪惡的感覺。和有些客人所撩撥起她情慾的感覺相較之下，這種感覺毋寧更和她的職業扯不上關係。

先從微細的部分開始感受：他的毛髮。她俯視他筋肉強壯的頸子上那圓圓的、稍微小了點兒的頭顱。上面覆滿了緊密的金紅色鬈髮。本來這應該喚醒她歡悅的記憶，在一些古典的雕像的圖片上所見到的，一成不變都是這樣的髮式。然而這人的鬈髮似乎太過於密實了，以至於一圈緊貼著一圈，並且緊緊地貼著頭骨。這使得她緊咬著牙關，彷彿十隻手指甲嵌進了厚厚的地毯。還有，他後腦勺金色的鬈髮一直長到了頸根的地方——幾乎（她用職業術語設想著）要到第五節頸椎骨了。而它們在那兒倏然中止，轉爲一排短而直立的金髮。

女郎停了手，稍事休息，臀部壓著她的腳跟。她曼妙的上半身已經香汗淋漓了。她用手臂抹去額上的汗水，再拿起小瓶子，倒了大約一湯匙的份量在那男人脊椎骨尾端一小片稍稍隆起、長了體毛的部位，她鬆弛了一下手指，身體再度前傾。

臀部溝紋上方嫩黃色的部位——在情人說來，應是刺激而歡愉的，但是在這人身上，不知怎麼，就是顯得殘忍。不，可說像毒蛇一樣。但蛇類並沒有體毛。可是她無法不做如是之想。對她而言，它就是顯得殘忍。她的手轉移到兩塊隆起的臀肌上。此時也正是許多她的客户，尤其是足球隊中年輕的球員會開始和她嬉鬧的時刻。而萬一她不是很在意的話，種種要求將接踵而至。有時，她會猛力地由坐骨神經那兒往下搗，以平息他們的挑逗。而有時候，尤其是當她發現對方頗有魅力的話，雙方將嘻嘻哈哈地笑鬧一番，經過短暫的角力之後，她很快就心甘意願地臣服了。

在這男人身上就不一樣了，幾乎可以說是截然不同。打從一開始，他就像一塊死氣沉沉的肉

類。兩年之中，他從没對她說過一句話，當她完成了背後的工作，該他翻轉到前身的時候，他的眼睛、他的身軀，從來没有展現出一丁點兒對她的興趣。她輕輕敲擊他的肩頭時，他只是翻個身，透過半開半闔的眼皮凝視天際，偶或發出令人心悸的呵欠聲，這就是他唯一顯示出還有著人類反應的跡象了。

女孩換了個姿勢，順著右腿往下移向腳跟的部位。她的手放在他腳跟上，回顧他美好的軀體。她的反感只是生理性的嗎？是肇因於那天生奶白色的皮膚，被太陽曬得泛紅，看來像是烤肉的樣子嗎？還是只在於皮膚組織的本身，猶如蝦子般光滑的表面上，廣爲分佈的毛細孔呢？抑或是兩邊肩頭不勝枚舉的棕色斑點？否則，是這男人的雄性魅力？是他無懈可擊的精壯肌肉散發出來的淡漠和狂妄？難道她對他嫌惡是精神層面的？——基於動物的本能，她知道在這具美好的身軀中，潛藏著一個邪惡的靈魂？

按摩女郎站起身來，把頭部從一邊扭向另一邊，放鬆了肩部。她向旁邊伸展手臂，再將手臂上舉，停留了一會兒，使得血液往回流。然後她往放肩袋的地方走去，拿出了一條小手巾，擦拭臉上和身上的汗水。

等她回到男人身邊時，他已翻過身來躺著了。他的頭部枕在一隻手掌心上，空茫的眼神望著天空，另一隻無所事事的手臂則向外伸，攤在草地上，等待著她。她走過去，跪在他頭部後方的草地上，用兩個掌心揉弄了些油，拉起他手掌半開的臂膀，開始按摩他粗短的手指。

女孩緊張地瞟了瞟被濃密的金色鬈髮覆罩著的棕紅色臉孔。表面上的印象正是如此——帶著點兒稚氣的屠夫面容頗爲英俊，豐滿粉嫩的臉頰，朝天鼻和渾圓的下頦。但是，趨近觀察之餘，緊皺的薄唇總顯得冷酷，朝天鼻的兩個大鼻孔看來有如豬般的愚蠢，而且，淺藍色眼珠和整個臉孔反射出來的茫然，使他看來像個溺斃的無名屍。她心想，這倒很像有人拿了個磁娃娃，故意把它漆成嚇死人的樣子。

按摩女郎順著他的手臂往上按摩到健壯的雙頭肌了。這傢伙是如何成就了如此令人艷羨的肌肉的？他是個拳擊手嗎？他要這一副孔武有力的身材做什麼呢？謠傳這兒是警方的別墅。兩個男僕顯然是警衛之類的，雖然他們做的是烹飪和一般的家事。這男人循例一個月總有幾天離開這兒，她就會接到通知說不用來了。還有好幾次她被通知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或是一個月不必來到別墅。有一次，就在她缺席之後再度來此時，這男人的頸子和上半身瘀傷處處，慘不忍睹。另有一次，心臟附近的肋骨那兒，有著一呎來長的石膏，從邊緣處可以窺見紅色的、尚未痊癒的傷口。無論在醫院或是在城裡，她從來不敢問起關於這人的事。她最初來到這兒時，一個男僕就告訴過她：如果她膽敢提起在這兒見到的一切，她就會被關進牢裡。回到醫院之後，那個從來對她視若無睹的院長，也是叫她到別墅來的人，向她發出同樣的警告：她會坐牢的。她強壯的手指很緊張地陷入肩部的大三角肌去了。她素來知道：這事有關於國家安全。或許正是因爲這樣，才會使她對於這具完美無瑕的軀體產生嫌惡的感覺。或許她只是害怕將這人的身體置於監督之下的組織。他可能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可能受命對她做出什麼事？——想到這裡，她不由得把眼睛閉得緊緊的。但她很快又張開了眼睛。他可能注意到她的表情了。但那一對眼睛仍然空茫地望向天際。

而今——她再取用橄欖油——要替他處理臉部了。

她的兩個拇指就要按到他的眼窩時，室內的電話鈴開始響了。鈴聲不甘寂寞地傳到室外寧靜的花園裡。這男人立即跪起一隻膝蓋，好像是等待鳴槍的賽跑選手。但他並沒有往前衝。鈴聲停止了。按摩女郎聽到嘟嘟囔囔的人聲。她不知道說話的內容，但語氣聽來相當謙卑，似是接受某些指令。答話停止了之後，一個僕人在門口現身，僅僅停留了一下子，做了個召喚的手勢，復又轉回室內。就在他手勢才做了一半的當兒，這裸身的男人已然拔腳飛奔了。她看到那棕色的背影閃進了打開的玻璃門。等他再出來的時候，最好別看見她——無所事事的，可能是在竊聽。她站起來，兩步便走到泳池邊，優雅地躍身入水。

雖然這足以說明她對這男人的直覺，而正因爲她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倒也爲她的心靈求得了一份平靜。

他的真名叫做唐納文·葛倫特，或稱之爲『血腥』葛倫特。但在過去的十年之中，他化名爲柯拉斯諾·葛倫尼斯基，代碼叫做『葛倫尼』。

他是蘇聯格別烏謀殺組『死莫許』的殺手組長。此時，他正在電話中接受莫斯科格別烏的指令。

2 大殺手

葛倫特輕輕放下電話，坐著凝視話筒。

圓頭警衛站在他跟前，說：『你最好開始上路了。』

『他們有沒有給你這次工作的任何概念？』葛倫特的俄語流暢無比，口音卻極濃重。他會被視為蘇聯波羅的海省分中任何一地的國民。他的語調高亢而平板，好像在誦念一本書上枯澀無味的內容。

『沒有，只是知道莫斯科需要你。飛機已經起飛了，大約一個鐘頭之內就會抵達此地。半個小時用來加油。然後再飛三個小時或四個小時，要看有沒有在赫考夫落地而定。午夜時分，你就會到達莫斯科了。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來叫車。』

葛倫特萬分緊張地站了起來。『對，你說得對。但是，他們竟連這是不是一次行動計畫都沒有說嗎？我個人倒是想要知道。這電話線路萬無一失，他們總該給個暗示吧？他們通常都這麼做的。』

『這次他們沒有。』

葛倫特慢步走出玻璃門，到了草地上。就算他注意到按摩女郎坐在游泳池遠端的邊緣上，表面上都不動聲色。他俯身拾起書本，以及那堆金光閃閃的職業性用品，回室內，走上不算多的階梯，進入他的臥室。

房裡擺設單調，只有一張鐵床，縐七縐八的床單從一邊垂到地板上，一把籐椅，一個沒有上漆的衣櫥，簡陋的洗手台和一只錫質臉盆。各種英美的雜誌散落了一地。俗麗的平裝書和精裝恐怖小說堆在靠窗的牆邊。

葛倫特彎下身子，從床底拉出一只破破爛爛的義大利纖維板行李箱，再從衣櫃裡拿出一批精挑細選、看來相當體面的折扣價衣物放進箱子裡。隨即他用冷水和不折不扣的玫瑰花香肥皂很快地洗了個澡，從床上抓了條床單把身體擦乾了。

外面傳來了車輛發出的聲音。葛倫特迅即穿上和他所收拾的行李一樣色澤單調、式樣如出一轍的服裝，戴好了手錶，將其他物品裝進皮包裡，拾起行李箱步下階梯。

前門是開著的。他看見兩個警衛在和一輛破舊的『濟斯』轎車的司機說話。『兩個天殺的傻蛋，』他心想。（他大部份的思考仍然是以英文進行的。）『也許是在告訴他要眼看著我上了飛機才行。也許他們無法想像一個外國人會喜歡住在他們的該死的國家裡。』當葛倫特把他的行李箱放在門口，並在一堆掛在廚房門板掛鉤上的外套中搜尋時，冷冷的眼神中帶著輕蔑的意味。他找到了他的『制服』——一件顏色暗淡的黃褐色雨衣，一頂蘇聯公務員的黑布便帽。他穿戴完畢，提起行

李箱，走出門去，鑽進車子裡，坐在穿便服的司機身旁。這當兒，他粗魯地用肩膀將兩名警衛其中的一個撞到一邊去。

兩個警衛向後退了些，卻仍用冷厲的眼色看著他。司機的腳一旦鬆開了離合器，已經發動了的轎車便沿著塵埃處處的道路飛速奔馳著。

別墅位於克里米亞半島的東南海岸，大約介於菲歐多西亞和雅爾達之間中央的位置。是蘇聯地中海沿岸諸多度假勝地之一，山水美景引人入勝。『血腥』葛倫特知道他自己是基於特殊的優遇才被安置在此，而不是住在莫斯科郊外某幢荒涼的別墅中。待車子一路上行，進入群山之中，他心想他們對待他的方式，真不啻摸透了他的心，就算他們對他福祉的關懷其實是別有用意的。

前往西姆費洛波機場的四十哩路程需時一個鐘頭。路上沒有別的車輛。旁邊的葡萄園偶或有路過的手推車，一聽到他們車子的喇叭聲，便立刻閃進溝壕中。在蘇聯任何一個地方，一輛汽車便意味著官方的勢力，而官方的勢力唯一的含意便是危險。

一路上放眼望去盡是玫瑰，玫瑰叢和葡萄架穿插交錯著。機場的入口處，有一片廣袤的圓形玫瑰花圃，種植著品種不相同的紅、白玫瑰，成爲白底襯著紅星的花卉圖案。葛倫特對玫瑰厭煩欲死，他渴望著趕快抵達莫斯科，遠離它們甜膩得幾乎發臭的味道。

車子經過了『國民機場』的入口，沿著一排高牆行駛了差不多一哩的距離，到了飛機場的軍用區域。在一扇高大的鐵絲門之前，司機向兩個背著渴姆生自動步槍的哨兵亮出了通行證，然後一路

開進去，到了柏油停機坪前。周遭停放著好幾架飛機，有經過僞裝的大型軍用運輸機，小型的雙引擎教練機，還有兩架海軍的直升機。司機停了車，向一個穿軍裝的人詢問葛倫特要搭哪一架飛機？立時，從塔台上的擴音器裡傳出冷酷的帶著鼻音的腔調，對他們咆哮道：『左邊，一直順著左手邊走下去。飛機編號V—BO。』

司機聽命行事，繼續開車穿過停機坪，直到那冷冷的聲音再度喝道：『停車！』

司機倏然踩下煞車，他們頭頂上尖銳的聲響令人耳聾。當四架米格十七一齊由日落的方向衝出來，掠過他們的上方時，他倆本能地俯下身子。俯衝而下的飛機群準備降落了，一架接著一架地觸及了寬闊的跑道，藍色的煙霧從鼻輪處往外吐，左噴射引擎的嘶嚎之餘，滑向遠處分界線，然後回轉滑向塔台這邊的停機坪。

『前進！』

再走了一百碼的距離，他們看見了一架飛機，上面有著做爲識別用的字母：『V—BO』。那是一架雙引擎伊留申十二，一架小型的鋁梯從駕駛艙門那兒掛下來。車子停在它的旁邊。艙門口出現了一個機員。他步下鋁梯，很仔細地檢查了司機的通行證和葛倫特的身分證明文件後，揮手讓司機離去，並示意葛倫特隨他攀上鋁梯。他無意幫助葛倫特提行李箱，但從葛倫特拎著它走上鋁梯的樣子看來，好像那不比一本書更重些。那機員拉起了他身後的鋁梯，『砰！』的一聲關上了寬闊的艙口，走到前面駕駛艙去了。

飛機上有廿個空位可供選擇。葛倫特在最靠近艙口的一個座位坐定了，繫好了安全帶。塔台那兒發出簡短的嗶剝聲，經由打開的門傳入駕駛艙內。飛機的兩個引擎嗚嗚地響著，發出了劇咳聲之後便引燃了，飛機很快地掉轉了方向，好像它是一輛汽車似的，向外滑行到南北向的跑道起點，沒有任何進一步的預備動作，便猛然衝出跑道，進入了天際。

葛倫特把安全帶打開，點燃了一根金色濾嘴的托卡香煙，靠著椅背坐好，舒舒服服地想著他既往的生涯和將面臨的未來。

唐納文．葛倫特是一個德國職業舉重運動員和一名南愛爾蘭女侍在某個午夜裡結盟的成果。結盟的儀式是在北愛爾蘭首都貝爾發斯特海港郊外一個馬戲團帳篷後面的潮濕草地上進行的，持續了十五分鐘。事畢，做父親的給了那母親的兩個半先令，那做母親的很高興地走回她在火車站附近一間咖啡廳的廚房中的臥舖去。待產期間，她到奧古馬克洛郡一個跨越了邊界的小村子裡，和一位阿姨住在一起。就在那兒，過了六個月，她產下一個十二磅重的男孩子之後不久，便死於產褥熱。臨死之前，她交代給孩子取名唐納文（舉重運動員把自己塑造成『無敵手唐納文』的形象），而葛倫特則是她本人的姓氏。

孩子的姨婆心不甘、情不願地撫養了他，他健康地成長著，身體強壯無比，但他性情異常沉默。他沒有朋友，拒絕和其他的孩子們往來。當他想從他們那兒得到某樣東西的時候，便用雙拳來達到目的。在村子的學校裡，他繼續發展爲一個人人畏懼、人人討厭的傢伙。但是在當地的各個市

集裡，他的拳擊和角力使他大爲出名，他發動攻擊時那種凌厲的兇殘，再加上他狡猾的心術，使他勝過了年齡和塊頭比他大得多的孩子們。

是經由他的戰鬥，他開始注意到那些以追求北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員利用奧古馬克洛郡做爲主要的交通孔道，還有當地一些走私販子也具有同樣的目的。當他離開校園的時候，他已成爲這兩種團體得力的左右手了。他們付給他相當好的酬勞，但對於他卻儘可能地不屑一顧。

約莫是在這同樣的階段，每逢月圓時候，他的身體便感到奇異和暴力的不可自主性。他十六歲那一年的十月間，第一次產生了如此的『感受』——他自己這樣地稱呼它，他跑出門去勒死了一隻貓，這使得他一整個月都覺得比較舒服。十一月，一隻大牧羊犬遭了殃；到了耶誕節，午夜時分，他在鄰家的棚子裡割斷了一頭母牛的喉嚨。這些行爲使他『感覺很好』。他具有充分的意識，知道村人很快就會對這些神秘的死亡事件發生懷疑，所以他買了一輛腳踏車，每個月有一個夜裡，他騎車離開村莊到郊外去。他時常必須走得很遠才能找到他想要的。在連續兩個月他弄死了一些鵝和雞來滿足自己以後，逮了個機會，割開了一個熟睡中的流浪漢的喉嚨。

夜裡很少外出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新方法。他早早便騎車去到遙遠的村落，趁著薄暮時分，正是一些落單的人從田野間踏上歸途，也是一些女孩子外出赴約的時刻。

他伺機殺死了一個任何方面都和他談不上交情的女孩子。他聽人談論到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感到完全不能理解。這些美妙的殺戮行爲在他而言，只是爲了讓他『覺得舒服些』，沒有別的意義。

到了他十七歲那年的年尾，在整個佛門那、泰洛尼和阿瑪古地區，恐怖的傳聞甚囂塵上。一個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了。她被勒死之後，又被草率棄置於乾草堆。恐怖的傳聞更使得人心惶惶。村中成立了巡邏隊，警察和警犬也同時進駐村中。『月光殺手』的傳聞把新聞記者引入了這個地區。騎著腳踏車的葛倫特有好幾次被攔住調查，只是他在奧古馬克洛郡擁有強力的護身符，而且他所捏造的有關加強拳擊比賽體力的藉口，總是能夠使他自圓其說。因爲他如今已成爲村人的驕傲，具有代表北愛爾蘭出賽，爭取輕量級拳王寶座的資格了。

本能再度及時地拯救了他免於東窗事發，他離開了奧古馬克洛郡，到貝爾發斯特去，投入一個破了產的拳賽主辦人的門下，那人希望他轉爲職業選手。在破敗不堪的體育館中所進行的訓練是極爲嚴格的，那兒簡直像個牢房。當葛倫特第一次感到血脈僨張時，他無計可施，只是幾乎把他候補搭檔之一殺死了。在兩次上場，非得由人把他強行和對手分開之後，唯有贏得冠軍一途，才能使他免於被那主辦人踢出門去的命運。

葛倫特在一九四五年十八歲生日那天贏得了拳擊冠軍，接著他們就徵召他去服兵役，他在皇家通訊隊裡擔任駕駛員。在英國受訓期間，他相當冷靜。至少當他有那種『感受』的時候，他變得更小心。月圓的日子，他以喝酒代替了嗜殺的衝動。他會帶著一瓶威士忌走進阿德夏附近的森林裡，一面冷冷地觀察著自己的各種知覺，一面將整瓶酒吞入腹中，直到昏迷。到了凌晨，他總是步履蹣跚地返回軍營，心情只覺得一半滿足，但不再具有任何危險性了。要是一個哨兵逮到了他，只不過

關上一天，因爲他的指揮官爲了陸軍的冠軍獎杯，希望他常保快樂。

但是就在柏林和蘇聯之間發生了『走廊地帶』的危機時，葛倫特所隸屬的運輸單位便急急開拔到柏林去了，他錯過了冠軍賽。在柏林駐守期間，經常嗅到危險的氣息，使他加強了警覺，變得更爲小心翼翼和機伶。他仍然保持著月圓時分喝個爛醉如泥的習慣，只是在其他的時間內，他都在不停地觀望和謀劃著。他心儀一切有關於聯軍隊的傳聞：他們的殘暴、他們的草菅人命、他們的狡猾，他決定投靠他們。但是該怎麼做呢？應該帶什麼做爲獻禮？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最後促使他去投靠的是那場聯軍的拳擊冠軍賽。巧的是比賽在月圓之夜舉行。爲皇家通訊隊出賽的葛倫特，屢次因爲低姿勢的出擊而遭警告，到了第三回合，便因他持續的低劣戰法而被取消資格。整個的會場都對他發出了『嘶嘶』之聲——最激烈的叫聲是來自於他自己的單位——翌日早晨，指揮官傳喚了他，冷冷地告訴他說：皇家部隊的名聲都壞在他一個人的手裡了，他將隨同下一批袍澤被遣返國門。和他同是駕駛員的兄弟們聯合抵制他，由於沒有人願意和他共事，他不得不轉到用摩托車收發文件的單位去服務。

這種轉變對於葛倫特而言，是再合適也沒有了。他等待了幾天，接著，一天傍晚，當他必須去收集當天所有待寄的郵件時，便從位於雷希斯坎斯勒廣場的『軍事情報總部』直接前往蘇聯佔領區了，他車子的引擎在發動之中，等著英軍控制的大門打開到容許一輛計程車出入的地步，便以四十哩的時速竄出大門，飛快地駛往蘇聯佔領區的崗哨所設置的一個水泥小碉堡旁邊，才讓摩托車倏然

而止。

他們粗暴地將他拖進警衛室。一個坐在桌子後面、表情呆滯的軍官問他要做什麼。

『我要加入蘇維埃情報局，』葛倫特開門見山地說：『最高的機關。』

軍官冷眼望著他，說了幾句俄語。方才把他拖進來的幾名士兵開始將他往外拖。葛倫特很輕易地擺脫了他們。其中一個舉起了自動步槍。

葛倫特開口了，很有耐性又字字清晰。『我帶著不少機密文件，就在外面摩托車上的皮袋裡。』他急中生智。『要是這些機密文件無法送到你們的情報局，你們可就慘了。』

軍官對那些士兵說了幾句話，他們站到一邊去。『我們沒有情報局，』他用誇張的腔調說著英語。『坐下來，把這張表格填好。』

葛倫特在桌邊坐下，填了一張很長的表格，其中的問題包括他在東德佔領區裡想拜訪誰——那人的姓名、住址、工作性質等等。這同時，軍官拿起話筒，溫和簡短地說了幾句話。

等葛倫特填好了表格，又來了兩個軍人，是兩個未經任命的士官，戴著暗綠色的便帽，卡其制服上有著顯示階級的綠色徽章。邊界軍官連看也沒看，就把表格交給了其中的一個。他們把葛倫特帶出警衛室，將他和他的摩托車一塊兒塞進一輛密閉的貨車後面，鎖好車廂門。貨車持續地飛奔了十五分鐘才停了下來。待葛倫特下車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站在一幢又大又新的建築物後方的庭院裡。他被帶進室內，坐升降梯上去，獨自被留在一間沒有窗子的囚室裡。裡面除了一張鐵製長椅，

什麼也沒有。一個鐘頭之後——他推測他們是利用這段時間來檢視他帶來的秘密文件——他又被帶進一間舒適的辦公室裡。辦公桌後方有一個三條槓，並佩著金領章的軍官。

桌上除了一盆玫瑰之外，沒有別的東西。

十年過去了。葛倫特從飛機窗口望著兩萬英呎下方的一片燈海。他猜這裡就是赫考夫了。看見透明壓克力窗子映出自己的影子，他陰沉沉地笑了。

玫瑰花。打從那時候起，他的生活中就只有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永遠都是玫瑰花。

3 職前訓練

『葛倫特先生，這麼說，你是希望替蘇聯效命了？』

半個鐘頭過去了，這位格別烏的上校軍官對晤談已感厭煩。他認為他已經從這看來相當不愉快的英國士兵身上榨出了每一樣可能很有趣味的軍事細節。再向他說些客套話，以酬庸他所帶來的那個公文郵袋裡的情報，就可以打發他回牢房去了。接著就是將他運送到沃古塔或其他的勞動營去，一切便告結束。

『是的，我非常願意為你們工作。』

『葛倫特先生，你能擔任什麼工作呢？我們不需技能的勞動力，因為已經太多了，我們也不需要卡車駕駛員。再說，』上校軍官露出飄忽的笑容，說：『要是有需要打拳的機會，我們也有很多拳擊手。順便說明一下，他們其中有兩個可能成為奧運金牌得主。』

『我是殺人專家；做得很熟練，我很喜歡殺人。』

上校從葛倫特兩排黃沙色的睫毛後面看見那對顏色藍得近乎蒼白的眼睛裡，紅色的火光一閃即逝。他知道：這傢伙不是蓋的。他瘋狂的程度不亞於他的不快樂。他冷眼望著葛倫特，心想到了沃

古塔，把食物浪費在這傢伙身上，到底值得不值得，最好是此刻就把他給槍殺了，否則就把他送回英軍佔領區，讓他們自己人去為他費神吧！

『你不信任我，』葛倫特不耐煩地說。『這不是他要找的人，這也不是他要找的地方。『在這兒，誰替你處理雜碎的事情？』他確信蘇聯人必定擁有某種謀殺隊的組織。每個人都這麼說。『讓我和他們談談。我來替他們殺一個人，不管殺誰都可以。就是現在。』

上校不懷好意地望著他，或許最好把這個事件報告上去。『等一會兒，』上校站起來走出了辦公室，讓那扇門敞開著。一個警衛過來站在門口看守著葛倫特，一手按住手槍。

上校走到隔壁的房間裡，是一個空房間。桌上有三部電話。他拿起直接和莫斯科格別烏總部聯絡的話筒。當軍方接線生的回應傳來時，他便說道：『「死莫許」。』『死莫許』的部門接了電話，他要求和行動組的主管說話。

十分鐘以後，他放下了電話。多幸運啊！一個既簡單、又富於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不管結果如何，都是好的。要是這英國人做成了，那就太棒了！要是他失敗了，仍然會在西方佔領區中掀起軒然大波——英國人將麻煩無窮，因為葛倫特是他們的人；德國佬也不好受，因為這個企圖會嚇壞一大票他們的間諜；至於美國人更是頭痛萬分，他們在包姆加騰黨人身上投注了很多資金，事發之後，他們會以為包姆加騰的安全性仍然頗有可慮。上校得意洋洋地走回辦公室，在葛倫特的對面坐下來。

『你說的是真心話嗎？』

『當然了。』

『你的記性好不好？』

『很好。』

『英軍佔領區裡，有一個德國人，是包姆加騰博士。他住在科夫斯坦登路二十二號的第五幢公寓裡。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是的。』

『今天夜裡，你和你的摩托車將被送回英軍佔領區。你的車牌號碼會被換掉。你們的人會出來搜捕你。你要帶著一個信封去找包姆加騰博士。信封上會註明「面交」的字樣。你穿著制服，帶著信封，不致遇到麻煩。你要這麼說，因爲這消息太秘密了，所以你非得私下和包姆加騰博士見面不可。然後你就殺了他。』上校停頓了一下，雙眉挑得高高的，『明白了嗎？』

『是的，』葛倫特麻木地說。『如果我成功了，你會給我更多類似的工作嗎？』

『有可能，』上校淡漠地回答。『首先你必須表現出你的能力。等你完成了任務，回到蘇聯佔領區來，你可以指名要找包瑞斯上校。』他按了一聲鈴，一個穿便服的人應聲而入。上校朝他做了個手勢。『這人會拿東西給你吃，然後他會拿一個信封和一把美製的利刃給你。那是一種非常好的武器。祝你幸運。』

上校湊近玫瑰花盆，摘了一朵玫瑰，忘情地嗅著。

葛倫特站了起來。『閣下，謝謝你。』他誠摯地說。

上校沒有回答，也沒有把眼睛從玫瑰花前抬起來。葛倫特隨著那穿便服的人走出了辦公室。

飛機隆隆地飛越了蘇聯的心臟地帶。他們火焰熊熊的煉鋼爐，一路迤邐東去，直到以斯塔利諾爲中心的地帶，而銀線般的丹尼普河蜿蜒西行，左丹尼普羅皮特夫斯克叉開了去。赫考夫的點點燈光是烏克蘭邊界的標示，而科斯克這個出產磷酸肥料的城市，它規模較小的燈海映入了眼簾，復又消逝。如今葛倫特知道飛機下面那一片無法衝破的黑暗，遮蓋了廣袤的西伯利亞大草原的中心，以十億噸爲計算單位的蘇聯的穀類作物，在黑暗中隨風搖曳，漸次成熟。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內，燈海的景觀將不再復現，大糧倉將包覆著抵達莫斯科之前的最後三百哩的路程。

直到如今，葛倫特對蘇聯的事物多所知曉了。在他以乾淨俐落的手法刺殺了一名重要的西德間諜，完成眾目所矚的大案之後，葛倫特旋即溜過佔領區的邊界，設法找到了『包瑞斯上校』。然後他立刻被換上便服，戴了一頂飛行頭盔，遮住他的頭髮。他被推進一架無人搭乘的格別烏飛機裡，直飛莫斯科。

就這樣接著展開了一年半囚禁式的生活，葛倫特致力於保持身體的最佳狀況，並學習俄文。這期間，他周圍不斷人來人往——包括調查員、密探、醫生等人。同時期內，在英國和北愛爾蘭的蘇

聯間諜，煞費苦心地追查他的過去。

那年年尾的時候，葛倫特在政治成分方面得到了一個在蘇聯的外國人所能得到的最乾淨的評價。那些蘇聯間諜確認了他的說辭。英、美的密探報告說他對於政治或世上任何一個國家內的社會風俗全然不感興趣，同時醫生和心理學家們抱持著相同的看法……他是一個重度躁鬱症患者，他發病的週期正好和月圓的週期重合。他們並且進一步斷定葛倫特不但是個自戀狂，而且沒有性慾，因此他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強。撇開這些特質不談，他的生理健康是一流的，而且他的教育水準確說是無可救藥的低落，天性卻如狐狸般的狡詐。每個人都認爲葛倫特是人類社會中頂尖的危險份子，應該將他棄絕。

當這些資料被送到格別烏人事主任的面前時，他在下筆簽註：『此人該殺』之前，腦海中突然靈光一現。

蘇聯境內該殺的人多得很，縱然說他們其中許多種族都是世上最殘忍的人種，但其真正原因並不在此，而是由於一般的蘇聯人都是政策的工具。有人膽敢和政府作對的，就是政府的敵人。在彌足珍貴的時間內，他們有太多可做的事，如果他們一直冥頑不靈，就必須被殺掉。在一個人口數目高達兩億的國家內，一年宰掉千千萬萬個人，連想都不會想到他們。就像曾經施行過的兩次最大規模的肅清行動一樣，要是一年殺掉上百萬個人，也算不得什麼重大的損失。而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劊子手。劊子手的『生命』很短暫。他們會對工作產生倦怠感，打從心裡產生了厭倦。經過十次、廿次，乃至於一百次死亡的暴亂之後，不管他是個如何超乎一般的人，他可能經由死亡本身的滲透作用，感染到死亡的菌毒，猶如腫瘤般漸次腐蝕他的軀體。鬱悶和酗酒佔有了他，萬般可怕地擴散開來，致使他目光呆滯、動作遲緩又不精確。當他的主子看見了這些徵象時，別無選擇，唯有將他處死，並另覓他人取而代之。

格別烏的人事主任非常清楚問題之所在，他也知道不斷的尋尋覓覓，其目的不僅在於提升謀殺的品質，也爲了要找到些普通的屠夫。終於出現了一個在這兩方面都堪稱專精的人才，願致力去發展他的技巧和行爲。如果醫生們的評鑑沒有訛誤，他正是天生的劊子手。

人事主任在葛倫特的資料上寫下了簡短而措辭刻薄的備忘錄，並加上了『死莫許　第二組謀殺組』的註記，將資料投入傳送公文的托盤中。

『死莫許』第二組，負責一切的謀殺行動，專事置人於死的活動。他們接收了唐納文．葛倫特的身體，爲他更名爲『葛倫特斯基』，列入他們的紀錄中。

葛倫特接下來的兩年，日子可不好過。他必須重返學校。他到了一所學校，使他懷念起用波浪形的鐵皮蓋成的棚屋，裡面一張張七拼八湊的木頭課桌椅，其中充滿屬於小孩子的氣味，以及惱人的青蠅不斷的哼哼之聲。這才是他對學校唯一的印象。而今，置身於列寧格勒郊外一所爲訓練外國人而設的情報學校裡，觸目所及，盡是德國人、捷克人、波蘭人、波羅的海東岸國家的人民、中國人和黑人，一張張嚴肅而忠誠的面孔，每個人下筆如飛，忙著在筆記簿上書寫，而他則奮力在各個

學習課程之間掙扎，一切的學習只讓他有莫名其妙的感覺。

課程當中，有所謂的『政治概論』，內容涵蓋了勞動改造，共產黨革命，世界工業國家的兵力，以及馬克斯、列寧和史達林的教條，這些完全用外語表示的名字，他幾乎拼都拼不出來。還有些課程是關於『我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在講授之中提到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好幾個星期的時間用以研究各種戰術，煽動和宣傳的伎倆；而在研究少數民族、殖民地的種族問題、黑人和猶太人時，所花費的時間更多。每個月到最後舉行測驗一次。在測驗當中，葛倫特坐在那兒寫了些不知所云的語句，中間穿插著他幾乎忘掉了的英國歷史和拼錯了的口號。有一次，他竟在全班面前，毫不出人意料地把考卷扯了個粉碎。

但他畢竟過了關。到了課程進行到專業技能的階段，他的表現就好多了。他很快就瞭解了電碼和密語的原理，因爲他想要徹底明白。他在通訊學方面的表現很好，並且很快就掌握了無線電通訊、電路裝置、快遞和郵政信箱通訊等的要領。而在實際操作的測驗中，每一個學生都必須在列寧格勒的郊外從事規劃和假想的作業，他在這一項得了很高的評價。最後到了測試警覺性、辨別力、『安全第一』的認知、從業心態、勇氣和冷靜的階段，他在全體學員中獨佔鰲頭。

歲末時節，這回『死莫許』的報告上，關於他的紀錄是這樣的：『政治價值全無。執行能力極佳』——這正是『死莫許』專門負責謀殺行動的第二組最想知道的事情。

第二年的生活，是和好幾百個俄國學員一塊兒度過的，其中只有另外兩個外國學生。學校在莫

斯科郊外的庫欽諾，是專門研究恐怖手段和牽制攻擊的。葛倫特在這裡所向無敵，通過了柔道、拳擊，各種運動的項目，並在頗有聲望的阿卡迪・佛托葉夫上校的指導下，學會了攝影和無線電通訊。阿卡迪上校也是現代蘇聯間諜之祖。另外，蘇聯來福槍射擊冠軍尼古拉・高德洛夫斯基一手調教他完成了小型武器的使用學習。

當年之中有兩次，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之下，一輛格別烏的車子趁著月圓之夜來把他帶到莫斯科的一座監獄去。他們用黑布套罩著他的頭，允許他用各種不同的武器——繩索、斧頭、小型輕機槍——來殺人。事前，行事之中以及事後，他們分別爲他做了心電圖、血壓和各種其他的醫學測試，但並不對他說明他們這種做法的目的和發現。

這一年過得相當順利，他的感覺也確切無誤地被證實了，他的表現大獲激賞。

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葛倫特獲准隨同一些機動小組或在一些衛星國家中設置的前哨站工作人員，加入某些較次要的行動。有些蘇聯間諜和情報工作者遭到毆打和單純的暗殺，只因爲他們被懷疑涉嫌出軌或背叛。葛倫特的行事手法乾淨俐落，精準無比，而且無跡可循。縱使他一直被密切地監視著，他也從未顯示出任何一絲背離的跡象，以他的個性和處理技巧而論，可說無懈可擊。如果說在月圓之夜令他單獨從事殺人行動，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他的監督者深悉他們難以在這種時段中掌控他的一切，甚至他自己也不能隨心所欲，因此他們還是選擇安全的日期讓他去行動。至於月圓的週期則用來讓他進入監獄中，有如屠夫般地濫殺一番。而這樣的安排屢屢出現在他冷靜

地執行了一次成功的任務之後，被用以做爲獎賞。

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期間，葛倫特的功能得到更完全和正式的認定。他的行動在東柏林頗受矚目，這種卓越表現的結果，使他獲得了蘇聯公民的資格，報酬也增加了，一九五三年，他的酬勞提升爲月薪五千盧布的高待遇，並獲頒少校軍階，他的薪俸並回溯自他首次與『包瑞斯上校』接觸的那一天起算；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那幢別墅也分配給他居住了。他有兩個貼身保鑣，他們的作用一方面是保護他，一方面是杜絕他『私自外出』的機會——以格別烏的術語，這種行爲被稱爲『變別』。每個月中，他會被送到附近的監獄一次，只要有待宰的犯人，他可以隨心所欲，愛殺多少就殺多少。

自然而然地，葛倫特沒有朋友。和他有所接觸的人，對他不是憎恨、害怕，就是妒忌。在蘇聯講求謹慎小心的官方作風的世界裡，連職業上相識的人，都不曾對他施予友情。然而，就算他發現了這個事實，他也不在意。他唯獨對他手下的犧牲者感到興味盎然。生命的其餘部份蘊藏在他體內，隨著他的思潮蓬勃滋長著。

當然，另外是因爲他有著『死莫許』這座靠山。在蘇聯，只要『死莫許』是和你站在同一邊的，便毋需擔心自己沒有朋友了。只要是『死莫許』那黑色的羽翼覆蓋在你頭頂上，一個人便什麼也不用煩惱了。

當飛機開始下降，接收到紅光蔽天的莫斯科之南的塔席諾機場的雷達波時，葛倫特仍捉摸不清

自己在上司們心目中的地位。

他已站在顛峰了，身爲『死莫許』的組長，當然也就是全蘇聯獨一無二的大殺手了。他如今還能以什麼爲目標呢？進一步要被拔擢到什麼地位？他企圖獲得更多的錢財？更多的黃金飾物？還是有更重要的目標有待他追尋？或者，更高明的專業技巧？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值得爭取的了。或許，在其他國家裡，有個他聽都沒聽過的人，將在他獨一無二的霸主地位之前，俯首稱臣？

4 死之衆神

『死莫許』是蘇維埃政府的官方謀殺單位，運作範圍遍及國內外。一九五五年時，它僱員的總數高達四萬，男女都有。它的名稱真實的含意是『間諜之死』。只有在『死莫許』的任職人員和蘇聯官方才使用『死莫許』這個名稱。神智清明的人是不會從自己的嘴唇間吐出這字眼的。

『死莫許』的總部位於斯瑞坦卡，尤里沙大街，它是一幢又大又醜陋的現代建築物。在這條寬闊而單調的大街上，『死莫許』總部的門牌號碼是十三號。當路人行經它兩處輕機槍配備的崗哨時，總把視線投注於地面。崗哨分別位在寬大階梯的兩側，從階梯走上去，便是它巨大的雙扇鐵門。如果他們及時想了起來，或者能夠在不致引起懷疑的狀況之下走避的話，他們會走過對街，由街道的另一邊通過。

『死莫許』的指令是由二樓發佈的。在二樓上，它最重要的房間是一間非常大、又光線充足的房間。房間漆成淡淡的橄欖色，這種顏色也是全世界各政府辦公室最常見的色調。在它隔音門的對面，是兩扇大窗，從這兒可以俯瞰整幢建築物後方的中庭。品質絕佳，色彩繽紛的高加索地毯很妥貼地鋪在地面上。在房間左手邊盡頭的角落那兒，有張巨型橡木辦公桌，桌上的厚玻璃板下，壓著

一塊紅色天鵝絨桌布。

桌子的左邊，有兩個分別收發公文的籃子；右邊則有四部電話。

從辦公桌的中央，橫過一張會議桌，和辦公桌形成一個『T』字母的形狀。會議桌周邊安置了八張高背的紅色皮椅。這張桌子上也鋪了紅色天鵝絨桌布，卻沒有保護作用的玻璃板。桌上有幾個煙灰缸，還有兩個沉重的玻璃大水罐。

四張用金框框起來的大幅肖像掛在壁上。一九五五年時，這四幅肖像分別是掛在門楣上方的史達林像，列寧像則被懸掛於兩窗之間；另外掛在兩面相對的牆上的，其一是包爾格寧——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號時，這位置本來一直掛的是貝瑞亞的肖像；剩下的一幅則是陸軍總司令伊凡．亞力山卓維屈．席洛夫的肖像，他同時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左面牆壁上，在包爾格寧像的下方，光可鑑人的橡木櫥櫃裡，安放了一架大電視機。其間還隱藏了一部錄音機，可以由辦公桌那兒控制它的開關。錄音機的麥克風裝置伸展到整個會議桌的下方，電源線則收藏在桌腳之內。電視螢幕的隔壁有扇小門，通往專用衛浴設備，和一間小放映室，是供播放秘密影片之用的。

席洛夫將軍肖像的下面有個書櫥，上層中收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還有些較爲通俗的作品，是用各種語文寫成的間諜、反間諜、警察的手段和犯罪學方面的書籍。和書櫥相鄰、靠牆的地方，安置了一張窄長的桌子，上面放著十來本皮面大相簿，封面上都蓋了標示日

期的金色戳記。這些相簿裡面的照片，有的是蘇維埃公民，有的是外國人，都是被『死莫許』暗殺掉的人。

午夜十一點半之前，大約就是葛倫特進入塔席諾機場範圍的同時，一個外型剛強、體格壯實、約莫五十歲的男人，站在這張桌子前面，翻閱著一九五四年的相簿。

他是『死莫許』的主腦，古伯札伯希可夫上將，在這幢大樓裡，人稱之爲『G』的人物。他穿了一件整潔的卡其高領軍裝上衣，一條深藍色的騎兵隊長褲，褲管側邊有兩條到底的紅布邊。褲管口和一雙擦得晶亮的黑色柔軟皮靴相接。軍裝上衣的胸前有三排勳章綬帶——有兩枚列寧勳章，一枚索佛洛夫勳章，一枚亞歷山大·尼伏斯基勳章，紅旗勳章，兩枚紅星勳章，服役廿年勳章，還有保衛莫斯科及佔領柏林的勳章。在這些榮譽勳章的末端，出現了一枚粉紅玫瑰色和灰色相間的美國綬帶章，和一枚紫紅及白色相間的美國功勳綬帶章。所有勳章綬帶的上方都掛了一顆代表蘇聯英雄的金星章。

軍裝高領的上頭，是一張窄瘦而銳利的面孔。兩眼下的眼泡浮腫，而渾圓的棕色眼睛，在兩道粗黑的眉毛下面，向外突出，看來好像擦亮的大理石。他的頭頂割刮得很乾淨，白而緊繃的皮膚在室中央吊燈的照映下，發出森寒的亮光；嘴巴則是深削的下巴上一道開闊而恐怖的裂口。這是一張顯示著無比權威，強硬不屈的臉孔。

桌上一部電話機輕聲響起了。這人踏著堅決而穩定的步伐，走向辦公桌後方他的高椅。他坐了下來，拿起那部有著白色字母『VCH』標記的電話機的聽筒。這些字母是俄文『高頻率』的縮寫。只有大約五十個政府特級機關的辦公室是和『VCH』電話的接線總機聯線的，這些都是部長級的或特別部門首長的辦公室。克里姆林宮裡有些安全官員專門負責這些辦公室之間的電話轉接。即使他們無法聽見通話的內容，但是通訊中的每一句話都會被自動錄下來。

『喂？』

『我是席洛夫。自從今天早上和總理晤面之後，採取了什麼行動？』

『將軍同志，再過幾分鐘，我這裡將召開一個會議——包括「RUMID」，「GRU」的人，當然還有格別烏的。會後，如果行動計畫獲得一致的同意，我會和我行動組及策劃組的組長們開個會。要是大家決定必須採取報復行動，我已經採取了預防行動，把那不可或缺的執行者帶到莫斯科去。這一次，我本人將親自督陣，做好一切準備。我們可不希望再發生另一次高克洛夫事件。』

『天曉得我們真不喜歡舊事重演。第一次會議完畢之後，打電話給我。我希望明天早上向總理報告。』

『當然，將軍同志。』

『G』上將放好聽筒，按了一個辦公桌下的電鈴。就在他打開錄音機的同時，他的助理——一名格別烏上尉走進來了。

『他們到了嗎？』

『到了，將軍同志。』

『叫他們進來。』

不一會兒，六個人魚貫而入，其中五個穿著制服。他們幾乎沒看坐在辦公桌後的那人一眼，便各自在會議桌旁坐下了。六個人裡面，有三個是高級官員，分別是不同部門的主管，每個都有一名助理隨行。在蘇聯，沒有人單獨去參加一個會議的。一方面是爲保護自身，一方面也是爲了要他的部門安心，因之不可避免地要帶著一個人做見證，如此一來，他的部門才能知道會議中進行的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瞭解會議中對於他們的部門有什麼批評。這事很重要，尤其是會後要進行調查的話。會議當中不做任何記錄，一切決定都靠與會人員各自回去向各部門用口傳達。

會議桌最遠的一端坐著的是史拉改中將，他是GRU——軍委會情報處處長，他身旁坐著一名上校。最末端的位置上，是沃茲維辛斯基中將，RUMID——外交部情報局局長，陪同他前來與會的是一個穿便服的中年人。背對門口坐著的是尼其汀上校，格別烏情報部門的主管，身負掌握國家安全的要職。他身旁坐了位少校。

『同志們，晚安。』

三名高級官員口中傳出禮貌性的低語。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也都以爲自己是唯一知道這房間有錄音設備的；同時，每個人在未告知助理的情況下便打算好了，說話儘可能維持最低音量，一則

顯示受過良好訓練，一則因應國家需要。

『我們抽根煙吧！』G上將拿出了一包『莫斯科瓦·伏爾加』香煙，用美製齊波打火機點了一根煙。會議桌周圍發出了打火機點火的輕脆『咔嗒』之聲。G上將用手指把他的香煙濾嘴幾乎夾扁了，才放到嘴巴右邊的兩排牙齒之間去咬著。他的上下唇往後扯開，露出了牙齒，開始吐出簡短有力的句子。從那咬住往上翹的香煙的唇齒間發出來的聲音，有如蛇嘶。

『各位同志，我們奉席洛夫將軍同志的指示，召開這個會議。席洛夫將軍代表總理命令我，將某些和政策有關的事務告訴各位。之後，我們再共商大計，做成和政策相合的建議，並全力支持。我們必須儘速作出決定。但由於我們的決定對國家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因此，必須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G上將停頓了一下，好讓他的語義深入人心。他緩緩地逐次端詳那三個高級官員的面孔；他們也用呆滯的眼神回望他。這些極其重要的大人物，心裡七上八下的。他們的視線即將穿越鍛鐵洪爐的爐門。他們即將知道一個國家的秘密，而這或許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爲他們帶來嚴重的後果。坐在安安靜靜的辦公室裡，他們卻覺得由蘇聯最高權力中心——總理——散發出來的一種力量，使他們猶如浸浴在可怕的白熱化氛圍中。

G上將把香煙的最後一點煙灰，由煙蒂那兒掉落在他的軍裝上。他撣掉了煙灰，把帶濾嘴的煙蒂丟進辦公桌旁一個盛裝秘密廢棄物的籃子裡，又點燃了另一根煙，咬著煙頭開腔了。

『我們的建議是暗中籌劃一個恐怖活動，三個月之內，在敵人的佔領區中實行。』

六對看不出表情的眼睛瞪著『死莫許』的首腦人物，等著他說下去。

『同志們，』G上將的背部靠到了椅背上，他的聲音變得清晰了，『我們政府的對外政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前，我們對外政策是「強硬」的——堅如鋼鐵般的政策。這樣的政策，的確有效地達成了西方的緊張情勢，在美國引起的影響更是明顯，有愈來愈危險的跡象。美國人是一種很難捉摸的人。他們非常地歇斯底里。我們情報單位的報告指出：我們不啻把美國推向一觸即發，用原子彈攻擊蘇聯的邊緣。你們已經看過了這些報告，也知道我說的全屬實情。我們不希望發生這樣一個戰爭。萬一非打仗不可，決定開戰時機的將是我們。某些大權在握的美國人，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領導五角大廈的雷得福總司令，由於我們強硬外交策略的成功，無異爲他們的陰謀詭計煽風點火。因此決策當局決定這時候正是改變我們外交策略的時機了——然而我們的目標仍維持不變。一個新政策已經成形了——「軟中帶硬」的政策。日內瓦是我們發揮新政策的起點。我們手段是柔性的。中共恫嚇金門和馬祖，我們就拿出強硬姿態。雖然我們知道很多人具有間諜身分，但還是向一大群新聞記者、演員、藝術家等人開放國界。我們的領導階層在莫斯科的招待會上開懷大笑，還講笑話。在講笑話當中，我們不時把實驗性的大炸彈投出去。包爾格寧、赫魯雪夫和席洛夫將軍諸位同志（由於錄音的關係，G上將刻意把這些名字提了出來）要到印度、東方去訪問，並用髒話臭罵美國人。等他們回來以後，會和英國大使友善地討論接踵而至的英倫拜會。於是就這樣交相爲用——

先是棒子，再給紅蘿蔔；先露出微笑，再皺起眉尖。西方國家就會被搞迷糊了。在他們能夠拿出強硬手段之前，緊張情勢已紓解了。我們敵人的反應是笨拙的，他們的策略毫無組織可言。在這同時，一般凡夫俗子聽了我們的笑話，哈哈大笑；爲我們的足球隊喝采；當我們釋放一些我們不想再把食物給他們吃的戰犯時，那些人高興地連口水都掉下來了。』

圍在會議桌旁的一張張臉孔上，盡是快樂的笑意和驕傲。多高明的政策啊！西方國家在我們的愚弄之下，多麼可笑！

『同時，』G上將的臉上也因爲他自己所造成的快樂而泛著淡淡的笑意。『我們繼續搶先一步在各地暗中製造亂象——到摩洛哥發動革命，把武器送進埃及，和南斯拉夫交好，在塞浦路斯挑起事端，土耳其的騷動，英國的罷工，在法國的政治交涉大獲全勝——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我們正在悄悄運作的前線。』

G上將看見桌子周圍的那些眼睛射出貪婪的光，與會的人士都被軟化了。這時正是展現強勢作風的時機，讓他們親身來體驗一下新政策的要領。在這場爲了情報局的利益而進行的大賽中，它本身也該自行承受一些責任才對。G上將把身子緩緩地向前傾，右手肘支撐在桌面上，拳頭高舉在空中。

『但是，同志們，』他的聲調柔和。『在執行我們蘇聯的國家政策時，我們失敗的地方在哪裡呢？當我們想要強硬時，誰一直保持著柔軟呢？當所有的單位都在分享勝利的果實時，誰在獨嘗挫折的痛苦？是誰，背負著愚蠢的錯誤，讓蘇聯在全世界的眼裡看來愚昧又軟弱？是誰？』

他的聲調逐漸提高，直到最後幾乎像是尖叫。G上將自認把總理所指示的傳達斥責訊息的任務處理的非常好。當席洛夫倒帶重聽會議的錄音時，他的表現將顯得多麼傑出。

他的目光掃視著圍在會議桌旁那些蒼白而充滿期待的臉孔，G上將的拳頭落在辦公桌的前方。『同志們，是我們蘇聯所有的情報單位。』此時，他憤怒地吼叫起來。『是我們！我們正是一群懶鬼！一群破壞者！一群叛徒！是我們，在蘇聯從事偉大的奮鬥，以爭取榮光時，是我們在給它拆台！正是我們！』他的手臂在室內亂揮一通。『我們全體！』他的聲調恢復了正常，變得比較合於理性了。『同志們，看看我們的紀錄！他媽的，看看我們的紀錄。首先我們在加拿大的情報工作全盤皆輸。然後在美國的巢穴也被清剿一空。接著我們失掉了有如托卡夫這樣的人，再下來就是高克洛夫事件的醜聞，對我們國家造成了莫大的損害。其後是佩特羅夫和他老婆在澳洲——簡直是空前的大失敗！這一長串的名單，說也說不完——一個個挫敗接踵而至，天知道我所說的還不到全部的一半呢！』

G上將停了嘴，再繼續用他最柔和的聲調說：『同志們，我不得不對你們說，除非今天晚上我們能夠做出一個贏得情報戰輝煌勝利的建議，而在它獲得首肯之後，我們能夠確切執行的話，我們將會遭殃的。』

G上將搜索枯腸，想找出一句最富有恐嚇意味的話語。最後，他找到了。『我們將會，』他停了停，用刻意裝出來的瘋狂表情俯視全體，『很不愉快。』

俄羅斯情書

5．陰謀

他的話不啻當頭棒喝。G上將給了他們一些時間去舔舐傷口，並從當局編派給他們的責難所造成的震驚中驚醒過來。

沒有人說出一句爲自己辯護的話。沒有人大聲爲自己的單位申冤，或是重提蘇維埃情報史上數不清的光榮，那應該是已抵銷少數的過失。而且也沒有人質疑『死莫許』的首長有何權利向他們厲聲責斥？照理說，這些罪過的造成，他也難辭其咎。他的一席話是從最高權力中心傳達出來的，G上將只是被選來當做傳聲筒的。被選擇擔當這項任務，對他是莫大的恭維，榮譽的象徵，表示他逐漸受寵的地位，而且每個來出席開會的人都很細心地注意到一項事實，那就是在情報界之中，擁有『死莫許』做爲後盾的G上將，已經爬到了顛峰地位。

會議桌最末端坐著的RUMID的代表沃兹維辛斯基中將，眼睛注視著他長枝卡兹貝克香煙頂端冉冉上升的煙圈，想起了貝瑞亞死掉的時候，莫洛托夫私下裡對他說過的話。莫洛托夫說G將軍會有一番大好前程。沃兹維辛斯基當時不認爲這個預言有什麼了不起的先見之明。貝瑞亞一直不喜歡G，而且不斷地阻撓G的爬升，總想把他從攀登青雲的天梯上踢下來，打到當時國家安全部中一

個微不足道的小單位裡去。史達林死後，貝瑞亞的部長職務很快被撤除了。直到一九五二年，G被任命為該部的主管之一。當這部門被裁撤了之後，他便把他的全副精力用來設計擊落貝瑞亞的陰謀。他聽命於聲威赫赫的席洛夫將軍，他的秘令甚至使得貝瑞亞對他也鞭長莫及。

席洛夫——一個蘇聯的英雄，也是創立格別烏諸人中的元老——就每一方面而論，他都比貝瑞亞強大，一九三〇年代的多次大屠殺，他是幕後的直接主使人。在莫斯科舉行的那些具有表演性質的現場，他大部份都恭逢其盛。一九四四年二月中，高加索的血腥殺人事件是由他一手策動的，而且鼓動大批百姓脫離波羅的海諸國、又綁架德國原子科學家和其他科學家，使蘇聯科技得以在戰後一躍千里的，也是他。

貝瑞亞和他手下所有的委員上了絞架的當兒，『死莫許』成為給予G上將的獎賞。至於席洛夫呢？他和包爾格寧以及赫魯雪夫，共同統治了蘇聯。有一天，他甚至會獨自站在頂峰。但是——沃茲維辛斯基中將的眼光向上瞟著那圓得像一顆撞球，並亮光閃閃的腦袋，心裡在想：那時候，G上將或許就在他身後不遠的地方吧？

那顆圓顱抬了起來，兩顆冷厲而凸出的棕色眼珠，直逼沃茲維辛斯基的眼睛。沃茲維辛斯基中將很費了一番力氣，才能夠用冷靜的眼神回敬他，其中甚至帶了點評估的意味。

G上將心想：這傢伙城府很深。把聚光燈打出來，逼他現形吧！

『同志們！』他咧開嘴唇，展現主席的笑容？嘴角兩邊金光閃爍。『儘管有一柄斧頭等著要砍

伐那棵最高大的大樹的樹根，但我們切莫沮喪。在我們飽受批評之餘，我們未曾想到過：我們各單位的成就足以傲人。我奉命向各位轉達的，對於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而言，其實不足為奇。所以，讓我們用高高興興的心情接受挑戰，埋頭苦幹吧！』

會議桌周遭沒有一個人對如此的陳腔濫調報以微笑。這是G上將事先所料未及的。他點燃一根煙，又繼續往下說。

『我說過：我們必須立刻以情報戰的立場做成一項恐怖行動的計畫，而且，我們這些單位之中的一個——無疑的，就是我自己的單位了——將受召來執行這項計畫。』

無聲的釋然傳遍了會議桌。這麼說來，『死莫許』就是責任單位了！這樣就好。

『但是目標的擇定並非易事，同時為了選擇目標而做的責任整合，這擔子將是無比的沉重。』

忽軟忽硬，忽硬忽軟。這種球路回到會議桌上來了。

『現在不是炸毀一棟建築物或射殺某個部長級要員的問題。類似的中產階級式的嬉鬧，不在考慮範圍之內。我們這次的行動必須是審慎的、精緻的，目標對準西方世界情報組織的心臟——表面上大家什麼也沒聽見，骨子裡已受到鉅創。但在各國政府之間，這會成為一個暗中流傳的話題，引發深具摧毀性的公開醜聞，讓全世界舔著自己的嘴唇，用譏嘲的眼光看待我們敵人的羞恥和愚蠢。當然，各國政府會知道這是蘇維埃精心策劃的計謀，很好。它將是我們政策中「硬性」的一部份。西方的情報員和間諜也會了然於心，大大讚歎我們的聰明智慧之餘，而戰慄不已。變節的人和可能

懷有貳心的人將改變想法。我們自己一些執行任務的人將受到刺激。在我們智慧和力量的展示之下，他們受到莫大的鼓舞，從而更加賣力。但是當然我們必須否認一切。不管我們共同決定做什麼，蘇維埃聯邦的一般民眾絕對是一無所知的。』

G上將住了口，俯視會議桌旁RUMID的代表沃茲維辛斯基中將，他再度流露著若無其事的眼神。

『現在，我們就來選擇我們要打擊的情報組織，然後再從中挑出特定的目標。沃茲維辛斯基中將同志，由於你站在一個中立的觀點，觀察著國外情報圈子的動靜，或許你能夠替我們把脈。西方情報組織中，有哪些具有絕對重要性的，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接著我們再挑選出最危險，也是我們最想直搗其巢穴的一個。』

G上將把背部靠著他的高背椅，兩邊手肘分置於椅子兩邊的扶手，兩手相接，手指抵著下巴，好像一個老師準備要聆聽學生做一篇很長的文章分析。

沃茲維辛斯基中將不曾對分配給他的工作感到沮喪。卅年來他一直待在情報界，大部分時間是在國外。在蘇聯駐英倫大使館內李特文諾夫大使的手下，他的工作性質猶如『守門人』。他曾在紐約塔斯社工作過，然後返回倫敦任職於蘇維埃貿易局。其後有五年的時間，他在斯得哥爾摩大使館裡精明幹練的柯隆泰夫人手下擔任軍方公使，曾經幫助訓練蘇聯的頭號間諜索基，索基後來到東京去了。二次大戰期間，他在瑞士待了一陣子，幫助播下了在感覺上應該相當成功的『露西』情報網

的種子，後來卻很悲慘地被誤用了。他甚至還有好幾次以信差的身分，進入德國，到『卡培利網路』去傳遞消息。當這個網路遭到清剿之後，他幸得僅以身免。戰後，他轉任外交部，曾幕後參與柏其斯和麥克林行動，以及無以數計滲透西方國家外交部事務秘密的陰謀。他徹頭徹尾是個職業間諜，對於隨時和任何一個敵手交鋒，他早做了萬全的準備。

他身旁的助理軍官就沒有那麼自在了。他唯恐RUMID在還沒有聽到整個的簡報之前，就中了圈套。他清理思路，豎起耳朵，免得漏掉任何一個字。

『就這件事情而言，』沃茲維辛斯基中將謹慎地說：『一個人絕對不要把個人和他的單位混為一談。每個國家都有很好的間諜人才，而且也不是說最大的國家才擁有最多或最好的間碟，但情報工作是很昂貴的，小國家通常無法在相關條件上加以配合，以組成良好的情報體系──像是偽造部門啦、無線電網路啦、錄音部門啦，和評估比較各情報員傳送過來的報告的整合部門。挪威、荷蘭、比利時，甚至葡萄牙都各有諜報人員，要是這些國家知道他們報告的價值，或者對於這些諜報做了最佳的利用，那我們可就麻煩了。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不但沒有把這些可貴的資訊層層轉送到較高的權責單位去，反而只是積壓下來，去感覺它們的重要性而已。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擔心這些比較小的國家，』他停了一會兒，又說：『接著我們再來看瑞典這個國家。數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在偵伺我們的動靜。比起芬蘭或德國來，他們取得有關於波羅的海的情報甚至更勝一籌。他們的危險性很大。我倒希望能夠中止他們的一切諜報活動。』

G上將插嘴道：『同志，瑞典的間諜醜聞一直不斷發生。再多一個醜聞也不至於使全世界同表關注。請繼續說下去。』

『義大利可以擱在一邊，』沃茲維辛斯基中將沒有表現出受到干擾的樣子。『他們很聰明，活動力也很強，但是對我們無害。他們只對自家後院的地中海國家有興趣。西班牙的情況也可說是如出一轍，只是他們的反間網對本黨而言是個大阻礙。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情報員都犧牲在這些法西斯黨的手裡。但如果對他們施以對抗行動可能只會使我們損失更多的人才，而且收穫不大。他們革命的時機還不夠成熟。在法國，顯然我們滲透了它大部份的情報組織，不過他們的情報局（Deuxieme Bureau）仍是聰明而危險的。有個叫做麥西斯的頭頭，倒是個很有誘惑力的目標，而且在法國行動將十分容易。』

『法國照料門户甚嚴。』這是G上將的評語。

『英國又完全不同了，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敬佩它的情報組織，』沃茲維辛斯基中將環視會議桌，包括G上將在內，出席的每一個人都心不甘、情不願地點了點頭。『他們的安全措施是一流的。身為海島國家的英國，在安全防備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且他們所謂的「軍事情報五號」的組織，受僱人員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著很好的頭腦。他們的情報單位仍然比較優秀，成功的事實舉世知名。在某些類型的任務中，我們持續發現他們領先我們。他們的情報員很傑出，雖然所獲的酬勞微薄——大概一個月只有一、兩千盧布——但他們全力奉獻。這些情報人員在英國並不能獲得特殊的優遇，不能免稅，也不像我們有特別的商店可以購買便宜的物品。他們在海外的社會地位並不高，而他們的妻子必須以秘書的身分出現。除非等到退休，他們很少有得到勳位的。然而這些男男女女不間歇地從事著危險的工作。十分耐人尋味。或許是貴族學校的傳統使然，讓他們熱愛冒險。但是他們能夠在這種遊戲中表現得如此出色，實在很奇怪，因為他們並不是與生俱來的陰謀家。』沃茲維辛斯基中將自覺他的評語可能對於英國多所溢美了，便很快地加以修飾一番。『當然，他們的力量大部份源自於神話——蘇格蘭場的神話，歇洛克·福爾摩斯的神話，情報局的神話。從這些紳士身上，我們當然沒什麼好怕的。但這種神話是一大阻礙，能把它撇到一邊去當然是最好。』

『那麼，美國人呢？』G上將想要阻止沃茲維辛斯基中將對美國情報當局的褒揚。將來在法庭上，關於貴族學校傳統的這一段說辭，聽來應該是很精采的。再者，G上將衷心希望他會發表五角大廈勝於克里姆林宮的論調。

『在我們的敵人之中，美國人的情報組織是最大的，資源也是最豐厚的。就科技層面而言，像是無線電通訊設備，武器和一切裝備，他們都是最優秀的。但他們對於情報工作毫無認知。當某個巴爾幹半島的間諜說他在烏克蘭擁有一支秘密軍隊時，美國人便興趣大增了。他們會供應他大量金錢，要他替這支軍隊買靴子。當然，他立刻就跑到巴黎去，把這筆錢花到女色方面去了。美國人什麼事情都想用錢來解決。優秀的諜報員絕不會只為了金錢而工作的——只有那些下三流的角色才是

這樣。而美國人有好幾個這樣的組織。』

『同志，他們曾多所斬獲。』G上將圓滑地說：『或許你低估他們了。』

沃茲維辛斯基中將聳了聳肩膀。『將軍同志，他們一定會有成功的時候。總不可能撒下一百萬粒種子，只收成了一顆馬鈴薯吧？就我個人所見，並不認爲美國人在這次討論之中，有引起我們注意的必要。』這位RUMID的首長背靠椅子坐好了，無意識地掏出他的煙盒。

『非常有趣的解析，』G上將用冷冷的口吻說：『史拉汶中將，你呢？』

GRU的史拉汶中將並無意爲了陸軍將領們的利益而把自己扯進去。『我對於沃茲維辛斯基同志的見解覺得很有趣。我没有任何意見。』

格別烏國家安全主管尼其汀上校覺得應該向GRU展現一下，讓對方明白毫無意見可謂愚蠢之至，這樣的做法不至於有太大的害處。而且同時可以做個適度的建議，或許會和出席者內心的想法相契合——當然，也就是G上將欲言又止的。尼其汀上校也知道：附議總理的提案，可以得到蘇維埃情報當局的支持。

『我提議把英國情報局做爲恐怖行動的目標，』他堅決地說：『天知道我們的單位並不覺得他們和我們勢均力敵，只不過在一大堆無足輕重的對象中，他們算是最好的罷了。』

這傢伙權威十足的調調，使G上將很惱火。由於G上將有意把對抗的箭頭指向英國，他也很火大尼其汀偷了他的構想。他用打火機輕輕敲著桌面，重行奠定身爲主席的權威。『各位同志，是不

是就這麼通過了？把恐怖行動的矛頭對準英國情報局？』

會議桌周遭的人謹慎地緩緩點了點頭。

『我同意。現在就要討論挑誰做靶子的問題了。我記得沃茲維辛斯基同志說過英國情報局力量來源的神話。我們如何去摧毀神話，並痛擊它機動性最強的力量呢？這神話託身何處？我們不可能將它所藏身的每一個個體一舉殲滅。它藏在局長身上嗎？英國情報局的局長是誰？』

尼其汀的助理對他耳語。尼其汀上校認定這是一個他能夠問，或許也是他應該問的問題。

『他是個海軍上將，大家都知道他叫做「M」。我們有些關於他的檔案，但不多。他不喝過量的酒，對女人而言，他年齡太大了。他的存在是不公開的。因此如果以他的死亡做爲醜聞的主題，將很困難。而且要殺他並不容易。他很少出國，在一條倫敦的街道上槍殺他的計策，是不夠深思熟慮的。』

『同志，你的言語很值得玩味。』G上將說：『但我們目前是要找一個符合需要的靶子。難道他們那個組織裡竟連一個重要角色也没有嗎？没有一個受崇拜的人，他被不光榮地殺害後，而能夠引起恐慌的嗎？神話是建立在英雄的作爲和英雄人物之上的。他們没有類似的人嗎？』

每個人都在搜索枯腸，周遭一片沉寂。有這麼多的人名和檔案要去回想，全世界每天進行著這麼多的行動，英國情報局裡有什麼人？誰是那個……？

首先打破令人尷尬的沉寂氛圍的人是格別烏的尼其汀上校。

他期期艾艾地說：『有一個名叫龐德的人。』

6 死亡追緝令

『他奶奶的！』G上將『啪』的一聲猛拍辦公桌，口中無限欣喜地吐出了這句粗話。『同志，如同你所說，確實有個叫做龐德的人。』他語帶譏諷。『詹姆士·龐德。而且沒有人，包括我本人在內，想得起這個間諜的名字！我們可真是健忘！無怪乎我們的情報組織總是遭人批判了。』

沃茲維辛斯基中將覺得自己必須保護自己和他的單位。『將軍同志，蘇聯有數不清的敵人，』他抗議道：『如果我要知道他們的名字，只須去函查閱索引便得。我當然知道龐德其人的名字。他曾經在好幾個不同的機會裡給我們帶來大麻煩。但是今天，我心裡想著的是許多其他的名字——在這個禮拜的今天，跟我們過不去的那些人。我對足球很有興趣，但我總不可能記住每一個與我們「發電機隊」爲敵的外國球員的名字吧？』

『同志，你很喜歡說笑，』G上校刻意強調對方這種分不清場合的評語。『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記不得這惡名昭彰的情報員的名字，我要承認自己的過失。尼其汀上校同志無疑地進一步喚醒了我們的記憶，但我想起了這個叫做龐德的傢伙至少曾經兩次敗壞了「死莫許」的行動計畫。那是在，』他加了一句話：『在我接掌這部門之前。一次在法國那個名叫卡西諾的鎮上。有個名叫李其

福的，他是本黨在法國的一名傑出領導人。他糊裡糊塗地捲入了一些金錢的糾紛中。要不是這叫做龐德的傢伙插手，他應該可以脫身的。我記得「死莫許」只好火速行動，拿錢向法國人去贖人了。劊子手應該在同時和那英國人協調好的，但他沒有。然後就是哈林區一個我們的黑人事件了。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從沒僱用過這麼好的外國情報員，他掌握了範圍廣泛的情報網，好像是和加勒比海什麼寶藏有關的生意。詳情我記不得了。這英國人奉英國情報局之令而出任務，把整個組織一網打盡，殺了我們的人。一個大挫敗。我的前任者真該毫不留情地再次提出對這英國諜報員的控訴。』

尼其汀上校插嘴道：『在德國人總瑞克斯和火箭的事件中，我們也有類似的經驗。將軍同志，你該回想得起來。一次非常重要的陰謀策略。把整個將官級的人物都捲入了。那本是一次可以影響高層政策的行動，但這叫龐德的傢伙再度破壞了我們的精心構想。德國人被殺了。給我們政府帶來一連串惡劣的後果。後來才在困難重重當中化解了嚴重的尷尬。』

GRU的史拉汶中將覺得自己該說些什麼了。火箭行動計畫是由陸軍執行的，而它的失敗成了陸軍公開的羞恥。尼其汀上校對此事知之甚詳。格別烏如同既往一般想要找GRU的麻煩，所以老調重彈。『上校同志，我們要求你們的單位處置這個人，』G上將冷冷地說：『我卻不記得我們的要求得到了什麼回應。要是有的話，如今我們也不必爲了他而傷腦筋了。』

尼其汀上校的太陽穴因爲憤怒之故而拚命跳動。他竭力克制自己。『將軍同志，爲了表示應有

的敬意，』他用諷刺的口吻大聲說道：『GRU的要求並未獲得高層權力中心的允准。在英國面前產生更深的羞慚感覺是沒有必要的。或許你已不復記憶細節。在任何情況下，如果這樣的要求到了格別烏，那就應當由「死莫許」來負責執行行動。』

『我的單位並未接獲任何要求，』G上將以銳利的語氣說：『否則這人很快就被處決了。不管怎麼說，此時不是爲陳年往事蒐證的時刻。火箭事件是三年以前的事。或許格別烏可以把這人最近的活動狀況告訴我們。』

尼其汀上校很快地和他的助理耳語了一番。他轉而面對會議桌。『將軍同志，我們最新的訊息很少，』他很有戒心地說：『我們相信他涉及了某個鑽右走私的事件。那是去年的事。地點介於美洲和非洲之間。我們並不太關心那案子。自從那次以後，我們就沒有他進一步的消息了。或許從他的檔案裡可以找到比較近期的資料。』

G上將點了點頭。他拿起最靠近他手邊的一部電話的聽筒。這就是所謂的格別烏內線，所有的線路都是直接通話，毋需經過轉接。他撥通了一個號碼。『中央索引室嗎？我是古伯札伯希可夫上將。我要查「龐德」的檔案——英國間諜，緊急事件。』他聽到對方迅速的回答：『將軍同志，立刻就辦。』他放回了聽筒，用權威的目光俯視會議桌。『同志們，基於許多觀點的考量，這名間諜聽來是個很合適的箭靶。他的表現分明是我國最危險的敵人。將他一舉殲滅將符合我們所有情報組織的利益。是嗎？』

與會人員無不低聲咆哮著。

『還有，失去了他，將是英國情報局一項重大的損失。至於說會不會造成更嚴重的影響呢？會更進一步地嚴重傷害他們嗎？有助於摧毀我們曾經提起的神話嗎？這人對他的組織和國家而言，是個英雄嗎？』

沃茲維辛斯基將軍斷定這問題乃直指他而來。他開口說話了。『除非是足球隊員或曲棍球員這些人以外，英國人對英雄沒有興趣。如果有個人攀登了一座山，或是他跑得很快，對於某些人而言，他也是個英雄，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則不然了。英國女王、邱吉爾都是英雄，不過，英國人對軍中英雄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這個名叫龐德的人，對於群眾是陌生的。如果他赫赫有名，他仍算不得英雄。在英國，不管是公開的戰爭或秘密的戰爭，都和英雄扯不上關係。他們不想提起戰爭，而且在戰後，戰爭英雄的名字便儘快被遺忘了。在英國情報局裡，這人可能只是一個地方性的英雄，也或許不是。這必須取決於他的表現和他的個人特性。關於這些，我一無所知。也許他的外型長得胖嘟嘟的，又垢膩不堪，看來很不討喜。這樣一個人，不管他多麼成功，人家絕不能從他身上看出英雄的影子。』

尼其汀插嘴道：『我們所逮住的英國間諜，對此人評價極高。想當然在他的單位裡，他一定深受激賞。據說他像一隻獨行狼，他的外型很不錯。』

內線電話的鈴聲輕輕響起。G上將拿起聽筒，只聽了一下子，便說：『把它拿進來。』敲門的

聲音響了，一位助理軍官帶了一疊厚厚的硬面檔案進來。他通過房間，把檔案放在辦公桌上G將軍的面前，便走出去了，輕輕關上身後的房門。

檔案的外殼黑黑亮亮的，一條白色的寬紋從右上角斜穿至右下角。左上角的空間內，有著兩個白色的字母：『S、S』，其下的俄文辭彙便是英文『最高機密』的意思。白色的『詹姆士·龐德』字樣，簡單俐落地橫過中央，下面是用俄文註明的『英國間諜』。

G將軍打開檔案資料，拿出一個裝著很多照片的大信封。他把照片統統抖落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桌面上，隨後又一張接著一張地拿起來，仔細端詳。還從抽屜裡拿出一個放大境，不時透過放大境，諦視某幾張照片。然後，他把照片推到桌子另一邊斜睨著照片的尼其汀面前。

第一張照片註明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上面是一個膚色黝黑的年輕人，坐在陽光照耀的露天咖啡座上。咖啡桌上他的手邊有個高高的玻璃杯，杯中插了根吸管。右手的小臂按在桌面上，指間夾了一根煙，漫不經心地由桌沿垂下。他兩腿交疊蹺起的樣子，是只有英國人才會那樣做的——右腳的腳踝置於左膝之上，用左手抓住腳踝。這是一種滿不在乎的調調。這人並不知道他自己被人家在廿呎以外的某一處攝入了鏡頭。

第二張照片是一九五〇年拍的。照的是肩膀以上的頭像，有點模糊，不過確定是同一個人。這是一張近距離照片，而龐德聚精會神地看著，瞇起眼睛注視某樣東西，可能是在看攝影者的臉孔吧！G上將猜測攝影者用的是一個迷你鈕釦式照相機。

第三張照片攝於一九五一年，從左邊側面取鏡，距離相當近。照片上是同一個人，穿著深色西服，沒有戴帽子，走在一條寬闊而空曠的街道上。他正經過一家拉下百葉窗的商店，商店的招牌上寫的是『查氏禮品』的字樣。他看起來很匆忙地要趕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這一張清晰的側像正對前方，看他的右手彎的樣子，可以知道他的右手插在外套口袋裡。G上將推測這張照片可能是從一輛車子裡拍攝的。這人臉上堅毅的表情，踏著大步的姿勢，看來頗具有危險性，彷彿街道遠端有什麼不幸的壞事在等候他迅即趕往。

第四張，也是最後一張照片，攝於一九五三年，標示了『佩斯』的地名。右下角有個不成爲一個全圓的皇家印記和『……交部』的字樣。這張照片已被放大爲六吋，一定是在邊境的某個地方，或者是龐德出示他護照的時候，被一家旅館的門房拍下來的。G上將萬般謹慎地用放大鏡去檢視相片的臉部。

他的臉孔膚色黝黑，輪廓清晰。被陽光炙曬過的右頰上有一道白森森的三吋長疤痕。兩道粗黑的濃眉下，有著一對大眼睛。黑色的頭髮從左邊分線，由於未經細心的梳理，所以有一綹厚厚的髮捲垂到右眉之上。長而直的鼻子直下短短的上唇，上唇則緊接著尾端微翹的寬闊下唇，看來滿冷酷的。下巴的稜線分明有力。深色的西服，白色襯衫，再加上黑色的針織領帶，組合成爲這一張完整的照片。

G上將拿著照片，伸長了手臂。堅毅、威嚴，毫無悲憫之心——這就是他所能見到的特質。他

並不在意這人內心還有些什麼他所見不到的。他讓照片順著會議桌傳過去，自行回到檔案前，迅速地逐頁翻閱其中的資料。

那些照片又回到他手上了。他用一根手指按住他剛才看到的地方，暫時把頭抬起來了一下。『他看來是個難纏的顧客，』他嚴肅地說：『由他的資料可以確定。我把一些重要的部份讀出來，接著我們必須作個決定。時間越來越晚了。』他往前翻到第一頁，然後朗朗讀出一些他印象深刻的重點。

『名字：詹姆士。身高：一八三公分，體重：七十六公斤；身材瘦長；眼睛顏色：藍色；頭髮：黑色；右頰和左肩各有一道疤痕。右手手背有做過整形手術的跡象。運動全才，精於手槍射擊、拳擊、飛刀。不用化妝掩飾真面目。語言：法語、德語。煙癮奇大（附記：抽的是有三道金邊的特製香煙）。癖好：飲酒，但不過量；女色。沒有受賄的念頭。』

G上將翻過一頁，繼續唸道：

『這人永遠在左腋下佩掛著槍袋，槍袋裡是一把貝瑞達零點二五口徑的連發手槍，彈匣容量八發。已知他左手的小臂上綁著一把刀；用過鐵頭鞋子當武器；知道柔道的基本招數。一般而言，他戰鬥起來不屈不撓，對於痛苦有很高的忍受力。』

G上將又接著查閱了許多關於這名間諜的資料，到了最後一頁。再接下來就是龐德親身體驗的報告了。他從最底下的地方讀起：『結論：這個人是危險的職業性恐怖份子和間諜。他從一九三八

年起便為英國情報局效命，身分代號是「〇〇七」。雙〇的記號指出了他是一個曾經殺過人的間諜，並且也表示他在執行任務當中，有殺人的權利。據悉英國只有另外兩名間諜擁有如此的特權。事實上此人曾在一九五三年接受了CMG徽章的贈授，這項殊榮通常只頒佈給從情報局退休的情報工作人員。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他的價值。如果在間諜戰的領域中和他交手，必須將事實以及全部細節報告上級總部。』

G上將合起了檔案夾，一隻手堅定有力地重重按在檔案的外殼上。『怎樣？同志們？大家是否有了共識？』

『是的。』尼其汀上校大聲回答。

『是的。』史拉汶中將有點兒不耐煩。

沃茲維辛斯基中將看著自己的指甲。他厭惡謀殺。他曾在英國度過一段歡樂的時光。『是的，』他說：『我想應該就是這樣了。』

G上特拿起內線電話的聽筒，和他的助理軍官說話。『死亡追緝令，』他厲聲說道：『向一名叫「詹姆士・龐德」的人所發佈的，』他拼出了這個名字的字母。『身分：英國間諜。罪狀：蘇聯政府的敵人。』他放下聽筒，傾身向前。『現在產生的問題是挑選一名合適的殺手，只可成功，不許失敗的人選！』他冷冷地笑著。『我們絕不能再重演高克洛夫事件！』

門打開了，助理軍官拿了一張明黃色的紙張走進來，放在G上將面前，又走了出去。G上將細

看一會兒，寫下了：『殺無赦』的字樣，並在下方寬敞的空間裡，簽了『古伯札伯希可夫』的名字。他把這張紙交給格別烏的另一個代表，對方看過以後，同樣寫下了『殺無赦　尼其汀』這些字。尼其汀再傳給GRU的史拉汶；史拉汶也寫了『殺無赦　史拉汶』。一個助理軍官把共同署名的死亡追緝令交給那個坐在RUMID代表旁邊的穿便服的助理。助理接過來，放在沃茲維辛斯基將軍的前面，並拿了一支筆給他。

沃茲維辛斯基將軍很細心地看了紙上的內容，慢慢抬高視線，剛好遇上了G上將正在觀察他的目光。他便連看都不再看那張『死亡追緝令』一眼，就在大約接著其他署名之下的空白處草率寫了下『殺無赦』這幾個字，並簽了自己的名字。他放了手，站起身來。

『將軍同志，沒有別的事了吧？』他收好了椅子。

G上將內心竊善。他對於這個人的本能感覺是正確的。他將派人監視沃茲維辛斯基，並將自己的疑慮傳達給席洛夫將軍。『將軍同志，且慢，』他說：『我還有些東西要添在這張死亡追緝令的上面。』

死亡追緝令被傳到了他的手上。他拿出他的筆來，把他方才寫的東西劃掉，又重新寫了一次，以儘可能的慢速度把他所寫的字眼唸了出來。

『無所不用其極地殺之而後快，古伯札伯希可夫』。

他抬起眼來，愉快地向大家微笑著。『各位同志，會議到此結束。我將把我們所達成的建議報

告給總理。晚安。』

會議結束之後，G上將站起來，伸展一下四肢，並大大地發出一聲經過控制的呵欠聲。他重新坐回辦公桌前，關掉開關，按鈴傳喚助理軍官進來。那人進來站在他的桌旁。

G上將把那張黃色的紙交給了他。『立刻送到席洛夫將軍那裡去。看看柯隆斯汀在哪裡，用車載他來。就算他睡了我也不管，他一定要來這裡。謀殺組會知道到哪兒去找他。還有，十分鐘之內，我要見克雷卜上校。』

『是的，將軍同志，』那人離開了房間。

G上將拿起『高頻電話機』的聽筒，和席洛夫將軍通話。他冷靜地做了五分鐘的報告，最後下了結論：『現在我將把這工作交給克雷卜上校和設定計畫的柯隆斯汀。我們商討之後，他們明天便會把細節告訴我。將軍同志，這樣的處理可以嗎？』

『很好，』從聽筒裡傳來層峰的席洛夫將軍冷靜的聲音。『殺了他。但要做得無懈可擊。到了早上，總理會批准這計畫的。』

通話完畢，內線電話響了。G上將說了一聲：『是的。』復又放下聽筒。

過了一會了，助理軍官打開大門，站在門口通報：『克雷卜上校同志到了。』

長相有如癩蛤蟆，橄欖綠的制服上僅有一條紅色『列寧綬帶』的傢伙走進辦公室，踩著快速的

碎步來到辦公桌前。

G上將抬起視線，指了指會議桌旁最靠近的一張椅子。『同志，夜安。』

胖嘟嘟的臉上堆起了諂媚的笑。『將軍同志，夜安。』

『死莫許』組織內專事殺害行動的『謀殺組第二隊』的隊長，撩高了她的裙子，坐了下來。

7· 冷面棋王

雙鐘面的計時鐘，從一個閃亮的圓形盒子裡望著棋盤，有如什麼大海怪的兩隻眼睛，窺伺著在桌子上進行的廝殺。

兩個鐘面所顯示的時間是不同的。柯隆斯汀的是十二點四十分。紅色的長秒針在鐘面的下半部掃描著，發出節奏分明的斷音；而他對手的鐘則靜止無聲，秒針也文風不動。但馬克哈洛夫的鐘面卻指著十二點五十五分。他在這場大戰中浪費了時間，只剩下五分鐘用來走棋。在時間的對抗上，他的情況非常不妙，除非柯隆斯汀犯下了出人意料的瘋狂錯誤，否則他輸定了。

柯隆斯汀一動也不動地坐得直直的，像隻不懷好意的鸚鵡，令人莫測高深。他兩肘置於桌面上，一個大腦袋架在緊握的雙拳上，抵住兩頰，噘起的雙唇緊閉著，顯得傲然不可一世。兩道粗濃的眉毛下面，黑色的眼珠斜睨著下方，眼神異樣地冷靜，儼然勝券在握了。然而在他僞裝的面目之後，腦部的血液奔竄流動著，右邊太陽穴那兒一條粗如蚯蚓的血管，以每分鐘超過九十次的速度快速跳動。在逝去的兩小時十分鐘之內，流下的汗水已使他減少了一磅的體重，而方才的一手失誤所造成的恐怖仍使他如鯁在喉。不過在馬克哈洛夫和其他觀戰者的眼裡，他仍不愧爲『冷面棋王』。

他的棋路可以和一個吃魚的人相提並論。首先他剝除魚皮，接著便挑掉魚骨，之後才開始吃魚肉。在莫斯科舉行的連續兩屆比賽中，柯隆斯汀都榮獲冠軍。這次是第三次的總決賽，如果他贏得了勝利，便可晉身成爲『棋藝大師』的角逐者。

圍繞著桌子的四周，靜寂無聲，只聽到柯隆斯汀的計時鐘發出『咔嗒！咔嗒！』的巨響。兩名裁判員動也不動地各自坐在他們升高的椅子上。他們和馬克哈洛夫一樣心知肚明：這當然是所謂的大追殺。柯隆斯汀早已佈下了迂迴的棋路。馬克哈洛夫直到第廿八手才趕上他。那一手棋費了他不少時間。或許他在那兒出了一個錯，也或許在卅一手和卅三手時，又出了錯。誰能夠指出來呢？在接踵而至的幾個星期中，這一場棋賽將是令蘇聯人人熱中的話題。

擁擠的觀眾席那兒傳來了一聲嘆息。柯隆斯汀的右手緩緩離開了面頰，伸向棋盤的對面。他的拇指和食指張開了，像一隻粉紅色的螃蟹的腳鉗，落在棋盤上。他挾起了一個棋子；舉高伸往旁邊，復又落下。接著他的手又慢慢地返回他的臉頰。

看著壁上大棋盤的觀眾們紛紛私語不絕。這第四十一手棋想必就是撒手鐧了！

柯隆斯汀小心翼翼地壓下他計時鐘的桿子，紅色的指針不動了，顯示的時間是十二點四十五分。在這同時，馬克哈洛夫的指針恢復了生息，開始發出無情的巨響。

柯隆斯汀往後坐著，兩手平攤在桌面上，冷冷地望著對面那張低垂、閃亮的臉孔。那人有多大能耐，他是知道的。因爲他也曾在時間上遭受過挫敗。他將像一條中了魚槍的鰻魚般，因痛苦而扭

曲著身體。馬克哈洛夫是蘇聯喬治亞的冠軍。明天，馬克哈洛夫同志將返回喬治亞定居。

一個穿便服的人從分隔賽場和觀眾席的繩子下鑽過來，和一位裁判員小聲說了些話。他交給他一個白色的信封。裁判員搖搖頭，指著馬克哈洛夫的計時鐘，上面指的是十二時五十七分。穿便服的人小聲說了一句簡短的話，裁判員竟悒鬱地垂下了頭，敲響了手搖鈴。

『柯隆斯汀同志個人有急事需要處理，』他用麥克風向大家宣佈：『現在暫停三分鐘。』

大廳中嗡嗡之聲不絕於耳。即使如今馬克哈洛夫已遵守例行規定將視線從棋盤上挪開了，而且動也不動地坐著，只凝神望著高高的拱形天花板，觀眾卻知道棋盤上的佈局已銘刻在他腦海裡了。三分鐘的暫停對於馬克哈洛夫而言，便意謂多了三分鐘的寬限。

柯隆斯汀也覺得很惱火。但是當那裁判員跨下高椅，把一個普通的，沒有寫地址的信封交給他時，他的臉上並沒有任何表情。柯隆斯汀用拇指剝開信封，抽出一張匿名的信紙，那大號的打字字體是他再熟悉也不過的，上面寫的是：『立刻赴命。』沒有署名，也沒有地址。

柯隆斯汀把那張紙小心地摺了起來，放入胸前的口袋裡。稍後它將會被收回並毀棄。他抬起頭來望著裁判身邊那個穿便服的人，那對望著他的眼睛顯得很不耐煩，還包含著強制命令的意味。柯隆斯汀心想：你們這些人去死吧！還有三分鐘，他不會放棄的。否則這事無法想像，對於人民的競技，不啻是侮辱。但是當他向裁判做出比賽可以繼續進行下去的手勢後，他的內心戰慄不已。他刻意避開了留在場子裡那穿便服的人的眼睛。

鈴聲響了。『比賽繼續進行。』

馬克哈洛夫緩緩低下頭來。他計時鐘的指針已越過了一個整點，他仍然沒有出局。

柯隆斯汀的內心繼續戰慄著。他方才的所作所爲，不曾聽說任何一個『死莫許』或是其他任何政府單位的員工敢這樣做的。當然，他的行爲會被通報上去的。違抗命令情節嚴重，怠忽職守。後果將是如何呢？最好的情況也得挨G上將一頓口頭的數落，並在檔案上留下一個黑色的標記。最壞的呢？柯隆斯汀無法預測。他不喜歡去想。不管會發生什麼事，勝利的甜蜜滋味竟轉化爲唇齒間的苦澀。

而此刻，棋賽結束了。在馬克哈洛夫的計時鐘上還剩下五秒鐘的時候，他抬起受傷的眼睛，不過並沒有高於他對手噘起的嘴唇。他的頭稍稍低了一下，表示投降者正式的敬禮。裁判員的鈴聲響了兩次，擁擠的觀眾全都站了起來，發出如雷的掌聲。

柯隆斯汀站起身來，向他的對手躬身敬禮；接著再向裁判員鞠躬致意。最後，他深深地向所有的觀眾敬了禮。然後那穿便服的人跟在他身後，他低頭鑽過繩索下方，冷靜而不客氣地從騷動的群眾之中衝出一條路來，走向大門的出口。

競技大會堂外面，空曠的普什金廣場中央，一輛黑色的ZIK轎車的引擎正發動中。這種車子通常都不知道是什麼人在使用的。柯隆斯汀鑽進後座，關上車門。當那穿便服的人擠進了駕駛座旁的座後，司機立刻加速排檔，車子便如風馳電掣般地沿路開動了。

柯隆斯汀深知向那便衣警衛道歉，無異於浪費生命。同時這也是有違於他所受的訓練的。畢竟，他是『死莫許』規劃部門的主腦人物，並擁有上校的榮譽軍階。再說，他的腦力對該組織而言，其價值無異於鑽石。也許他可以憑著他的口才來收拾混亂的局面。他眺望窗外黑漆漆的街道。由於清潔隊的努力工作，到處都是濕漉漉的。他的心思又回歸到自我保護的計策上。眼前出現了一條平直的大道，街道盡頭，月亮在克里姆林宮有如洋蔥形狀般的屋頂尖端之間迅速游移。然後，他們的目的地到了。

便衣警衛把柯隆斯汀交給助理軍官，同時也交給對方一張小紙片。助理軍官瞄了紙片一眼，挑起眉毛冷冷地望了望柯隆斯汀；柯隆斯汀什麼也沒說，只是神色鎮靜地回望他。助理軍官聳聳肩，抓起電話聽筒，然後通知他進去。

當他進入一間大房間後，柯隆斯汀依手勢的指示坐在一張椅子上。看見克雷卜上校抿著嘴唇、倏忽即逝的笑容，他向對方點了點頭。助理軍官向G上將走過去，把那張紙片交給對方。G上將看了看，嚴厲的眼神直逼柯隆斯汀而來，助理軍官往門邊走去，走出了辦公室，這當兒，上將的眼神一逕沒有放鬆柯隆斯汀。關了門以後，G上將開口了，輕聲地說：『同志，你怎麼交代？』

柯隆斯汀鎮靜自若，他知道他的陳述將會引起共鳴的。他不疾不徐地用權威的口吻說：『將軍同志，在群眾面前，我是個職業棋手。今天晚上我成爲蟬連三屆的莫斯科棋賽冠軍。假設在僅剩三分鐘，比賽便宣告結束的狀況下，我獲悉了我太太就要在競技大會堂門外被謀殺的訊息，我也不肯

費吹灰之力去營救她的。仰慕我的觀眾都知道這一點，他們對於比賽的熱中如同我一樣。今天晚上，如果我得訊之後，立刻退出比賽，五千觀眾一定會知道只有在如此的單位徵召之下，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結果一定會掀起軒然巨波。將來我的行踪必定時時受到注視，而這也將成為我偽裝的結束。為了國家安全的考量，我等足了那三分鐘才前來赴命。即使如此，我的迅速離開也將是引起議論的話題。我將對外宣告是我的一個孩子病況嚴重，為此，我必須把一個孩子送到醫院裡住院一個星期，免得穿幫。為了我的延遲命令，我深深地表示歉意。但作這個決定很讓我為難。我選擇了最符合組織利益的做法。』

G上將細細看了看對方的黑眼瞳。這人有罪，但他的藉口找得真好。他又看了看紙片，兩相權衡之餘，他拿出了打火機，把紙片燒了。他將最後燒餘的一角丟在辦公桌的玻璃桌面上，然後把灰燼吹到地板上。他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但是這證據的銷毀，對於柯隆斯汀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現在他的檔案裡不可能留下任何污點了，他真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內心有著無比的感謝。他將把所有的才智貢獻在此刻要交給他辦理的事情上。上將的行為展示了他無限的寬容和慈愛，柯隆斯汀會對他竭智盡忠的。

『把照片傳過來，上校同志，』G上將說道。彷彿方才軍事法庭短短的一齣戲從未上演過。『事情是這樣的……』

柯隆斯汀心想：原來又是另一個死亡的陰謀。G上將一面說著，一面看著他黝黑、無情的臉

孔，並將視線從那張護照照片上抬起來，平視著他的目光。柯隆斯汀心不在焉地聽著上將的敘述，並挑出了最凸顯的重點——英國間諜。弱點是沉迷女色（因此並不是同性戀者了）、又好酒貪杯（但未提到他嗜毒的事），且不能夠被金錢收買（誰知道是不是真的？每個男人都有不同的價碼。），此番行動將不計任何代價。所有的情報單位會全力提供一切裝備和人力。三個月之內要看見成功。此時正需集思廣益，稍後再處理細節。

G上將把他銳利的目光投向克雷卜上校。『上校同志，妳對這件事直覺的反應是什麼？』

這女人本來低著頭，凝神細聽。現在坐直了身體，方形無邊的眼鏡片在吊燈的照映下閃亮不已，她看著辦公桌對面的G上將。被尼古丁熏黃的人中部位，其下是兩片蒼白濕潤的嘴唇。此刻兩片嘴唇分開了，開始上下迅速地移動著，吐出她的觀點。在柯隆斯汀的眼裡，桌子對面那張臉孔，以及那方形的嘴唇，沒有變化地打開、閤攏……使他想到一個木偶的音箱，發出喋喋不休的聲音。

她的聲音粗啞，又平板得聽不出情緒的起伏。『……在某些方面，很像是史托辛伯格的例子。將軍同志，如果你還記得的話，這也是一個將生命和名譽同時摧毀的事件。只不過當時那個案例比較單純。那間諜也是個背叛者。如果你回想……』

柯隆斯汀不想聽了。這些事件他知之甚詳，大部份的計畫是由他一手包辦的，而且它們就像那些『棋開得勝』的開局法一樣，在他的記憶之中，被刮磨得光鮮無比。他置若罔聞地細細端詳著這可怕女人的臉孔，心不在焉地推測著，到底這女人能在她的職位上待多久？——也就是說他還需要

和她合作多久？

可怕嗎？柯隆斯汀對人類不感興趣——甚至對自己的子女也沒有興趣。像是『好』、『壞』這一類的字眼並不存在於他的辭彙之中。對他而言，所有的人都像是棋子一樣。他只對他們如何回應其他棋子的動作感到莫大的興趣。事先預測他們的反應，便是他工作超人一等的部份。這必須靠著他對個別性情的瞭解。他們基本的本能都是固定不變的。求生的本能，對於『性』的要求和繁衍後代的本能——人類本能的需求便是依此順序進行的。他們的氣質可以是樂觀的、冷靜的、易怒的或憂鬱的。一個人的氣質會決定他情緒和感情的強度的大部份。同時，不管巴夫洛夫和行爲科學家們怎麼說，個性大部份取決於一個人所受到的教養，和他雙親個性某一種程度的延伸。而且，當然，人們的生活和行爲有些地方是受控於其體能的優勢或弱點。

柯隆斯汀冷靜的頭腦中，便是依此歸類的方式來研究桌子對面這女人的。他衡量這女人不下一百次了，但如今他們將共同展開爲期數星期之久的工作，因此重溫記憶中的人類要素是頗爲必要的，免得在他們的合作關係之中帶來突發性的大驚爆。

想當然爾，羅莎·克雷卜的求生意志是非常堅強的，否則她也不會成爲蘇聯政府中最有權力，當然也是最可怕的女人之一了。柯隆斯汀猶然記得她的崛起始自於西班牙內戰。接著，由於具有POUM組織內雙面間諜的身分——也就是說，一方面替莫斯科的OGPU工作，一方面又爲西班牙的共黨情報組織效力——他成爲了她的上司，著名的安德里斯·寧的左右手；據說，還是某一類

型的情婦。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她和他並肩工作。後來，他在莫斯科的號令之下被謀殺了——據說，她正是殺手。不管傳聞是真是假，打從那時候起，她的工作進度就慢了下來，但在權勢的雲梯上，她扶搖直上。歷經了數次政爭、戰事，她依舊屹立不搖，安然無恙。因爲她毫無忠貞不貳的信念，也不加入各種派系，所以在屢次的清黨之後，她還是存活了。直到一九五三年，由於貝瑞亞的死，極少數在權力頂端的人還能用血跡斑駁的雙手抓住了踏腳石。而她成了『死莫許』謀殺組第二隊的隊長。

柯隆斯汀心想：她的成功大部份來自於她另一個次要的本能，就是性的本能。柯隆斯汀非常確定羅莎·克雷卜在性慾的歸類上，屬於稀有品種，她是個中性人。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都太確切了，不容懷疑。她可能很喜歡諸如此類的生理行爲，對藉以達成目的的工具卻不在乎。而她的心理和生理的中性傾向在頃刻之間會使她擺脫許許多多人類的情緒，感情和慾念造成的負擔，也是她冷淡性情的本質。與生俱來的中性傾向，是一件再好也沒有的事了。

在她身上，動物群居的本能也消滅了。她對於權勢的強烈需求，使她應該成爲一隻野狼，而不是一隻馴服的小綿羊。她是個獨來獨往的執行者，但她絕不孤獨，因爲伴侶的溫暖對她而言是不需要的。而且，柯隆斯汀心想：她在氣質上是冷淡的——鎮靜自如，能夠忍受痛苦，看起來有些遲鈍。這拖沓慵懶的習性就是她揮之不去的惡行了。早晨的時候，她一定很不容易離開她暖洋洋的髒被窩。她個人的習慣一定是懶散不潔，甚至邋遢的。柯隆斯汀又想：若是深入觀察她生活中隱私的

部份——也就是當她脫下制服，輕鬆休閒的時候——必定令人深感不快。想到這兒，他扯了扯嘴角，撂開了她想當然耳狡猾而剛強的個性，迅速將思潮轉移到她的外表方面。

據他的估計，羅莎·克雷卜已屆坐四望五之年了。根據西班牙內戰的年代為指標，這個估計應是正確的。她個子矮小粗短，約莫五呎四吋左右。肥肥的手臂，短短的脖子，還有被那對於女人而言顯得太厚的卡其長襪包裹著的粗腿，這一切就女性的角度而觀之，毋寧過於健壯了。柯隆斯汀在想：天知道她的胸部長得什麼樣子？不過看那鼓在制服裡，癱在桌面上的形狀，宛如一個包裝極差的沙袋。配上她整個身材來看，加上她那梨形的臀部，只能說像極了一個大提琴。

柯隆斯汀靠著椅背，頭部朝一邊揚起，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一些貴婦，臉孔必和羅莎·克雷卜相像無疑。越近尾端便顯得越稀疏的黃色頭髮，全部挽到腦後成為一個緊巴巴又髒兮兮的髮髻。一對亮晶晶的棕黃色眼珠，透過邊緣銳利的方框鏡片，冷冷地瞪著G上將。楔形的鼻頭上，厚厚地撲了粉，仍難扼其粗大的毛細孔。有如一個濕淋淋的捕獸夾般的嘴巴，不停地開閤著，好像下巴底下裝有操控的鐵絲似的。那些法國女人，當她們坐在那兒一面編織，一面聊天，而斷頭台的大刀鏗然一聲落在她們頸子上的時候，她們的眼眶下、兩邊嘴角，和下顎的下方，那些有如厚雞皮般打了細摺的蒼白皮膚，同樣有如農夫般的大耳朵，還有同樣握得緊緊的指甲深深陷進肌肉中的雙拳，看來好像南非土人的一種叫做圓頭棒的武器。如今，這蘇聯婆娘正把這樣的兩個拳頭硬生生地壓在鋪了紅色天鵝絨的桌面上，分置於她大胸脯的兩側。柯隆斯汀可以斷言，不管是那些法國女

人，或這蘇聯婆娘，她們臉上的表情必然如出一轍，同樣是冷酷、殘忍和帶著一股蠻勁的。不錯，他必須容許他自己使用一個最能表達感情的辭彙：『死莫許』的恐怖婆娘。

『上校同志，謝謝妳。妳的檢討極有價值。現在，柯隆斯汀同志，你有沒有別的話要說？請你長話短說，現在兩點鐘了，我們大家明天都還有得忙的。』因為工作壓力大，又缺乏睡眠，G上將的眼睛佈滿了血絲。他的眼光穿越桌面，直逼那高高凸起的前額下兩泓深不可測的棕色潭水。其實並不需要告訴這傢伙長話短說。柯隆斯汀從來沒有太多的話要說。只是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勝於其他任何一個幕僚的長篇大論。

柯隆斯汀早就胸有成竹了，否則他不會允許自己把注意力長久地停駐於那個女人的身上。

他緩緩地把頭部向上仰起，瞪著空蕩蕩的天花板。他的語調煞是柔和，都含有無比的威嚴，令人不得不特別留神。

『將軍同志，有一個法國人，就某些方面來說可謂你的前輩，他的名字叫做佛區。他認為除非同時使一個人的名節毀滅殆盡，否則殺害他也沒有什麼好處。當然，要殺死這個名叫龐德的人非常容易，隨便找一個保加利亞殺手，在正確的指導下，付給他一些酬勞，事情就成功了。而至於這行動的第二部份，摧毀這人的人格，是比較重要，也比較困難的。到目前這階段，我只知道這行動的範圍必須遠離英國，而且要找一個國家，我們對它的報紙和無線電台都有影響力的。如果你要問我那人怎麼會去到這樣的國家？我只能說只要誘餌夠重要，而且捕捉誘餌的機會只單獨開放給他一

人，那麼不論他身在何處，都會立刻奉派前往捉拿。爲了避免這看來就是一個陷阱，我會考慮讓這做爲誘餌的對象增加一點不尋常的怪癖。他們將把這特異的事件視爲挑戰。我之所以這麼想，一部份的原因是看穿了他們的心裡，必會派遣這個重要的人物來追逐誘餌。』

柯隆斯汀住了嘴，把頭低下，使視線剛好從G上將的肩膀上面看過去。

『我將著手設計這樣的一個陷阱，』他用冷淡的口氣說：『目前，我只能夠說，要是誘餌成功地吸引了它的捕獵者，那麼我們接下來似乎必須找一個美語說得十分流暢的殺手了。』

柯隆斯汀的眼光移向他面前的紅色天鵝絨布桌面上。他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話，彷彿這才是解決這道難題的關鍵：『我們還需要一個可以信賴，又長得漂亮無比的女孩子。』

8 美麗的誘惑

六月裡一個平靜的傍晚。國家安全士官塔迪雅娜·羅曼諾娃坐在她一個房間的窗口旁向外眺望。夕陽第一線粉紅色的餘暉映射在窗户上。對街遠處一座教堂有如洋蔥般的屋項給火炬似的紅光照耀著。莫斯科户户人家的屋頂牽成了鋸齒狀的地平線，也被通紅的火炬照亮了。面對一幅如此的窗景，她心想此生從未有這麼快樂過。

她的快樂並不浪漫，和銷魂蝕骨的男女戀情毫不相干，而是一種基於安全，能夠用信任去期待未來的寧靜、穩定的感覺。一些近在手邊的事物——當天下午，她博得了丹尼全教授的讚美；電爐上燉煮著美好晚餐的香氣；由收音機裡傳送出來的莫斯科國家管絃樂團所演奏的波瑞斯·高德諾夫的序曲，是她最喜歡的音樂——在在使得她的快樂情緒更加昂揚。尤有甚者，漫長的嚴冬和短促的春天都已成了過去，六月來了，這是最美麗的部份。

在這棟巨大的現代公寓建築中，這房間只不過是個小而又小的方盒子，國家安全部門女子營房的一部份。整個營房是利用囚犯的勞力造成的，完成於一九三九年。這一棟相當好的八樓建築物，包括了兩千個房間，有些和她的房間一樣位於第三樓。三樓上什麼都沒有；只是區隔爲一個一個的

方盒子，有一部電話、冷熱水設備，單盞電燈和共用的中央衛浴室。上面的兩個樓層，則由兩個房間或三個房間的套房所組成。這些套房是供軍階較高的女軍官所使用的。依階級劃分使用樓層的規定甚嚴，所以羅曼諾娃士官必須循序由上士升至少尉、上尉、少校，以至於中校，這時候她才能進入第八層校官們專屬的天堂。

然而天知道她如今已夠滿足了。一千兩百盧布的月薪（換到任何另外的部門去服務的話，待遇足足少了百分之卅），一間獨自使用的房間；從這棟大樓底層的『對內營業商店』所買來的廉價食物和衣服，每個月至少兩次公家配給觀賞芭蕾舞和歌劇的票券；一年整整兩星期支薪的假日。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是一份在莫斯科有著美好遠景的穩定工作——而不是在那些偏僻荒涼的小鎮上，月復一月的，永遠沒有新鮮的事情。只要有一個新電影上演了，或是巡迴馬戲團來表演了，那就是足以使一個人夜裡不想睡覺的大事了。

當然了，待在格別烏，你必須付出代價。穿上這一套制服，就把你和世人隔離了。這一套服裝並不適合大多數女孩子的本性。當你躋身格別烏的社會，成爲其中男男女女的一員時，人們便感到恐懼。時間到了，你爲了留在這個單位裡，必須和當中的一個結婚。他們工作得死去活來——一個星期五天半，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工作時間當中，只有四十分鐘到福利餐廳去吃中餐的休息。不過午餐倒是相當好，不愧爲一頓美食。如此一來，你的晚餐花費便可以節省一點下來，存著預備將來一旦西伯利亞的狐皮外套磨壞了，就去買件貂皮外套來取代。

想到了晚餐，羅曼諾娃士官從窗邊的椅子上起身去查看那鍋有著幾片肉和一些蘑菇粉的濃湯，那就是她的晚餐了。湯差不多煮好了，發出美味的香氣。她切斷了電源，讓湯鍋就著餘溫慢慢地煨煮，自己一方面從事清潔和梳理，正如同多年以前她所受的教導，是每次吃飯前的例行工作。

一面擦乾雙手，她一面從洗手台上方大大的橢圓形鏡子裡細看自己。

早年她的男朋友之一曾經說她長得很像年輕時候的葛麗泰·嘉寶。真是無稽之談！不過，今天晚上她看來真的滿不錯的。有如深棕色絲緞的髮絲從高高的額頭向後梳攏，再密密地垂下，差不多和兩肩相齊，末梢處微微上捲（嘉寶曾經梳過這種髮型，羅曼諾娃士官承認自己刻意地摹仿）。細緻、柔軟而蒼白的皮膚，左顴骨的部位泛出象牙色的薄暈；兩道天生的劍眉下方，深藍色的雙瞳間距很寬（她一次閉上一隻眼睛用心地看。不錯，她的睫毛真夠長的！）。接下來便是傲然挺立的鼻子和嘴巴。嘴形長得怎樣呢？會顯得太大嗎？當她微笑的時候，看來一定大得恐怖。她朝鏡中的自己嫣然一笑。是的，太大了；不過嘉寶也是這樣子的。至少她的雙唇豐潤，弧線優美，嘴角隱含著笑意，沒有人敢說這是一張冷酷無情的嘴！還有她鵝蛋形的臉龐，會太長嗎？下顎的角度太銳利嗎？她將頭稍微偏轉，觀察自己的側影。而她濃密的秀髮也給甩到前面來，遮住了她的右眼，以至於她必須將頭髮往後梳。嗯，下巴是尖了點，不過至少看來還不至於苛刻。她又正面轉向鏡子，拿起一把髮刷，開始梳理長而密的髮絲。葛麗泰·嘉寶！她長得至少還不錯，否則不會有許多男人拿她和一個出名的影星相提並論。更別提那些常常到她跟前來向她討教美顏秘訣的女孩子了！她朝鏡

中的自己扮了個鬼臉，便去吃晚餐了。

說良心話，塔迪雅娜．羅曼諾娃士官真的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撇開她的臉蛋不談，她高䠷、健美的身段，舉手投足之間，是那麼樣地好看！她曾在列寧格勒的芭蕾舞學校受過一年的調教，後來只因她的身高超過了指定的五呎六吋的上限，多出了一吋而已，便只好放棄將舞蹈做爲終身職業的夢想。學校教導她行止之間美好的儀態。而她看起來健康狀況非常良好，這就得歸功於她對溜冰運動的熱情了。整整一年之間，她不間斷地在『戴那摩室內溜冰場』裡練習，這已使得她在『戴那摩第一女子溜冰隊』裡，贏得了一席之地。她的臂膀和胸部無懈可擊。一個完美主義者可能不會恭維她的臀部。她在這部位的肌肉因爲運功的緣故而堅實無比，以至於喪失了女性下降的柔情臀波，現在它所呈現的是後圓側平的樣貌，像男人的臀部。

羅曼諾娃士官受人愛慕的範圍，遠遠超過了格別烏中央索引室英語翻譯部門的領域。每個人都一致認爲很快就會有一個高階軍官碰見她之後，驚爲天人，用蠻橫的手腕強行將她拉出保守的生活，把她視爲自己的禁臠。或者若真有需要的話，她也可能成爲對方的老婆。

她將濃湯倒進一個小磁碗裡。磁碗上畫了一些狼在追逐奔馳中的雪橇。她又撕了些黑麵包丟進碗裡，捧著碗後坐回窗邊椅子上，拿一柄精美的小匙子慢條斯理地吃著她的晚餐。說起這隻小匙子，還是沒有幾個星期之前，她在莫斯科大飯店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時，從飯店裡摸來的。

吃完晚餐，清理完畢後，她再坐回原先的位置，點燃了當天的第一根香煙（在蘇聯，當眾吸煙

的女孩子是不被尊重的，除了在飯店裡。如果在工作之中吸煙，她立刻會被炒魷魚），很不耐煩地聽著一個來自於土庫曼的管絃樂團有如無病呻吟般的演奏。這種可怕的東方雜碎音樂，經常被他們用來取悅那些偏遠地帶的蠻邦的富農！他們爲什麼不播放一些新鮮的曲子？像是現代爵士樂啦，或者古典音樂啦，這種雜碎音樂令人不忍卒聽，更糟糕的是，它早就老掉牙了！

電話鈴大刺刺地響了。她走過去關掉收音機，拿起話筒。

『是羅曼諾娃士官嗎？』

電話那頭傳來了她親愛的丹尼金教授的聲音。上班時間以外，他通常稱呼她塔迪雅娜，甚至更親暱一點叫她塔妮雅。現在這麼叫她，是什麼意思？

她瞪大了眼睛，緊張起來。『是的，教授同志。』

對方的聲音顯得奇怪而冷酷。『十五分鐘以後，也就是八點卅分，謀殺組第二隊的隊長克雷卜上校要在她的房間，也就是一八七五號的房間裡見妳。妳直接到八樓去找她，聽清楚了嗎？』

『但是，同志，爲什麼？這是……這是……？』

她心愛的教授用怪異而壓抑的聲音打斷了她的問題。

『羅曼諾娃士官，我說完了。』

女孩將聽筒拿到距離臉部較遠的地方，狂亂的眼神直逼著黑色聽筒圓形的耳機部位，好像是看看自己是否能夠從其中看出其他的交代。『喂！喂！』話筒寂然，只朝她張大了嘴。她發現自己因

爲抓得太用力，她的手和小臂都痛起來了。她緩緩向前彎下身子，掛好了電話。

她呆呆地站了一會兒，眼神空茫地瞪著那黑色的機械。她應該再打個電話把他喚回嗎？不成，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他必須這麼說，因爲他和她都知道：不管是從這棟大樓裡打出去，或打進來的電話，都受到監聽，或者被錄了音，這也就是爲什麼他不能多費唇舌的原因。這屬於國家業務。得了一個類似的訊息。你得儘可能地用最少的語言，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清掉，然後脫個乾淨身。你必須把最糟糕的一張牌脫手，將黑桃皇后傳到別人手裡，這以後，你才又恢復了清白。

女孩咬著自己的指關節，眼睛瞪著電話。他們找她幹什麼呢？她做錯了什麼事？她迅即回首過去的日子裡，幾個月之內，幾年之內的一切，難道她在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才被他們發現不久嗎？難道她曾經發表過攻擊政府的言論，或者開過些批評政府的玩笑，被人報告了上去嗎？何時呢？如果她真的曾經惡意攻訐過政府，此時她應該受到良知的責斥，或者產生害怕的感覺了。但她的心裡是清白無瑕的。真是這樣嗎？忽然，她想起來了。是不是和她偷湯匙的事情有關呢？這是政府的財產啊！這時她應該把湯匙丟到窗子外去，扔得遠遠的。但她不必，不會是這種事情的。這太瑣碎了。她認命地聳了聳肩，垂下兩手，站起身來走向衣櫥，打算取出她最好的一套制服。恐懼和疑惑使得淚水模糊了她的眼，好像一個孩子似的。絕不會是她所想到的事情。『死莫許』不可能爲了這種事情來召喚一個人的。所以，這必定是更糟、更糟的事。

她透過盈盈淚眼瞄了一下她的廉價手錶。只剩下七分鐘了。另一種新成的恐懼感擄獲了她。她

用手臂把兩眼一抹，扯下了她接受檢閱的制服。不管是什麼事情，遲到的嚴重性遠遠超乎其上。他七手八腳地扯開了白色棉質襯衫的鈕釦。

她穿好衣服，洗了臉，又梳好了頭髮。這當兒，她的心思不斷在往神秘不可測的邪門方向進行著。就好像是一個好奇的孩子，拿了根小木棍去刺探一個蛇穴一樣。不管她打從什麼角度去探察那洞穴，都會傳來憤怒的蛇嘶。

撇開她的罪惡感不談，和『死莫許』的任何一個觸角接觸，那種感覺是無以名狀的。這個組織的名聲是人人敬而遠之的。『死莫許』——意味著『間諜之死』。它是一個曖昧的字眼；一個來自於黃泉的名字；是死亡低聲的呼喚；是一個即使在辦公室裡和朋友們講悄悄話的時候，都絕對不會去觸動的名字。最糟糕的是，在這恐怖的組織裡，專事酷刑逼供、置人於死地的謀殺組，更是恐怖的淵藪。

而謀殺組第二隊的隊長，叫做羅莎·克雷卜的女人，許多關於她的事，經由口耳相傳，一切令人不可置信，諸如此類的事，甚至進入了塔迪雅娜的惡夢之中，而到了白天，她又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了。但現在，她再度返回惡夢的困境裡。

據說，羅莎·克雷卜不在場的時候，便無所謂的嚴刑拷打。她的辦公室裡有件血跡斑斑的工作服和一張露營用的矮凳。又據說當她穿著這件血跡斑斑的工作服，手執矮凳，游走於地下室的走道之間時，連所有『死莫許』的工作人員都埋首卷宗，噤若寒蟬，直到聽說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裡，

大家才如釋重負。

他們之間是如此耳語相傳的：她會拿起那張矮腳凳，湊近被吊掛在調查台上方邊緣的或男或女的臉孔。然後她便站到凳子上去，細看犯人的臉，口中冷靜地吐出：『第一號』或『第十號』或『第二十五號』。其他那些偵訊的人員知道她的意思，便開始動手了。接著，她就從距離僅僅數吋的地方，仔細盯著那面孔上的雙眼，恣意地吸入那聲聲尖叫，好像在聞香水似的。隨著那些眼睛的變化，她又冷靜地更改酷刑的項目：『現在，換成第三十六號，』或者說：『現在，換成第六十四號，』於是其他偵訊人員就做了些別的事情。等到犯人眼裡的勇氣和抗拒消失殆盡，開始顯得可憐兮兮而軟弱的樣子的時候，她便用柔和的語氣加以哄騙。『我的小鴿子啊！對我明說吧！我美麗的小鴿子，只要你一開口，他們就會罷手的。我的孩子，這樣會弄痛你的，啊！痛得不得了啊！一個人怎能禁得起疼痛呢？總希望停止這樣的折磨吧？你也想靜靜躺下來，永遠不再碰到同樣的事情吧？你的媽媽就在這兒，在你的身邊，等著讓你減輕痛苦。她有一張柔軟舒服的床鋪，已經爲你準備好了，讓你忘卻、忘卻、忘卻一切的不快。說話吧！』她會用輕柔慈愛的耳語不斷地重複這些話。『只要你肯說出來，你便擁有平安，不再有痛苦了。』如果對方仍是抗拒的眼神，她的哄騙便又開始了。『我的小可愛，你真傻！噢，太傻了！這種痛苦不算什麼，不值得一提！你不相信我嗎？我的小鴿子？那好吧！你的媽媽必須小試身手了，只是小小地施展一下噢！來，八十七號伺候。』當那些偵訊員聽見之後，就變換了工具和手段；她則蹲在一旁，觀察著生命力漸漸地在那對

眼中枯竭，直到她必須大聲對著那人的耳朵嘶吼，否則她的話語絕對傳達不到那人的腦中。不過，他們是這樣說的，很少有人具有那種意志，能夠在『死莫許』的痛苦之路上堅持到最後，一旦那甜言蜜語許下了平安的承諾，幾乎絕對注定她贏了。因爲羅莎·克雷卜不曉得怎會從一個成人的眼裡看出來對方何時瀕臨崩潰，成爲一個哭著要找媽媽的小孩。她適時提供了母親的形象，並融化了一個男人最堅強的靈魂。

然後，在摧毀了另一個嫌疑犯之餘，羅莎·克雷卜便帶著她的凳子，脫去了她沾有新血漬的工作服，穿過走道，返回她的工作崗位。大家相傳著一切已經結束，地下室的正規活動於焉重新開始。

被自己的想法嚇得全身發僵的塔迪雅娜又瞄了一次手錶。只剩四分鐘了。她雙手從上到下把制服順了順，再朝鏡子裡望了望慘白的臉龐。轉了個身子，她向這間溫馨而熟悉的小房間告別。她能夠再看見它嗎？

她直接走過長廊，按了電梯的按鈕。

電梯來了，她挺起雙肩，抬高下巴，走了進去，好像走上了斷頭台。

『八樓，』她對那操作電梯的女孩子說。她面對著電梯門口的方向，內心重複著一個打從兒時便不曾再使用過的字彙：『上帝──上帝──上帝──。』

9 愛情的奴工

站在那扇漆成奶油色、匿名的房門外，塔迪雅娜已經嗅到了屋裡的氣味。當那硬生生的聲音喚她進入，她推開房門的時候，她注視到有個女人坐在房中一盞電燈下圓形的桌子後面。這時，她整個心中都充塞著同樣的氣味。

這好像是燠熱的傍晚中，地下鐵的味道——廉價的氣息中，混合著動物的體臭。在蘇聯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不是洗了澡，經常渾身被這種氣味熏透了——不過大多數是在他們還沒洗澡的時候。然而，像塔迪雅娜這樣健康、乾淨的女孩子，除非是雨或雪太大了，否則她們總是從辦公室步行回家的。這麼做的緣故是爲避免沾惹了火車或地下鐵中的臭氣。

而今，塔迪雅娜被這臭氣團團圍住了。她的鼻孔因爲嫌惡之故而歪扭著。

她對這竟能在這種氣味的包圍中而生活的人深感嫌惡與不屑，因此她俯視著那對透過方玻璃框框而瞪著她瞧的泛黃眼眸。她什麼也看不出來。那是一對只管接收，不管放送的眼睛。它們緩緩地在她周身移動著，好像照相機的鏡頭把她攝製下來。

克雷卜上校開腔了：

『士官同志，妳是個長得很好看的女孩子。走到房間那頭去，再走回來。』

講這些甜言蜜語做什麼？對這女人聲名狼藉的私德產生了一種新的恐懼，但塔迪雅娜也只有照著她的吩咐做了。

『脫下外套，放在椅子上。把妳的雙手高舉過頭部。舉高一點兒。現在，把身體前彎，碰觸腳趾頭。還原，站直了。很好，坐下。』這女人的口吻像極了一個醫生。她用手勢比劃著桌子對面的一張椅子。她那刺探性的逼人目光縮回去了，退到桌上的檔案資料上。

塔迪雅娜心想：一定是我的檔案。能夠看見這指使你一生的實際工具，多麼有趣啊！真是太厚了，大約有兩吋的厚度。裡面都紀錄著一些什麼資料呢？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投向對面打開的一頁。

克雷卜上校翻過了最後幾頁，把封面合上了。橘色的外殼上，有一條三角形的斜紋。這些顏色的意義何在？

那女人抬起頭來。塔迪雅娜故做無畏之狀，迎向她的目光。

『羅曼諾娃士官同志，』這是一個發自高級軍官，帶有權威性的聲音。『我知道妳的工作狀況很好，妳的紀錄是一流的，不管在妳的本業或運動方面都一樣。政府對妳非常滿意。』

塔迪雅娜不相信自己所聽見的，她覺得要昏倒。她的臉龐唰一下地紅到了髮根，復又轉爲慘白。她伸出一隻手按住了桌沿。微弱的聲音結結巴巴地說：『上……上校同志，我……我……我很

感激。』

『由於妳這些優秀的表現，妳已被單獨指定去達成一項非常重要的使命。這是妳莫大的光榮，明白嗎？』

不管是怎麼一回事，總之已比她所猜測的事情好多了。『我確實明白了，上校同志。』

『這項使命負有極大的責任。它提供一個較高的軍階。士官同志，恭喜妳在完成這項任務之後，晉升爲國家安全局的少尉軍官。』

這是一個廿四歲的女孩子從沒聽過的話！塔迪雅娜感到大難臨頭。她好像一頭野獸，看見了深陷在肉類裡的捕獸夾，全身僵硬。『上校同意，多承抬愛。』她的聲音隱藏不住無比的憂慮。

羅莎·克雷卜上校不置可否地咕噥了一聲。她很清楚當這女孩接受傳喚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什麼。她親切接待的效應、聽到好消息時，因爲如釋重負所產生的震驚，以及再度捲至的種種忐忑心境，在在是那麼地明顯。這是一個漂亮天真、未經世故的女孩子，正是這次陰謀行動所需要的人才。現在她的心情一定大大放鬆了。『我親愛的，』她用圓滑的口吻說：『我真是太草率了。這樣的晉升應該用一杯酒來慶賀才對。妳千萬別認爲我們高級軍官很不懂得人性。我們一塊兒來喝杯酒，這倒是藉機打開一瓶法國香檳的理由。』

羅莎·克雷卜站起身來走到餐架那兒，她的小兵早就把她所要的東西拿出來了。

『當我在努力打開瓶塞的時候，嘗一塊巧克力吧！香檳酒的瓶塞永遠不是容易打開的。我們女

人真的需要一個男人幫我們應付這類的事情，不是嗎？』

她一面說著有聊沒聊的閒話，一面拿了一盒特製的巧克力放在塔迪雅娜的面前。她又轉身回到餐具架那邊。『這是瑞士巧克力，最高級的。圓形的裡面有柔軟的糖心，方形的是硬巧克力。』

塔迪雅娜喃喃道謝，她伸手撿了一個圓形的，這顆軟糖應該比較容易下嚥。她終於看見了面前的陷阱，感覺到網罟已掐在了她的喉頭，恐懼感的來襲，使她口乾舌燥。在這種表演性質的動作之後，一定藏著些很可怕的事情。她咬了一口巧克力，竟像口香糖似的塞在她嘴裡，吞不下去。天幸一杯香檳酒已被塞到她的掌握中了。

羅莎·克雷卜站在她跟前，快樂地舉起酒杯。『塔迪雅娜同志，我誠懇地祝福妳！乾杯！』

塔迪雅娜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她也舉起酒杯，略微頷首。『上校同志，乾杯！』她按照蘇聯人喝酒的習慣喝乾了杯中的酒，把酒杯放在自己面前。

羅莎·克雷卜又立刻將杯子斟滿了。有些酒液灑了出來。『同志，現在的這一杯是祝福妳的新單位。』她舉起酒杯，看見塔迪雅娜的反應，她甜蜜的笑容變成硬生生的。

『祝福「死莫許」！』

塔迪雅娜木然而立，舉起滿滿的酒杯。『祝福「死莫許」！』她很少說這句話，一下子被香檳酒嗆到了，不得不再喝兩口。喝完了酒，她重重地坐回椅子。

羅莎·克雷卜沒有給她時間多想。她在對面坐下，兩手平放在桌面上。『同志，現在來談我們

的事業了，』她的聲調又恢復了權威性。『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她的身子傾向前方。『同志，妳是否曾經希望住在國外？住到一個別的國家裡？』

香檳在塔迪雅娜的身上發揮了效果。或許還有更糟糕的事情會發生，乾脆快點兒來吧！

『不，同志，我在莫斯科覺得很快樂。』

『妳從來都沒有想過住在西方國家裡的情況嗎？——那些漂亮的衣服，爵士音樂，還有些現代化的事物？』

『沒有，同志。』她說的是真心話。她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那麼要是國家提出叫妳住到西方國家的要求呢？』

『我會遵從。』

『心甘情願嗎？』

塔迪雅娜聳了聳肩，稍微有些不耐煩。『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那女人停了一會兒。她的下一個問題之中潛藏了屬於女孩子的心計。

『同志，妳是處女嗎？』

噢，塔迪雅娜心想：我的天啊！『上校同志，不是。』

在燈光的照映下，濕潤的雙唇閃亮亮的。

『妳有過多少男人？』

塔迪雅娜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蘇聯的女孩子對於男女情事的態度是很保守的。在蘇聯，性觀念的發展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由克雷卜這女人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尤其對方以一個國家官員的身分，語調中又有著無比的權威性，是塔迪雅娜聞所未聞的，她只覺得令人做嘔。塔迪雅娜鼓起了勇氣，用抗議的眼光直視那對發黃的眼珠。『上校同志，提出這些涉及隱私的問題，請問有什麼目的？』

羅莎·克雷卜挺直了腰桿，她銳利的話鋒有如一條鞭子。『同志，妳要記住：妳不是發問的人。妳忘記自己在和誰說話了。回答我的問題。』

塔迪雅娜畏縮了。『上校同志，三個。』

『是什麼時候的事？當時妳幾歲？』冷厲的黃色眼珠直視桌子對面的女孩子被困住了的藍眸，發出咄咄逼人的氣勢。

塔迪雅娜快要哭出來了。『在學校的時候，那年我十七歲。後來是我廿二歲，在外語中心受訓的時候，最後是去年，我廿三歲的那年。是一個我溜冰時遇見的朋友。』

『同志，請把他們的名字寫下來。』羅莎·克雷卜拿出一枝鉛筆和一本簿子，推到她面前。

塔迪雅娜雙手遮住臉孔，痛哭失聲。『不，』她邊哭邊說：『不，我絕對不寫。不管妳對我怎麼樣，妳無權這麼做。』

『不要胡說，』克雷卜的聲音是從齒縫間擠出來的。『五分鐘之內，我可以從妳口中得悉他們

的名字，或是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情。同志，妳在和我玩一種危險的遊戲。我的耐心是有限的。』羅莎．克雷卜說到這兒住了嘴，她自知太粗魯了一點。『我們今天到這兒暫停好了。明天妳把這些人的名字給我，對他們不會有任何傷害的。我們將分別問他們一、兩個有關於妳的問題——單純技術性的問題，只是如此而已。現在，妳坐起來，擦乾眼淚。今後我們絕不容許任何諸如此類的愚行發生。』

羅莎．克雷卜站起身來，繞到桌子這邊，低頭看著塔迪雅娜。她的語調又變成圓滑而柔和了。『親愛的，別哭了，妳一定要信任我。妳的那些小秘密到了我這兒是安全的。來，喝一點兒香檳酒，把小小的不愉快拋到一邊去。我們一定要成爲好朋友，因爲我們並肩工作。我親愛的塔迪雅娜，妳要學著把我當做自己的母親一樣來信任我。來，把酒喝了吧！』

塔迪雅娜從外套的腰帶那兒抽出一條手帕，揾了揾眼睛，復又用顫抖的手拿起香檳酒杯，粉頸微低，輕啜著酒杯裡的汁液。

『我親愛的，喝下去。』

站在女孩跟前的羅莎．克雷卜，宛如兇惡的鴨媽媽，用嘎嘎作響的聲音鼓勵她。

塔迪雅娜順從地喝乾了杯裡的酒。他覺得很累，所有抗拒的意念也消失殆盡，她只希望儘快結束這次晤面，逃到別的地方去，倒頭睡下，只要能夠這樣，不管叫她做什麼她都願意。她心想：原來在審訊犯人時的情況就是如此，克雷卜用的正是如此的腔調。真的，這一招還滿管用的，她現在

溫馴了，她會合作了。

羅莎．克雷卜坐了下來。她戴上做母親的面具，用鑑賞的眼光看著塔迪雅娜。

『現在，親愛的，我只要再問妳一個親暱的小問題，就像女孩和女孩之間的經常交流的一樣。妳喜歡做愛嗎？做愛帶給妳樂趣嗎？樂趣多多嗎？』

塔迪雅娜再度用雙手掩面，她的聲音被悶住了似的，說：『是的，上校同志。這是很自然的，當一個人談戀愛的時候……』她說不下去了。她還能說什麼呢？這女人要的答案是什麼呢？

『親愛的，妳試想，如果妳並沒有戀愛，那麼，和男人做愛仍然有樂趣可言嗎？』

塔迪雅娜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她從面龐上移開雙手，低下頭來，髮絲從兩側垂下，像厚厚的帷幔。她正在設法想像，希望能幫得上忙，但她無法想像如此一種情境。她猜……『我想，上校同志，那就得看那男人是怎麼樣的了。』

『親愛的，這答案很合理，』羅莎．克雷卜打開一個抽屜，從裡面拿出一張照片，推到桌子這邊的女孩面前。『譬如說，這個男人怎麼樣？』

塔迪雅娜警覺地把照片拿起來，那模樣就像照片會著火似的。她機警地看著照片上那張英俊而冷酷的臉孔。她試著想像……。『上校同志，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他長得很好看。也許……如果他夠溫柔……』話還沒說完，她就急急地把照片推開了去。

『親愛的，不必還給我，妳留著吧！把它放在妳床邊，心裡時時想著這男人。不久以後，在妳

的新工作中，妳會知道更多關於這男人的事。現在，』方框眼鏡後面的一雙眼睛閃爍著。『妳想知道妳的新工作是什麼樣子的嗎？妳可是被我們從所有的蘇聯女孩中挑選出來擔當這個任務的。』

『是的，上校同志，我真的想知道。』那張盯牢了她的熱情臉孔，好像一隻獵狗。這時候的塔迪雅娜在對方的眼中，是柔馴無比的。

那濕潤而且看似橡膠的雙唇，在開閤之間吐出誘人的字句。『妳被挑中擔任的是一個簡單、愉快的職務。士官同志，這是一個戀愛的使命。我們可以這樣說——是要妳去談戀愛。就是這樣子，沒有別的了。只要妳和這男人墜入愛河。』

羅莎·克雷卜的嘴開禁了。這會讓傻乎乎的小姑娘有點事情可以想。

『但是，他是誰？我甚至不認識他。』

『他是個英國間諜。』

『我的天哪！』塔迪雅娜用一隻手摀住了嘴。越是在驚恐之中，她越不敢擅用上帝之名。她緊張莫名地坐著，用微帶醉意的大眼睛瞪著羅莎·克雷卜。

『是的，』羅莎·克雷卜對於她的言語所產生的效果感覺很滿意。『他是一個英國間諜，而且或許是他們之中最有名的一個。從現在開始，妳得愛上他，所以妳最好習慣這種想法。還有，同志，不要做出蠢事。我們一定要很認真。這是國家大事，而妳正是被挑選出來達到目標的工具。所以，求妳不要再胡言亂語了，現在要進入比較實際的細節。』羅莎·克雷卜稍事休息，復以銳利的

口吻說：『把妳的手從妳的蠢臉上拿開，不要像一頭受驚的母牛似的。坐直了身體，仔細地聽，不然還有更糟的事。明白了嗎？』

『明白了，上校同志。』塔迪雅娜宛若重回在安全軍官學校的時代，她很快地挺直了脊梁，把兩手放在膝蓋上。她的心情很亂，但這不是考慮個人問題的時候。她所受過的整個訓練告訴她：這是以國家爲前提的作業，她現在要爲國效忠。她不知怎麼的被挑選做爲這陰謀事件中的一份子了，既然身爲格別烏的一名軍官，她就必須把她的職責好好地完成。於是她用職業性的專注，仔仔細細地聽下去。

『此刻，』羅莎·克雷卜打起了官腔。『我長話短說。以後，妳會聽到更多。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妳必須爲這次行動接受嚴格的訓練，直到妳確實明白如何去處理每一次的偶發事件。妳將學習某些外國禮俗，並用漂亮的服飾把妳包裝起來。妳要在指導下學習一切誘惑男人的技巧。這以後，妳就會被送到外國去，去到歐洲的某一個地方。妳將在那兒遇見這男人。妳要誘惑他。在這件事情當中，妳不再愚昧地受到良心的譴責。妳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打從妳出世以來，國家便養活妳。現在妳的身體要爲國家工作了。明白了嗎？』

『明白了，上校同志。』這是無懈可擊的邏輯。

『妳將伴隨這男人回到英國。無疑地，妳會受到盤詰。在審問的過程中，妳會輕易過關的。英國人並不使用嚴苛的手段。妳只須盡妳所能做答，只要不危及國家就好。我們事先將提供妳一些我

們所喜歡聽到的答案。妳也有可能被遣送到加拿大，英國人時常把某一類的外國人犯人送到那個地方去。妳會被我們救出來，並回到莫斯科。』羅莎．克雷卜一邊說，一邊斜睨著塔迪雅娜。她好像可以全盤接受，沒有任何問題。『妳瞧，這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情。到此爲止，妳有沒有任何問題？』

『上校同志，這男人會遭遇什麼後果呢？』

『我們並不關心這問題。我們只是單純地利用他做爲妳引介到英國去的工具。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爲了提供錯誤的情報給英國。當然，同志，我們將很高興地得知妳對英國生活的各種印象。從一個像妳這樣子聰明、又受過高等訓練的女孩子口中得到的報告，對我們將具有極大的價值。』

『見笑了，上校同志！』塔迪雅娜覺得自己重要了起來。忽然間，這一切聽來是如此地令人興奮。但願她能順利達成任務。她當然會竭盡所能的。但是，如果她無法讓那英國間諜愛上她呢？她再度看了照片一眼，偏了偏頭。那是張很有魅力的臉孔。這女人所說的：『誘惑男人的技巧』，指的是什麼呢？也許學會了以後，將對她有所幫助吧？

羅莎．克雷卜很滿意地從桌邊站起來。『親愛的，我們現在可以放輕鬆點了。今天晚上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去清理一下，然後我們像朋友一樣地聊聊天。我離開一下子，妳把這些巧克力吃完，免得糟蹋了。』羅莎．克雷卜隨意做了個手勢，臉上帶著陶醉的表情，走到隔壁的房間裡去了。

塔迪雅娜坐回椅子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畢竟這件事不是太糟糕！令人大大放心了。再說，能夠被國家挑中，可謂殊榮！方才害怕成那個樣子，真是太傻了！當然啦！政府偉大的領導人們，不可能對一個無辜的，並且在檔案上沒有任何不清白的紀錄的公民隨便加害，何況，她工作又是如此地努力。忽然間，她內心對於國家之父充滿無限的感激，也很自傲終於得到一個回饋的機會了。即使這名叫克雷卜的女人都不是這麼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塔迪雅娜仍舊歡愉地沉浸在這種氛圍之中時，臥室的方門打開了。『克雷卜婆娘』就站在房門口。『親愛的，妳覺得怎麼樣？』克雷卜上校張開臃腫的雙臂，踮著腳尖轉了個身，像個服裝模特兒似的。她一臂外伸，一手扠腰，擺了一個姿勢。

塔迪雅娜目瞪口呆，又很快地把嘴巴閉起來。她在想應該要說些什麼話。

『死莫許』的克雷卜上校穿了一件橘色薄紗做成的半透明睡衣。方形低領的邊緣和荷葉形寬袖的腕部，都飾有同質料的扇形綴邊。由兩朵粉紅緞質玫瑰花合組而成的胸罩若隱若現。在這下面，她穿的是一條老式的粉紅色緞質燈籠褲，褲口的鬆緊帶束在兩膝之上。一個有著內窩的膝蓋從睡衣半開的褶縫那兒向前伸出，好像一個發黃的柳丁，她擺出來的倒是一副典型的模特兒站姿。腳下一雙粉紅緞子拖鞋，飾以鴕鳥羽毛做成的綵球。她已取下了眼鏡，原先脂粉不施的臉孔上，而今卻塗粉施朱，還抹了口紅。

她看來像是全世界最老、最醜的妓女。

塔迪雅娜結結巴巴地說：『真！真漂亮。』

『可不是！』這個婆娘用故做嬌脆的聲音說道。她走向房間一角的寬躺椅那兒，椅上鋪著俗麗的毯子。椅子後面靠牆的地方，幾只髒兮兮的淡色緞子椅墊散置其上。

羅莎．克雷卜嘰嘰咯咯地歡笑著，用一種畫中美女的姿勢往躺椅上一倒。她一臂高舉，打開了一盞有著粉紅燈罩的枱燈。枱燈的底座是一個假水晶做成的裸女像。她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親愛的，把上面那盞燈關了，開關在門邊。然後過來坐在我身邊。我們彼此要更熟悉一點。』

塔迪雅娜走到門邊，關了電燈。她毅然決然地用一手轉開了門鈕。打開房門以後，她冷靜地走出來，到了長廊上。突然間，她的神經爆炸了。砰然一聲關上了身後的房門之後，她兩手摀著耳朵，瘋狂地逃離長廊，不想聽那追索她的尖叫。其實，根本沒有傳出任何的聲音。

10 引爆

次日早晨。

克雷卜上校坐在她位於地下室中那間寬敞的辦公室裡，這兒就是她在『死莫許』發號施令的處所。其實這裡反而比較像是一個行動指揮部。有一面牆上整個張貼著西半球的地圖。對面牆上則是東半球的地圖。她的辦公桌後方，在左手觸手可及的範圍內，一架電傳打字機不時嗒嗒做響，把電碼室從這棟建築房頂上那些高高的無線電設備所接收到的訊號，複製成電碼譯文。克雷卜上校不時從打字機上扯下那長條的紙帶，仔細看著那些電碼譯文所代表的意思。她心想，這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要是真的有什麼重要的大事，她的電話鈴就會響起來了。『死莫許』派到世界各地的每一個間諜都接受這個辦公室的操縱，而操縱的方式可說是無比嚴苛寡情的。

那張緊繃的面孔顯得陰沉而憔悴。下眼皮如雞皮般的皮膚鬆泡泡的，眼白上則滿佈血絲。

她手邊三部電話其中的一部輕聲響起來了。拿起話筒以後，她說了一聲：『叫他進來。』

她轉向坐在靠著左面牆壁一張扶手椅上的柯隆斯汀。他的頭部剛好在地圖上非洲尾端的下方，正若有所思地用一個紙夾挖著牙齒。

『是葛倫斯基。』

柯隆斯汀慢慢地轉頭盯著房門。

血腥葛倫特走了進來，輕輕掩上身後的房門。他走到辦公桌前以非常服從，幾至於飢渴的眼光，凝視著司令官的眼眸。在柯隆斯汀的看法中，他不啻是一條等待著餵食的兇猛獵犬。

羅莎．克雷卜冷冷地打量他。『你的狀況是否已經夠好，可以開始工作了呢？』

『是的，上校同志。』

『讓我們檢查一下。脫掉你的衣服。』

血腥葛倫特絲毫不覺得意外。他脫下外套，環顧四周，看看是否有可以讓他放衣服的地方。然後，他把外套丟在地板上。接著，他似渾然不覺地脫掉他剩下的衣服，並踢掉了鞋子。那紅棕色的健碩軀體，和金色的毛髮，在這毫無生氣的辦公室裡，顯得十分亮眼。葛倫特氣定神閒地站著，兩手輕鬆地放在兩側，一膝向前微微彎曲，好像是一個爲美術課擺姿勢的模特兒。

羅莎．克雷卜站了起來，繞過辦公桌。她鉅細靡遺地研究著這個人體，刺刺這兒，探探那兒，活像個馬販。她走到男人身後，繼續恣意研究。在她回到葛倫特前面以前，柯隆斯汀注意到她從外套口袋裡摸了一樣東西出來，握在手上。只見眼前金屬的光澤一閃。

這女人繞了過來，和葛倫特發亮的腹部靠得很近。她的右臂背在身後，和他四目相接。

她冷不防地伸出右拳，以拳頭裡握著的一個青銅球，正對那男人的腹部擊出。

喔！

葛倫特驚訝又疼痛之餘，從鼻子裡哼了一聲。他兩膝稍稍曲了曲，然後又伸直了。剎那間，他因痛苦緊閉著眼睛，卻又立刻張開，冒火的眼睛亮閃閃地逼視著方形鏡片後面那一對冷冷的、一直在刺探他的黃眼珠。除了胸骨正下方的皮膚發紅了以外，葛倫特並沒有因爲吃了這會使一個正常人疼得在地下打滾的一拳而顯示出任何不舒服的現象。

羅莎．克雷卜陰森地微笑著。她將青銅球放回外套口袋裡，走到辦公桌後坐下了。她看著對面的柯隆斯汀，眼光中現傲意。『至少，他夠強壯的了，』她說。

柯隆斯汀哼了一聲。

裸身的男人咧了咧嘴，心頭竊喜。他抬起一隻手，揉了揉腹部。

羅莎．克雷卜若有所思地盯著他，最後開口說道：『葛倫斯基同志，有一樣工作讓你擔任。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任何你曾出過的任務都來得重要。它將替你贏得一枚獎章，』——葛倫特的眼睛發亮了，『因爲這目標既艱鉅又危險。你要到國外去，而且是一個人去。聽明白了嗎？』

『是的，上校同志，』葛倫特興奮莫名。這是一個高升的大機會。不知會得到怎樣的獎章？是列寧徽章嗎？他凝神細聽下去。

『目標人物是一個英國間諜。你喜歡殺掉一個英國間諜嗎？』

『上校同志，我真的太喜歡了，』葛倫特的熱情確乎是發自內心的。他最希望的事莫過於宰殺

一個英國人了。和這些雜種們，他的帳是算不完的。

『你將要花費好幾個星期接受訓練，並做好準備。在這次作業當中，你將僞裝成一個英國間諜。你的舉止和外表都很怪異，你至少要學會一些詐術，』她的語調有些不屑。『一些上等人的詐術。我們會把你交給此地一名英國人。他本是倫敦外交部的人，曾經是一個英國紳士，把你訓練到一個足以掩人耳目的英國間諜的程度，就是他的工作。他們僱用過形形色色的人，這應該不困難。還有，你將學習許多其他的事情。行動的時間設在八月底，但你的訓練立刻就要展開，有太多事情要做了。穿上衣服，去向助理軍官赴命。懂了嗎？』

『懂了，上校同志。』葛倫特知道不要再問下去了。他無視於那女人投向他的目光，草草穿好衣服，走向門口，一邊扣著外套的釦子。他轉過身來，說：『上校同志，謝謝妳。』

羅莎·克雷卜正在記錄這次接見的經過，她沒有回答，連頭都沒有抬起來。葛倫特走了出去，輕輕關上房門。

這女人丟下了筆，背靠椅子坐著。

『現在，柯隆斯汀同志，在整個機器進入運作之前，我們還有任何重點要討論嗎？我要先提出一點：總理已經同意了我們選擇的目標，並簽署了死亡令。我已將你計畫的種種佈線方式向G上將報告過了，他很贊成。謀殺行動的細節由我負責。統合行動和計畫的人員都挑選好了，正在待命。同志，你在這最後一刻是否還有任何靈感？』

柯隆斯汀眼望天花板，兩手指尖對著指尖。他才不在乎這女人，故作謙卑的腔調，兩邊太陽穴因爲集中意志的思考之故，噗噗跳動著。

『這名叫葛倫斯基的傢伙可靠嗎？把他送到國外去，放心嗎？他不會私逃嗎？』

『我們已試探他近乎十年。他曾經有很多逃走的機會，我們也曾經監視他是否有開溜的跡象，但從來沒有發現過可疑的蛛絲馬跡。這人好像一個上了毒癮的人。他絕不肯背棄蘇聯，就像吸毒者不肯放棄古柯鹼的來路一樣。他是我手下頂尖的殺手，沒有再比他更好的了。』

『還有那名叫羅曼諾娃的女孩。她令人滿意嗎？』

克雷卜不是很甘心地回答：『她長得相當漂亮，很合乎我們的要求。她並非處女了，但她很保守，性觀念尚未開放，必須接受指導。英文能力很強。我已經把工作概念和目標大致對她敘述了一番。她相當合作。如果她有些猶豫不決的意思的話，我已掌握了她某些親人——包括小孩子——的地址。我也將會得悉她前任幾個戀人的名字。在必要的情況下，我會對她詳加說明！在她的工作圓滿達成之前，這些人將做爲人質。她是個富於感情的人，光是這一點就夠了。我倒沒有想過她會惹出什麼麻煩來。』

『羅曼諾娃。這是一個前王朝的名字——用一個羅曼諾夫家的人來從事如此敏感的工作，顯得很奇怪。』

『她的祖父母和專制的帝王家庭關係疏遠。她本人對那些皇親國戚並不熟悉。反正，所有我們

的祖先也都是前王朝的人，這是任何人都沒辦法的事。』

『但我們的祖先並不姓羅曼諾夫，』柯隆斯汀冷冷說道。『反正，只要妳滿意就好。』他想了一會兒，又說：『還有這名叫龐德的傢伙。我們找到他的下落了嗎？』

『是的，格別烏在英國的情報網通報說他在倫敦。白天，他到他的情報總部去；晚上則回到倫敦西南的契爾斯區他的住所裡休息。』

『很好。希望他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都一直住在同樣的地方，那便意味著他沒有在從事什麼活動。當我們放出釣餌以後，他會追著這氣味而來。同時，』柯隆斯汀那對漆黑、思慮深沉的眼睛繼續盯牢了天花板上某一個定點，『我一直在研究國外一些中心地的合宜性。我已經決定把伊斯坦堡當做短兵相接的第一站。我們在那兒有一個很好的機構；而英國情報局在當地只有一個小小的情報站。情報站的主任據悉是一個好人。他將被殺掉。這個中心地的位置對我們很便利，它和保加利亞及黑海一帶的交通非常便捷，而它和倫敦距離相當遠。我正在策劃謀殺行動的細節，以及當他和那女孩搭上線了以後，如何把他弄到那兒去的方法。這地方不是在法國，就是一個非常靠近法國的地方。我們對於法國新聞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將編造這類故事的主體，其中包含頗具煽動性的緋聞，和間諜的活動。它並將留待葛倫斯基進入場景之後再做定論。這些是最瑣碎的部份了。我們必須挑選攝影師和其他的工作人員，悄悄把他們運送到伊斯坦堡。我們在那兒的機關一定不可以有閒雜之人，不可以進行不尋常的活動。我們將警告所有的單位，和土耳其之間進行的無線通訊，在事

發之前，和事發的當兒，必須保持絕對正常，可不能讓美國攔截到不正常的訊號。電碼部門已經同意我們以如此的方式處理境外個案，沒有安全的顧慮。而我們要用到的特殊偵測機器，將由特殊裝置部門負責準備。』

柯隆斯汀說完了，他的視線緩緩由天花板往下移，若有所思地站了起來。他注視著他對面那女人毫不放鬆的眼神。

『同志，此刻我想不起別的事情了，』他說：『許多細節將在逐日浮現之後才能做處理的。不過，我想行動可以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展開。』

『同志，我贊成，現在就可以著手進行了。我將印發行動須知，』那具有無上權威的聲音聽起來十分粗氣。『我很感謝你的合作。』

柯隆斯汀的頭部低下了一吋，表示知道了她的謝意。他轉過身子，輕輕地離開了房間。

在一片寂靜之中，電動打字機先是發出了警告的『嗶』聲，然後才開始發出屬於這部機器的嗒嗒聲。坐在椅子上的羅莎·克雷卜微微地動了一下，伸手拿起其中一部電話機的聽筒。她撥了一個號碼。

『任務執行室。』對方傳來的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羅莎·克雷卜淡黃色的眼睛，把視線投向對面牆上的地圖粉紅色的部份，那正是英國。她兩眼炯炯發光，濕潤的雙唇打開了。

『我是克雷卜上校，對付那個名叫龐德的英國間諜的計畫，一切行動從現在開始。』

第二部

捕殺行動

低調的生活

誘人的點心

飛向伊斯坦堡

達柯・克里姆

一個間諜的故事

鼠穴

情敵相殘

石破天驚

夢露的香唇

黑絲絨蝴蝶結

東方快車號

離開土耳其

離開希臘

遠離危機

溫莎結領帶

甕中之鱉

血肉戰場

真相大白

11 低調的生活

低調生活的臂膀圍繞著龐德的脖子，正慢慢地讓他窒息而死。他是一個爲戰鬥而生的男人。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沒有戰鬥了，他的精力正逐漸減退。

在他所從事的獨特事業中，平靜已持續了將近一年。平靜的生活快要扼殺了他。

八月十二日，星期四，早上七點半。睡在他位在國王大道盡處篠懸木廣場的公寓中的龐德醒過來了。他真厭恨這種煩悶欲死的感覺，不知要如何面對接踵而至的一天？就像至少在一種宗教中是如此認爲的：懶惰是萬惡之首。那麼，煩悶，尤其是起床時刻無以名狀的煩悶，顯然是將龐德定罪的唯一惡行了。

龐德伸手按了兩次鈴，這是通告他最倚重的蘇格蘭管家梅太太說他想吃早餐了。接著他一把扯開蓋在他裸體上的單人被單，兩腳踩在地板上。

處理煩悶的方式只有一種，一腳把自己踢出來。龐德兩手觸地，慢慢做了二十次的伏地挺身。每一次撐起身體之後，他都維持這姿勢不變良久，這樣他的肌肉才沒有休息的餘地。當他的兩臂再也無法忍受痠疼的時候，他便翻了個身平躺著，兩手置於身側，腿部打直高舉，直到腹部的肌肉發

出了抗議。他站起身來，把手指觸及腳趾的動作做了二十次，再做了些仰臥起坐，配合深呼吸的運動，直到他頭暈了才停下來。他氣喘吁吁地走進鋪著白色大呎吋磁磚的浴室，站在玻璃門隔間裡，先用非常燙的水，再用冷得令人牙齒打戰的冷水交替淋身，達五分鐘之久。

最後，鬍子刮乾淨了。他穿上一件深色無袖的棉布上衣，一件海藍色的熱帶絨綠褲，光腳踩進兩隻黑色的皮涼鞋中，從浴室走向有著一長排落地窗的起居室。目前，大汗淋漓之餘，他相當滿意，至少煩悶暫時離開了他的軀體。

髮色灰白、長相齊整的梅太太，是位年歲已高的蘇格蘭婦人。她端著托盤進來，把托盤連同時報放在凸窗前的桌子上。『時報』是龐德所看過的唯一一種報紙。

龐德向她道了早安後，便坐上來進餐。

『早安。閣。』（對於龐德而言，梅太太令人中意的特質之一便是她從不稱呼任何男人爲『閣下』——除了英國歷代的國王和溫斯頓．邱吉爾以外。多年以前，龐德曾爲了這件事而取笑她。而她爲了對龐德表示格外的尊重，偶爾會用一個輕輕的『閣』來稱呼他。）

在龐德把報紙摺到中間新聞版的當兒，她侍立桌邊。

『昨天晚上那年輕人又爲了電視機的事情來了。』

『是怎樣的人？』龐德逐條閱讀新聞標題。

『一個年輕人經常到這兒來。打從六月開始，他總共來了六次，煩死人了。他第一次上門的時

候，我就對他說他這樣是不對的。你總以爲他該放棄了推銷一架電視機給我們的念頭了。如果你願意的話，倒是可以考慮購買一架新電視。』

『這種推銷員總是喜歡胡攪蠻纏的。』龐德放下報紙，拿起咖啡壺。

『昨天晚上，我義正辭嚴地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該在人家用餐的時候來打擾。我還問他有沒有任何證件，可以證明他的身分。』

『希望這可以給他一個警惕了，』龐德把黑咖啡倒在大杯子裡，滿到了杯子的邊緣。

『一點兒也沒有。他把聯合電工技師會的證件亮給我看，還說他有權謀生。這是共產黨的組織之一，是不是？閣？』

『沒錯，』龐德口中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心思卻銳利無比。『他們』有可能在監視他嗎？他輕啜一口咖啡，放下了杯子。『梅太太，這人到底說了些什麼？』龐德盡量不使聲調顯得異樣，卻抬起眼睛望著她。

『他說他是在工作餘暇販賣電視機以賺取外快的。又問我們確定不想買一架嗎？他還說在這廣場一帶，我們是唯一沒有向他買電視的人家了。我敢說他一定是看見我們房頂上沒有天線之類的東西。他還時常問到你在不在家，這樣他就可以和你談一談。這傢伙也真絕了！我很奇怪他竟然沒有想到趁你回來或出門的時候把你逮個正著。他一再問我說是不是在等你回家。當然，我沒有把你的任何動向告訴他。這人要不是這麼煩的話，倒還是個滿莊重，說話也很斯文的人。』

龐德心想：大有可能。有很多可以打探出主人在家或不在家的方法。諸如看看僕人的表現和反應——往開著的門那兒瞄一眼。『你是在浪費時間，因爲他已經走了。』如果他的居所空出來了，顯然對方就知道了。要不要把這件事向安全單位報告呢？龐德大剌剌地聳了聳肩。幹嘛？或許根本什麼事也沒有。他們怎麼會對他發生興趣呢？再說，這其中若是有何蹊蹺，主管安全事物的單位早就會要他遷居別處了。

『希望妳這一次真的把他轟出去了，』龐德抬頭朝梅太太笑了笑。『妳該是最後一個聽到他消息的人。』

『是的，閣，』梅太太不太肯定地回答。不管怎麼說，她已盡到了責任，不管是看到誰在附近『逗留』，都要向他報告。她嘟嘟囔囔地踩著小碎步跑開了，她身上那襲老式的黑色制服，是她堅持在燠熱的八月裡都不肯脫下身的。

龐德繼續吃他的早餐。通常說來，類似如此風中的小草，會一直搔得他心裡癢癢的，不得安寧；同時，就其他方面而言，一個共黨聯合會的人不停地到他家來，在沒有全盤解決這個問題之前，他心裡都不會高興的。而今，經過幾個月的懶散毫無用武之地的生活，利劍在劍鞘中已然銹蝕了，龐德的警覺心低落了很多。

早餐是一天之中龐德最喜歡的一餐。當他留守倫敦期間總是這樣。這一餐當中包括了從新牛津大街買來的咖啡，用一部美麗咖啡機煮得極濃。他總要喝個兩大杯，不加糖的。另外還有一個水煮

蛋，放在深藍色、頂上有個金圈的蛋杯裡，煮蛋的時間是三又三分之一分鐘。

他吃的蛋是從鄉下的法國馬倫斯雞舍買來的，雞舍主人是梅太太的一個朋友。雞蛋是紅皮的，上面有著小斑點，非常新鮮。（龐德不喜歡白皮的雞蛋，而且，就算他在許多小事情方面走在時代風尚的尖端，但在要求一個完美的煮蛋這件事情上面，他仍視之爲一種樂趣，有所堅持。）然後，他還吃兩片厚厚的全麥麵包，抹上一團深黃色的傑西白脱油，和分別裝在三個小玻璃罐中的史卡利草莓醬、牛淨古柏橘子園的檸檬醬、挪威希瑟蜂蜜。咖啡壺和托盤上的銀餐具是安妮女皇銀器；磁器和煮蛋杯一樣，都是明頓磁器，色澤也一律是深藍橘金的。

當天早晨，龐德吃著蜂蜜，就要結束他的早餐的當兒，突然正確地找到了他活力衰退、意興闌珊的原因。他第一個想到的是媞弗妮．凱斯，他和她的戀情，帶給他數月的快樂時光。而最後，她住到一家旅館去的幾個星期中，留給他的是無窮的痛苦；尤有甚者，七月底，她揚帆遠走美國，更使他不堪回首。他想念她，想得很厲害。至今一想到她，他還是魂不守舍。現在已是八月了，倫敦的氣候悶熱難當，他應當離此而去，但他實在沒那個興趣，也沒那個精神隻身遠足，他甚至不想嘗試去找一個暫時取代媞弗妮的女孩子陪伴他。因此他只有留在情報局半空了的總部裡，每天用一些例行公事消磨時光，喝斥喝斥他的秘書，或是刮刮他同事的鬍子。

即使辦公室在他上面那一層的M到了最後也對這隻籠中虎失去耐心了。所以，在這個特別的星期一，他給了龐德一張措辭鋭利的便條，指派他加入會計長楚普上校所主持的調查委員會。便條上

説，身爲情報局高級軍官的龐德，也該是學習處理一些行政問題的時候了。反正，總部一向人手短缺，也沒有別的人可以派遣；而且『○○』雙○部門對於總部的各項活動素來並不熱心，拜託龐德那天下午兩點半到四一二室去報到。

龐德點燃了那天他的第一根香煙，心裡一面在想，嘮叨不休的楚普正是他內心煩悶不耐的近因。

在每一個大單位裡，總有一個是全辦公室最跋扈、最會做怪的傢伙，他是人人打從心裡憎厭的對象。這人在缺乏自知之明的狀況下，自以爲是個重要的角色。其實大家無不把它當做避雷針，敬鬼神而遠之。事實上，他提供給大家一個共同的目標，藉以削弱他們分崩離析的影響力。這人通常是總經理這號的人物，或是行政部門的主管。他像隻看家狗般地不可或缺，永遠留意著最瑣碎的小事情——像是小額支付現款、熱氣和燈光、洗手間裡的毛巾和肥皂，文書用品的供應，福利業務，假日值班的安排，員工出勤的準時與否。他是對於整個辦公室的舒適和平安造成真正衝擊的人，而且他的權威還伸展到同一組中男男女女的私事及個人習性的範疇。爲了爭取這一份工作，並且擁有擔當這一份工作的必要資格，此人必須具備尖鋭和摩擦的特質。他一定是吝嗇的、一板一眼的、喜歡窺人隱私的和挑剔成性的。他一定是一個大權獨攬的人。在所有經營順利的事業中，必有一個這樣的人。情報局裡的這個人，就是會計長楚普上校。他已自皇家海軍的主計處退役。據他自己的格言形容他的工作即是：『把這地方當做一艘軍艦和布里斯托軍港來管理。』

由於楚普上校的職責所使然，他和組織內大部份人員的衝突在所難免。但是，在選擇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人選時，M除了楚普之外，就想不到任何另外的人了，這也毋寧是大不幸。

因爲這是眾多處理下議院和上議院之間錯綜複雜的糾紛的調查委員會之一，而且，它的成立，其中有許多值得學習的課題。M在結束了這事件、封鎖起他自己的特殊檔案之後五年，一手創立了這個委員會。一九五五年，總理下令成立了情報局。M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純係爲取悅樞密院移送情報局調查的案件而設。

以高級知識份子受僱於情報局的龐德立刻陷入了和楚普之間無望的爭執之中。

明知這差事將令人不堪其惱，龐德仍執拗地預設了立場，亦即如果軍事情報單位和情報局把原子時代的『智慧型間諜』看得很重要的話，就應該聘用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來加以抗衡。『從印度陸軍退役的軍官們，』龐德曾經宣稱：『根本不可能瞭解一個上院或下院議員的思想過程。他們甚至不知道有這些人的存在——更別說是站在一個熟悉他們黨派、認識他們的朋友、獲悉他們種種秘密的立場了。一旦一個下議院或上議院的議員去了蘇聯，等到他們厭倦了蘇聯，唯一再和他們接觸的方法，或許是把他們變成對抗蘇聯的雙重間諜，這需要將他們最親密的朋友送到莫斯科、布拉格和布達佩斯，要他們最親密的朋友奉命等待這些傢伙其中的一個偷偷脫離了蘇聯的制度，和外界通消息。而其中的一員之所以和外界恢復接觸，是由於受到寂寞的驅使，或是他急著想把自己的遭遇告訴某一個人。但是他們當然不肯冒著向某個穿了雨衣、蓄著騎兵式鬍子，而心智只是中下等的人

去暴露身分的危險。』

『噢，是這樣嗎？』楚普的鎮靜到了幾乎冷酷的地步。『因此你的建議是要我們的組織僱用一些長頭髮的性變態做職員嘍？這倒是個很有創意的想法。我想我們大家都同意性變態的安全顧慮是最嚴重的。我不相信美國人會把一些關於原子彈的機密交給很多渾身都是脂粉味的男人。』

『知識份子不是同性戀的同義字。他們還有很多人是禿頭的。我的意思是說……』於是，在過去的三天之中，他們的爭執便不時地進行著，而其他委員會的成員們多少是傾向於楚普的。現在，就是今天，他們必須作出一些決定。龐德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力排眾議，站在少數的立場？

九點鐘，龐德走出了他的寓所，進入車中時，心裡還在想：他對於整個問題的看法，到底重視到什麼程度？難道他只是喜歡奉承拍馬，又非常固執嗎？唯有他自己是爲反對而反對的嗎？難道他是因爲自己太心煩了，沒有更好的事情做，因此才在自己的組織裡沒事找碴嗎？龐德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樣了？他只覺得內心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終日。同時，他隱隱約約感受到一種騷動的氛圍，是他所無能爲力的。

他發動了他的自排班特利座車，車子的雙排氣管悶悶地響了起來。這時，龐德的心裡不知打哪兒冒出了一種天殺的怪異估計。

『正是那些連上蒼都唾棄的傢伙！他們是製造紛亂的根源。』

12 誘人的點心

事情就此急轉直下，龐德毋需再爲了委員會的表決而傷腦筋了。

他把他穿了新的夏季軍服的秘書大大恭維了一番之後，便開始檢視一些夜裡傳送進來的電訊文件。才看到一半的時候，紅色的電話輕柔而堅持地響起來了。這只有兩個可能——打電話的人不是M，就是幕僚長。

龐德拿起電話聽筒。『我是○○七。』

『可以上來一下嗎？』幕僚長說。

『是M有事要找我？』

『是的。看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結束的。我已經告訴楚普說你不能出席委員會了。』

『究竟是什麼事情？你心裡有沒有一點數？』

幕僚長咯咯地笑出了聲音。『這個嘛？事實上我是有那麼一點概念。不過你最好來聽他親口說，會讓你睡不著的。這件事確實有點兒離譜。』

龐德穿上了外套，走到外面長廊上，『砰』地一聲關上了身後的房門時，他確實有一種感覺，

那就是起跑的槍聲已響，令人苦惱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即使一路搭乘著電梯到頂樓、並走在安靜的長廊中、一逕通往M的辦公室的當兒，都似乎充滿了不凡的意義。就像從前每一次紅色的電話響起，那便如同一枚升火待發的火箭，是將他按照M所選擇的標的，將他發射到天涯海角某一處遙遠所在的訊號。而蒙妮潘妮小姐——M的私人秘書，依然露出那一成不變的興奮和別有會心的眼神，朝他嫣然一笑，並按下了室內對講機的按鍵。

『閣下，○○七到了。』

『叫他進來。』一個嚴峻的聲音說完，房門上表示『密談中』的紅燈就亮起來了。

龐德走進去，輕輕關上了房門。室內但覺涼意襲人，也或許是威尼斯風味的百葉窗造成了一種冷冷的印象。它們在一直延伸到中間辦公桌那兒的深綠色地毯上，投下了條狀的光線和影子。陽光的靜止，使得坐在辦公桌後方那個安安靜靜的人影，猶如置身於一望無垠的綠波中。辦公桌正上方的天花板上，大型的熱帶地區雙葉形吊扇緩緩地旋轉著，這是M辦公室裡新添的設備，它改變了雷鳴不斷的八月空氣。即使是在瑞金公園這樣的高處，經過了一星期的熱浪侵襲，空氣仍不免顯得凝滯而腐臭。

M要他在紅色皮面辦公桌自己的對面坐下。龐德坐下以後，定睛望著這位他摯愛的、尊敬的，並唯命是從的老海軍一張皺紋縱橫的冷靜臉孔。

『詹姆士，你介意我問你一個有關於你個人的問題嗎？』M從不過問屬下的私事，因此龐德根

本猜不到他要問的是什麼。

『不介意的，閣下。』

M從一個大號的銅煙灰缸裡拿出他的煙斗，開始將菸草填滿，他若有所思地望著自己正在運作菸草的手指頭，用粗啞的聲音說：『你不必回答，但這問題是和你的……呃，你的朋友凱斯小姐有關係的。你諒必知道，我本人對這種事情一向是沒有興趣的，但我聽說打從那次鑽石事件以來，你，呃，你不斷地和她約會了很多次，甚至你有了結婚的打算。』M抬頭瞄了龐德一眼，然後又低下頭來。他把塞滿了菸草的煙斗放進嘴裡，用火柴點燃它。『你不在意告訴我一些事情吧？』

現在又有什麼花樣呢？——龐德不明白。那些該死的辦公室閒話。他粗聲粗氣地說：『這個嘛，閣下，我們確實處得很好，而且真的曾有結婚的念頭。但是後來她在美國大使館裡認識了一個傢伙，是軍事專員，官拜海軍少校。我猜她就要和他結婚了。事實上，他們已經回美國去了，也許這樣比較好。異國婚姻通常不很成功。我想他是個相當好的人。也許這比住在倫敦更適合她。留在此地，她是沒辦法真的安定下來的。一個好女孩，就是有一點兒神經質。我們有過不少摩擦。或許是我的錯，不管怎麼說，事情都過去了。』

M的眼神隱隱露出一絲笑意。『詹姆士，如果事情的發展不理想，我很難過。』M的聲音聽不出同情的成分。他不苟同龐德的『娘娘腔』——因爲他知道他的偏見係源自於維多利亞式的教養的殘留。但是，身爲龐德的上司，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一件事就是龐德永遠被一個女人拴住了。『說不

定這樣的結果是最好的，沒有和一個神經質的女人攪和在一起。她會妨礙你的腳步——你應該懂得我的意思。原諒我問起這件事。在我把即將發生的狀況告訴你之前，我必須有所瞭解。如今有件滿詭異的事情，如果說你要結婚了或是什麼的，就很難把你扯進去了。』

龐德搖搖頭，等著M說下去。

『那好，』M說，他的聲音聽來如釋重負。他往椅背靠好了，很快地吸了幾口煙。『事情是這樣的：昨天從伊斯坦堡傳來一次很長的電訊。好像是說T站的站主任在星期二的時候收到了一封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函，要他買一張下午八點鐘的來回汽船票，航程是從格拉達橋到伯斯夫洛斯河口。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了。他是那種生性喜好冒險的傢伙，因此當然就去搭乘那汽船了。他在船頭靠著欄杆的地方站著等候。大約十五分鐘後，一個女孩子來到他身旁，是一個蘇聯女孩。他說她長得很美。他們交談了幾句關於風景之類的話題後，她突然改變話題，用同樣話家常的口吻告訴了他一個特異的故事。』

M停下來，再擦了一根火柴去燃燒他的菸草，龐德打了個岔。『閣下，T站的主任是誰？我從來沒有到土耳其出過任務。』

『是一個名叫克里姆的人，達柯．克里姆。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英國人。非常傑出。從戰前就一直擔任T站主任。我們從各地招攬到的人才中，他是最好的其中之一。工作能力很強不說，而且熱愛這份工作。他的人相當聰明，對這行業可謂瞭如指掌。』M突然將煙斗推向側面，放下了

對於T站主任的描述。『反正，這女孩的意思是說她的身分是格別烏的士官。打從學校畢業後就進入格別烏。現在剛剛奉派到伊斯坦堡的中心來做電訊工作。這次工作的調動是她主動爭取的，因爲她想脫離蘇聯，投奔我們英國。』

『那很好，』龐德說：『能夠弄到一個他們搞電訊的女孩可能很有幫助。但是她爲什麼要投奔英國呢？』

M隔著辦公桌注視龐德。『因爲她說她愛上了一個人。』他停頓了一下，用溫和的口氣說：『她說她愛上了你。』

『愛上了我？』

『是的，就是你，她這麼說的。她的名字叫做塔迪雅娜·羅曼諾娃。聽說過嗎？』

『天哪！不！我的意思是說：閣下，我沒聽說過她。』M望著表情錯綜複雜的龐德，微微一笑。『搞什麼鬼？她到底是什麼意思？她看過我嗎？她怎麼知道有我這個人的呢？』

『這個嘛，』M說：『整個事情聽來相當荒謬。但這麼瘋狂的事情也有可能是真的。這女孩今年二十四歲，打從她加入格別烏後，就一直在中央索引室工作，這單位相當於我們的檔案室。而且她是在英國部門工作，在那兒待了六年。她所處理的檔案之一就是你的。』

『我倒想看看。』龐德說。

『她的說法是她首先被他們弄到的你的照片迷住了。她很欣賞你的外表，諸如此類的話。』M

的兩邊嘴角都往下扯，彷彿在吸吮一個檸檬。『她翻遍了你的案子，打定了主意說你就是她的意中人。』

龐德俯看自己的鼻子。M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她說她尤其喜歡你的地方是因爲你使她想到了一個名叫拉莫托夫的蘇聯作家的一本書作中的男主角。顯然那是她最喜歡的書。這個男主角喜歡賭博，而且把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打鬥方面。反正，是你讓她想到了他。她說她漸漸地除了你以外，什麼也想不到了。因此有一天她興起一念，要是她能夠調到他們的一個駐外單位的話，便可以和你搭上線，你可以救她出來。』

『閣下，我從沒聽過這麼瘋狂的事情。想當然T站的站主任也不能夠接受。』

『且慢，』M用試探的口吻說：『不要因爲你從沒遇到的事就遽下定論。換個角度設想，如果你是個電影明星，你從事的並不是這麼特殊的行業，你將會接到全世界各地的女孩子們不知多少的來信，上面寫著的都是沒有你就活不下去之類的字句。現在換做一個在莫斯科做秘書工作的傻女孩。或許他們的索引室就像我們的檔案室一樣，塞滿了女人，看不見半個男人，於是，當她一看見檔案裡你迷人的風采，立刻就受到了人家所謂的「衝擊」。就像全世界各地的秘書被那些雜誌上的照片迷住了一般。』M拿著煙斗往旁邊揮動著，那意思是說他對這些娘兒們的事情一無所知。『天曉得我根本不懂，但你必須承認確有其事。』

龐德朝他笑笑，意欲他指點迷津。『閣下，事實上我已開始察覺這其中的問題。蘇聯女孩沒有

理由不和英國女孩一樣的痴狂，但是她必須有膽量才能夠做得出這樣的事情。T站的站主任是否提到過萬一事情敗露，她知道後來的嚴重性嗎？』

『他說她已經嚇得沒了主意，』M說：『當她在船上的時候，不斷地東看西看，留神有沒有任何人在監視她。但是看來搭船的都是些農夫和經常搭乘的常客，再說因爲這是晚班船，乘客應不多。不過，你再聽我說下去，這故事還沒完呢！』M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斗，並向上面慢慢旋轉著的電風扇那兒噴了個煙圈。煙圈飄到扇葉附近，龐德眼看著它被捲散了，不留下一點兒痕跡。『她告訴克里姆說，她對你的痴迷越來越深，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她一看見蘇聯的男人，就恨意萌生，以至於逐漸發展成討厭那個政權，並憎惡她所做的工作——這麼說吧！因爲她覺得她所做的工作是替他們在對付你。所以她提出了外調的申請，而由於她的語言能力——美語和法語——非常的好，她便順理成章地被調到伊斯坦堡的電碼部門，這同時意味著她的報酬給削減了。長話短說，經過了六個月的訓練之後，她在三個星期之前抵達伊斯坦堡。然後她到處探索，很快地就打聽出了我們的人克里姆的名字。他待在那兒太久了，以至於土耳其無人不曉他如今是做什麼的。他毫不在乎。就因爲這樣的關係，我們才能夠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的特工送進去，而不招惹別人的注意。在類似這樣的地方，有個人打前哨也是無害的。如果顧客知道要到哪兒去和什麼人交談，我們的生意就會很興隆了。』

龐德如此論斷道：『身分公開的諜報員的工作績效通常勝於那些需要在掩護之下進行工作的。

後者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都多得多。』

『於是她寄了打字信給克里姆。現在她想知道他能不能幫她的忙，』M停了一會兒，若有所思地猛吸煙斗。『當然啦！克里姆的第一個反應和你是一樣的。他就設法試探，看是否有個陷阱。但他就是弄不懂蘇聯人派遣這樣一個女孩子到我們這邊來，到底能夠從中獲取什麼？就在這當兒，汽船循著河流上行，越走越遠，很快就要掉頭回航伊斯坦堡了。克里姆不斷試著找出她故事中的漏洞，女孩子的表現越來越急切。接著，』M投向龐德的眼神，冒出柔和的火花。『事情急轉直下。』

龐德看見了M眼中的火花，若有所悟。M冷峻的灰色眼珠洩漏了興奮和貪婪——這種時刻，是他所熟悉的。

『她還有最後一張王牌。她知道這是撲克牌裡致勝的王牌愛司。要是她能夠投向我們，她將帶著她的電碼機過來。這是最新的「司必各得」高傳真電碼機。就算要挖出我們的眼睛去交換，我們都願意。』

『天哪！』龐德輕呼一聲，思潮爲了這個鉅額的獎項而澎湃不已。司必各得電碼機！一部可以讓他們破解電訊往返中最高機密的機會！只要得到了它，即使冒著事機立刻敗露、戰略立即更換，或者這種機型立刻被從全世界的蘇聯大使館和情報中心撤除的損失，其勝利的價值亦無可計數！龐德對於電碼學所知有限，而且爲了自身安危的緣故，一旦被捕，知道的秘密是越少越好。但他至少

明白！在蘇聯情報系統中，『司必各得』電碼機的失落，將意謂著一場浩劫。

龐德被收買了。他立刻按照M對於這女孩的故事的信心，將這則傳奇照單全收——不管它聽來有多麼瘋狂。對於一個帶著這份禮物，甘冒大不韙前來投奔的蘇聯人而言，這是一個證明他意願強烈的行動——也可以說是狂戀的痴迷使然。不管這女孩所言是真是假，她下的賭注太大了，令人難以拒絕這個賭局。

『明白了嗎？〇〇七？』M用柔和的語氣說。看到龐興奮的眼神，不難了解他的心情。『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龐德有所保留地說：『但她有沒有說她怎能做到？』

『不十分明確。但克里姆說她的心意非常堅決。好像是透過什麼夜間值班的機會。顯然她每個星期當中有幾夜是獨自值夜，並在辦公室裡的行軍床上就寢。看來她一點兒疑問也沒有，縱然她知道一旦任何人想到了她的計畫時，會立刻槍殺了她。她甚至害怕克里姆把這件事一字不漏地報告給我。於是她要求他答應由他親自發出電碼，使用單次色帶，不要留下複本。當然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她直接提出了司必各得電碼機，克里姆知道這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我們在情報戰方面將獲致的一次大成功。』

『閣下，後來呢？』

『汽船走到了一個名叫奧他克伊的地方。她說她要在那裡下船了。克里姆答應她晚上就拍出電

訊。她拒絕安排保持聯絡的方式，只說她在我們遵守承諾的條件下，也一定遵守她的承諾。道過晚安之後，她就混雜在眾人之中，從跳板那兒下了船。這也就是克里姆見到她的最後一次。』

M忽然間把身體向前傾，嚴肅地看著龐德。『當然他無法保證我們一定要和她從事交易。』

龐德沒有說話。他認爲自己已經猜到下文了。

『要這女孩做出這種事情，只有一個條件。』M瞇起了眼睛，直到兩眼瞇成一道令人不寒而慄的細縫。『那就是你出發到伊斯坦堡去帶著她和那部機器回到英國來。』

龐德聳了聳肩。那看來沒有困難。但是……他也不客氣地望著M。『閣下，這應當是一道誘人的點心。就我目前所見，只有一個難處。她僅僅看過我的照片，並且看了一些有關我的令人興奮的事蹟。假如她見到了我本人，而我又不符合她的希望，那該怎麼辦？』

『這就是任務的重點了，』M一本正經地說。『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有關於凱斯小姐的問題，原因正在這裡。是否能夠合乎她的期望，那就要看你的了。』

13 飛向伊斯坦堡

四個小小的、末端呈方形的推進器，一個接一個緩緩地轉動著，成為四個發出『咻！咻！』聲的水渦。渦輪噴射引擎低沉的『哼哼』聲升高變成了一種高亢而圓滑的呻吟。它那噪音的特質以及完全沒有震動的感覺和龐德所搭乘過的任何一種機種截然有別。當這架『子爵式』座機輕鬆自如地滑向倫敦機場東西向籠罩在薄霧中的跑道時，龐德覺得自己宛如坐在一樣奢侈的機械化玩具中。

當機長將四個渦輪引擎的速度加快、使之發出淒厲的哀鳴後，隨著制動閥的鬆開，機身猛然一震，這架十點半，一三〇班次，飛往羅馬、雅典和伊斯坦堡的BEA班機，便以全速衝出了跑道，迅捷輕易地升空了。

十分鐘之內，他們就到達了兩萬呎的高空，並沿著地中海和英國之間寬闊的空中走廊飛向南方。噴射引擎的尖銳聲音逐漸消失，變成了低沉而且令人昏昏欲睡的哨音。龐德解開安全帶，點了一根煙。他拎起身旁地板上一個形狀窄長、看來價值不斐的公事包，拿出一本艾瑞克·安伯樂所寫的小說，復又將那與它本身尺寸不相稱的沉重公事包放在他身邊的座位上。他心想：若是倫敦機場的票務櫃台職員秤過了這只公事包，而並不是在未經檢查的狀況下就把它當做普通過夜行李放行了的話，一定會大感訝異。還有，如果值班的海關職員對公事包的重量感到迷惑了的話，當它通過行李檢查台的時候，他們豈不覺得有趣之至！

這只漂亮的小公事包是由Q·布倫區組合而成的。他剝下了『史漢尼·阿丹尼』皮件的精緻手工外殼，將五十發〇·二五口徑的子彈分做兩排，平放置入皮面和襯裡的中間。而它外觀毫無異狀的兩側，各有一把威京森鑄劍廠製作的扁平飛刀。頂端兩個把手部份別有玄機。儘管龐德費盡心思取笑他們，以迫使他們打消念頭，Q手下的技師們仍堅持在把手部份創造一個隱藏的空間。只要在某一定點施壓，便會送出一顆致命的氰化物藥丸到他手心裡。（龐德一拿到這個公事包的時候，就把藥丸設法取出，將它沖到馬桶裡去了。）更重要的是一管裝在海綿袋裡的刮鬍膏。在沒有厚層管壁的偽裝之下，它原該是一管刮鬍膏的。將它的頂蓋完全旋開之後，一柄用厚棉布包住的貝瑞達滅音槍就出現了。如果狀況急需現金硬幣，公事包的蓋子裡藏了五十個一鎊的金幣。將公事包側面的接縫處推開，便可倒出金幣。

這個玄機處處，裝置複雜的公事包讓龐德覺得很有趣。且撇開它八磅的重量不論，龐德也不得不承認它很方便地收妥了他從事這行所不可不備的各種工具，否則他只有設法將它們分散隱藏在自己的全身上下了。

這班飛機上除了他，僅有十二名各色乘客。羅莉亞·彭森比要是知道再多增一名乘客就成為十三人時，一定會嚇得魂不附體——想到這裡，龐德不由得笑了。前一天，他離開M的辦公室，回到

自己辦公室裡去安排這次飛航的細節時，他的秘書提出強烈的反對。因爲他這次搭飛機旅行的日子正是十三號星期五！

『但是，十三號通常是旅行最好的日子，』龐德非常耐心地解釋著：『事實上，當天乘客幾乎沒有，比較舒服。你會得到較好的服務。只要在我做得到的情況下，我總是選擇十三號出發。』

『好吧！』她不表反對地說：『這就是你的葬禮。不過，我一整天都會爲你擔心的。還有，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今天下午千萬別從梯子之類的倒楣東西下面走過去，否則你就完蛋了。我不知道你去土耳其幹什麼，我也不想知道，但我打從骨子裡就是有一種不好的感覺。』

『啊！妳有一副上好的骨頭！』龐德調侃她。『等我回來的那天晚上，要把它們取出來當晚餐。』

『你別想！』她冷冷地說。隨後，她突然殷勤地親吻他，和他道別。龐德不下一百次地想到了這件事，最可愛的女人就是他的秘書了。那麼，他爲什麼老是要在別的女人身上費工夫呢？

飛機在一望無垠的泡沫奶油狀雲層中間飛行，持續不斷地吟唱著。萬一引擎失靈了，這厚實的雲層看來似乎堅硬得可以用來做爲降落的陸地。他們左手邊遠方的藍色朦朧雲破處，那就是巴黎了，過了第戎以後，他們在法國一片紅土的田野上方飛行了一個鐘頭之久，直到進入了侏羅山脈的上空，色澤才由蒼白轉爲深綠。

午餐來了。龐德放下書本，也暫時撇開了他和那些印刷書頁之間聯結著思潮。他一面用餐，一

面俯瞰日內瓦湖清涼的鏡面。在松林向阿爾卑斯山刷拭得極其美麗的齒狀巖壁間的積雪小徑一路行去的當兒，龐德憶起了早先滑雪的假期。飛機沿著蒙特·布蘭克的邊緣飛行，此地到港口只有幾百碼的距離。龐德往下一看，冰河處處，宛如大象髒兮兮的表皮。他同時也看見了自己——一個十來歲的青少年，導引繩的末端繫在腰間。在他兩個日內瓦大學的同伴順著光滑的岩石，一吋一吋地往上爬到他這兒來的當兒，他雙臂懷抱著自己，頂住愛其爾利斯峽谷頂端一處岩石的縫隙。

而今呢？龐德望著映在壓克力窗戶上自己的倒影，不由得苦笑了。飛機遠離了山區，飛越隆巴地的上空。如果那個年輕的詹姆士·龐德在大街上和他相遇，並與他交談，他認得出那氣質清新、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嗎？而那年輕人又把他——年長的詹姆士·龐德，一個情報員——怎麼想呢？他認得出藏在外表下、多年來被背叛、殘忍和懼怕磨穿了，到了生銹的地步的自己嗎？這個人目空一切，眼神冷酷，頰上有一道疤痕，左邊腋窩下還有著鼓出來的東西。要是年輕人真把他認出來了，又將如何做結論呢？對於龐德目前的任務，他的想法是什麼呢？一個大無畏的情報員，飄洋過海，去扮演一個最浪漫的新角色，去爲英國出賣色相——在年輕人的心裡，感覺又是如何？

龐德把他逝去的年輕想法拋在腦後。永遠不要回頭看。淨是想些當初可能會如何的問題，只是在浪費時間。跟著命中注定的路，心滿意足地接受。沒有成爲一個二手車的推銷員就該夠高興的，幸好更不是什麼黃色雜誌的記者，或沾染了酗酒、吸毒的惡習，甚至是個跛子——抑或死掉了呢？

下窺在陽光炙烤中的熱那亞和地中海藍色的柔柔海水之餘，龐德關上了通往過去的心靈之窗，

把注意力轉移到旋踵而至的未來——這一票生意，他自嘲爲『替英國政府出賣色相』的勾當。

反正，不管愛怎麼形容它，就是他上路要做的事——去勾引，而且迅速地去勾引一個他素未謀面的女孩，連她的名字都是昨天他才初次獲悉的。還有，不管她的長相多麼誘人——按照T站站主任的說法，她『非常漂亮』——龐德的全副心思並不放在她本人身上，而放在她所擁有的東西上——亦即她將要隨身帶過來的妝奩。這情形好像爲了金錢而和一個富家女結婚。他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嗎？或許他能夠做出各種適宜的表情，說出句句得體的話語，然而他的身體會配合他不足爲外人道的想法而曲意運作嗎？能夠把他必須公開的愛意有效地表示出來嗎？當有些男人一心一意只想著一個女人銀行帳户的存款餘額時，他們在床上是如何表現得無懈可擊的？或許當一個人意在掠奪一袋黃金時，色情的刺激尚能發揮作用。但是說到一部電碼機呢？

易北河從機身下方流過，飛機已進入抵達羅馬之前的五十哩航程了。置身於西安皮諾機場諸多擴音機所發出的嘵嘵不休的聲浪中，這半小時的時間剛好用來品評兩杯風味絕佳的美製醇酒。接著，他們再度起飛了，穩健地飛往義大利半島的尖端，而龐德的心思又重回三百哩之外，於一個小時之內向他逐漸逼近的場景的種種細微末節。

這純是格別烏精心設計的陰謀，只是他找不到問題的關鍵嗎？他是不是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連M那飽經滄桑的心靈都無法逆料的陷阱呢？天知道M也真的擔心這是一個的可能性。每一個可以做爲證據的觀察角度——有利的或是不利的，都被仔仔細細地檢視過了——不只是M檢查過，還由一

群各部會的首長，在會議中做了通盤的審查，時間由下午直到晚上。但是，不管就哪一方面說來，誰也無法肯定蘇聯人能夠從中獲取什麼。他們可能想要綁架龐德，從他口中逼問出一些情報。可是，爲什麼他們挑中龐德呢？他是一個出任務的間諜，對於英國情報局內部的一般作業並不熟悉。除了他現行的任務以及某些稱不上重要的背景資料以外，他的腦袋裡並沒有任何對蘇聯人有用的東西。否則，可能他們想要殺了龐德，做爲報復。但他不和他們爲敵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就算他們真想殺了他，只要在倫敦街頭或者他的住所裡射殺他就好了，再不然也可以在他的車子裡放一個炸彈。

龐德的思緒被空中小姐打斷了。『請繫上安全帶。』她這麼說著的時候，飛機猛然下降，復又凌空竄起，噴射引擎隨之發出尖銳緊張的噪音。外面的天空突然成爲墨黑一片，雨點敲擊在窗户上。接著看見一道令人目眩的藍色閃光和白色的強光，機身一個搖晃，好像被子彈擊中了似的。如此一來，他們便進入了潛藏在遠離亞得里亞海口以外的暴風雨的勢力範圍內，動盪不已。

龐德嗅到了危險的氣息。真的就是那種危險的氣味，猶如在遊樂場裡，汗水和電氣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雷電的閃光再次命中了每一扇窗户。強烈的撞擊。感覺上，他們成爲了震雷的中心。忽然間，飛機看來不可思議的渺小和脆弱。十三個旅客！十三號星期五！龐德想起了羅莉亞說過的話，放置於座位兩側扶手上的雙手覺得潮濕了。他心想：這架飛機的年齡多大了？飛過多少時數了？它的雙翼是否已經金屬疲勞了？它蠶食了他們多少的精力？或許他一輩子也到不了伊斯坦堡了。或許

機身冒著煙墜毀於柯林斯海峽中就是僅僅一小時之前他思索這哲學性問題的宿命吧？

龐德的內心是一間防颱屋，是在熱帶地方建造的一種老式房屋之中的避難基地。這種房間很小，位於房屋的中心位置在整棟房屋的最底層，有時甚至深入地下，結構堅固，水洩不通。假使颶風的威脅性足以摧毀整棟房屋，屋主便率其家人退居於此，等待著危機過去。只有在情況失控，不可能有所作爲的時候，龐德才會躲進他的防颱室中。現在他就躲進這個避難基地來了，封鎖心靈對於可怕的噪音和劇烈的震動的知覺，把全副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前一個座位後方的唯一一片布料上。他鬆弛了精神，等候著命運之神對ＢＥＡ航空公司一三〇次班機所做的安排。

幾乎就在頃刻間，災難減弱了。雨滴不再瘋狂撞擊壓克力窗子，噴射引擎的噪音也回復爲沉著的呼哨聲。龐德打開他防颱室的心門，走了出來。他慢慢地把頭轉到窗户的方向，好奇地往外看，見到飛機小小的影子加速飛越柯林斯海灣靜寂的水面。他鬆了一口氣，伸手摸出褲子後面口袋裡的暗灰色煙匣。他掏出打火機，點燃了一根有三道金圈的『摩蘭牌』香煙，很高興地發現自己的雙手異常沉穩。他還告訴羅莉亞說：也許她幾乎算準了？他決定了，若是他能夠在伊斯坦堡找到一張粗陋到極點的明信片，他會這樣做。

外面的天空色澤轉化著，猶如一隻垂死的海豚，身上的顏色越來越淡。海米特斯山進入了他們的眼簾，在暮色中呈現出藍色的基調。點點燈光閃爍的雅典匍匐在下方，接著子爵式飛機的輪子輾過了標準的混凝土飛機跑道。跑道旁邊，布製的風向指標無精打采地垂著頭，上面一些用奇特的字

體寫成的龍飛鳳舞的告示，是龐德打從在學校讀書以來就很少見到的。

龐德和機上一小撮臉色蒼白、默默不語的乘客們一塊兒步出了機艙，走過轉機室，前往吧台。他叫了一大杯希臘特產的烏佐酒，咕嘟喝下，又滿飲一口冰水。濃濃的茴香味驅之不去，龐德覺得這杯酒很快地在他喉頭和胃部點燃了一小團火焰。他放下玻璃酒杯，再點了一杯。

到了擴音機再度催他出發時，已是夜幕籠罩的時分了。半月清朗地高懸天空，下臨這城市的萬家燈火。夜的氣息和花香分外柔和，蟬鳴唧唧，規律一如人體之脈動。遠處還有男聲的歌唱。那人的音色既清晰又哀怨，聽來頗有輓歌的味道。機場附近，有隻狗正對著不熟悉的人氣亢奮地吠叫著。龐德恍然知曉自己已來到東方的世界，這裡的看家犬都是徹夜叫喚不停的。由於某些原因使然，想到這兒，他的心嘗到了快樂、興奮所帶來的痛苦。

飛往伊斯坦堡只需五十分鐘了。其間要在黑暗中飛渡愛琴海和馬爾馬拉海。一頓很好的晚餐，佐以兩杯純馬丁尼酒和半瓶法國卡爾維紅葡萄酒，使龐德把預訂了十三號星期五機位的事，以及對於他任務的種種憂慮都置之度外了，他的心情反而轉換爲歡樂的期待。

他們終於到了。飛機的四個推近器漸漸停止了轉動，他們來到了距離伊斯坦堡一小時車程的葉西爾柯伊郊外的現代化高品質機場。龐德向空中小姐道別，感謝旅程中周到的服務，拎起他沉甸甸的小型公事包，通過了護照檢查的關卡，到了海關，等著飛機卸下他的行李箱。

原來這些黑漆漆的醜陋但乾淨的小個子關員就是現代的土耳其人了。他聆聽他們的語言，充滿

開口的母音和無聲的齒擦音，更有些修飾性的『U』音。他也凝神注視這些發出柔和有禮的聲音的人們漆黑的眼眸。只見那些明亮的眼眸中蘊藏著憤怒和殘酷，顯見他們脫離山居習性的時日尚短。龐德自認他熟知這些眼睛裡的故事。數個世紀以來，這些眼睛一直被訓練用來看守羊群，並解讀遙遠的地平線那兒出現的各種小動靜。這些眼睛，即使似無必要，也看守著刀把，不使之離開視線；它們精於計算一餐的穀糧，分辨硬幣的小小缺口，並留神商人十指的小動作。它們是嚴峻的、不信任的、嫉妒的眼睛。龐德不喜歡這樣的眼睛。

海關外面，一個蓄著兩撇下垂的黑色小鬍子，四肢瘦長的高個子男人，從黑影中走了出來。他穿了一件帥氣的防塵外衣，頭戴一頂司機的帽子。他行了一個禮，問也不問龐德的姓名，便領路走向一輛外表閃亮的車中貴族——一部老式的勞斯萊斯精工打造的黑色雙門轎車。龐德料想這部車子一定是廿年代期間特別為某一位富豪所製造的。

汽車一路駛出了機場。那人轉頭彬彬有禮地用流利的英語對龐德說：『克里姆認為你今夜會喜歡好好的休息。閣下，我明天早上九點鐘負責來接你。閣下喜歡住哪一家旅館？』

『水晶殿。』

『閣下，好極了。』車子無聲地沿著寬闊的現代馬路駛去。

在他們後方機場停車場的斑駁黑影中，龐德隱約聽見一輛摩托車發動的引擎聲。這種聲音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他靠著椅背坐好了，享受行車帶來的樂趣。

14

達柯．克里姆

一大清早，龐德在位於佩拉高地上的『水晶殿旅館』中一間暗濛濛的房間裡醒過來了。他心不在焉地伸手觸摸右邊大腿外側一處癢癢痛痛的地方。夜裡，不知什麼東西咬了他。他用力去搔這地方。或許他早該料到的。

夜裡他到達這地方的時候，一個穿著長褲和無領上衣的，看來顯然是門房的人接待了他。他很快地打量了一下入口處的廳堂，種在銅盆中的棕櫚隨風搖曳。地面和牆上的摩爾風味的磁磚已褪盡了顏色。那時他已知道會有什麼遭遇了。他想搬到別家旅館去的心意並不堅決。一方面是因為精力不足了，一方面是因為他固執地認定一種廉價的羅曼史只配和這種老式的旅館發生牽扯。所以他決定留宿在此。於是，他就訂了房間，跟那個人搭乘舊式的滑輪裝置電梯到了三樓。

他的房間裡，只有少數幾件上了年紀的木板家具和一張鐵床，這也是在他意料中的事。在把門房打發出去之前，他只留神觀察床頭的壁紙上，有沒有因為捏死臭蟲而留下來的血跡。

他行事太草率了。當他進入浴室打開熱水龍頭後，只聽它發出了深沉的歎息，接著一聲乞憐似的咳嗽，最後才吐了一隻小蜈蚣到盆子裡。龐德滿腹不情願地用冷水龍頭流出來的棕色細水水柱沖

走了小蜈蚣。太過分了，他很不高興地想著——竟然只因爲這家旅館的名字吸引了他，以及因爲他想趕走投宿於大旅館中，過著那低調生活的沉悶感覺就來選了這家旅館。

不過，他睡得很好。而現在，由於他已預訂了房間，只好買些殺蟲劑了。他決定忘掉所有的不適，展開一天的工作。

龐德下了床，拉開沉甸甸的紅色長毛絨窗簾，倚身鐵欄杆，眺望世間最著名的景致之一——他的右手邊是金角河靜靜的河水，左手邊則是博斯普魯斯海峽婆娑的浪花。而夾在中間的，是佩拉高地上低矮的房頂，回教寺院高聳的尖塔和蹲踞地面的清真寺。畢竟，他的選擇是對的。如此的景色，彌補了臭蟲和不適造成的損失。

龐德就這樣佇立了十分鐘，觀賞著介於歐亞之間，具有藩籬作用的晶亮海水。然後他回到室內。此時，陽光已照亮了這裡的空間。他打電話叫來了早餐。他的英語不在爲人所理解的範圍內，但最後他用法語說通了。他洗了個冷水澡，很耐心地用冷水修了面，心裡一面希望這份異國風味的早餐不至於成爲慘痛的教訓。

他沒有失望。裝在藍色磁碗裡的深黃色優格，含著厚厚的奶油。綠色的無花果，已經剝了皮，個個都熟透了。還有土耳其式咖啡，漆黑如墨玉，一股焦香味，證明是現磨現煮的。龐德在靠近打開的窗户旁邊的一張桌子上吃著美味的早餐。眼望著面前兩處海面上來來往往的汽輪和地中海型帆船，心中想著克里姆其人，並猜想是否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九點整，那輛高雅的勞斯萊斯轎車就來接他了，載他穿過了塔克錫姆廣場，沿著人潮擁擠的以斯提克拉大街行去，離開了亞洲區。等待著上客的一艘艘汽船，噴出黑濃的煤煙，『海商船運公司』優雅的交叉錨形標記是它們的識別記號。黑煙衝上了格拉達橋，遮蔽了海岸的另一邊。勞斯萊斯轎車穿梭在腳踏車和電車構成的車流中，往海邊駛來。它車上那保養良好的『卜叭』號角僅能使路上行人免於置身輪下。稍後，路面清朗了，伊斯坦堡的歐洲區在將近半哩長的寬闊大橋盡處炫耀著。回教寺院修長的尖塔聳入天際；還在匍匐於其下的清真寺院的圓頂，像煞了碩大、堅實的乳房。這本當是阿拉伯的夜間風情，但在龐德眼裡，看著它從電車頂端冒出來，看著它被夾在沿河廣告牆的裂縫中，意味著一度曾經美麗如劇院佈景的土耳其，被現代化的做法推擠到鋼骨和混凝土之中去了。像是佩拉高地上的伊斯坦堡希爾頓大飯店，就在他的背後茫然地閃爍著。

開過了格拉達橋之後，車子沿著右手邊和海岸平行的一條窄窄的鵝卵石街道走下去，然後停在一處木造的高大停車場外。

一個外表粗壯的看守人，多肉的臉上帶著笑意。他穿著破爛的卡其布服，從他的守望亭裡走了出來，向他們敬禮。他打開車門，示意龐德隨著他走。他帶路回頭通過守望亭，然後經過一扇通往一座小中庭的門。小中庭裡有個整理得很清爽的花壇。中間是一棵盤曲糾結的尤加利樹，兩隻白鴿在樹根附近東啄西啄的。中庭裡顯得安靜而祥和，城市的噪音在此已微渺不可辨識。

他們走過鵝卵石的地面，又通過另一扇小門後，龐德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座有著圓頂圓窗的大倉

庫。陽光從圓窗裡照進去，成為游塵微逐於其中的傾斜光柱，射在那成堆成綑的貨物上。當龐德隨著那人從中間的走道路過時，只聞到各色香料和咖啡的氣味，涼涼的，有些發霉了。突然間，濃烈的薄荷味陣陣襲來。

在這座長形倉庫的末端，升起了一個四面圍欄的台子。平台上，六個年輕的男男女女各坐在高凳子上，筆下不停地在厚厚的老式帳冊上面書寫。這兒看來很像是狄更斯小說裡面提到的帳房景象。龐德發現每張高桌上的墨水瓶旁邊都有一個破爛的算盤。龐德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沒有一個職員抬起頭來看看他，但有個膚色黝黑，瘦長臉容的高個子從最遠端的一張桌子那兒走過來，和看守人換手接待了他。他的眼眸出人意料地是藍色的。他親切地朝龐德微笑，露出一口白得不能再白的牙齒。他領著龐德走到平台的後面，敲敲一扇裝了一把耶魯鎖的精緻胡桃木門，沒等到裡面有所回應，他便開了門帶著龐德走進去，再輕輕掩上房門。

『啊！朋友，進來，進來！』一個身材非常高大、穿著剪裁講究的奶油色野蠶絲服裝的人，從胡桃木書桌旁邊走過來迎接他，向他伸出了手。

他那洪亮而友善的聲調中，隱隱給人一絲權威感，這提醒了龐德：他的身分便是T站的站主任。也就是說：龐德如今來到了另外一個人的地盤上，按規定是受對方指揮了。這不過是一種職業倫理，卻需銘記在心的。

達柯．克里姆的掌握溫暖乾燥，讓人感覺很好。靈活的手指構成有力的掌握——不像東方香蕉

皮似的握手，會使人想用外套下襬把手指擦拭一番。而且他的大手有一股捲彎的勁道，意謂它可以輕易地把你的手握緊、握緊，直到你的骨頭被壓碎。

龐總身高六呎，但這人至少比他高個兩吋。而且他給人的印象足足有龐德身軀的兩個寬度和兩個厚度。龐德抬頭看見一張棕色光滑的寬闊臉龐，上面嵌了兩隻距離極寬，含著笑意的藍眼珠，還有一個鼻梁斷過的鼻子。那眼睛水汪汪的，佈滿血絲，就像一隻經常伴火而眠的獵犬。龐德知道憤怒潛藏於這樣的眼睛之內。

他臉上透著一股兇猛的傲氣。蜷曲極多的黑髮和鷹鉤鼻，隱約予人吉卜賽血統的感覺；還有他右耳垂懸著的一個細小的金圈耳環，更強化了他浪蕩水手的形象。這是一張具有震撼戲劇效果的臉孔，活力旺盛，冷酷寡情，又放蕩不羈。但是除了它的戲劇性以外，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不斷向外擴散的生命力。龐德從沒有在一張屬於人類的臉孔上見到如此多的活力和溫馨。這種感覺好像和太陽很靠近。龐德鬆開了對方強壯而乾燥的手掌，微微向克里姆一笑。他笑容中的友善亦是極少施予一個如此素未謀面的人的。

『謝謝你昨天晚上派車子去接我。』

『哈！』克里姆很高興的樣子。『你還得謝謝我們的朋友們。兩邊都派人去迎接你了。每次我的車子去機場的時候，他們就會跟踪。』

『是偉士牌，還是蘭美達？』

『你發現了嗎？是蘭美達。他們這些小個子組成了一個車隊呢！我把這些人稱做「沒有臉孔的人」。他們看起來相像得不得了，我們絕對沒有辦法加以區別。一群小嘍囉，大部份是下賤的宵小之徒，替他們幹些骯髒的勾當。但我倒希望這傢伙要小心一點。自從那次我的司機來了個緊急煞車後，猛然倒車，他們便不敢和勞斯萊斯太接近了。雖然把車身的烤漆弄得一塌糊塗，車子底盤也沾了血，殺雞儆猴，讓其他人學了些禮貌。』

克里姆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指著辦公桌對面一張形式相同的椅子。他將一個扁平的香煙盒推過來；龐德坐下後，拿出一根煙點燃了。這是他從前所未吸過的好煙——把最溫和、最香甜的土耳其菸草塞在細長的橢圓紙捲中，上面還有一個優雅的金色月牙標誌。

當克里姆把另一根香煙放進一個沾有尼古丁黃漬的象牙長煙管之中的時候，龐德乘機四下打量。室內衝鼻的油漆味和亮漆味，好像新近才裝潢過的樣子。

寬大方正的房間，用擦亮的胡桃木做了鑲邊。只有克里姆的椅子後方，有一長條東方風味的壁氈從天花板那兒直掛下整片牆面，在微風的吹送下輕輕晃動著，彷彿它後面開啟了一扇窗子。但這看來不像是牆壁高處有著三片透光的圓窗，或許壁氈後面有個小露台，可以從那兒俯瞰金角河的河水。龐德幾乎可以聽見牆根那兒浪濤的澎湃聲。右手邊那一片牆壁的中央，掛了一個金色的畫框，裡面是一幅安妮剛妮所繪的女王肖像的複製品。它的對面，也是用華麗的相框裱裝著一張西塞爾·畢頓的攝影作品，是大戰期間的邱吉爾，他在首相辦公室裡的辦公桌旁，眼睛注視上方，那神情很像一隻不可一世的牛頭犬。一面牆邊立著一個寬闊的書櫥，對面是一張皮墊長椅，看來很是舒服的樣子。房間中央的大書桌，每一個抽屜的銅把手都擦得晶亮。雜亂無章的桌面上放了三個銀相框，龐德的眼角餘光瞄到了那幾個銅雕獎牌，其中有兩個是褒揚他工作成績傑出的，還有一個是大英帝國軍方所頒贈的。

克里姆點燃了香煙，他的頭部後仰，觸及了那片布幕。『我們的朋友昨天來拜訪我。』他漫不經心地說：『在外面牆頭上安置了一個掛在船側的炸彈，定好時間想趁我辦公時把我炸個開花。算我運氣不錯，我和一個年輕的盧曼尼亞女孩在那邊長椅上休息了一會兒。她仍然堅信一個男人會吐露秘密來換取愛情。在關鍵時刻，炸彈爆炸了。我是沒被嚇著，但我害怕這經驗對那女孩子而言太恐怖了些。當我放開她的時候，她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我真怕她覺得我的做愛手法太猛烈了一些。』他揮動著他的長煙斗，一副萬分抱歉之狀。『爲了你的到訪而把這房間安排就緒，真是太匆忙了。每扇窗子和畫片等都換了新玻璃，而這地方還透著油漆的臭味。』克里姆背靠椅背坐著，微微皺著眉頭。『然而，我所不明白的是，怎麼一片安寧的氣氛，一下子就裂了個大口呢？我們在伊斯坦堡的共處，可說相安無事，各司其職。沒聽說其他我的同行們忽然要選擇這種宣戰的方式。這委實令人憂心。而這種方式只能把我們的蘇聯朋友導入災禍之中。我被逼迫到要把幹了這件勾當的小子好好的教訓一頓。只要我查出他的名字，絕對不會放過他。』克里姆搖了搖頭。『這真是項疑難雜症。我但願這支插曲無關乎我們這次的案子。』

『但是，公開我到達的事實，是有必要的嗎？』龐德和和氣氣地請教他。『我不希望把你扯進來。爲什麼要派勞斯萊斯到機場去接我呢？這只能讓人把你和我聯想在一起。』

克里姆縱聲大笑。『朋友，我必須說明一些你該知道的事情。我們和蘇聯人、美國人在各個旅館裡都用錢買通了人。而且，我們也各自收買了官方的總部秘密警察。每天只要有從機場、鐵路或海港進入本國的一切外國人士，我們都立刻會得到名單的複本。如果時間多了幾天，我還可以把你從希臘邊境偷渡進來。但是，何必這麼做呢？我們必須讓對方知道你已經到了這裡，如此一來，我們的朋友才可以和你接觸。她已撂下話來，如何和你晤面，她自有安排。也許她根本不相信我們的安全措施。誰知道呢？不過，她對於一件事情倒是很有把握。她曾經說過——好像我什麼都不知道似的——一旦你抵達此地，她的單位立刻就會被通知。』克里姆聳了聳他寬闊的肩膀。『所以，何必讓她覺得棘手？我們關心的只是把一切安排地讓你輕鬆，舒服，至少讓你感覺到了這兒是一種享受——就算一無所獲也無所謂了。』

龐德大笑道。『我收回我的質疑。我竟然把巴爾幹公式都忘光了。不管怎麼說，我在這兒要聽命於你。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的。』

克里姆揮揮手，把這話題暫擱一旁。『現在，既然我們討論到讓你舒服的事，你住的那家旅館怎麼樣呢？你選擇了下榻「水晶殿」，真讓我大吃一驚。它只比一間亂糟糟的房子好了那麼一點點。而且那是蘇聯人經常出没的大本營。不是那樣倒也無所謂了。』

『還不至於太差。我只是不想住在伊斯坦堡希爾頓，或是其他比較高級的地方。』

『是錢的問題嗎？』克里姆伸手到一個抽屜裡取出了一個裝滿綠色新鈔的扁平皮夾。『這裡是土幣一千鎊。它們的幣值，就是在黑市真正的匯率大約是廿鎊兌換一英鎊。官方匯率是七。當你花光了以後，就告訴我。你要多少，我就給多少。等這場遊戲過去之後，我們可以做帳的。反正，金錢有如糞土。自從第一個百萬富翁利迪亞的國王克利薩斯發明了金幣以後，金幣就貶值了。而且金幣上頭像貶低身價的速度和它貶值的速度一樣地快。最早的時候，金幣上的頭像取材自諸神；然後就是一些王公們；後來是各國總統。現在根本没有什麼頭像了。看看這雜碎！』克里姆將那些鈔甩在龐德面前。『今天它根本就是一張紙，上面印了一棟公共建築物的圖樣，以及發行銀行的簽名。廢物嘛！奇就奇在你還可以用它來買東西。你還需要什麼別的嗎？香煙？只有這種能吸的。我會叫人送個幾百根到你的旅館去。「外交家」，上好的菸草，不容易弄到手的。大部份都送到各部長的官邸或各大使館裡去了。在我們談到正事之前，還有没有別的需要？別擔心你的三餐問題，也別擔心你的休閒時間如何打發。這兩樣我都會盡心照料的。還有，如果承蒙你原諒，當你留在此地的期間，我希望盡量和你靠近些。』

『没有別的要求了，』龐德說：『只希望你有一天一定會到倫敦來。』

『提都別提，』克里姆語氣堅決地說：『那兒的天氣和女人都太冷酷了。而你能夠來到這兒，是我莫大的光榮，使我想起了戰時。現在，』他搖了搖桌上的一只鈴。『你要純咖啡還是加糖的？

在土耳其，我們少了咖啡或是「拉其」，是不能談正經事的。而現在喝「拉其」的話，時間太早了。』

『純咖啡。』

龐德背後的門打開了。克里姆大聲地發佈命令。當房門被關上以後，克里姆打開一個抽屜，抽出一份卷宗，放在他面前。他用手按住那份卷宗。

『朋友，』他正經八百地說：『關於這個案子，我不知該怎麼說。』他把背部靠著椅背，雙手在頸後相接。『你是否想過：幹我們這一行的，工作性質通常像是拍一部電影呢？我經常把每個人的位置都安插好了，我就想我可以開始運轉攝影機了。然後，不是天氣出了狀況，就是演員，再來就是些突發事件。除此之外，在拍攝期間，還會出些別的狀況。最糟糕的是以某些形式出現的緋聞，像如今的情形，將指的是兩個電影明星之間的糾葛不清。在我而言，這是這個案子當中最讓我迷惑的因素了，也是最莫測高深的一點了。這女孩是真的愛著她心目中理想的你嗎？當她見到你，會愛上你嗎？你對她的愛足以使她來投奔我們嗎？』

龐德不發一言。有人敲了一下房門。接著，一位職員捧著用金色細網罩著的精緻磁器，在他們每人面前放下一個之後，便出去了。龐德輕啜一口，放下了杯子。咖啡的味道好極了，只是太濃。克里姆一口喝乾了咖啡，又塞了一根香煙到他的長煙斗中，點燃了它。

『但是我們對於這種愛情的事，是無計可施的。』克里姆繼續說下去，有點兒像在自言自

語。『我們只能走著瞧了。同時，還有其他的事情。』他傾身向前，靠在辦公桌上，望著龐德的一對眼睛剎那間變得冷硬無情。

『在我們敵人的陣營裡，發生了一些狀況。不僅是要除掉我的念頭，我有些事實的根據，有人在來來去去。』他說著，用一根粗粗的食指按在鼻子旁邊。『要不是因爲這個，』他輕敲鼻側，猶如在愛撫一隻狗。『但這是一個我的好朋友，我信任他。』他慢慢地用意味深長的動作把手放在桌上，又輕輕說道：『要不是因爲這個賭注太大了，我一定會對你說：「朋友，回家吧！回去。這兒有些事情，還是閃著些比較好。」』

克里姆往椅背靠好了。他聲調中的緊張消失了，爆出一陣粗啞的大笑。『但我們不是老太太，而且這是我們的工作。所以，且讓我們把我的鼻子忘掉，回到工作上來。首先，有沒有你不知道，而我可以告訴你的呢？自從我傳出電訊之後，那女孩就沒有再露過面，我也沒得到其他的訊息了。但是或許你想就我們那次的晤面，向我提出一些問題。』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龐德直截了當地說：『你對那女孩的看法如何：你相信不相信她所說的有關於我的敘述呢？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了。她要不是對我如痴如狂，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切就沒有指望了，而且這也就證明是我們所不能洞悉的格別烏陰謀了。現在你告訴我，你相信那個女孩嗎？』龐德的語氣頗爲急切，眼光探索者對方的臉孔。

『啊，我的朋友，』克里姆搖了搖頭，展開雙臂。『你問我的問題，正是我要問我自己的問

題。打從這事一開始，我就在問自己了。只是有誰能分辨一個女人是不是在扯謊呢？尤其是這一類的事情。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天真無邪又美麗。她的雙唇柔潤優雅。她說話的語調聽來萬般急切，又害怕地不得了。她握緊了船上的警護欄杆，指關節都泛白了。但誰知她心裡真正打的是什麼主意？』克里姆高舉雙手。『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他說到這兒，絕望地垂下雙手，將它們平置於桌面上，眼睛直視著龐德。『只有一個辦法能夠分辨出一個女人是不是真的愛你，而且還要是精於此道的高手才看得出來。』

『是的，』龐德用曖昧的口氣說：『我知道你的意思。那就是在床上。』

15 一個間諜的故事

咖啡又來了，這次更多。大房間裡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煙味。兩個男人坐在那兒搜羅證據的蛛絲馬跡，詳加分析之後，再擱置一旁。一個小時之後，他們仍重返原點。爲了解決這女孩帶來的難題，仍有賴於龐德。要是他對她所說的感到滿意，就要擄獲她的芳心，把她連同那部機器弄出土耳其。

克里姆負責處理一切行政困難。首先，他打電話給他的旅行社，預留了下星期每一班飛出土耳其的班機上的兩個座位——包括BEA，法航，SAS和土航等航空公司的班機。

『現在，你必須弄一張護照，』他說：『一張就夠了。她可以視如你妻子。我的一員手下拿著你的照片，他會再去找某個看來多少有點兒像她的女孩子的照片。事實上，找一張嘉寶早年的照片就派得上用場了。她們某些地方滿像的。他可以從報社檔案裡弄到一張。我來對總領事說。他是個很不錯的人，很喜歡我一些緊張刺激的小計謀。今天晚上護照就可以準備好了。你要用什麼名字？』

『抽籤決定好了。』

『那就用索瑪森好了。我母親的姓氏。你化名大衛·索瑪森。職業是公司董事。這職業意謂著

什麼都不用管的人。女孩子呢？就叫卡洛琳吧！她看來像是名叫卡洛琳的樣子。你們扮成一對教養良好的英國年輕夫妻，喜歡到處旅行。經濟處理表格交給我負責好了。我會寫上旅行支票八十英鎊，用一張銀行收據證明你在土耳其停留期間，換了五十英鎊，海關方面呢？他們什麼都不檢查的，只要有人在此地買了些東西，他們就太高興了。你可以宣稱你買了些禮物送給倫敦的朋友們。如果你必須迅速離境，旅館帳單和你的行李都交由我來處理。水晶殿的人對我太熟了。還有沒有其他的事？』

『我想不出來。』

克里姆看了看手錶。『十二點鐘。剛好是要派車子送你回旅館的時間了。說不定有人留信給你。再來就是把你的東西好好的檢查一番，看看有沒有愛管閒事的人翻過了。』

他搖了鈴，並對方才那組長模樣的職員連珠砲般地下達命令。那人站著，一雙銳利的眼睛盯著克里姆，瘦瘦的頭頸往前伸出，好像一隻賽跑狗。

克里姆把龐德送到門口，再度親切有力地同他握了手。『車子會送你去吃午餐，』他說：『到香料市集上的一個小地方。』他的眼神很高興地看著龐德。『我真喜歡和你一塊兒工作。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好的。』他鬆開了龐德的手，說：『現在我有些事情必須迅速處理，也許做得不對，但反正都得做。』他咧開大嘴笑了。

那位組長模樣的職員，看樣子他是克里姆手下中的核心人物。他帶領龐德走出高台上的牆邊另

一扇門。其他那些人的頭還是低低的在處理帳目。有一條短短的通道，兩邊都有房間。那人帶路，龐德隨他進入了其中的一間，發現自己到了一間黑黑的、裝備非常好的實驗室裡。十分鐘內，他又出來了，到了大街上。勞斯萊斯沿著小巷開出，再回到了格拉達橋。

『水晶殿』的看門人又換了一個。這是一個表情諂媚的小個子，一張蠟黃的臉上，有兩隻邪惡的眼睛。他從櫃台後面走出來，攤著兩手，滿腹的歉意。『閣下，我要表示抱歉。我的同事竟然給了你一間設備不齊全的房間。我們起先不曉得你是克里姆大公的朋友。你的東西都已經搬到十二號房間去了，那是本旅館最好的一個房間。事實上，』這人油腔滑調地說：『這是專為新婚來此度蜜月的夫婦保留的，一切都很舒服。閣下，我再次向你致歉。另外那個房間可不是用來招待貴客的。』那人近乎卑躬屈膝地敬了個禮。

龐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把兩隻靴子後跟『嗒！』的一聲相擦撞的聲音。他注視著那人的眼眸，說道：『喔？』然後他眼睛往旁邊一瞟，『讓我看看新的房間。說不定我並不喜歡。本來那個房間倒是相當舒服的。』

『當然啦，閣下，』那人彎著腰一直把龐德恭送到電梯口。『但是，修水管的工人在你本來的房間裡。冷熱水供應……』他的語音消逝了。電梯上升了約莫十呎，停在二樓。

看來，修水管的事情倒不是假的，而且——龐德心想：住在旅館最好的一間房間裡，倒也無妨。守門人打開了一扇很有氣派的房門，退到後面。

龐德不能不認可。陽光從兩扇和小露台相通的大窗子那兒直射進來。以粉紅和灰色爲主色的房間模仿了法國的風味。雖然透露了歲月的滄桑，卻仍在時間的推移中展現風華。拼花木料地板上鋪著上好的地毯，晶晶亮亮的吊燈從華麗的天花板垂掛下來。床鋪很大，靠著右手邊的牆壁安置著，它背後有一面金框大鏡子，幾乎涵蓋了整個牆面。（龐德覺得很有趣。不愧是蜜月專用套房。當然天花板上若也安裝了鏡子，那就更理想了。）相連的浴室裡，鋪著磁磚，裡面一應俱全，洗澡盆和蓮蓬頭都有。龐德修面的用具都整整齊齊地放在那裡。

那個守門人跟在龐德後面進入臥室。當龐德說他願意接受這個房間的時候，他萬分感激地行了禮出去了。

爲何不呢？龐德又繞行室內一番。這一次他仔細地檢查牆壁，床鋪四周，和電話。爲何不住這個房間呢？何必說這兒一定有隱藏的麥克風或秘密出入口？幹什麼用呢？

他的行李箱放在靠近衣櫥那兒的一張長條凳上。他跪下來查看。箱子的鎖並沒有刮痕。他特意放在箱蓋口那兒的一小塊絨布還在那裡。他打開行李箱，取出那只小型公事包。仍未發現被搜查的跡象。龐德關上行李箱，站起身來。

他洗了把臉，走出房間，到了樓下。沒有留給他的任何訊息。守門人打開勞斯萊斯的車門，向他鞠躬。在那對賊溜溜的眼睛後面，是否隱藏了什麼陰謀呢？就算有的話，龐德也決定置之不理。不管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遊戲，必須有個開始。如果換房間是開鑼戲的話，倒也還好。這場遊戲總得

找個地方開始玩吧？

車子開下山坡的當兒，龐德的心思轉到了達柯．克里姆的身上。T站站長竟是如此的一個人物！就單單以他的塊頭來說，在這個到處鬼鬼祟祟的國度裡，便會驚駭到一般的小個子，使他高高在上。而他用不完的精力和對於生活的熱愛，吸引了每個人成爲他的朋友。這個熱情洋溢、身手機靈的海盜，究竟來自何方呀？他怎會替情報局工作呢？他是龐德所喜歡的少數類型其中之一，龐德已決定把克里姆算在他有限幾個心腹之交的朋友當中，誠心相待。

車子折回格拉達橋，下橋之後，便駛往有著圓拱門的『香料市集』。司機在前領路，帶他踏上磨損了的數級矮階，進入富於異國風味的香料氣息中。司機一路大罵那些乞丐和扛著袋子的搬夫們。走進入口之後，司機往左轉，拋開擾攘不休的人潮，向龐德指著一堵原牆那兒的小拱門，塔樓似的石階蜿蜒而上。

『閣下，你到左手邊最後一個房間裡就可以找到克里姆大公了。你只要問問人家就好，大家都認識他。』

龐德從涼颼颼的台階走上去，到了一個小接待室裡。侍者連他的名字也沒問，便帶著他在那些一個個小小的、鋪著彩色磁磚，圓拱形的房間所構成的迷宮裡穿梭來、穿梭去的。最後，他看見克里姆坐在角落的一張桌子旁邊，下手處就是市集的入口。克里姆熱烈地向他打招呼，拿著杯牛奶似的，其中冰塊叮噹作響的液體，晃來晃去。

『我的朋友！你可來了。快，喝些「拉其」，看了半天風景，你一定累壞了。』他大吼大叫地指揮侍者。

龐德在一張舒適的圈手椅上坐定，拿起一個侍者給他的小小的胖酒杯。他朝克里姆舉了舉杯，品嚐一口。它的味道和烏佐酒相仿。他把杯中的酒喝乾了，侍者又立刻爲他把酒杯斟滿。

『現在你就點餐吧！在土耳其，他們除了把動物內臟浸在臭臭的橄欖油之中煮食以外，就不吃別的了。至少米色餐廳這兒的雜碎菜還算是最好的。』

笑嘻嘻的侍者提出了建議。

『他是說今天的炭烤小羊肉非常棒。我不相信他，不過也有可能。這裡面有些滋味很好的米飯，和很多的洋蔥。或者說，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比較喜歡的？一客肉飯，還是這裡的人常吃的一種亂七八糟，加上了胡椒的東西？好吧，那就這樣，你一定要先吃些烤沙丁魚，搬上桌來的時候，你還可以聽見滋滋作響的聲音呢！』克里姆大刺刺地呼喝侍者。隨後，他氣定神閒地坐好了，笑看龐德。『這是對付這些傢伙唯一的方法。他們喜歡被人斥罵，被人猛踢。他們只明白這些，與生俱來的天性。假託民主的作風只會扼殺了他們。他們所需要的是帝王，是戰爭，是燒殺劫掠以取樂。可憐的蠻子，穿著軍服，戴著禮帽，一點兒也不像那樣子。他們真悲哀。看看他們，你就明白了。好吧！管他們去死！有什麼新聞嗎？』

龐德搖搖頭。他告訴克里姆換了房間的事，以及那文風未動的行李箱。

克里姆喝下一杯『拉其』，用手背擦拭嘴巴。他的反應和龐總當初的想法一樣。『這個嘛！遊戲總有個開始的時機。我已經進行了幾個小動作，現在我們只需等待。吃過午餐以後，我們要對敵人的陣營發動小小的攻擊，就想這會引起你的興趣。噢，我們不會被看見的，我們在黑影之中，在地下活動。』克里姆笑了，爲自己的小聰明感到得意。『現在，我們來談些別的事情。你對土耳其的印象怎樣？算了，我不想知道。還能怎樣呢？』

第一道菜上桌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龐德的串燒沙丁魚和其他的炸魚一般，味道不甚出奇。克里姆面前放的是一大盤好像生魚片之類的東西。他看見龐德表現地很感興趣似的。『生魚，』他說：『吃完這個之後，還有一道生肉片和萵苣，接著我還要吃一客優格。我不是一個喜歡新鮮事物的人，但我已被訓練成這個行業中的好手。在土耳其，這是一個好職業，大家很喜歡這種人。而我的師父堅持我應該只吃生食。我養成了習慣，對我有好處，但是，』他揮動他的叉子。『我不能假定這習慣對每個人都很好。每個人只要自己喜歡，我倒不在乎他吃些什麼。我最受不了邊吃邊喝，卻愁容滿面的人。』

『你爲什麼決定要做箇中好手？你怎麼入了這一行？』

克里姆又起一片生魚，用牙齒撕扯它。他一口喝了半杯『拉其』，點了根香煙，靠在椅背上坐著。『是這樣的，』他苦笑著。『談到我的時候，我們最好就把它當做一個尋常的話題。你一定在想：「這個瘋狂的大個子怎會進了情報局的？」我會告訴你的，但說來話長。如果你聽煩了就阻止

我，好嗎？』

『好的。』龐德點了根『外交家』香煙，雙肘撐著靠向前面。

『我是垂必桑的人，』克里姆眼望著裊裊上升的煙圈，說道：『我們家是個大家族，我爸有好幾個老婆。我爸是那種女人無法抗拒的男人。所有的女人巴不得被他扛在肩上，帶到山洞裡去讓他施暴。他也就用這種方法對待她們。我父親是個了不起的漁夫，他名揚黑海。他專門捕捉劍魚。劍魚很難捕捉，很難將牠制伏。但在這一方面，他的表現永遠比別人好。女人總喜歡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土耳其的傳說，男人應該是強壯的。在土耳其的一角，他便是某一型的英雄。他是個大塊頭，講究浪漫情調的人。因此他想要怎樣的女人都沒問題。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女人，有時甚至殺死別的男人來得到他們的女人。當然，他兒女眾多。我們大家住在一間老舊的大宅裡，我那些「阿姨」們把房子整理得適於居住。這些阿姨真的就好像我爸的後宮佳麗，為數眾多。其中有一個是來自伊斯坦堡的美國女老師，是我爸在看馬戲時遇見的。他和她一見鍾情。當天晚上他就帶她上了他的漁船，遨遊博斯普魯斯海峽後，再回到垂必桑。我想她從來沒有為此而感到悔恨。想必她心裡只有他，而忘記了整個的世界。戰爭結束不久，他就死了，當時他六十歲。排行在我前面一個的孩子，是一個義大利女郎生的，那女人給他取名為「白安柯」。他膚色很白，我的膚色較黑。因此我名叫「達柯」，就是「黑仔」的意思。我們兄弟姊妹共十五人，度過了快樂的童年。阿姨們時常大打出手，我們也一樣。我們的家就像個吉卜賽營地。靠著我爸的養活，才維持了這個家，他會打我們

——女人和孩子都打，尤其是我們胡鬧的時候。當我們安安靜靜，非常聽話時，他待我們也很好。你無法理解一個像這樣的家庭吧？』

『按照你描述的方法，我可以理解。』

『反正，它就是那個樣子。我長大了，塊頭幾乎和我爸一樣大，只是我受過較好的教育，這得歸功於我媽的教導。我爸只教導我們愛乾淨，洗手間一天去一次就好了。而且，永遠不要因為什麼事情而覺得不好意思。我媽還教我要尊敬英國，不過，這是順便提起的。到了我廿歲時，我擁有一艘自己的船，而且開始賺錢了。但我生性放蕩不羈。我離開了我龐大的家庭，住到河邊有兩個小房間的房子裡。我希望在我媽不知道的地方，和女人找樂子。但運氣不好，我找了一個小女人，是我和一些吉卜賽人打架時贏來的。打架的地方在伊斯坦堡的山區裡。他們來追捕我；我已把她弄上船了。我必須先把她擊昏。等我們回到垂必桑的時候，她還是想要殺了我。所以我就把她帶到我住的地方，脫掉她身上所有的衣服，把她光溜溜地用鐵鍊鎖在桌子底下。我吃飯的時候，把麵包屑往地下丟，像養狗似的餵她吃。她必須學會誰才是主子。但是她還沒學會這個之前，我媽就聽到了一些什麼，她跑到我住的地方來，事先並沒有通知我。她對我說我父親立刻要見我。就這樣，她發現了這個女孩子。她生平第一次真正地對我生氣了。那是生氣嗎？她簡直瘋了。她說我太殘忍了，她羞於承認我是她的兒子，要我立刻把女孩子送回她自己人那裡。我媽從我的房子裡找到些那女孩子自己的衣服拿給她。女孩子穿上了，就在要把她送走的時候，她卻不願離開我。』達柯．克里姆說到

這裡，縱聲大笑。『這是一堂有趣的女人心理學課程。我的朋友，說到這女孩的難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媽爲她乾著急，她不但不領情，只是用吉卜賽人的語言怨天尤人地說這裡痛，那裡痛的。那時我正在和我爸談話，他並不知情。我媽當初也是被他這麼弄來的。另外有個男人和我爸在一起，是個高個子的英國人，話並不多。他一隻眼睛上蒙了一個黑眼罩。我聽他們在談論一些關於蘇聯人的事。那英國人想要知道蘇聯人在英國人的勢力範圍附近做什麼。巴土木這地方距離垂必桑約莫五十哩，是英國人的大油料站，也是他們的海軍基地。蘇聯人就在這附近出沒。他爲了要打聽消息，願意付給我爸很不錯的酬勞。我會說英語，也會說俄語。我耳聰目明，還有一條船。我爸決定要我給那英國人做事。朋友，那英國人是登西少校，也就是我前一任的T站主任。至於這故事的其餘部份，』克里姆用他的長煙斗做了個誇張的動作。『你都可以猜到了。』

『但是你怎麼成爲這個職業中的好手呢？』

『啊哈！』克里姆很機伶地說：『這又是另一個機緣了。我們的巡迴馬戲團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土耳其政府讓我們出境的馬戲團。蘇聯人不看馬戲，簡直活不下去。就這麼簡單。我在馬戲團裡專門表演用牙齒咬斷鐵鍊，或者是用牙齒表演舉重。我和蘇聯村莊裡當地最強壯的居民比賽角力。他們有些簡直是巨人。幸而他們是愚蠢的巨人，因此我幾乎每次都贏。總之，喝酒的時候，我都可以聽到一些談話和閒言閒語。我裝得傻傻的、聽不懂他們的談話，時而問他們一些幼稚的問題，他們會大聲取笑我，認爲我是笨蛋，然後把答案告訴我。』

第二道菜上來了，還連同一瓶『卡伐克里第兒』酒。這種酒和其他任何巴爾幹半島的酒一樣，是一種粗製濫造的紅葡萄酒。『開巴布』的味道很不錯，吃起來有一種煙熏培根肉和著洋蔥的豐腴滋味。克里姆吃的是一種叫做『塔塔兒』的生肉排，平鋪的一大片，周圍撒了胡椒和蔥花，用蛋黃調製在一起。他讓龐德嚐了一口。十分美味——龐德這麼說。

『你應該每天都吃，』克里姆很誠懇地說：『對於想要積極做愛的人，這是好東西。還有些運動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這些事情對男人很重要，或者說，至少對我很重要。我像家父一樣，需要一大堆女人。不過，不同的是我喝酒和抽煙太多了，這些對做愛都不利，我做的工作對做愛也不好。太緊張，又太費腦力。這會使得血液流向腦部，而不是流向做愛需要用到的地方。但我對生活非常貪求。我總是做各種不同的事，做得很多。有一天，我的心臟會突然衰竭的。我會像我父親一樣死於海難，但我不怕。至少我會死於一種令人尊重的疾病。說不定別人會替我豎起一塊墓碑，上面寫的是：「這人死於生活過度。」』

龐德哈哈大笑。『達柯，別言之過早。』他說：『M會不高興的。他腦子裡只有你。』

『是嗎？』克里姆仔細看著龐德的臉孔，看他像不像說謊。然後他歡喜地笑了。『如果真是這樣，我要小心不遭橫禍。』他看了看自己的錶，『來，詹姆士，』他說：『你提醒了我的責任感，真是太好了。我們到辦公室去喝咖啡，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浪費。每天下午兩點半，蘇聯人要召開戰爭會議。今天你我將給他們一份榮幸，參與他們的議程。』

16 鼠穴

回到那間清涼的辦公室裡，在他們等待那不可沒有的咖啡時，克里姆打開一個壁櫥，拿出好幾套機師的藍制服。克里姆把全身脫到只剩下短內褲的程度，穿上其中的一套制服，再穿了一雙膠靴。龐德也挑了還算適合他的制服和靴子穿上了。

職員的組長送來了咖啡，並一塊兒帶了兩個強力手電筒進來放在桌上。

待那人離去之後，克里姆說：『他是我的兒子之一——最大的一個。在外面的那些職員全都是我的兒女。司機和守門人是我的叔伯。相同的血源是最佳的安全措施。而從事香料生意對我們全體而言，是很好的掩護手法。M把我安排到這門生意裡面。他要他倫敦那些朋友幫了忙，如今我是土耳其頂尖的香料商了。我早就還清了很久以前M借給我的錢，我的兒女個個都有香料生意的持分。他們生活富裕。當我有情報工作必須做的時候，或者我需要幫助的話，我就在子女當中挑選一個最能夠勝任的。他們都分別接受了情報工作不同項目的訓練。他們聰明又勇敢。有幾個已經為我開了殺戒。為了我——或為了M——他們不惜一死。我對他們的教訓是：M的地位僅次於上帝。』克里姆做了個搖手的動作。『我說了這些，只是為了讓你明白你擁有很得力的助手。』

『我並沒有其他不同的想法。』

『啊哈！』克里姆不以為然。他拿起手電筒，遞了一個給龐德。『現在我們開始工作吧！』

克里姆走到寬大的玻璃書櫥那兒，將手伸到它後面，只聽見『喀哩』的一聲，書櫥便無聲地沿著牆面滑向左邊。它後方有個嵌在牆內的小門。克里姆推了門邊一下，它便向牆心打開，露出了一個黑黝黝的隧道，並有石階通達下方。一種發霉的氣味，混和著一股隱隱的動物臭氣，從裡面飄散出來。

『你先下去，』克里姆說：『走到台階盡頭等我。我必須把門恢復原狀。』

龐德打開了手電筒，從那門口進去，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階。在手電筒的照明下，他看得出這兒的工事是新建的。下面廿呎處，水光粼粼。等到他走到了台階底層，他發現水光原來是一股流向古代石壁圍起的隧道中央一處小凹地的細流。這一條隧道順著一個險峻的角度斜斜向上，往右邊去了。右手邊，隧道向下沿展，龐德猜測此處正在金角河的水面下。

在龐德的手電筒所照不到的距離那兒，傳來一種持續而微弱的衝撞聲。黑暗中，成千成百的小紅光閃閃發亮，並迅速移動著，同樣也是有的往上、有的往下。在他兩側二十碼之外，數不清有多少老鼠盯著龐德看。牠們在試探他的氣味。龐德猜想長在牠們牙齒上方的鬍鬚，一定稍稍翹高了一些。他只有一剎那的時間拿來想像：萬一他的手電筒不亮了，牠們會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呢？

克里姆倏即來到他身旁。『爬這一段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十五分鐘的樣子。我希望你喜歡動

物。』克里姆的笑聲爆散在隧道中，鼠輩們紛紛騷動閃躲。『很不幸地，我們別無選擇。老鼠和蝙蝠都有。牠們簡直成了一支龐大的陸軍部隊了。我們必須把牠們趕到我們前面去。這一段路爬到最後就會很壅塞了。我們動身吧！上面還好，小水流的兩側也是乾燥的。但是到了冬天，洪水頻頻，那時就必須用到蛙人的裝備了。讓你的手電筒照著我的腳下，如果一隻蝙蝠落在你的頭髮上，把他拂掉就好。這種事並不常發生。牠們的雷達系統非常好。』

他們開始沿著斜面上行。老鼠的氣味和蝙蝠糞便的氣味相當濃烈——好像是猴欄和雞舍混在一起的氣味。龐德心想；要把全身這種味道除掉，必須要花好幾天的工夫。

蝙蝠一撮撮地倒掛在他們頭頂，好像房頂上吊下來的枯萎葡萄藤。而且當克里姆的頭或龐德的頭屢屢被牠們掃到的時候，牠們便『咻！』的一聲在黑暗中飛竄而去。他們一面往上爬，眼前那些吱吱叫著，到處鑽來鑽去的小紅光就越來越多，密密麻麻地分佈在中央凹地的兩側。克里姆偶爾把他的手電筒往前面晃一晃，燈光所照見的灰色地面上，突現出亮閃閃的白牙和細細亮亮的鼠鬚。這時候，鼠群在極度的驚恐之中，靠他們距離最近的，跳上了其他老鼠的背部都逃走了。隨著這些灰色鼠輩勢如奔雷地往中央下水道那兒大量的集中，向上延伸的隧道越來越陡，而身上濺著水花的後援部隊和他們越來越近了。

他們兩人舉起手電筒指著後援鼠輩，好像用槍口對準牠們似的。在整整爬了十五分鐘以後，他們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一個深深的凹洞，在隧道內側的牆面新鋪了磚塊。從洞頂處降下一個用油布包起來的粗粗的東西，它的兩側各有一條長凳。

他們走進凹洞，又爬了幾呎。龐德在想：遠處那些沿隧道上竄的鼠輩們一定陷入了極深的歇斯底里狀態之中了。牠們將掉轉方向。隨著空間的越來越擠迫，鼠輩們將無懼於燈光，撲向這兩個闖入洞穴的人，連他們身上駭人的氣味也不顧了。

『小心！』克里姆說。

一陣靜寂之後，隧道上面遠處的吱吱叫聲停止了，好像有人下了一道命令。接著忽然間這些擠成了一堆的灰色身軀，一面發出尖聲的叫喚，一面掉頭衝下斜牆，向四面逃散。

凹洞外面，灰色的鼠河奔流了數分鐘之久，最後，老鼠的數目越來越少，剩下一些有病帶傷的，一步一跛地摸索著往下走。

克里姆低低地哼了一聲。『將來總有一天，這些老鼠會開始死掉。伊斯坦堡又要鼠疫大流行了。沒有把這個地方向當局報告，我有時也感到罪惡。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來做清理消毒的工作了。但是只要蘇聯人在這上面，我就不能去報告。』他朝凹洞上面努努嘴。他看了看手錶。『再過五分鐘，他們就要開始搬椅子，翻公文了。有三個人是永遠不會缺席的——都是格別烏的，也或許有一個是從軍事情報單位GRU來。另外可能還有三個人——兩個星期之前，來了兩個人，一個來自希臘，一個從伊朗那邊進來。剩下一個是星期一才到的，天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來

到這兒的目是做什麼的？有時那名叫塔迪雅娜的女孩子聽到傳喚，會進來一下再出去。希望今天能一睹她的面目。你會驚爲天人的，她值得欣賞。』

克里姆伸手解開那油布包，將它往下拉。龐德恍然大悟。油布包裹著的是潛水艇的潛望鏡。它亮閃閃的底部被保護得很好。在底部接合的地方，塗了厚厚的油料，上面浮著水氣。龐德吃吃地笑了。『達柯，你從哪兒弄了這玩意兒回來？』

『土耳其海軍。戰備物資。』聽克里姆的口氣，並不歡迎他提出進一步的問題。『目前，倫敦的Q·布倫區正設法在上面裝置些什麼，好讓它能夠傳聲。這不是簡單的工作。它頂端的鏡頭不會比打火機來得大。當我把它抬高時，它就升到那房子地面的高度。我們在那屋子的角落挖了一個小洞。我們的技巧很好。有一次我來查看的時候，看到一個大大的捕鼠器，上面放了一塊乳酪。至少，透過鏡頭看那捕鼠器，顯得很大。』克里姆笑了一下子。『但是真的沒有太多空間可以容納一個靈敏度很高的竊聽器隨著鏡頭升上去了。而且現在想要再進入那裡面去動些手腳已不可能了。我能安裝這個設備，還是動用我工務部的朋友，將蘇聯人弄出去了好幾天才做好的。他們編造的理由是說上山的電車會動搖這一帶房子的地基，必須好好檢查一下。花了我好幾百鎊的鈔票呢！工務部的人將和這間房子相連的兩邊幾家住户都檢查了一番，宣稱房子的安全無虞。蘇聯人本來就有多心病。我想他們回來以後，一定將這地方地毯式地搜索遍了，看看有沒有麥克風啦、炸彈啦這些東西。但這種耍詐的手法我們不能用第二次了。除非Q·布倫區能夠想出聰明的辦法，否則我只要盯著他們

就很滿意了。總有一天我會發現一些有用的事情。像是他們盤問某個我們深感興趣的人之類的。』

屋頂上潛望鏡的基座那兒，有一個搖晃的鐵球，它的體積是足球的兩倍。『那是什麼？』龐德問。

『炸彈底下的一半——一個大炸彈。要是我遭遇了什麼事情，或者和蘇聯開戰了，我辦公室裡有個無線電控制器將會引爆這炸彈。說來真悲哀，（但克里姆的表情看來並沒有悲哀的樣子。）除了蘇聯人以外，還有很多無辜的人也會被炸死。當鮮血四濺的時候，人類和自然一樣是別無選擇的。』

克里姆看了看手錶，隨後抓住潛望鏡兩片接目鏡外側的兩個把手，慢慢地將它舉到下巴的高度。當潛望鏡發亮的鏡筒提高而伸入裝置在洞頂的鐵殼時，發出了一種壓水機的嘶嘶聲。克里姆低下頭去，往接目鏡裡面看，並緩緩提高把手，直到他能夠站直了身體。他輕輕轉動身軀，調整好接目鏡的焦距，向龐德招呼。『就是他們六個。』

龐德走過去，接他把手。

『仔細看看他們，』克里姆說：『我認識他們，但你最好把他們的面目記清楚了。坐在桌子上手處的那個人是他們的公使，他的左手邊是他的兩個幕僚。他們的對面是三個新到這兒的人。最近的日子來的那一個，看來是個重要的角色，他坐在公使的右邊。等你看到他們除了談話之外，還有任何動靜的時候，趕快告訴我。』

龐德第一個衝動是想告訴克里姆不要出聲。這情形好像他和那一夥蘇聯人坐在同一個屋子裡，他坐在角落的一張椅子上，或許他就是個秘書吧？正在速記會議記錄。

這原本爲瞄準飛機和船隻而設計的廣角鏡片，讓他看見了一幕奇異的景象——就彷彿是一隻老鼠看見桌子下面有好幾條像森林般的人腿，以及屬於這些人腿的頭部。公使和他的兩個幕僚看起來很清楚——在龐德的檔案裡，是那種嚴肅而呆滯的蘇聯人的臉孔。公使的表情像教授般的非常深沉——厚厚的鏡片，瘦長的下巴，寬額疏髮，髮絲梳整到腦後。他左手邊坐著的那個人有一張方方的木頭般的面孔，鼻子兩側各有一處深凹，頭髮相當光亮，左耳有個缺角。第三個會議中常駐的官員，臉部已經有些美國化了。杏仁般的雙眼看來很是明亮機伶。現在輪到他在講話。他的臉上有著不該流露的謙卑，口中金牙閃爍。

龐德比較看不清那三個新來客。他們的背部半對著他，他只能看見和他相距最近的，有可能是最年輕的一個。這人的膚色也同樣很黑，他也可能來自南方的一個國家。他下巴的鬍子刮得很難看，從側面看到他一道又粗又黑的眉毛，下面的眼睛笨拙而呆滯。他的鼻子多肉而尖突。悒鬱不樂的嘴形，上唇極長；嘴巴下方是他的雙下巴。粗硬的頭髮剪得很短，因此他頸背的大部份看上去青青的，直到耳垂的部份。這是一種用電剪修剪出來的軍中的髮型。

他鄰座那人唯一能被看清楚的是他肥肥禿禿的脖子後面的一個大瘤。還有他身上一套嶄新的藍色衣服，以及擦得很亮的棕色鞋子。在龐德留神觀察期間，那人幾乎一動也沒動，而且他顯然沒有

說話。

現在，坐在公使右邊的高階層訪客，把身體向後靠著坐好了，開始發表意見。他的側面看來強健而線條分明，骨骼粗壯。在史達林式的深棕色鬍子下面，是一個外突的下巴。龐德看見他一邊雜草似的眉毛和冷酷的灰色眼珠。在鐵絲般灰棕色頭髮的覆蓋下，額頭顯得更窄了。他是唯一在抽煙的。用一根小小的木製煙斗，忙著吞雲吐霧。他不時向側面揮一揮煙斗，讓煙灰落在地板上。他的側面看來威嚴無比，勝於其他那些臉孔。龐德猜想他是莫斯科派下來的高階官員。

龐德的眼睛漸漸累了，他輕輕扭轉把手，在那個邊緣呈鋸齒的小鼠洞的許可範圍內，打量房間周遭。他沒看見什麼有趣的東西——兩個橄欖綠色的檔案櫃、門口一個衣帽架，他數了一數，上面有六頂左右一式一樣的灰色氈帽。還有一個餐具架，上面有個裝滿水的大玻璃瓶和一些玻璃杯。龐德離開了接目鏡，揉搓著眼睛。

『但願我們聽得見，』克里姆說著，傷心地搖搖頭。『這情報的價值超過了鑽石。』

『會解決很多的問題。』龐德也很同意。稍後，他說：『對了，達柯，你怎麼知道這隧道的？它本來的用途是什麼？』

克里姆彎身很快地瞄了接目鏡一眼，又站直了身子。

『這是皮拉斯宮殿廢棄的下水道，』他說：『如今皮拉斯殿是觀光點之一了。它的位置靠近聖索非亞，在伊斯坦堡高地上。它是一座巨型地下宮殿，有一百碼長、大約一半的寬度。一千年以前

建造來做爲萬一被圍城的時候，用以蓄水的。它可以貯存數百萬加侖的水。四百多年前，一個名叫基留斯的人再度發現了它。有一天，我看到關於他發現了這個地下宮殿的敘述。他說冬天的時候，「有一根發出很吵鬧的聲音的大水管」會把它裝滿。我就心想：果真如此的話，在這城市淪於敵手之時，必定也有「另一根大水管」將它很快地放完。我就到皮拉斯宮殿去，買通了看守的人。一天夜裡，我帶著我的一個兒子，划著橡皮艇，在它的柱子和柱子之間來回察看。我們用一把鎚子和一具回聲器敲遍了它的牆垣。在一處末端，看來最有可能的地方，發出空蕩蕩的聲音。我又交了更多鈔票給工務部部長，他以「清理內部」的名義，將皮拉斯殿關閉了一個星期。我的工作小組可忙慘了。』克里姆再低頭從接目鏡裡望了望，繼續說道：『我們在水位的上方一直往牆裡挖，挖到了一個圓拱的頂端。這個圓拱形的結構就是隧道的起點。我們就進入隧道，深入探索，心情無比興奮，不知道出來的時候會到達什麼地方。當然，它必定是順著山勢往下走，這是沒有疑問的——山下也就是書市，蘇聯人在那兒有個聚合的定點。而隧道最後和金角河在格拉達橋附近會合，距離我的倉庫二十碼。所以我們就把皮拉斯宮殿的洞口堵住，從我倉庫的這一頭挖掘。這是兩年前的事了。花了我們整整一年的工夫，還做了許多勘測的工作，才能直接到達蘇聯人聚會的地方下面。』克里姆哈哈大笑。『我想將來蘇聯人會決定換個地方的。那時候，希望T站的站主人換了別人。』

克里姆彎下身子，靠近了橡皮接目鏡。龐德發現他身子都發僵了。只聽到克里姆很急切地說：『門開了，快！快來看！她出現了。』

17 情敵相殘

當天晚上七點鐘，詹姆士·龐德回到了旅館。他洗了個熱水澡，又用冷水沖涼。他想最後總算把皮膚上那動物園似的臭氣清除了。

他身上只穿了一條內褲，坐在室內的一個窗口前，啜飲著伏特加酒，俯視金角河上帶著悲劇色彩的夕陽。但是他並沒有把那回教寺院的尖塔，和垂掛在後方的金紅兩色布幕所組成的場景收入眼簾。他所不能忘懷的，是塔迪雅娜·羅曼諾娃給他的第一印象。

那高䠷漂亮的女孩跨著舞蹈的步伐，手上拿了一份文件，走過那扇灰撲撲的房門。她在她的長官身邊站定，把那份文件交給了他。所有的男人都抬起頭來看著她；她臉一紅，把頭垂了下來。那些男人臉上的表情是什麼意思呢？並不僅是男人看到了一個漂亮的女性而已。他們表現出好奇的心理。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想知道這份文件裡說的是什麼事？爲何在開會中途被打擾了？他們的表情裡隱含著不屑——是人們看到妓女的反應。

奇異如謎的景象。這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超軍事組織的一部份。這些在職的官員們互有戒心。而女孩只是一個具有士官身分的職員而已，她正在進行例行性的工作。爲什麼他們毫不掩飾地

用疑惑性的輕蔑眼光瞪著她看呢？——簡直就是把她當做一個被捕的間諜，馬上要將她綁赴刑場。他們懷疑她嗎？她敗露了自己的行跡嗎？但看樣子又不完全如同她所猜測的。公使唸出了那份文件的內容，所有人都把眼光從女孩身上移開了，注視著公使。他說了一些話，可能是重複文件的內容；而那些人都用沉鬱的眼光看著他，好像對這件事情不感興趣。然後公使抬起頭來望著女孩；其他人的眼睛也跟著他的眼睛轉。他不曉得說了些什麼？表情倒是友善的。可能在問她什麼事情吧？女孩搖搖頭，簡單地回答了。此刻那些人倒顯出津津有味的樣子。公使說了一句帶有疑問語氣的話。女孩子的臉更紅了，她點點頭，甚爲服從地注視他的目光。另外那些人露出笑容，很有鼓勵的意味，說不定有些曖昧，贊成是贊成的。此處並無令人置疑之點，也不是宣判罪狀。最後，公使又說了幾句話，女孩的回答大概是類似於『是的，閣下。』的意思，回答完畢，她就轉身走出了房間。她走出去以後，公使面帶諷刺的表情，說了一些話，那些人開懷大笑，表情都很是陰狠曖昧。好像公使說的是些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這以後，他們又接著開始工作了。

從凹洞返回隧道，再回到克里姆的辦公室裡，這一路上，他們都在討論著龐德之所見。眼望著西沉的夕陽，龐德絞盡腦汁，想要解出那一幕啞劇的謎。他想得快要發瘋了。

杯中酒已告罄，他點了一根煙。放下了未決的難題，他的心思回到女孩身上。

塔迪雅娜．羅曼諾娃。一個羅曼諾夫王朝之後。不錯，她看來非常像是個蘇聯公主，或者說傳統的理想女性。高高的、骨架勻稱的身形，舉手投足都是如此地優雅，站相也相當挺拔。垂在肩頭

的濃密長髮，還有那看來不可侵犯的側影。有著嘉寶一般的美好臉龐，羞怯和沉靜揉合爲一股獨特的氣質。深藍色的大眼睛清純無邪，正和她豐潤的嘴唇顯示出來的熱情，成爲強烈的對比。還有她的臉蛋羞紅，長而密的睫毛隨之垂下，覆蓋了雙眸，那表情惹人憐惜。這是一個處女的貞潔所使然嗎？龐德認爲並不是，她曾經被愛過的自信凸顯在她傲然聳立的胸脯中，以及她翹翹的臀部——她的身體很明確地知道身體的用處。

就龐德之所見，他難道可以相信她是那種因爲一張照片以及一些紀錄，就會深陷於愛河的女孩子嗎？一個人如何去分辨呢？這樣一個女孩擁有浪漫無比的天性。她的眼、她的唇，在在都深藏著美夢。以那種廿四歲的年紀，蘇維埃的機械化制度還沒有輾碎她多情的執著。羅曼諾夫王族的血統，想當然也使她對於和她所見到現代蘇聯軍官不同類型的男人，多了一種傾慕的渴望。由於嚴格的政黨教育，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嚴峻、冷酷、一板一眼，基本上還有些歇斯底里，以及可厭的呆滯。

有可能是事實。從她的外表觀察，沒有理由否決她的故事。龐德希望那是真的。

電話鈴響了，是克里姆打來的。『有新發展嗎？』

『沒有。』

『那麼我八點鐘來接你。』

『我在此待命。』

龐德放下聽筒，慢條斯理地開始穿衣服。

克里姆對於晚上的晤面很堅持。龐德本想待在旅館裡，等候第一次接觸的機會——留言啦，一通電話啦……之類的。但是克里姆不以爲然。那女孩意志極爲堅決，她會自行選擇時間和地點。如果爲了她的方便，龐德便得聽她任意差遣，看來不太對勁。『我的朋友，這是很不好的心理，』克里姆堅持己見。『沒有一個女孩子會喜歡爲她疲於奔命的男人。如果你對她有求必應，她便會看不起你。她從你的長相和檔案認識了你，她會認爲你是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還有些高傲。她喜歡這種調調。她甘願臣服你膝下，只爲求得你的青睞。』——克里姆眨了眨眼，說：『她不惜代價，只希望你用酷酷的嘴唇吻她一次。她懷著沉浸於愛河中的想像，你就按照她的幻想扮演你的角色吧！』

龐德聳聳肩膀。『好的，達柯，我想你是對的。你建議我怎麼做呢？』

『按照你生活的慣例過日子。現在回家去洗個澡、喝杯酒。本地的伏特加摻點水，喝起來滿不錯的。如果沒有新鮮事發生，我八點鐘來接你。我們到一個我吉卜賽朋友的餐廳去吃飯。我朋友的名字叫做瓦伏拉，是一個族長。反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和他碰面：他是我最好的消息來源之一。他正在替我查問是誰試圖炸毀我的辦公室？他有些跳舞女郎會表演給你看。我不至於向他提議要她們爲你提供更親密的服務。你必須保持劍刃的鋒利。有句俗話說：「一日爲王，終身爲王。但是一日爲武士便已足矣！」』

龐德想到克里姆的格言，不禁露出了微笑。這時電話鈴又響了，他拿起聽筒。這次只是通知他車子來了。他走下有限的幾級石階，進入等待他的勞斯萊斯，和克里姆會合。他不得不承認心裡有幾分失望。

他們穿過金角河邊較爲貧瘠的區域，往遠山的方向行駛。司機半偏著頭，用不以爲然的口氣說了一些話。

克里姆簡單地應了他一聲。『他說有一輛蘭百達在跟踪我們。騎車的是一個臉孔不易分辨的傢伙。這事無關緊要。只要我願意，我可以把我的行動安排得很秘密。他們經常跟著這輛車子跑了好幾哩，其實車子後座上的是個假人。一輛故弄玄虛的車子是很有用處的。他們知道這吉卜賽人是我的朋友，卻不知道爲什麼。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進行夜間休閒活動是無妨的。星期六的晚上，和一個遠道從英國來的朋友一起，不管做些什麼事，總無傷大雅吧？』

龐德從後照鏡裡看見街道上熙來攘往。一個摩托車騎士從一輛停下來的電車後面露了一個面，然後又被一輛計程車遮住了。龐德轉過頭去，他心裡在想蘇聯人經營他們各地情報中心的手法——用盡一切財力和裝備，而英國情報局與之抗衡的只是擁有一小撮勇於冒險的，薪資菲薄的情報員，就像這個坐著一輛二手車，只有他的子女可以幫助他。但是克里姆在土耳其到處吃得開。也許畢竟適當的人選勝於優秀的機械吧？

八點半，他們在伊斯坦堡郊外一條登山的漫長道路的中途停下了車子。這兒有一座小茅亭似的

露天咖啡廳，人行道上還安設了幾張桌子，桌子邊是空的。樹梢從它後方高高的牆頭露了出來。他們下車以後，勞斯萊斯就開走了。他們在路邊等候蘭百達。卻只聽得它蜂鳴般的聲音歇止了一會兒，立刻又轉往山下去了。那摩托車騎士只是驚鴻一瞥。他們看見他是個矮矮壯壯的人，戴著護目眼鏡。

克里姆領著他穿過那些露天咖啡座，進入了餐廳。那裡面看來空無一人，卻有一個人迅即從櫃台後面站了起來。他一隻手放在櫃台下面。當他見到來人是誰的時候，對克里姆露出了緊張兮兮的慘淡笑意。不知什麼東西落到地下，發出鏗鏘的一聲。他從櫃台後走了出來，帶他們從後門出去，沿著一條鵝卵石小徑，走到那堵高牆的一扇門前，敲了一下之後，他打開了門鎖，招手叫他們進去。

門內是個花園。樹下到處分佈著木板條釘成的桌子。中間是一片環狀的舞蹈場地。一串串美麗的電燈，掛在場子圓圍豎起的竿子上，此刻尚未發亮。遠處一個長條枱子的四周，圍坐著約莫二十個人，長幼都有，他們正在吃東西。但此刻他們放下了手裡的刀叉，往門邊瞧著。幾個孩子本來一直在枱子後方的草地上，玩得不亦樂乎，現在也安靜了下來，不停地看著。四分之三的月亮把地面的一切照耀得明晃晃的，一棵棵的樹下，樹影有如薄翼。

克里姆和龐德往前走去。坐在桌首的那人對其他人說了一些話。他站起身來迎接他們。其餘的人繼續用餐，孩子們又開始遊戲。

那人很客氣地接待克里姆。他站了好一會兒，不停地解釋著一些事情。克里姆很專心地聽著，偶爾發問。

這個吉卜賽人穿著馬其頓服裝——長袖白上衣，寬寬的褲子和飾有花邊的柔軟皮靴，顯得堂皇而誇張。他的頭髮像是一條條黑色的小蛇糾結在一起。一大撮下垂的黑鬚，幾乎把整個紅唇都遮住了。分列於感染了梅毒的鼻子兩側的是兩隻兇猛而殘忍的眼睛。月光刻劃出他下頷尖銳的線條，以及他高聳的顴骨。拇指上戴了一個金戒指的右手按在一柄彎刀的刀把上。皮製刀鞘的尖端有鏤空銀花的裝飾。

吉卜賽人說完了，克里姆也以有力的語氣說了幾句話，顯然是把龐德大大地誇獎了一番。在這同時，他伸出手來往龐德的方向比劃著，彷彿他是一個夜總會的節目主持人，正向大家推薦一個新的節目。吉卜賽人走上前來，細細將龐德打量了一會兒，突然地一鞠躬；龐德隨之行禮如儀。吉卜賽人臉上掛著諷刺的笑容，說了幾句話。克里姆聞言，哈哈大笑，把頭轉過龐德這邊來。『他說一旦你失業的話，就來這兒找他，他會給你一份新工作——幫他馴服他的女人，並爲他從事殺戮。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這是無上的讚美。你應該說些話來回答他。』

『告訴他：我不認爲在這些事情方面，我能幫得上忙。』

克里姆替他口譯了。吉卜賽人彬彬有禮地露出一口牙齒。他說了幾句話之後，走回長枱那邊，用力地拍著手掌。兩個女人站起來，走向他身邊。他簡單地交代了她們一些事情後，她倆回到枱子

前面，拿起一個陶土做成的大盤子，身影消失在樹林之間。

克里姆攙住龐德的手臂，把他帶到一邊去。

『我們來的時辰不對，』他說：『餐廳打烊了。他們出了些家庭糾紛，必須用非常的手段加以解決，而且要私下解決。但因爲我是他們的老朋友了，所以獲邀和他們共進晚餐。雖然吃來可能不是滋味，但我叫了拉其酒。然後，我們可以做壁上觀——只有一個條件：我們不能加以干擾。我的朋友，希望你瞭解，』克里姆又在龐德手臂上重重捏了一下。『不管你看見了什麼，切忌行動或發表意見。方才剛剛進行了一場求愛的行動，而公正的原則是一定要維繫的——是他們所認爲的公正。這是男女之間愛恨交織的情事。這支族人中的兩個女孩，同時愛上了他的一個兒子。空氣裡充滿了死亡的氣味。她倆互相恐嚇不惜殺死對方也要得到他。如果他選擇了其中的一位，失敗的一方已詛咒將殺害他們兩人。這事陷入了尷尬的僵局。族中爭議頗多。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兒子送到山裡去，讓那兩個女孩今夜在這兒進行決鬥，不拼到一個你死我活的結果，是不能停止的。他兒子已同意和勝利者結婚。現在，兩個女人分別被關在篷車裡了。這不是玩鬧而已，是非常嚴肅的事。我們能夠參與，是很大的殊榮。因爲我們是外國人。你明白嗎？你不會忘掉行事的規矩吧？你不會打擾吧？如果你做不到，他們會宰了你，說不定還包括我在內。』

『達柯，』龐德說：『我有個名叫馬錫斯的法國朋友，他有一次對我說：「自知之明不可沒有」我和他一樣，不會做出使你蒙羞的事。男人和女人打是一回事；女人和女人打鬥，情況又不同

了。至於那顆炸彈，又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炸了你辦公室的炸彈。他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嗎？』

『是那些「沒有臉孔的人」的領袖。他自己動手安裝的。他們乘船沿著金角河下來，他爬到一個梯子上，將炸彈安裝在牆上。沒炸到我算他倒楣。這次行動計畫是他們精心設計的。那傢伙是個歹徒，名叫庫利蘭名，他是保加利亞的逃犯。我應該和他算算帳。天知道他們怎麼突然想置我於死地，但我不能容許這種混蛋事情發生。今夜，我可能決定要採取行動了。我知道他住的地方。我已經叫司機帶著必要的裝備回來了。』

一個長相極爲嬌艷的年輕女郎，穿著黑色的老式女裝，金幣串成的項鍊圍在她頸際，兩隻手腕各戴了一條細細的金手鍊。她從枱子那邊走過來，到了克里姆面前，行了屈膝禮，身上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音。她說了些什麼，克里姆對她有所回應。

『他們叫我們上桌了，』克里姆說：『我希望你善於用手指抓東西吃。我看他們今晚個個穿著體面的服裝。那個女孩很有身分。她身上穿金戴銀的，都是她的嫁妝。』

他們走到枱子那邊。爲首的吉卜賽人左右兩側的枱面已經清乾淨了。克里姆發出一種聲音，聽起來像是對大家禮貌性的問候。他們也點頭回禮。克里姆和龐德坐定了。每個面前各有一大盤像是蔬菜燉肉之類的食物，散發出濃重的洋蔥味、一瓶拉其酒、一個大水瓶，還有一個廉價的酒杯。還有好幾瓶未拆封的拉其酒放在桌上。克里姆拿起他自己面前的拉其酒，倒了半杯的時候，每個人都

照樣跟著他做。克里姆加了些水在杯子裡，舉起他的玻璃酒杯；龐德也照做了。克里姆發表了簡短而熱情的講辭以後，大家便舉杯歡飲。四周的氣氛也變得和緩多了。一位坐在龐德身旁的老婦遞了一大塊麵包給龐德，並對他說了些話；龐德報之以微笑，說了聲：『謝謝。』他撕下一塊麵包，再遞給克里姆。克里姆正用食指和拇指力克他面前的一大盤蔬菜燉肉。克里姆一手接過麵包，另一手拿了一大塊肉塞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吃起來。

龐德正打算依樣畫葫蘆的當兒，克里姆用嚴肅的語氣小聲地在他耳邊說：『詹姆士，用右手。在這些人中間，用左手的目的只有一個。』

龐德的左手停在半空中，接著移向靠他最近的一瓶拉其酒，拿起酒瓶，又爲自己倒了半杯酒，開始用右手抓取食物大啖一番。蔬菜燉肉的味道很好，卻燙得直冒熱氣。每當龐德把手指伸進盤中時，都免不了做出怪相。每個人無不盯著他們的吃相，那老婦也時時將手指伸入龐德的燉肉盤中，替他逃選一塊好肉。

當他們把盤中的食物吃得一乾二淨以後，有人將一個銀碗裝的水——其中飄浮著玫瑰葉子的，和一塊乾淨的豆麻布拿來放在龐德和克里姆的中間。龐德用水洗淨了手指和油膩的下巴後，基於責任感之驅使，發表了簡短的謝辭，由克里姆替他翻譯給大家聽。坐在枱子四周的人輕聲地表達了他們的欣賞。吉卜賽族長向龐德彎腰行禮，並且說，他痛恨所有的外國人，但由於克里姆的緣故，龐德是例外，他很驕傲地把龐德當做他的朋友。接著，他大聲地鼓掌，每個人都站起來，把凳子拉

開，環繞跳舞的場地排列好。

克里姆走到龐德跟前來。他倆一塊兒往外靠。『你覺得如何？他們已經去把那兩個女孩帶來了。』

龐德點了點頭。他正在享受這晚上美好的時光。夜色美麗得令人心悸——慘白的月光直射在圍坐場外的每個人身上。當有人稍微移動一下時，黃金和珠寶首飾便閃爍生光。他們身後那些樹木靜靜地站在黑影裡，好像一個個放哨站崗的衛兵。

克里姆把龐德帶到伏瓦拉獨自坐著的長凳前，兩人在他右手邊坐定了。

一隻綠睛黑貓緩緩地走過跳舞的場地，進入一群孩子中間。那些孩子靜靜地坐著，宛如有人即將來到向他們授課。黑貓蹲踞下來，舔著自己的胸膛。

高牆外，一匹馬在嘶叫著。兩個吉卜賽人往馬嘶聲的方向轉過頭去，好像是要分辨那匹馬淒厲的嘶叫所爲何來？有人從山上飛快地騎著單車往路上行來，撒下連聲清脆的銀鈴。

蟄伏的寧靜被抽掉門閂的鏗鏘之聲破壞了。牆上的一扇大門被砰然往後推開，兩個正在互相啐口水，並像兩隻憤怒的貓在互相扭打的女孩子，拖拖拉拉地，走進門來，穿過草地，進入人群中間。

18 石破天驚

吉卜賽族長發出了響亮的聲音。兩個女孩子頗不甘心地分開了，在他面前站定。伏瓦拉厲聲斥責她倆。

克里姆以手掩口，小聲對龐德說：『伏瓦拉在訓斥她們說，他們是吉卜賽人之中一個大部落，而她們竟在部落中掀起了糾紛。他說他們之中不能容許仇恨的存在，只能用仇恨對付外面的人。所以她們之間萌生的恨意必須被清除，這樣做了以後，族人才能再度和平共處。她們即將開戰。如果輸的一方沒有被殺死，將被永久驅逐。這種後果和死掉無異。被驅逐的人，在外面逐漸凋零，以至於死亡，不見容於族人，不能在我們的世界裡生存，好像被迫生活在鐵籠裡的野獸。』

他一面聽克里姆說話，一面目不轉睛地望著場子中間那兩個漂亮、緊張，又乖戾跋扈的動物。

她們的膚色都是吉卜賽人那種黝黑。粗硬的黑髮披在肩頭。兩人穿著都是用各色布料拼湊而成的衣服，令人聯想起貧民窟裡的黑人——衣服上總是一塊塊的補釘。其中一個的骨架較大，顯然比另一個強壯。但她面色沉鬱、眼神較不靈活，而且也許腳下的步法變換緩慢。她頗像一隻獅子。當她站在族長面前，不耐煩地聽訓的時候，沉沉的眼皮內投射出一道紅光。龐德心想：她應該會打贏

的。她高了約莫半英吋，而且她比較強壯。

如果說她是一頭母獅，另外一個就是豹子了——她舉止輕快敏捷，銳利的眼神狡猾無比。她的眼神並未專注於族長身上，卻不時向斜裡打量著一切。放在身側的兩手緊捏成拳。她線條優美的腿部肌肉，繃得硬硬的，像男人的腿一樣。她的胸脯小小的，在那一身補綴起來的衣裙之內，幾乎不會震顫。不像另外那個的大胸脯。龐德心想：她很像個危險的小母狗。打鬥的第一回合，她絕對會贏的。對於另外那個說來，她的行動會快得難以招架。

很快地，他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待瓦伏拉說完了最後一句話，那個大塊頭的女孩——克里姆向他耳語說她名叫佐拉的——連瞄準都不用，便向斜裡一個飛腿，踢中了那小個子女孩的胃部。她搖搖晃晃地站立不穩，佐拉又是一記老拳，擊中了她的側臉，把她打得趴在石質地面上。

『噢，維達！』人群中有個女人哭喊著。其實她不必擔心。即使維達躺在地上，龐德都看得出她在耍詐。當佐拉的腳飛快踢向她的肋骨時，龐德看她用手臂遮住的眼睛在眨呀眨的。

維達的雙手像閃光般地一起往外伸，抓住了踢向她的腳踝；而她的頭部像蛇的頭部一樣去撞擊對方的腳背。佐拉疼痛之餘，發出一聲尖叫，瘋狂地向她被抓住的那隻腳扭動。但爲時已經太晚。維達已經用一邊膝蓋跪起來，挺直了上身，雙手仍死握住那隻腳不放。她用力把那隻腳往上一抬，佐拉的另一隻腳便離開地面，整個人摔倒在地了。

大塊頭的佐拉摔在地上，發出轟然巨響。她一動也不動地躺了一會兒。維達發出動物般的咆哮

聲，整個人撲向佐拉，用手在佐拉身上又抓又撕的。

龐德心想：我的天哪！多麼兇狠的一隻野貓啊！他旁邊的克里姆緊張地咬緊了牙齒，發出嘶嘶的聲音。

那大塊頭的佐拉設法用雙肘和雙膝保護自己，最後她終於一腳把維達踢開了，搖搖晃晃地往後倒退，咬緊了嘴唇，內衣也成了絲絲縷縷地掛在她美好的胴體上。很快地，她又發動了攻擊，她雙臂前伸，試著抓住一些什麼。當維達往旁邊跳開的時候，佐拉用手抓住了她內衣的領口，往下拉扯，撕到了她的衣襬。但是維達迅即轉身，向佐拉靠近，拳頭、膝頭紛紛落在身上。

近身攻擊的策略是個錯誤。兩隻孔武有力的手臂緊緊抱住了身材嬌小的維達，把她的手按在下面，她便不能伸向上方攻擊佐拉的眼睛了。同時，佐拉開始慢慢的擰、慢慢的扭，維達的腿和膝只有在下面無助地擺動著。

龐德心想：這次可是大塊頭的女孩贏定了。佐拉只需壓在另外那女孩的身上，將維達的頭部撞到石頭上，然後她便可爲所欲爲了。然而，頃刻間，驚人的尖叫聲傳出來，發出尖叫的人竟是佐拉，龐德看見維達的頭深深埋在佐拉胸間，她的牙齒發揮了作用。佐拉兩手一鬆，抓住維達的頭髮往後扯，把她的頭部拉離了自己。但這麼一來，維達的雙手空下來了，就在大塊頭女孩的身上亂抓一氣。

兩個女孩分開了，像兩隻打了架的貓，各自往後退。她們的內衣僅剩下最後幾片破布，半掩著

她們的身體。大塊頭的佐拉暴露出來的胸前，鮮血直流。

她倆頗有戒心地繞著圈子，兩人都很高興擺脫了對方的掌握。一邊繞著圈子，她們一面扯下身上僅剩的幾縷破布，丟到觀眾席上去。

看見兩具赤裸裸、光閃閃的軀體，龐德的呼吸爲之停止了。他察覺到身旁克里姆的身軀緊張得不得了。圍成一圈坐著的吉卜賽人彷彿縮小了圈子，向那兩個決鬥者靠近了些。月光照著她們晶亮的眼睛，熱熱的鼻息咻咻不斷。

那兩個女孩仍在慢慢地繞圈子，她們露出了牙齒，發出『呼嚕呼嚕』的呼吸聲。燈光從她們起伏不停的胸部移向腹部，又移向她們結實如男性的腰側。她們的雙腳在白石地上留下了黑色的汗漬。

是佐拉，那大塊頭的女孩，再度首先發動攻勢。她突然縱身向前，像角力選手般伸出了兩臂；但是維達站穩了腳步，她把右腳飛快踢出，像是發射一顆槍彈一樣。大塊頭的佐拉受了重傷，又哭又叫地抓住自己。維達立刻跟著用另一隻腳補上一記，踢中了對方腹部，自己也繼而撲了上去。

當佐拉跪下去的時候，人群中發出了低呼。她舉起雙手保護自己的臉孔，但已經太晚了。小個子的維達已跨到了她身上去，兩手分別抓住佐拉的兩腕，全身重力把佐拉壓到地上，一口露出來的白牙迎向對方的脖子。

『砰！』

爆炸聲驚破了緊張的態勢。一道衝天的火光照亮了舞蹈場地的後方，一大塊石頭呼嘯著掠過龐德的耳邊。刹那間，果園中滿是奔跑的人，吉卜賽族長短劍出鞘，握在手中，悄悄地向前走。克里姆一手執槍，跟在他身後。當瓦伏拉經過那兩個本來正纏鬥不休的女孩時，大喝了一聲，於是那兩個眼神狂亂，身上直打哆嗦的女孩子拔腳就跑，身影很快地消失在樹林間。那兒的黑影中早躲滿了先一步逃走的婦孺們。

手握貝瑞達手槍，心下猶豫不決的龐德，跟隨著克里姆的足跡，走向方才被炸出了一道大缺口的果園高牆。他不曉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圍牆破洞和舞場之間的草地上，有人在打，有人在逃，亂成了一團。待龐德到了打鬥現場，才從那一堆攪和在一起的吉卜賽鮮艷服飾中，看出了那些矮矮的、穿著邋遢的保加利亞人。看樣子，這些『沒有臉的人』在數目上勝過了吉卜賽人，幾乎是二對一。當龐德旁觀著混亂的打鬥場面時，一個年輕的吉卜賽人抱著自己的肚子，從中衝出。他往龐德的方向跌跌撞撞地摸索過來。兩個黑黑的小個子跟在他後面，手裡的刀子拿得低低的。

龐德本能地向側面跨了一步，這樣子那兩個人的身後就沒有人跟著了。他用槍瞄準他們的膝蓋上面，手槍發出兩次清脆的聲音。那兩人無聲無息地倒下，臉孔朝下，埋在草堆中。

射出了兩發子彈。只剩下六發了。龐德慢慢地挨近戰鬥的地帶。

一把刀『咻！』地一聲從他頭頂掠過，『鏗鏘！』一響，落在地下。

那本來是衝著克里姆而來的。他正從一大片黑壓壓的地方跑出來，兩個人跟在他背後。第二個人停下了腳步，舉起刀來，想要投擲；龐德從他後方隨便一發槍，只見他倒地不起。另一個轉身便逃往林中去了。克里姆到了龐德身旁，一膝跪落，企圖用槍枝和歹徒們進行格鬥。

『掩護我，』他嚷嚷著說：『是那些該死的保加利亞人。天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一隻手由後面搗住了龐德的嘴，把他往後拖。就在他倒地之前，他聞到了碳酸肥皂和尼古丁的氣味。他察覺到有一支皮鞭插在他的頸背下。當他翻了個身，滾入草叢中的時候，他原以爲自己會感覺到那種被刀尖戳入的焦灼感。但是，那三個人在追逐克里姆。當龐德踉踉蹌蹌地用一隻膝蓋撐起身體的時候，他看見那幾個小黑矮子一股腦撲到蹲著的克里姆的身上；克里姆用他那已派不上用場的槍枝向上揮舞了一陣後，就被他們壓在下面了。

正在這時候，龐德躍向前方，用他的槍柄狠狠地在一個剃成圓形的頭顱上敲了一記，只見眼前一亮，那吉卜賽族長從一個人蜷曲的背部拔出了他的彎刀，還伴著那人的痛苦呻吟。接著，克里姆站起來了，第三個人見狀即逃。有個人站在高牆破口的地方，一聲又一聲地重複著一個字，於是那些入侵者停止了戰鬥，急急奔向那人，從他身旁繞過，逃到小路上去了。

『發槍，詹姆士，發槍，』克里姆高叫著：『那就是庫利蘭古！』他開始向前跑。龐德射出一發子彈，但那人已沿著牆壁下逃走了，而三十碼的距離對於夜間僅以手槍從事的射擊而言，毋寧是太遠了些。龐德垂下了手，只聽到蘭百達車隊發動引擎，往山下飛馳而去的聲音。

除了受傷的人發出的呻吟之外，一切靜闃無聲。龐德漠然地望著克里姆和伏瓦拉從圍牆的破洞那兒折回，在那些倒地的軀體之間行走，偶爾用腳去翻轉一個人。其他的吉卜賽人也紛紛回來了，年長的婦人急急從陰影中衝出來，照顧這些受傷的人。

龐德內心的震驚自不待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十來個人被殺害了，這是爲了什麼緣故？他們要抓的人究竟是誰？不會是他。當他被人撂倒，以爲自己必死無疑時，他們放過了他，直奔克里姆而去。這是他們第二次企圖奪取克里姆的性命。這和羅曼諾娃那件事有關聯嗎？它們之間怎麼扯得上關係的？

龐德大爲緊張。他從臀部的位置就地發了兩槍；一把刀尚未觸及克里姆的背部便掉落地面了。一個從死人堆裡出來的傢伙，像跳芭蕾舞似的緩緩轉了一圈，向前撲倒在地下。月光照亮了刀鋒，使他擁有射擊的良好視野。克里姆低頭看見那不斷蠕動的軀體，轉身面對龐德。

龐德停下了腳步。『你這天殺的傻瓜！』他極其憤怒地說：『你怎麼就不能多加小心呢！你應該隨身帶個護士的。』龐德憤怒的主因是知道自己乃是使克里姆置身於死亡的疑雲中的人。

達柯．克里姆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笑。『詹姆士，現在情況不太妙了。你救了我的性命太多次了。我們原本是朋友的。而現在你我間的距離太大了。原諒我，因爲我永遠沒法回報你了。』他伸出手來。

龐德推開他的手。『達柯，別傻了，』他用粗魯的口吻說：『只是我的槍用得上，你的槍用不上而已。你最好趕快弄一枝可以用的槍。老天爺，告訴我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夜所流的血已經太多了。我很受不了，我要喝一杯酒。來，我們去把那瓶拉其酒喝完。』他攙起了克里姆這大塊頭的手臂。

他們走到枱子前面，枱子上殘餚遍佈。這時，從果園深處傳出了令人心悸的尖叫聲。龐德的手按住了槍枝。克里姆搖頭道：『我們很快就會知道那些保加利亞人要幹什麼了，』他一臉沉鬱地說：『我的朋友們正在調查。我猜得出來他們會有什麼發現。我想他們對於今夜在此發生的事情，絕對不能原諒我。他們有五個人死掉了。』

『或許還再加上一個女人也不一定，』龐德絲毫沒有悲憫之意。『至少你救了她一命。達柯，別傻了。當這些吉卜賽人答應幫你監視保加利亞人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會冒著什麼樣的危險。這是幫派鬥爭。』說著，他在兩杯拉其酒裡各添了一些水。

兩人分別將拉其酒一飲而盡。吉卜賽人族長站起身來，用一把毒草拭淨他彎刀的尖端。他坐下來，從龐德手中接過一杯拉其酒。他看來滿高興的，使龐德有種感覺：或許這一場打鬥的時間對他而言是太短了。吉卜賽族長悄悄地說了一些話。

克里姆吃吃地笑起來。『他說他早就看準了，你殺人的手腕是一流的。現在他希望你能夠接收那兩個女人。』

『告訴他：給我一個我都嫌多。不過，你還要加上一句話：我認爲她們兩個都是好女人。如果

他真的想要加惠於我，不如宣佈她們打成了平手，這樣我就很高興了。他的族人在今晚的打鬥中已經死得夠多了，他將很需要這兩個女孩替他的部落繁衍後代。』

克里姆把龐德的意見翻譯轉達了。吉卜賽人對龐德露出了怒容，並說了些讓人難堪的話。

『他說你不該要求他賞給你這麼困難的好處。你不能成爲一個好鬥士，因爲你的心太軟了。但他又說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吉卜賽族長無視於龐德微笑的謝意。他開始以很快的速度對克里姆說話，克里姆凝神聽著，偶爾提出一個問題打個岔。龐德只聽到他時時提起庫利蘭古的名字。克里姆也加以回應。從瓦伏拉的語氣中，可以發現他悔意頗深，而且他拒絕因爲克里姆的抗議而停止發言。在最後一次聽到了庫利蘭古的名字之後，克里姆轉而面對龐德。

『我的朋友，』他的語氣顯得不很自然。『這是件奇怪的事。看樣子保加利亞人是奉命來殺死瓦伏拉，並儘可能痛宰他的族人們。道理很簡單。他們知道吉卜賽人是替我做事的，或許他們要趕盡殺絕吧！至於在殺戮的手段方面，蘇聯人並無高超技巧可言。他們只喜歡看到濫殺的場面。瓦伏拉是主要目標，我是另一個目標。如果說對我個人單獨宣戰，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看來你並非他們下手的對象。你已經被精確地轉述過了，免得出了什麼差錯。這就更奇怪了。是不是說不想引起什麼外交上的反彈呢？誰能夠確定？這次的攻擊，事先經過周密的策劃。他們先行繞路到達山頂，然後再疾駛下山，讓我們聽不到什麼響動。這個地方很偏僻，好幾哩的路程都不見一個警察。我對我

自己深深地自責著，因爲我下手太輕了。』克里姆一副迷惘而不快樂的表情。他好像打定了什麼主意。『但是現在已是午夜。勞斯萊斯就要來了。在我們回家就寢之前，還有一點點小工作要做。同時，這是我們向大家道別的時候了。天亮之前，他們還有很多事情。好幾具屍體必須被投入博斯普魯士海峽裡，圍牆也有待整修。到了天亮時，絕對不能讓人看出蛛絲馬跡。我們的朋友祝你一切順利。他說你必須回去，等到佐拉和維達不再是那麼趾高氣昂的時候，她們都是你的。他不肯爲了剛才所發生的事情責怪我，他說保加利亞人會因爲我的緣故而繼續來找他的麻煩。今天晚上死了十個，他喜歡再來更多。現在我們和他握了手，就要走了。這是他唯一要求我們的。我們是他的好朋友，但畢竟我們是外國人。我猜他不希望我們看到他族裡的女人爲死者哭泣。』

克里姆伸出他的大手。瓦伏拉和他握手，同時凝視他的眼眸。此刻，瓦伏拉自己兇殘的眼睛看來清澈無比。然後，他鬆開了手，轉身面對龐德。那乾燥、粗糙而厚實的手掌很像一種大型動物的利爪。這時，他的眼睛看來又是很清明的。他用快速而急迫的語氣對克里姆說了一番話之後，便轉身離去，進入樹林之中。

克里姆和龐德從牆垣的裂縫鑽出去時，沒有人在忙碌中再抬起眼睛來看他們一下。勞斯萊斯在月光中閃閃發亮，它停在餐廳對面的那一頭。司機旁邊的座位上坐了個年輕人。克里姆伸手指著他說：『這是我的第十個兒子，名叫包瑞斯。我想我也許需要他。一定會的。』

年輕人轉過臉來，說：『先生，晚安。』龐德認出了他是在倉庫裡工作的職員之一。他和那個

職員中的組長一樣黑黑的、瘦瘦的，而且他的眼眸也是藍色的。

車子往山下開去。克里姆用英語對司機說：『是一條西波德洛姆廣場外圍小小的街道。等我們到達那兒的時候，小心前進，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到了該停車時，我會告訴你。你弄到制服和裝備了嗎？』

『是的，克里姆大公。』

『很好。全速前進。這時候已是我們就寢的時間了。』

克里姆靠在座位上。他拿出一根香煙。他們都在抽煙。龐德看著車窗外單調的街景，心裡想著這城鎮果然貧窮，連街燈也是疏疏落落的。

隔了一陣子，克里姆才開口了。『吉卜賽族長說，死神在我們的頭頂盤旋。他說我應該特別留意風雪，而你提防月光。』他粗獷地笑了。『他們常說些這類沒頭沒腦的話。不過他又說庫利蘭古和風雪及月光兩者並無關係。這倒是好事一樁。』

『爲什麼呢？』

『因爲除非我親手殺了那個傢伙，否則我寢不安枕。我不知道今晚所發生的一切和你，以及你的任務之間有沒有任何關聯。我不在乎。基於某種理由，已經有人向我宣戰了。要不能親手殺了庫利蘭古，他第三次加害於我的企圖無疑將會得逞。所以此刻我們正上路去往撒姆拉，赴一個和庫利蘭古的約會。』

19 夢露的香唇

車子在一些荒涼的街道上疾駛如飛，經過了暗影幢幢的清真寺，只見一個個懾人心魄的尖頂上指天際四分之三的月亮。他們行經已成廢墟的大水閘，又走過了阿塔吐克林蔭大道，以及大市集柵門入口的北邊。在康斯坦丁圓環那兒，車子向右轉，在一些狹窄扭曲的市街上走過，撲鼻而來的盡是些垃圾的氣味，最後到達一處華麗的長條形廣場。廣場上豎立了三根石柱，噴出熊熊烈焰，猶如衝向天際的火箭，照亮了天邊。

『慢下來。』克里姆小聲吩咐道。他們在萊姆樹下的陰影中匍匐而行。東邊盡頭處的一條街道上，西拉格里歐殿堂之下的燈塔強烈的黃光，向他們忽明忽滅地眨著眼睛。

『停車。』

車子在萊姆樹蔭中停下來。克里姆握住車門把手。『詹姆士，我們不需要花費太久的時間。你來坐在司機的位置上。如果警察來了，你只要說「克里姆大公『歐他吉姆』」就好了。你記得住這些發音嗎？意思是說：「我是克里姆大公的合夥人。」那麼，他們就不會管你了。』

龐德哼了一聲，說：『多謝你的照顧。你聽到我也要跟著你去，一定大爲驚奇吧？你要拋下

我，單刀赴會。要是我真的平白坐在這裡嚇唬警察，那真是該死。對一種語言似懂非懂是最糟糕的事。要是警察再回頭用土耳其語向我連珠砲般地發問，而我不能回答，他就會大起疑心了。達柯，你可不要和我爭辯。』

『這個嘛，如果你不喜歡這做法，也不要怪我，』克里姆的聲音聽起來很不好意思。『這將是一場冷血的格殺。在我的國家裡，你不要去打攪睡著了的狗，但要是牠們醒了，跳起來咬人，你就開槍射殺牠們。不要讓牠們有抗拒的機會。好嗎？』

『不管你怎麼說，』龐德說：『萬一你有個閃失，我還有一發子彈。』

『那就跟我來吧，』克里姆不太情願地說：『有一大段路要走呢！他們兩個走另一條路。』

克里姆從司機手上接過一根長拐杖和一個皮匣，抗在肩上，他們便沿著街道走向那閃爍不定的黃光。一家家的商店都拉下了沉沉的鐵門，他們的腳步把一聲聲空泛的回響留在身後。路上看不見一個人，連隻貓也沒有。走在漫長的街道上，向災難的核心進發，龐德很高興自己並不是孤單一人。

打從頭起，伊斯坦堡這個城市給予他的印象就是恐怖的事情會在夜裡由石壁的縫隙間悄悄爬出。在他的感覺中，這是個歷經好幾個世紀的腥風血雨和暴力連綿的一個城市，當白晝消逝，便僅剩下了死者的冤魂到處活動了。他的本能告訴他——就像其他旅人的本能也各自告訴他們一樣——伊斯坦堡這城市，只要你能夠活著走出它的範圍，便是萬歲了。

他們來到了一個臭氣沖天的窄巷裡。克里姆步履艱難地走在鵝卵石的路面上，顫巍巍地由這條陡山路的延伸，往下走去。『小心走，』他悄聲說道：『把我可愛的同胞們丟到街上來的這些東西稱做垃圾，已經是太客氣了。』

蜿蜒的鵝卵石甬道，在夜霧的籠罩中，自有一番陰陰的朦朧，浮泛著月光的慘白。龐德閉緊了嘴巴，只有鼻子在呼吸。他一步一步地腳下踏穩，並稍稍曲膝，像是走在白雪覆蓋的山稜。他想到了旅館裡的眠床，又想到在甜香的萊姆樹下停著的車子，車上那軟綿綿的座墊，到底在他這次任務的進行之中，還要歷經多少不同的可怕境遇？

他們在巷道的盡頭停下腳步。克里姆向他咧了咧嘴，露出一口白牙。他伸手上指高高的黑影，說：『蘇丹．阿昧的清真寺，著名的拜占庭壁畫在這兒。很遺憾沒有時間帶你領略我國美麗的一面。』他不等龐德回答，便轉入右手邊的方向，來到一條灰塵撲撲的林蔭大道。它的兩旁櫛比鱗次的盡是些廉價商店。陡然下降，在遠處閃閃發亮的，是馬爾馬海的海水。他們寂寂無語地走了十分鐘。後來克里姆放慢了腳步，招手叫龐德走進黑影裡。

『這次的行動很簡單，』他小聲地說：『庫利蘭古住在那邊的鐵路線旁邊。』他隨便一指，只見林蔭大道的盡處，有一簇紅紅綠綠的燈光。『他的藏身處是在一面廣告牆後面的棚子裡。有一扇門可以通往棚子。還有一扇開口向著街道的天窗也可以到達那裡。他以爲沒有人知道這條通路。我的兩個手下由前門進去，他將從廣告牆那兒溜出來。那時我便射殺他，可以嗎？』

『悉聽尊便。』

他們挨著牆邊沿著林蔭大道一直往前走。十分鐘以後他們來到街道盡頭一處高達二十呎的廣告看板之前。它和街道形成了一個『T』字形的交會處。月亮躲在廣告看板後面的陰影裡。此刻，克里姆更是步步爲營了，他每一步都踏得很輕。大約在距離看板一百碼的地方，陰影中止了，空曠的地方白茫茫的。克里姆在黑漆漆最後的地方停下了腳步，把龐德叫到他跟前，兩個人靠得很近。『現在我們必須等待。』他悄聲說。龐德聽見克里姆在他身後撥弄著什麼。當那皮匣的蓋子打開的時候，他聽見『咔啦』的一個輕微聲音。一根細細的，約莫兩呎長兩端凸出的沉重鐵管，被塞進龐德手裡。『這是德國製的紅外線瞄準器，』克里姆耳語道：『夜間射擊用的。可以在黑夜裡看得一清二楚。你可以用來看看廣告看板上的大照片。那張臉孔。就在鼻子下方，你可以看見天窗的輪廓。從電信盒那邊一道直線下去就是了。』

龐德的手臂靠在門框那兒，把瞄準器舉到右眼上，調好焦距，對準了對面一塊黑黑的影子。漸漸的，黑色轉淡爲灰色，一個女人巨大的臉部和某些字母出現了。龐德看清了那些字母。看板上面寫的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瑪麗蓮·夢露、約瑟夫·考頓領銜演出。龐德把瞄準器往下移到夢露蓬鬆如雲的秀髮上，然後是她高而亮的額頭。沿著鼻梁往下約莫兩呎處，是兩個黑洞般的鼻孔。海報看板上有一塊淡色的方形，從鼻子下面直到兩片嘴唇誘人的笑線那兒，大約是三呎的深度。應該會自此直落地面。

龐德的背後發出了一連串細微的『喀哩！喀哩！』的聲音。克里姆把手杖舉到前面。如同龐德所猜測的一般，那是一柄槍，一柄來福槍，它的槍托同時也是扭轉拆合的地方。粗短而凸出的滅音器，取代了它的橡皮槍口。

『槍身是新型〇·八八口徑溫契斯特來福步槍，』克里姆小聲地說道，頗有幾分傲然之氣。『是安卡拉的一個人替我組裝的。槍彈匣用〇·三〇八口徑的，短型的一種，共有三排。把瞄準器給我。我要在我手下由前門進入之前，將天窗這兒的射擊位置準備好。你不介意我用你的肩膀來架槍吧？』

『沒問題。』龐德把紅外線瞄準器遞給他。克里姆將瞄準器結合在槍身上，槍枝順著龐德的肩頭滑到定點。

『好了，』克里姆悄聲說道：『伏瓦拉說對了，他真是個好人。』他把槍放低了。這時兩個警察出現在右手邊街道和廣告牆交會的地方。龐德的全身都發僵了。

『別緊張，』克里姆低聲說：『那是我兒子和司機。』他兩隻手指按在嘴唇上，響起了一聲非常快速、非常低沉的口哨聲，時間約莫佔了一秒鐘。一個警察舉起手來，放在自己的頸背上。兩個警察轉身走開了。他們的皮靴在石板路面上敲得咯登大響。

『還要等幾分鐘，』克里姆小聲地說：『他們必須先繞到廣告牆的後面去。』龐德感覺得出來自己右肩上搶身的起伏滑動，落在最正確的位置。

月影下的沉寂被廣告牆後面電信盒子發出的金屬巨響所打斷了。電訊盒的一個把手放了下來。一簇紅燈之中，閃耀著一點豆大的綠光。遠處傳來輕微的轟隆聲，聲音越來越近，聽得出來是引擎費力的嘶吼，那是一長串貨車廂連在一起的拖磨。右手邊沿著堤防，微弱的黃光閃閃。廣告牆那頭，負擔沉重的機車頭出現了。

火車緩緩地駛過，一步一步地走在開往希臘邊境的百哩長途上。銀光粼粼的河面，襯托著破碎不連貫的黑色剪影。廉價燃料的消耗，化成濃濃黑煙，撲向靜靜的河水。當機車頭上的紅光一閃即逝的時候，引擎的怒吼更深沉了，成爲一種銳利的切割聲。接著響起了兩聲粗厲的悲鳴聲，它呼嘯著駛往一哩外名叫拜猶克的小站。

火車的轟隆聲響逐漸消逝了。龐德感到肩頭槍身的壓力越來越大。他集中注意力看著黑影中的射擊目標。在它的中央部份，一塊方形的影子顯得顏色更黑了。

龐德警覺地舉起左手遮住雙眼，避開直射的月光。身後吁吁的呼吸聲響在他的右耳畔。『他來了！』

巨大廣告牆上，從萝露紫紅色的香唇中間，出現了一個男人的黑色身影。天窗半開著，那男人像條毛蟲一樣，從有如一具屍身的口中吊下來。

那男人落了地。一艘沿著博斯普魯士海上溯的船隻，在夜裡咆哮著，猶如動物園裡一頭不眠的獸。龐德但覺額頭汗水涔涔。那人輕悄悄地走下了人行道，朝他們所在的方向而來。來福槍的槍身

被下壓著。

當他走到陰影的邊緣時——龐德心想：他就會開始跑步了。這個傻瓜！不會把眼光放遠些嗎？現在，那人伏下身子，快速跑過慘白駭人的街道。他就要遠離陰影了。他的右腿是彎曲向前的，肩頭扭向後面，以供給他充裕的動力。

龐德的耳畔，爆發出利斧砍樹的巨響。那人向前撲倒，兩臂外伸。不知是他的下巴還是額頭撞擊到地面，發出令人心悸的『突』的一聲。

一個空彈殼『鏗噹』一響，掉在龐德的腳下。接著他又聽到第二發子彈上膛的輕脆『喀哩』聲。

那人的十指沒有在鵝卵石路面上摳動多久。他的鞋子敲了敲地面，接著他就一動也不動了。

克里姆低聲咆哮著。架在龐德肩頭的來福槍被取下來了，他聽到克里姆在收拾槍枝和瞄準器的聲音。

龐德的視線離開了那仆倒在地的人體。他原本是個活人，不過自今而後不再是了。龐德心下忽有一種憎厭人生的感覺。這樣的人生！竟讓他目睹如此的事情！但他的憎厭並非針對克里姆。克里姆曾經兩度做了這人的靶子。就某方面來說，這是一種長期的折磨。不過克里姆是比較聰明、比較冷靜，也比較幸運的。所以事情才發展到了現在這樣的局面。龐德自己倒是不曾放過冷箭，他也不喜歡做壁上觀或動手幫忙。由別人來做就好了。

克里姆默默攙起他的臂膀，他們緩步離開現場，循著原路回去。

克里姆彷彿知道龐德的心裡在想些什麼。『我的朋友，人生中充斥著死亡，』他的口吻頗有哲學意味。『而且有時候，一個人會被當做死亡的工具。我不懊悔槍殺了那個人，我也不會懊悔去殺害今天我們所看見的辦公室裡的任何一個蘇聯人。他們是難纏的人。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和他們抗衡，休想得到他們同情。蘇聯人個個如此。我希望你們國家的政府能夠認清這一點，並用強硬的手段對付他們。就像今天晚上我給他們上的一課，偶爾要教教他們禮貌。』

『達柯，在權力政治上，並不是時常有機會像你今天晚上所表現的這樣迅速俐落。而且，你別忘了，你教訓的只是圍在他們身旁的小嘍囉之一，是他們教唆去幹些卑鄙勾當的角色之一。請你切記。』龐德說：『我非常同意你對蘇聯人的觀點。基本上說來，他們是被虐待狂，吃硬不吃軟的。他們喜歡挨鞭子。這也說明了爲什麼他們在史達林的統治之下，還過得快樂無比的原因。他給他們的就是鞭子而已。不曉得赫魯雪夫讓他們稍稍嚐些甜頭，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至於說英國嘛，麻煩的是給人甜頭已成了固定的模式。不管是對自家人還是外人，都如出一轍。我們並不張牙舞爪，只是相互示好。』

克里姆只是豪爽地一陣大笑，不予置評。這時他們已順著原先那條髒臭的窄巷往上走，兩人都沒有說話。到了頂端以後，他們稍事休息，再慢慢走回西波德洛姆廣場的樹下。

『因此，你會原諒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了？』這大男人的語氣一向豪邁不羈，現在竟流露出要求

對方諒解的殷殷至望，聽起來有幾分不尋常。

『原諒你？原諒什麼？別開玩笑了，』龐德的語氣體貼無比。『這是你的工作，而你做得這麼認真，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你在此地建立了非常了不起的背景，我才是該向你道歉的人。看來，我好像使你大禍臨頭了。一切都由你來善後。我只能在你身後追隨而已。我主要的工作連一點眉目都沒有，M一定會很不耐煩。說不定此刻旅館裡會有些什麼訊息。』

但是當克里姆把龐德送回旅館、陪同他走到櫃枱那兒後，櫃枱並沒有給龐德的任何留言。克里姆拍了拍他的背，說：『朋友，別擔心，』他笑吟吟地說：『抱著希望，早餐吃來才會分外甜美，吃飽些，早上我會派車過來。如果沒有新發展，我將安排一些小規模的探險以打發時間。你且把槍擦乾淨，枕戈待旦吧！你們倆都需要好好休息。』

龐德登上少數幾層階梯，打開了房門。進房之後，他將門鎖好，並上了栓子。窗簾把月光篩進了房間。他走到化妝枱前，扭亮了粉紅燈罩下的電燈。脫掉衣服後，他進入浴室，在蓮蓬頭下面沖了數分鐘。他心想：二十四號星期六比起十三號星期五而言，誠可謂多事之秋了。他刷了牙，並用力漱了口，想藉此除去一天中沾惹上身的氣味。然後他關了浴室的燈，走回臥室。

龐德拉起一邊的窗簾，將氣窗打開，任憑窗簾隨風搖曳，他只管臨窗眺望。月光下的流水彎曲有致。夜風輕拂他裸露的身子，但覺遍體清涼。他看了看手錶，上面指著兩點鐘。

龐德極盡誇張之能事地大大打了個呵欠。他手一鬆，窗簾回到原先的位置。他低頭扭熄了梳妝

枱上的電燈。忽然間，他毛骨悚然，心臟幾乎錯失了應有的律動。

從臥室後面的陰影中，傳出一陣怯生生的輕笑。一個女孩子在說：『可憐的龐德先生，你一定累了，上床來睡吧！』

20 黑絲絨蝴蝶結

龐德迅即轉身，盯著他的床鋪看。但由於他方才凝視月光的關係，眼睛是昏花的。他走過房間，打開了床頭燈，一張床單下，躺著玲瓏有致的軀體。棕色的秀髮散在枕頭上，十指的尖端露在外面，抓住了床單，想蓋住一張姣好的面容。其下的胸脯高聳，宛如雪中的山峰。

龐德『哈！』地一笑，彎身輕輕拽住頭髮往外拉。床單下發出抗議的尖叫。龐德坐在床沿。過了一會兒，床單的一角才被戰戰兢兢地拉下來，一隻藍色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打量他。

『你看來很沒教養。』她被床單摀住的嘴發出悶悶的聲音。

『妳自己呢？妳怎麼進來的？』

『我只要走下兩層樓就好了。我也住在這裡。』她的聲音深沉，頗有挑釁的意味。其中有一點點口音。

『好吧，那我要上床來了。』

床單很快地被拉到下巴的部位，女孩靠著枕頭，挺起了上身。她的臉都紅了。『噢，不，你不可以。』

『但這是我的床舖。而且，反正是妳叫我上床的。』這張臉孔實在美得無話可說。龐德冷靜地審視著。嫣紅越來越深了。

『那只是介紹我自己的一句客套話。』

『噢？我很高興見到妳。我名叫詹姆士・龐德。』

『我名叫塔迪雅娜・羅曼諾娃，』『塔』和『娃』的這兩個音，她都唸得比較長。『我的朋友們叫我塔妮雅。』

他們互相看著對方，時間暫時靜止了。女孩的眼光帶著好奇——或許還有些如釋重負的感覺。而龐德則冷靜地推想著一切可能性。

她首先打破沉寂的局面。『你看來就像照片上的一樣，』說完這句話，她的臉又紅了。『可是請你務必穿上一些衣服，這樣讓我很尷尬。』

『妳也一樣讓我尷尬。這就叫做性。如果我上床和妳躺在一起，那就無所謂了。再說，妳身上又穿了什麼呢？』

她把床單往上拉，露出一點點縫隙。龐德看見了一個四分之一吋的黑色絲絨蝴蝶結圍在她的脖子上。『就是這個。』

龐德俯視她藍色大眼睛中捉弄人的神情，好像在問他這樣是不是穿得不夠？他覺得他的身體都快要失控了。

『塔妮雅，妳真糟糕。妳其他的衣物呢？難道妳就是這副德行搭著電梯下樓來的嗎？』

『噢，才不呢！那也未免太無聊了吧？我把東西放在床底下了。』

『這樣嘛……如果妳想妳會不穿衣服走出這房間……』

龐德故意不把話說完。他從床沿站起來，穿上一件深藍色的絲質晨褸，取代平日的睡衣。

『你的建議倒不是太無趣。』

『噢？是嗎？』龐德用嘲諷的口氣說。他走回床邊，拉了一張椅子靠著床，低頭笑看她。『我告訴妳一些無趣的話。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之一。』

女孩子的臉再度飛紅了。她很認真地看著他。『你說的是實話嗎？我自認嘴巴太大了。我是不是和西方女孩子一樣漂亮呢？有一次人家告訴我，說我很像葛麗泰・嘉寶。真是這樣嗎？』

『比她更美。』龐德說：『妳的臉孔看來更加光亮。而且妳的嘴不算太大。在我眼裡，它不大不小剛剛好。』

『臉孔更光亮——這是什麼意思？』

龐德的本意是說在他眼裡，她並不像個蘇聯間諜。她似乎未展現一個間諜的慣性。既不冷酷，也不精於算計。她給人的印象是誠懇和喜悅的親切感，由她的眼裡表露無遺。他搜索枯腸，找出一個無關緊要的句子。『我在妳的眼中看見了喜悅的歡樂。』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塔迪雅娜倒是很認真的。『這倒奇了，』她說：『在我們蘇聯，哪有喜悅和歡樂可言？大家連

提都不提這種事。從來没有人告訴我這種事情。』

喜悅？——她心想：經過了前兩個月時間以後？她看來怎有喜悅的感覺呢？然而，她的心裡覺得很輕鬆是真的。難道她天生是個放蕩的女人？或者說這和一個她素昧平生的男人有著某些關係？想到她奉命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深沉的痛苦，竟在見到他之後便消失殆盡了嗎？當然，這一切比她想像中的要容易得多。是他使這件事顯得輕鬆多了——使它在危機重重之餘，添加了一絲趣味。他實在太英俊了，而且看來十分乾淨清爽。等到他們相偕返回倫敦，她向他和盤托出事實的真相後，他會原諒她嗎？她能告訴他說，她自己乃是受命來蠱惑他的？當然，他不至於太介意。這對他並不構成傷害。這只是她前往英國，並做成各種報告的一個辦法。說她『眼裡有著喜悅和歡樂』，爲什麼不呢？確乎是有可能的。和如此一個男人共處於一室之內，又明知自己不至於遭受處分，這種自由自在的感覺真好！也真令人興奮莫名！

『你的長相真帥！』她說著，想了老半天，想出一句讓他聽起來可能很高興的話。『你很像美國電影明星。』

但他的回答卻教她大爲震驚。『老天爺，這是妳對於一個男人莫大的侮辱！』

她趕緊設法彌補她的過失。這種恭維之辭不能取悅於他，倒是奇聞一椿。在西方世界裡，不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長得像電影明星嗎？『我是騙你的，』她說：『我本意是想讓你高興。事實上你很像我最欣賞的男主角。他是一個名叫拉莫托夫的蘇聯作家所創造的人物。將來我會把有關於他的事情告訴你。』

將來？龐德認爲此時正是該談正經事的時候了。

『塔妮雅，妳聽好，』他試著不去看那張躺在枕頭上的漂亮面孔，把視線集中在她的下頦。『我們不能再開玩笑了，要正經一點。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妳真的打算和我一塊兒回英國嗎？』他抬起眼來望著她。致命的眼神。她再度張大了眼睛，其中仍透露著一派天真清純。

『那當然了！』

『噢！』龐德對她直截了當的答案不知該怎麼說才好。他用疑惑的眼光打量她。『妳確定嗎？』

『是的，』她的眼睛此刻顯得更是真誠，不再給人賣弄風情的感覺了。

『妳不害怕？』

他看見她眼中掠過一道陰影。不過，實情並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她已想到她在這齣戲裡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她將要做的事情，應該感到很害怕，魂飛魄散。這幕戲聽起來很容易搬演，現在已經覺得困難了。多奇異啊！她決定採用比較折衷的辦法。

『是的，我很害怕。不過現在没有那麼害怕了。你會保護我——我想你會的。』

『嗯，是的，當然我會的，』龐德想到了她在蘇聯的親戚們。他趕緊把這種念頭擱到一邊去。他在幹什麼呀？企圖說服她，不讓她來嗎？他不再替她預設一些後果。『没什麼好擔心的。我會照

顧妳。』現在要提到那個他一直不敢觸及的問題了。說來真荒謬，他竟會覺得不好意思。這女孩一點兒也不符合他所想望的。要是提出這問題來，一切都被破壞了。但不論如何，這話非問不可。

『那部機器呢？』

是的。這就好像一巴掌打在她的臉蛋上。她露出痛苦的眼神，盈盈欲淚。

她拉高床單，摀著嘴說話。在床單外面的雙眼顯得冷冷的。

『原來你只想要這個。』

『妳聽好。』龐德用故作淡泊的語氣說：『這部機器和妳我的事沒有任何關係。只是我們倫敦那方面的人想要得到它。』他想起了安全措施，又溫和地加了幾句話。『它其實沒有那麼重要。他們瞭解它的一切，而且認為是蘇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他們只希望得到一架，好加以仿造。就像你們的人仿冒外國照相機和其他種種東西，是一樣的道理。』天哪！這些話聽來真是越描越黑了。

『你說謊！』一滴眼淚從她睜得大大的一雙眼中滾落，先滴在她柔細的粉頰上，又滾到枕頭上。她拉高床單，蓋住了眼睛。

龐德伸手按在床單上，下面是她的臂膀。她憤怒地甩開他的手。

『這該死的機器！』他老大不耐煩地說：『但是，塔妮雅，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妳一定要知道：我有任務在身。讓我們把這件事忘掉好嗎？還有很多可以談論的事。我們必須安排我們的旅程等等。當然我方的人是非常希望得到這部機器的，否則他們就不會派我來帶妳和機器回去了。』

塔迪雅娜用床單的一角揾了揾眼淚，突然再度飛快地把床單拉到肩膀下。她發現自己竟然忘記自己的職責了。只是……噢，好吧！但願他說的是：機器對他而言毫無價值，只要她跟著他就行了。但，這未免要求過高了。他說得沒錯，他有任務在身；她也一樣。

她用冷靜的眼光看著他，說：『我會帶著機器的，你別害怕。不過，我們別再提起這件事吧！現在，你聽好，』她靠著枕頭坐直了。『我們今夜必須離開。』她記起了她所受的教導。『這是唯一的機會，今天晚上從六點鐘起，由我輪值夜班。辦公室裡只有我一個人。我可以取得司必各得電碼機。』

龐德瞇著眼睛。想起他即將面對的一切問題，他的腦筋動得飛快。他要把她藏在哪裡呢？在電碼機被發現不見了以後，如何把她弄上第一邊出境的班機？這其中危機重重。蘇聯人一定會放下一切，千方百計地把她和電碼機弄回來。還有，在通往機場的路上，難保不會設下路障。飛機上也很難說沒有炸彈。還有……

『太好了，塔妮雅，』龐德的語氣陽陽如常。『我們會把妳藏起來，然後去搭明天早上的頭班飛機。』

『別傻了，』塔迪雅娜事先被諄諄告誡過：到了這時候，她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有幾句比較困難的台詞要說。『我們要搭火車才對。東方快車號。它今晚九點開車。你以為我沒有詳細地計畫過嗎？除非必要，我絕對不願意在伊斯坦堡多留一分鐘。到了黎明時，我們就越過邊界了。你得負責

買票，並弄到一本護照，我將以你太太的身分跟著你。』她抬頭凝視他，一副快樂的表情。『我一定會喜歡火車旅行的。我看過關於這種個別車廂的報導，一定很舒服，像是一間裝了輪子的小房子。白天我們可以聊天、看書，到了晚上，你就站在我們房子外面的走道上，負責警衛。』

『我也一定喜歡得要命，』龐德說：『不過，塔妮雅，妳必須從長考慮。搭火車是件瘋狂的事。他們將動身在某個地方攔下我們。到倫敦歷時五夜四日。我們必須考慮其他的問題。』

『我不管，』那女孩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我選擇的唯一方式。如果你聰明的話，他們怎麼找得到你？』

噢，天哪……她心想：他們何以堅持非搭飛機不可呢？不過，他們心意已決。他們說：火車車廂是談戀愛的好地方。她將有四天的時間誘使他愛上她。他會保護她。否則，如果搭飛機的話，到了倫敦以後，她便將直接被送進牢獄之中了。這四天的時間是關鍵時刻。而且，他們還警告過她：他們將派人守在火車上，看她是否會中途下車。所以，她必須很小心地遵命行事。噢，上帝呀！上帝！多麼不可思議呀！她如今倒真希望和他單獨住在火車上的小房子裡，度過四天的時間。本來這樣做是基於任務的考量，現在這一切都是由她熱情的慾望所主導了。

她盯著龐德若有所思的臉孔，很想把自己的手伸給他，安慰他說這樣做是沒關係的，以如此的方式把她弄到倫敦去，陰謀歸陰謀，倒也不至於構成害處——對他們兩個都不會有所不利。因為這根本不是這次陰謀行動的主要目的。

『我仍然認為這很瘋狂，』龐德說著，心裡一面在想：換成M的話，他將如何因應呢？『不過我猜可以行得通。我有護照，我還需要南斯拉夫的通行證。』他用嚴肅的目光看著她，說：『不要期望我會帶妳坐上通過保加利亞的列車。否則我將以為妳要綁架我了。』

『我會的，』塔迪雅娜輕聲地笑了。『那正是我想做的事。』

『塔妮雅，別開玩笑了，我們必須把一切都安排好。我負責弄車票，我還要帶一個我們的人隨行，以防萬一。他是個好人，妳會喜歡他的。妳化名卡洛琳·索瑪森。千萬別忘了。我問妳：妳以什麼身分上車？』

『卡洛琳·索瑪森，』女孩的腦筋轉了轉，把這個名字記得牢牢的。『好美的名字。而你就是索瑪森先生了！』她很開心地大笑著。『真好玩。你不用為我耽心。我將在車子離站之前，及時上車。車子是從西爾克西車站發車的。我知道車站在那裡。好了，事情就是這樣，我們別再擔心了，好嗎？』

『萬一妳害怕了？萬一妳被他們逮住了呢？』忽然間，龐德為了她的信心感到憂慮。她怎麼這樣肯定呢？他的心裡產生了強烈的疑惑。

『在見到你之前，我確實很害怕。但我現在不怕了，』塔迪雅娜真希望自己說的是實話。『畢竟，這有幾分是事實。『現在我不害怕了，而且他們也抓不到我。我把我的東西留在旅館裡，只帶著一個平常的皮包去上班。我不能丟下我的皮毛大衣，我太喜歡它了！但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是個

好藉口，我可以穿著它去上班。今天晚上八點半，我就從辦公室裡出來，叫一部計程車到車站。現在，你可不要再這樣愁眉苦臉了。』在感情的驅使下，她覺得自己必須這樣做。她向他伸出一隻手來。『對我說，你很高興。』

龐德挨到床邊，拉起她的手，深情款款地注視她。他心想：天啊，希望這一切順利，希望這瘋狂的計畫能夠行得通。這個美麗的女孩是個騙子嗎？她是真心的嗎？她是真實的嗎？從她的眼眸中，他僅能看見她是快樂的；而且，她希望他愛上她，以及一切事情在她說來都是新鮮的。塔迪雅娜的另一隻手伸上來，勾著他的脖子，猛力將他拉向自己的身上。在他的唇覆壓之下，她的唇輕輕地顫抖著。接著，她在無法控制的熱情下，他倆展開了無法休止的熱吻。

龐德的雙腿移向床上。他一邊吻著她，一邊用手指撫觸她因慾望而變得堅實的胸部。她隨著他手指往她腹部以下的游移，發出了嬌喘。她緊閉雙眸，長長的睫毛像鳥之雙翅的拍擊。

龐德拉下被單，拋到距離那張大床老遠的地方。她身上除了頸項間那個黑色蝴蝶結以及一雙捲到兩膝上的黑色絲襪以外，未著一物。她張開兩臂迎向他。

他倆都不知道，在他們的上頭，床舖頂上那堵牆面，掛了一面僞裝的金邊鏡子。兩個從『死莫許』來的攝影師坐在鏡子後面一個專門用來從事偷窺的斗室裡，靠得很近。而在他們的前面，『水晶殿』經營者的許多朋友，在大廳裡觀賞著『蜜月之夜』的鏡頭。

攝影機的長鏡頭冷冷地對準了兩個熱情如火的身軀。他們時而相纏，時而分開，姿勢有如舞者一般。攝影機的發條機械裝置不斷發出輕微的嗡嗡聲。這當兒，兩個男人也不住地吁吁喘息著；因爲興奮之故而不斷往外冒的汗水，沿著他們臃腫的面孔，流進了他們廉價的衣服硬領中。

21 東方快車號

壯觀的列車即將一列列地開出，跑遍整個歐洲了。但是一個星期發出三個班次的『東方快車號』仍然在伊斯坦堡和巴黎之間長達一千四百哩的閃亮鋼軌上，發出雷鳴般的吼聲，展現它的雄風。

在電弧燈的照射下，德國製的機車頭不堪沉重的負荷，發出低低的喘息聲，好像一隻即將死於氣喘的巨龍。每一次呼吸的起伏，似乎都是最後的一口氣。然後又接著下面的一聲。蒸氣從車廂和車廂之間的聯結器那兒大量噴出，很快地沒入了八月溫暖的空氣中。在以廉價方式構築而成的伊斯坦堡火車站那醜陋、有如獸穴般的車站主要結構中，『東方快車號』是唯一具有生氣的火車。其他鐵道上陳列的火車廂，都沒有接上車頭，也沒有人在加以照料——它們在等候著明天的來臨。只有三號鐵道和它的月台，低低吟唱著離情依依的悲歌。

深藍色車體外側，青銅浮雕字體寫的是：『泛歐國際特快車』。在這些浮雕字體的上方，有一塊鐵質平面告示板，白底黑字寫著『東方快車號』；下面還有三行字：

伊斯坦堡　西薩隆尼其　比歐格拉德

凡尼西亞　米蘭

洛桑　巴黎

詹姆士·龐德瞪著這世上最羅曼蒂克的告示板之一，卻視若無睹。這是他第十次看著自己的手錶了。八點五十一分。他的視線又回到了告示板上。所有城市的名字，都是用土耳其文拼成的，唯獨米蘭是例外。爲什麼這樣呢？龐德掏出手帕來擦臉。這女孩死到那裡去了？她被逮捕了嗎？她又變了心嗎？難道昨夜——應該是說今天早晨——在那張大床舖上，他對待她的方式太粗野了嗎？

八點五十五分。引擎的低喘停止了。當自動安全閥釋出大量的蒸汽後，『嘶嘶！』的聲音在空中回響。百碼之外，龐德從摩肩擦踵的人潮中看見了站長向機車頭駕駛員和火夫高舉起一隻手，並開始慢慢向車尾走回來，沿途在每一節第三等車廂的車門上敲了一下。旅客們——大部份是從希臘來的農夫——和他們的親友在土耳其度過了週末假日後，現在要搭車回去了。他們把身體伸到車窗外，吱吱喳喳地對著車廂外面咧著嘴笑的眾人說話。

遠處，光度漸弱的電弧燈停止了照耀，穿過車站月牙形的入口，只見深藍蒼穹中，繁星點點。龐德看見一丁點的紅色轉綠了。

站長越走越近了。這位身穿棕色制服的站務員拍了拍龐德的手臂，叫他趕快上車。兩個看來相當富有的土耳其人，在和他們的情婦吻別——因爲她們太漂亮了，不可能是他們的老婆——然後，他們在笑語連連中，踏上了進入車廂的兩級高高的台階。月台上已沒有其他旅客了。列車表不耐煩

地瞄了這高個子的英國人一眼之後，也進入車廂去了。

站長故意大步走過。還有兩個車廂——一個一等的，一個二等的。稍後，等他走到警衛車廂的旁邊時，他將舉起那面髒兮兮的綠色旗子。

已經沒有匆匆忙忙地向月台這邊趕來的人影了。車站入口的高處，快要到天花板的地方，一個發光的大鐘的分針跳了一吋寬的距離，指著『九』的位置。

龐德頭頂上，一扇車窗『砰』地落下來。龐德抬起頭來看。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那黑色面紗的紗網空洞太大了。企圖將兩片豐潤的嘴唇和興奮的藍色眼眸隱藏起來的手法，毋寧太不專業化了。

『快！』

火車已經開動了。龐德伸手抓住車廂口的扶欄，翻身登上台階。列車員還是把車廂門打開著。龐德不慌不忙地走了進去。

『夫人遲到了，』列車員說：『她從通道走過來的。她一定是從最後一節車廂上來的。』

龐德從鋪了地毯的通道走到中間的車房。一塊白色菱形鐵板上，黑色的『七』字，位在黑色的『八』字上面。門是半開著的。龐德走了進去，關上了門。那女孩已除下面紗和一頂黑色的草帽。她坐在靠車窗的角落裡。一件長而光滑的貂皮外套敞開著，露出裡面一件原色山東綢上衣，和一條蜜色的打褶裙子。黑色的鱷魚皮帶和皮鞋，把她襯托地相當光鮮。

『詹姆士，你不相信我。』

龐德挨著她身旁坐下。『塔妮雅，如果這兒還有足夠的空間，我會讓妳趴在我膝蓋上，我要打妳的屁股。妳幾乎要讓我徹底失敗了。怎麼搞的？』

『沒事，』塔迪雅娜一派天真地說。『還有可能怎麼搞法？我說過我會來的，而我就來了。是你對我沒有信心。因爲我確信你對我的嫁妝比對於我本人來得有興趣。它就在那兒。』

龐德漫不經心地抬起頭來看了看。行李架上他的衣箱旁邊有兩個小箱子。他拉著她的手，說：『謝謝上帝，妳安全了。』

他眼神中的某些東西——或許是因爲他承認自己愛著女孩甚於機器吧？——那一絲罪惡感，使她頗感安慰。她把他的手握在掌心裡，很滿足地坐回原先的角落中。

火車繞著席拉格里歐山峰緩緩開行。燈塔照亮了鐵路沿線那些荒涼小屋的屋頂。龐德用一隻空著的手拿出一根香煙點燃了。他心想他們就快要經過庫利蘭古在不到廿四小時之前還居住著的廣告牆後面的地方了。龐德彷彿又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當時的景像。白白的十字路口，兩個在黑影中前進的人，以前那從紫紅色的嘴唇中間鑽出來的、注定與死亡結緣的傢伙。

女孩溫柔地望著他的臉。這人腦子裡在想些什麼呢？那雙時而溫柔、又時而精光四射，像是鑽石發亮的灰色眼睛——就如同前一夜，他們在一起，他的熱情尚未在她臂彎中燃燒之前的樣子——它們的後面隱藏著什麼呢？如今，它們被他的思慮給遮蔽了。他在替他們兩人憂慮嗎？憂慮著他倆的安全問題嗎？但願她可以說出來，告訴他其實什麼都不用怕。他只是她前往英國的護照而已——

他，再加上那口領事當天傍晚在辦公室裡交給她的沉甸甸的箱子。領事所講的話也是一樣的意思。『士官，這就是妳到英國去的護照，』他說話時顯得很開心。『看，』他打開了袋子的拉鍊。『一部全新的司必各得。在妳抵達目的地之前，確定不可再打開袋子，或讓它離開了妳的車房。否則那英國人便會帶著它跑掉，而棄妳於不顧。他們要的是這部機器。妳可不能讓他們從妳手裡拿走。否則妳的任務就會失敗了。懂嗎？』

窗外朦朧的藍光中，浮現出一個信號盒。塔迪雅娜看著龐德站起來，拉下窗子，將上身從窗口伸出，進入漆黑的夜色裡。他的身體和她很靠近。她挪了挪膝蓋，以便碰觸到他。多麼美妙啊！自從昨晚她看見裸身的他站在窗口，他伸高手臂拉起窗簾，在他亂糟糟的黑髮的覆蓋下，那漂亮的側影，月光中的他，蒼白而專注……。打從這時候起，她內心便充塞著溫柔的熱情。接著，四目相接的感覺也是那麼美妙！軀體的結合更不待言。愛的火苗突然在他們之間竄升成強烈的火焰——兩個情報員，分別從相隔一整個世界的距離的互相對峙的敵人陣營中，被牽合在一起。他們各自爲了打擊對方國家的謀略而奉獻自己。基於職業上的需求，他們本該是相爲敵人的，卻在政府的授意之下，成爲了情侶。

塔迪雅娜伸出手來，抓住龐德外套的衣角，輕輕拉扯著。龐德將窗子推上去，轉過身來，微笑著俯視她。他看懂了她的眼神。他彎下身子，兩手放在她皮毛大衣外胸部的位置，熱烈地吻著她的唇。塔迪雅娜向後一靠，將他拉在自己身上。

房門輕輕響了兩聲。龐德站起來，把領帶扯直了。並快速地拭去唇上的口紅印。『這一定是我的朋友克里姆，』他說：『我一定要和他談話。我會叫列車服務員來鋪床，妳留在這兒等候，不會需要太久的。我就在門外。』他摸了摸她的手，深情地注視她的燦然明眸，和她半開著的乞憐的紅唇。『整個一夜的時間都是我們的。但首先我必須確定妳的安全無虞。』他打開了門，快步走出來。

達柯．克里姆龐大的軀體塞在走道間。他的身體靠在銅質的守護欄上，一面抽著煙，一面心事重重地望著沿著海岸線開駛的火車之後，蜿蜒倒退的瑪爾瑪海水。車行的方向漸漸轉往北邊的內陸。龐德站到他身旁，也靠在護欄邊。克里姆在黑漆漆的車窗中看見了龐德的倒影。他輕聲說：『消息不妙。火車上有三個他們的人。』

『啊！』龐德整個人像是受了電擊一般。

『就是在那房間中我們看見的三個陌生人。顯然他們是跟定了你和那女的，』克里姆迅即四下一瞟。『可見她是雙面人。難道不是嗎？』

龐德的心情很冷靜。原來那女孩是個誘餌。但是，但是，不，該死的，她不可能是在表演嘛！不可能的！至於電碼機？或許根本不在她的箱子裡。『等一下，』他說。他轉過身去，輕輕敲了房門。他聽見她扭開門鎖，拔下栓鍊的聲音。他走進去，關上房門。她的表情很驚奇，原以爲是列車服務員來鋪床了。

她笑盈盈地問他：『你談完了嗎？』

『塔迪雅娜，坐下來，我有話要對妳說。』

她看見他冷冷的表情，她的笑容消失了。她很聽話地坐下來，兩手放在膝部。

龐德站在她面前。她臉上是愧疚，還是害怕呢？不，都不是，只是驚訝和冷靜，就像他自己的表情一樣。

『塔迪雅娜，妳聽我說，』龐德的語氣硬生生的。『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必須查看妳的袋子，看看機器有沒有在裡面。』

她淡然說道：『儘管拿下來看吧！』說完，她刻意諦視自己置於膝頭的雙手。事情總算來了，就像領事所說的一樣。他們要取走這機器，把她拋在後面了。也許會趕她下車去。噢，上帝啊！這男人竟要用這種手段對付她。

龐德伸手拖下她一口沉沉的箱子，放在座椅上。他拉開了拉鍊，往裡面看。不錯，是有一個灰色的精工製作的鐵匣，上面排著三排粗短的按鍵，像極了一部打字機。他將袋子的開口朝向她。『是司必各得電碼機嗎？』

她漫不經心地往開口的袋子裡看了一下。『是的。』

龐德把袋子的拉鍊還原了，放回行李架上。他在女孩身旁坐下，說道：『火車上有三個格別烏的人。我們知道他們是星期一才到達你們中心的。塔迪雅娜，他們此行的目的何在？』龐德的語調

極盡輕柔之能事。他凝視她，用他一切的感官去感覺她。

她抬起頭來，珠淚盈眶。那是一個孩子被發現做了壞事時的眼淚嗎？但她的臉上看不出一絲罪惡感，反而看來有所懼怕的樣子。

她伸出一手來，復又縮了回去。『你已得到了機器，現在要把我趕下車去，是嗎？』

『當然不會，』龐德不耐煩地說：『不要傻里傻氣的。只是我們一定要搞清楚這些人在幹什麼？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妳事先知道他們要搭這班車嗎？』他想從她的表情中看出一些端倪，卻只發現她如釋重負。是否還有些別的？精於心計？有所保留？不錯，她確實有所隱瞞。只是，隱瞞什麼呢？

塔迪雅娜似乎在打定什麼主意。她很快地用手背抹掉了眼淚，伸出一手按在他的膝蓋上，手背上猶有未乾的淚漬。她凝眸看著龐德，迫使他不能不相信她。

『詹姆士，』她說：『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在火車上。他們告訴我說，這幾個人今天離開，要到德國去。我算定他們會搭飛機的。我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些了。等我們到了英國，脫離了我國人的掌握後，你千萬不要再問我更多的問題。我做到了我的諾言，帶著電碼機來找你。你對我要有信心。不要爲我們的前途感到恐懼。我相信這幾個人對我們不至於構成傷害的。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你有信心。』（塔迪雅娜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否夠堅強？克雷卜那個婆娘真的把一切都告訴了她嗎？但是她一定要有信心才行——相信國家給她的命令。這幾個人想必是來負責看守她有沒有下

車的警衛。他們不至於危害任何人的。等他們到了倫敦以後，龐德必會把她隱藏在安全的地方，不讓『死莫許』的人找到她。那時，她將把他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他。她心裡已做了這個打算。但如果她現在就出賣了『他們』，天知道會有什麼結局！『他們』不管怎樣會把她和他弄到手。這一點她最清楚不過了。在這些人的面前，是沒有秘密的。而且，『他們』也沒有憐憫之情。但只要她好好扮演她的角色，結果會很圓滿的。）塔迪雅娜看著龐德的面孔，找尋他可以相信她說辭的徵象。

龐德聳了聳肩，站起身來。『塔迪雅娜，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想，』他說：『我對妳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我想那些妳所不知道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妳以爲我們是安全的。或許如此。這些人在火車上，可能是巧合。我必須和克里姆談一談，決定怎麼辦？妳不要擔心。我們會照顧妳。只是此刻我們必須非常謹慎。』

龐德環視車房四周，試探了一下和隔壁車房相連的那扇房門。房門是鎖好的。他打算等列車服務員離去之後，用楔子將它卡牢了。對於通往走道的那扇門，他也決定如法炮製。還有，他必須隨時保持清醒。在火車上度蜜月的方式，毋寧太過分了！龐德苦笑了一下，按鈴傳喚服務生。塔迪雅娜仰望著他，眼神中盡是焦慮。『別擔心，塔妮雅，』他再說了一次。『什麼都別擔心。服務生走了以後，妳先去休息，什麼都別擔心。除非知道是我來了，否則千萬別開門。今夜我將徹夜不眠地守候。或許到了明天，事情就沒這麼棘手了，我會和克里姆共商對策，他是個好人。』

列車服務生來敲門了。龐德讓他進來，自己走向甬道。克里姆仍然待在原處，向車外眺望。車

速加快了，穿過茫茫的夜色，刺耳而憂鬱的呼嘯聲在他們身後迴盪不已。燈火通明的車廂不住晃動著。克里姆沒有動作，不過從車窗反射出他的眼睛是處於警戒狀態之中。

龐德把方才的談話內容告訴了他。他很難向克里姆說明何以他對那女孩信賴若是？當他試圖說明他在她眼中所觀察到的一切，以及他的直覺所告訴他的事情時，他看見車窗玻璃所映現出來的嘴形，諷刺似的扭曲著。

克里姆認命地嘆了一口氣。『詹姆士，』他說：『現在由你接手了，這次行動看你如何表現了。大部份的問題，我們今天已經討論過了——坐火車的危險性、把機器放在外交官行李中通關回國的可能性、還有像是那女孩的可信性。當然她看來對你是無條件地服從啦！而同時你自己也承認你甘心爲她臣服——也許只是在某些條件之下。你已決定完全信賴她。在今天早晨和M通電話的過程中，他說過他會支持你的決定，由你做主。那麼，就讓事情這樣發展下去吧！不過他當時並不知道我們在火車上竟會多出三個格別烏的隨從人員，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認爲這會改變我們所有的考量。是嗎？』

『是的。』

『那麼，唯一該做的事就是除掉這三個人。把他們弄下車去。誰知道他們上車的目的是什麼？我不會比你更相信所謂的巧合。不過，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我們並不打算和這幾個傢伙共處一車。對嗎？』

『當然了。』

『那麼，你把這件事交給我好了。至少今夜是如此。這兒仍在我國境內，而我還擁有一些勢力，以及足夠的錢財。殺害他們的罪名我擔待不起，會使得火車誤點，牽連了你和那女孩。但我要安排一些事情。這三個人之中有兩個是睡臥舖的。那個留著鬍鬚，吸著小煙斗的年長者，住在你隔壁——就是這間六號房。』他朝他身後的房間努嘴示意。『他的旅行護照是德國護照，用了一個「梅爾柴．班斯，推銷員。」的身分。膚色黝黑的那一位，那個阿美尼亞人，住十二號房。和他一樣用的是德國護照——「柯特．高德伐，結構工程師。」他們買了到巴黎的全程車票。我看過了他們的文件，因爲我有一張警察證。列車長沒有找麻煩。他的車艙裡有各種車票和護照。第三個人，就是頸背上有個大瘤的，剛好他臉上也長了瘤。他看來醜陋、愚蠢，是個莽夫。我沒看他的護照。他坐的是頭等車廂，在我的鄰室。不到邊界，他毋需亮出他的護照。不過，他曾經交出了他的車票。』克里姆像個變戲法的一樣，很快地從外套口袋裡抽出一張黃色的頭等車廂車票，又迅速放了回去。他很驕傲地向龐德咧著嘴巴笑了。

『怎麼回事？』

克里姆吃吃地笑出聲來。『今夜在他休息之前，這蠢牛走到盥洗室去了。當時我站在甬道上，忽然間想起了兒時偷搭火車逃票的把戲。我讓他進去了一分鐘，然後我走上前去，敲響了盥洗室的門板，並且死命按住門把。「查票員來了，」我大聲地說：「請把車票拿出來，」我先用法語說了

一次，再用德語重述。從裡面傳出了嘟嘟囔囔的聲音。我感覺到他試圖將門打開。我就更用力地按住門把，使他以爲門被卡死了。「先生，你不要費力了，」我很有禮貌地說：「你把車票從下面的門縫塞出來好了。」他在裡面更是使勁地把弄那扇門，我還聽得見他氣喘吁吁的聲音。後來，這聲音停止了，門下又傳出窸窸窣窣的聲音。車票被塞出來了。我萬分有禮貌地說：「先生，謝謝你。」我拾起車票，從兩節車廂相連的地方走到了另一節車廂去。』克里姆輕鬆地揮動一隻手，說：『那個頭號大白痴現在已經安詳地入睡了。他心裡會想：到了邊境的時候，車票就會被退還給他了。他搞錯了。這張車票將化爲塵灰，並且隨風而逝。』克里姆用手比劃著車窗外的一片漆黑。『不管他身上有多少錢，我將看見這傢伙被趕下火車。人家會告訴他說，這種情形必須接受調查。如果他的供述經過票務經理人的確認，他可獲准搭乘下一班火車。』

龐德想像著克里姆玩弄著小學生把戲的情景，露出了微笑。『達柯，你眞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另外那兩個怎麼處理呢？』

達柯．克里姆聳了聳他寬厚的肩膀。『我總會想到某些辦法的，』他很有自信地說：『要逮住蘇聯人的方法是讓他們看來傻乎乎的，羞辱他們，嘲笑他們。他們受不了這些。我們總有辦法搞得他們汗流浹背。然後，處罰他們不能達成任務的事就交給格別烏了。毫無疑問的，他們會被他們自己的人所槍斃的。』

他們正在交談的時候，列車長從七號房間裡出來了。克里姆一隻手搭在龐德的肩膀上。『詹姆

士，別害怕，』他愉快地說：『我們會打倒這些人的。去找你的女朋友吧，我們早上再見面。今夜我們不要睡得太放心，縱然這樣並沒有什麼幫助。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說不定明天我們就能放心地大睡了。』

龐德目送這大塊頭的人很輕鬆地往顛動的車廂甬道走去。他發現：無論火車怎樣的搖晃，克里姆兩邊的肩膀絕對不會碰觸到車壁。對於這位堅強、愉快的職業間諜，龐德內心的愛慕之情油然而生。

克里姆的身影消失在列車長的車房裡。龐德轉身輕輕敲響了七號車房的房門。

22 離開土耳其

火車一路長嚎著穿破了夜色。龐德坐在車房裡，眼望著月光照耀下迅速向後飛逝的景色，努力地讓自己保持清醒。

周遭每一樣事物都在處心積慮地誘使他睡去——火車鐵輪急速的馳騁、銀色電報線催人入夢似的不斷襲擊眼簾，火車一路勇往直前，汽笛不時唱出令人心安的憂鬱腔調，節節車廂相接之處，金屬碰撞的喀嗒之聲單調沉悶，還有小房間裡的一些木造部份，隨著車身的晃動，發出使人昏昏欲睡的軋軋聲。即使車房門楣上那盞深紫色的朦朧小燈也好像在對他說：『我會幫你看守的。只要我還醒著，不至於出事的。閉上眼睛睡吧，睡吧。』

女孩的頭部擱在他膝上，溫暖而沉重。事實非常的明顯，車房裡的空間只足夠讓他一個人鑽到單人的被單下面，而和她緊緊地相依偎。他大腿的前面抵著她的身軀，他的頭被她如放下來的窗幔一般的髮絲埋藏在裡面。

龐德揉了揉眼睛，又努力地讓它們睜開。他很警惕地抬高手腕。四點鐘。再過一個鐘頭便離開土耳其的邊境了。或許他可以利用白天的時間來睡覺。他要把槍交給她，再度拴好房門，她可以代

他守候。

他俯視沉睡中的美麗側影。她看來多麼地天真啊！——這個來自蘇聯情報組織的女孩！長長的睫毛輕輕搭在她柔和的臉頰上，嘴唇不自覺地稍稍張開。長髮由額際散落——他真想撥開那些撩人的亂髮，和她頭靠頭的入夢去。還有她頸子上緩慢而持續的脈動——愛憐之意在他心中萌生了。他好想把她抱在懷裡，緊緊地抱住。他好希望她醒來，或許她正在夢境中漫遊吧？他要吻她，告訴她一切安好，看她快樂地重新去尋夢。

女孩堅持要用這樣的姿勢睡覺。『除非你靠著我，否則我不會休息的，』她說：『我必須肯定你隨時在我身邊。如果我醒來的時候，沒有接觸到你，那種感覺將非常可怕！拜託你，詹姆士！拜託！』

於是龐德脫下外套，摘除領帶，在角落坐下了；兩隻腳高高蹺在他的行李箱上，把手槍放在枕頭下，他觸手可及的地方。她對於這柄手槍沒有什麼意見。她脫下了全部的衣服，只除了喉頭戴著那枚黑色蝴蝶結，並假裝很平淡的樣子，爬到床上蜷縮著，取了一個舒服的睡姿。她高舉兩臂，向他迎來。龐德撥開她的髮絲，親吻了她一次——是一記長而熱烈的吻。後來，他叫她去睡，自己往後靠著坐好，冷靜地等候著軀體的需求離他遠去。渴睡的她嘟囔著趴好了，一隻手臂橫過他的大腿。起初，她抱得很緊，慢慢地睡熟之後，她的手便放鬆了。

龐德斷然地打消自己對她的念頭，很專注地考慮未來的旅程。

他們很快就要離開土耳其了。只是到了希臘以後，事情會比較順利嗎？希臘和英國之間倒沒有不和的事情。而南斯拉夫呢？狄托站在哪一邊呢？或許兩面倒吧？不管這三個格別烏的人負有何種任務，不管他們是否知道他和塔迪娜都在火車上，總之，他們很快也會知道的。他倆總不能在四天裡面一直待在車房裡，連百葉窗都不打開吧？他們的出現，立刻就會被報告到伊斯坦堡。他們可以從某一個車站打電話過去，到了天亮的時候，司必各得電碼機失竊的事情，早就被發現了。接下來呢？是否透過雅典或巴格達的蘇聯大使館採取斷然的外交手段？還是像竊賊一樣偷偷把女孩弄下火車？或者，這些想法都太單純了呢？要是事情更複雜的話——也就是說如果這一切是某個神秘陰謀的一部份，是嚴苛不人道的蘇聯式詭計的一部份——他應該避之不及嗎？他是否該帶著這女孩在某個偏遠小站溜下火車，逆著軌道往回走，僱一輛車子，無論如何想辦法搭飛機回倫敦吧？

窗外，拂曉的幽光已開始在往後奔竄的樹木和岩石之間添上了藍邊。龐德看看手錶，五點鐘了。他們快要到達烏茲翁柯普路了。這之中，發生過一些什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呢？克里姆有什麼收穫呢？

龐德背靠椅子坐好了，放鬆了心情。不管怎麼說，他的疑問有一個簡單合理的答案。如果他們能夠很快地除掉格別烏的三個傢伙，那麼還能夠按照原訂計畫行事，搭乘火車走完全程。如果不然，龐德就要帶著女孩和機器在希臘某站先行下車，再取道另外一條路線回家去。但是這可能性經過了證實之後，龐德的路仍然得繼續走下去。他和克里姆都是富於機智的人。克里姆在巴格達有個

密探會來接火車。通常是大使。

龐德的腦子轉得飛快，他一直添加正面的因素，而刪除負面的因素。在推理的過程之中，他很冷靜地自認他有一種瘋狂的慾望，想把這場遊戲玩到底，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很想纏住這些人，解決這個謎團，而且，如果真的有什麼陰謀詭計的話，就把它瓦解掉。M已經把權責都交給他了。他手上握有了女孩和機器這兩張王牌，又何需恐慌呢？有什麼好怕的？拔腳開溜，豈不是瘋狂？而且，從一個陷阱裡逃出來，說不定又跌進另一個陷阱裡……

火車的汽笛發出了長鳴，開始減緩車速。

現在展開第一回合。要是克里姆失敗了……要是那三個人仍然留在火車上……

幾節貨車廂，在車頭吃力的載動下，從旁邊駛過。車庫的側面稍微出現了一下子。在聯結器猛晃並發出了刺耳的摩擦聲之後，東方快車號經過轉轍器後，離開了正軌。四組中間長滿了雜草的鐵軌出現了，一直望到盡頭，也看不見月台上的人影。一隻公雞在報曉。火車的速度漸漸減低到步行的速度，在接著一聲水力制動的煞車聲，以及蒸汽紛紛竄出的嘈雜聲後，它碾磨似的停了車。沉睡中的女孩輕輕地動了一下。龐德愛憐地將她的頭輕輕扳回枕上，自己站起身來。

這是一個典型的巴爾幹路邊小站——石材建造的車站，造形嚴肅呆板，牆面抹了過多的水泥。灰塵撲撲的月台，並不像一般月台高於鐵軌，反而和路面齊平，以至於下車的時候，必須跳下一大步長距離。幾隻雞在到處啄食，還有少數看來表情沉悶的職員無聊地站在那兒，鬍子也不刮，連讓

自己看來有些重要性的努力都放棄了。一群吱吱喳喳農夫模樣的人，帶著一綑綑的東西，和柳條籃，在火車廉價車廂那頭等候通關和護照查驗，這樣之後他們才能擠上車來，進入有如沙丁魚罐一般的車廂中。

龐德對面的月台那兒有一扇關起來的門，上面掛了一塊標示牌，寫了『警察站』的字樣。龐德從它旁邊髒兮兮的窗户望進去，瞥見了克里姆的頭和雙肩。

『護照！謝謝！』

一個穿便服的人，和兩個穿著深綠色制服、黑皮帶上掛著槍的人走上了火車。列車長在他們前面開道，一邊在每扇房門上敲一敲。

到了十二號車房的門前，列車長很神氣地用土耳其語說了一些話，將一疊車票和護照拿出來，從上到下每一張翻撥過去，好像洗牌一樣。當他這麼做完了以後，穿便服的那個人將兩個警察招呼到跟前，大剌剌地敲了敲門。門開了，他走進去。兩個警察隨後護衛。

龐德挨著走道過去。他聽見裡面的人說著一大堆爛德文。一個聲音聽來冷冷的！另一個聲音則是因受驚嚇而顯得極爲急切的。柯特·高德伐先生的護照和車票不見了。高德伐先生有沒有從列車長的艙房中把東西拿走？當然不會。高德伐先生真的把他的文件交給列車長了嗎？當然啦！那麼這件事情就太不幸了。必須進行一些調查。沒問題，德國駐伊斯坦堡的公使館會把這件事情做個正確的交代的。（龐德聽到這句話，不由得露出微笑）同時，很遺憾高德伐先生無法繼續進行他的旅程

了。他明天可以再上路，沒問題的。高德伐先生得穿好衣服，他的行李將被轉送到等待室。

後來，格別烏的那個人在甬道裡現形了。他是那種皮膚較黑的高加索人，『訪客』之中較爲年輕的。灰裡泛青的臉上，充滿了恐懼。他的頭髮亂糟糟的，身上只穿了條睡褲。但他這副悲慘的狼狽相，一點兒也不好笑。他和龐德擦身而過，到了六號車房的門口，他停下腳步，打起精神，在緊張自抑的情況下，敲了敲房門。房門開了，但還拴著鍊條。龐德從門縫中窺見一個肥肥的鼻子，和一部份鬍子。鍊條取下了，高德伐走進去，裡面沉寂無聲。這當兒，穿便服的那個人用來檢查九號房和十號房裡兩個年長的法國女人的證件，接著又檢查了龐德的證件。

那位穿便服的官員把龐德的證件瞟了一眼而已，立刻又合起來，交給列車長。『你和克里姆大公同行嗎？』他的眼神飄忽。

『是的。』

『謝謝了，閣下，祝你一路順風。』那人向他敬了一個禮之後，轉身猛拍六號車房的門。門打開了，他走進裡面。

五分鐘以後，車房門豁地打開了。穿便服的人，一副大權在握，傲然挺立的模樣，將那兩個警察叫到跟前。他很不客氣地用土耳其語大聲喝斥著。復又轉身對著車房。『先生，你要想一想萬一自己被捕了的結果。在土耳其，向政府公務員行賄，是一項嚴重的罪名。』高德伐一口彆腳的德語，聽來氣憤非常，又雜亂無章。有時還夾雜了一句硬生生的俄國語。高德伐和方才不一樣了，他

的眼光看來像是瘋子的眼光。他走出車房，莽莽撞撞地通過甬道，到了十二號車房，一名警察站在門外等候他。

『還有你的護照，先生。請走到前面來。我必須對一對照片。』穿便服的人將那綠色封皮的德國護照舉到燈光下。『請走到前面來。』

他很不情願的樣子，一張臃腫的臉孔都氣白了。另外一個自稱班斯的格別烏人員站出來，到了甬道上，身上的藍色絲質晨褸熠熠生光。冷酷的棕色眼珠直視龐德，不把他當做一回事。

穿便服的人『啪！』的一聲合上了護照，把它交給列車長。『你的證件沒有問題，先生。現在請你把行李給我檢查。』他走進去，第二個警官跟著他。那個格別烏的人轉身背對龐德，監視著搜尋過程。

龐德注意到他穿了晨褸的左臂下鼓鼓的，還有一條環著腰的皮帶。他不曉得他會不會一槍轟掉那便服官員的腦袋。此時此刻，保持緘默才是上策。否則他很可能被拖進去當證人了。

搜查完畢。便服官員冷冷地向那人敬了一個禮，又沿著甬道走下去了。格別烏的那個傢伙走回了六號房，『砰！』的一聲關上房門。

不幸，龐德心想：一個給漏掉了。

龐德轉身退回窗口。一個體態粗壯、戴著一頂灰色小禮帽的人，被架著走進那扇標示『警察站』的門裡。他的頸背處有個大瘤。甬道盡處，一扇門被很用力地關上了。在警察的跟隨下，高德

伐下車了。他低著頭走過灰塵撲撲的月台，消失於同一扇門內。

引擎尖銳地響起，這是一個新的聲音，是一個希臘火車駕駛員勇氣十足的尖叫。機車頭的門很用力地被關上了。便衣官員和第二位警察相偕走往車站那兒。火車後方的站務員看了看手錶，把旗子舉高了。車身震顫了一下，隨著引擎爆發性噴汽的漸次減弱，東方快車號的前面部份開始動作了。後部車廂的行進路線是取道北邊通過鐵幕的——先經過保加利亞邊境一個叫做德瑞哥門的地方，距此僅五十哩的路程。尚未行進的火車後車部份還留在灰塵漫天的月台旁邊等待啟程。

龐德拉下車窗，對土耳其邊境投下最後的一瞥。他知道在邊境的警衛站裡將有兩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房間中，等待著可能受到死刑的處分。他心想：三隻鳥之中，已經打下了兩隻。勝負之分越來越顯著。

他望著那死寂而骯髒的月台，月台附近有一隻隻的小雞，月台上站務員的身影漸漸成爲一個小黑點。直到長長的列車通過了轉轍器，陡然一跳，步入了單軌的主幹，他的視線才轉向那醜陋的田野焦土。金亮的太陽爬上了土耳其平原。這將是美麗的一天。

龐德把他的頭部從清涼、甜美的晨間空氣中縮回來，大力地把窗子拉上去。

他已打定主意了。他將一直留在列車上，親眼看完整個事情發生的過程。

23 離開希臘

從內容貧乏的皮西翁車站的小自助餐枱那兒買來了一杯熱咖啡（不到中午時間，餐車是不開張的）。希臘海關和查驗證照的人員上來做了一次無關痛癢的訪問。後來，當列車快速地向南邊愛琴海頂端的恩斯海峽駛去時，摺床也都被收拾起來了。車窗外，多添了光線和顏色。空氣變得比較乾燥了。各個小車站和田野間的人，看來比較順眼了。陽光下，向日葵、玉蜀黍、葡萄藤，還有菸草，都逐漸成熟了。這就像達柯·克里姆所說的一樣：又是另一天開始了。

龐德在塔迪雅娜興味十足的注視下洗臉修面。她認同他不抹髮油的事實。『那是一個邋遢的習慣，』她說：『我曾聽說許多歐洲人都有這種習慣。在蘇聯，我們絕不會想到有人會做這種事。那會把枕頭搞髒的。但是，西方國家的男人不用香水倒很奇怪。我們全部男人都擦香水的。』

『我們知道洗澡。』龐德不懷好意地說。

就在她急切地抗議時，傳來一聲敲門聲。是克里姆。龐德讓他進來後，他向女孩躬身爲禮。

『多麼溫馨的家居畫面啊！』他很愉快地批評一番後，把他龐大的身軀塞在門邊的角落裡。『我從沒有看過如此出色的一對男女間諜。』

塔迪雅娜狠狠地瞪著他說：『我不習慣西方的玩笑。』她用冷冷的語氣說。

克里姆毫無戒心地大笑。『親愛的，妳會學的。美國是最偉大的講笑話民族。我也學會了開玩笑。就像輪軸的潤滑油。今天早上我差點兒沒笑死。那兩個可憐的傢伙！真希望警察打電話到伊斯坦堡的德國領事館時，我也在那旁邊。那是我看過造得最差的假護照。其實那不難仿冒，但要僞造他們的出生證明，那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索瑪森夫人，我恐怕你那兩位同志的事業已經走到悲哀的盡頭了。』

『你是怎麼做到的？』龐德在打領帶。

『錢財和影響力。我送了五百塊錢給列車長，又在警察站強調問題的嚴重性。真幸運我們的朋友曾試著收買警方。不過隔壁那名叫班斯的狡猾鬼沒有被捲入，倒很遺憾。』他指了指牆壁。『丟護照的伎倆我不能用兩次。我們總有一天會把他逮住。長瘤的那個人很容易應付。他不會說德語，而且不買車票去搭車，是件嚴重的事情。啊，真好，這一天已經有了個順利的開始。我們第一回合勝利了。但是我們隔壁的那位朋友現在會十分小心了。他知道他必須顧慮的是什麼。也許這樣子最好。因爲要你們兩個成天躲躲藏藏地過日子，根本是無聊的事。現在我們可以到處走動了，甚至一塊兒吃午餐，只要你們戴著結婚戒指。我們要注意的只是看他會不會在一個車站打電話。不過我懷疑他是否弄得懂希臘電話總機的意思。他也可能等著我們到了南斯拉夫再說。不過我在那兒有機動部隊。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獲得支援。這應該是一趟最有趣的旅程了。東方快車號上面總是有

些令人興奮的事情。』克里姆站起身子，打開房門：『如愛情。』他拋下一個微笑。『午餐時間，我再來造訪。希臘食物比土耳其食物還要難吃。但即使是我的胃部，也在替女王效忠。』

龐德站起來去關好房門。塔迪雅娜破口大罵道：『你的朋友真不上道。在這件事方面把女王扯進來，是不忠實的表現。』

龐德在她身旁坐下。『塔妮雅，』他耐性十足地說：『那人是個大好人，也是個好朋友。就我所知，他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他嫉妒我，他很想擁有一個像妳一樣的女朋友，所以他故意揶揄妳。這是示愛的一種形式，妳應該視之爲恭維。』

『你這樣認爲嗎？』她明媚的藍眸望著他。『但是他竟把他的胃和你們國家的領袖混爲一談，那就是對女王的大不敬。要是在蘇聯有類似行爲的話，就是一種頑劣的態度。』

當火車在被太陽炙烤著，又群蠅亂舞的亞歷山卓波里斯站停下來的時候，他們還在爭論不休。

龐德打開房門，走到甬道上，陽光掠過一片如鏡的蒼白海面，潑灑到車窗內。海天相連，混成一體，展現了猶如希臘國旗般的色澤，幾乎泯沒了海平線。

他們一塊兒吃午餐。那個沉重的袋子就放在桌下龐德的腳邊。克里姆很快地和女孩混熟了。那個自稱爲班斯的格別烏特務避開了餐車。他們看見他在月台上一個手推自助餐車旁邊買三明治和啤酒。克里姆提議去邀請他來打一場四個人的橋牌。忽然間，龐德倦意萌生。疲倦使他產生了一種想法：他們把這一趟危險的旅程變成野餐了。塔迪雅娜發現了他的沉默。她站起身來，說她必須休息

了。當他們走出餐車時，聽到克里姆還在興高采烈地要侍者拿白蘭地酒和雪茄煙來。

回到車房後，塔迪雅娜很堅決地說：『現在是你該睡的時候了。』她拉下百葉窗，隔絕了午後強烈的光線，也把那長滿了各種植物的田野景色擋在車窗外面。車房立刻變成了一個綠色的地洞。龐德把門鎖好，再用楔子卡緊了，手槍交給她，便仰面舒服地躺下，頭部放在她的膝蓋上，很快地睡熟了。

列車蜿蜒而行，行經希臘北方洛多皮山脈的山腳下。陸續過了好幾站之後，他們來到了馬其頓平原上。從這兒開始，火車幹線彎折向南方，往薩隆尼加進發。

當龐德在她柔軟的膝上醒來時，已是暮色四合的時分了。塔迪雅娜似乎一直在等待著這一刻的來臨。她立刻捧著他的臉，深情地注視他的眼，用急切的口氣說：『親愛的，我們這種情形還要持續多久呢？』

『非常的久！』龐德仍然昏昏欲睡。

『到底是多久呢？』

龐德凝視她美麗而憂愁的眼眸，頓時睡意全消。在火車上還要待三天，沒有安全抵達倫敦之前，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有一個事實是不能不面對的，那就是——這女孩是敵方的間諜。從他的情報單位或首相內閣派來調查的人，對於他的感覺都不會有興趣的。其他的情報單位也只是想從女孩口中知道關於機器的事情而已。說不定到了多佛後，她就會被帶走，帶到『牢籠』去——這是

靠近吉爾福的一間私宅，防衛森嚴。她將被安置於一間舒適卻網路密佈的房間裡。一些穿便衣的高效率工作人員會接二連三的來到她面前，坐下來和她聊天。房間下面將有錄音機錄下對話，這些紀錄都是他們追索新的實情的依據——而且，這其中當然有很多是故意設下陷阱，套出真相的。或者他們會替她介紹一個監視的人——一個很好的蘇聯女孩。對方將假裝與塔迪雅娜相善，向她建議逃脫的辦法，或者教她兩面討好，以及通知她父母一些『無傷大雅』的消息。這個過程可能持續數星期到數月之久。這期間，龐德將在技術性的安排下遠離她，除非那些調查人員認爲可以進而利用他們互相的好感，以獲取更深入的秘密。然後又怎樣呢？改名換姓，答應她在加拿大展開一段新生活，讓她每年從秘密基金當中，得到數千鎊的收入？而等她經歷了這一切，得以脫困之後，他又在那裡呢？或許到了世界的另一邊吧？就算他還留在倫敦，經過了調查單位的深入盤話之後，她對於他的感覺還能保留幾分呢？而且，經歷了一切之後，她會多麼痛恨或輕視這個英國人呢？再說他自己吧！熊熊的戀火還能暢旺地燃燒嗎？

『親愛的，』塔迪雅娜不耐煩地追著問：『到底要多久？』

『需要多久就多久，就看我們了。很多人會來騷擾，我們會被分開，事情不像永遠待在這間小小的車房裡一樣。幾天之內，我們將走出火車，進入外面的世界，那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再對妳多說，將是十分愚蠢的行爲。』

塔迪雅娜的神色開朗多了。她低頭笑看他。『沒錯，我不再問一些傻問題了。這幾天的時間，

我們千萬不要浪費了。』她輕輕扳開他的頭，站起身來，在他身邊躺下。

一個小時之後，當龐德站在甬道裡的時候，達柯．克里姆驀然出現了。他仔細端詳著龐德的臉孔，用曖昧的語氣說：『你不該睡這麼久的。你已經錯過了瀏覽北希臘古意風光的機會了，現在又是吃正餐的時候。』

『你想到的只有食物，』龐德說著，把頭朝後一撇。『我們的朋友怎樣了？』

『沒有半點動靜。列車長一直在幫我監視他。那人將成爲鐵路公司裡最富有的列車長。高德伐的護照讓他賺了五百塊錢。現在我一天給他一百塊錢，要他整天刺探蘇聯人的一舉一動，直到旅程結束。』克里姆笑出了聲音。『我還告訴他說：他服務績效良好，甚至可以替土耳其弄一個獎章回去。他相信我們是在追踪一個走私集團。他們時常利用這班火車把土耳其鴉片運送到巴黎去。他對這一切不覺得意外，只是很高興酬勞相當好。對了，你有沒有從裡面那位蘇聯公主的身上榨出任何消息來呢？我仍然覺得事情並不是這麼平靜。現在一切都太安定了。或許被我們甩掉的那兩個人真的是無辜的。而這個叫做班斯的傢伙，一直待在車房裡，或許是因爲他怕了我們。我們的旅程中一切太順利了。然而，然而……』克里姆搖了搖頭。『蘇聯人精於棋藝。當他們想要實現一個陰謀時，手段相當高明。這局棋賽的計畫周詳，敵人已奪得了致勝的先機。他們早已洞燭機先，步步爲營。我心中有個預感，』映在車窗上的克里姆的神色凝重。『你、我和那女孩，是一塊大棋板上的卒子——我們的每一步動作都經過他們的認可，因爲並不妨礙這一局蘇聯棋賽。』

『但這陰謀的目的何在呢？』龐德的視線投往車窗外的漆黑。他對著自己的影像發問。『他們又能夠從中獲得什麼？我們的疑問總是繞著這問題打轉。當然啦，我們全都嗅出了某種陰謀的可疑氣味。而那女孩或許甚至不自知她已被捲入其中。我知道她有所隱藏，但以我的想法而論，她所隱藏的可能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秘密。你問我有沒有套出任何消息？她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她只是叫我有信心——說根本沒有危險。達柯，你必須承認，』龐德抬頭對看著對方那對機靈的眼睛，尋求他的認定。『她活在她的故事之中。』

從克里姆的眼神並看不出他對此事的熱中，他什麼也沒說。

龐德聳聳肩膀，說：『我承認我愛上了她。但是，達柯，我並非傻瓜。我一直在留意蛛絲馬跡，看看是不是有用得上的地方。當兩個人之間去除了某些障礙的時候——你知道一個人可能說出很多秘密來。我們之間已沒有了界限，我知道她說的是實話。至少百分之九十。而且我也知道她覺得其餘沒說出來的並不重要。如果她存心欺騙，那是因爲她自己也被騙了。用你下棋的比喻來做分析，不無可能，但你仍沒有跳出這個圈子——這陰謀所爲何來？』龐德的語氣很嚴肅。『還有，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的要求就是我們跟著玩下去，直到我們發現了爲止。』

龐德臉上頑強的神情，使克里姆微笑了起來。他突然放聲大笑。『我的朋友，要是我是你，我早就在薩隆加帶著那部機器下車了——當然，如果你願意的話，連同那女孩兒一塊帶著走也無不可，雖然這並沒有太大的重要性。我會僱一輛車子，直奔雅典，搭上下一班飛往倫敦的班機。不

過，由於我所受的教育，並沒有教導我要「有運動員的風度」，』這是克里姆故意說的風涼話。『這對我而言，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賽。這是我的工作。對於你，那就不同了。你天生是個賭徒，M也是一樣。顯然他也好賭，否則他不會放任你自己做主。他也想知道這個謎底。那就這樣好了。我倒是寧可用安全的方式玩下去，說得明白一點，盡量不要憑僥倖從事。你以爲勝算確乎在你的掌握之中嗎？』達柯．克里姆轉過身來，和龐德面對面。他的語氣變得很堅持。『朋友，你聽我說，』他的大手按在龐德的肩膀上。『這是一張撞球枱，一張平坦的綠色撞球枱。你擊出了你的白球，它順利地滾了出去，靜悄悄地滾向那顆紅球。球袋掛在球枱邊。命中注定不可避免地，你會撞上那紅球，紅球將落進球袋。這是撞球的規矩。然而，在一切規則的軌道之外，來了一個噴射機駕駛員，他頭昏了，於是他的飛機對準了撞球室急衝直下。或者說有條瓦斯管就要爆炸了，或者說被雷電擊中了。撞球室坍塌下來，壓在你身上，當然也坍在撞球枱上。那麼，我問你：這白球怎能不錯過紅球？而紅球又怎能不錯過球袋？它們之所以不至於錯亂，是根據撞球的遊戲規則。但球枱規則並非唯一的規則。所以，控制這輛火車、控制你目的地的一切規則，也並非這場特別遊戲中唯一的規則。』

克里姆停了一下，他聳聳肩膀，打斷自己的長篇大論。『朋友，這些事情都是你早已知道的，』他用歉然的語氣說：『我說了這麼多廢話，自己也口乾舌燥了。趕快把那女孩叫起來，我們吃飯去。不過我要求你，隨時要有意外的準備。』他的手指在外套中間的部份劃了個十字。『我沒有在胸口劃十字，那樣就太嚴重了。我只在胃部劃十字，這是說這個賭咒很重要的意思。我們一路行來，出過不少意外。那吉卜賽族長叫我們要保持警覺。現在，我的意思也一樣。我們儘管在撞球枱上玩把戲，卻不可不對撞球室外的世界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他敲了敲自己的鼻子，又說：『這是我的鼻子告訴我的。』

克里姆的肚子目中無人地發出了響聲。猶如沒人接的電話，電話那頭有個怒不可遏的人。『看吧，』他很熱切地說：『不是我說，我們真的該去吃飯了。』

火車駛入過分現代化的希薩隆尼奇這個接駁站的時候，他們的晚餐也結束了。龐德提著那個沉重的小袋子。他們道過晚安，就要分手的時候，克里姆提出了警告。『我們很快就會遭到打擾的。一點鐘，我們將抵達邊境地帶。希臘人是不會找麻煩，但南斯拉夫人卻喜歡擾人清夢。如果他們讓你厭煩了，就來找我。就算在他們的國內，我還認識幾個有頭有臉的人。我住在相鄰車廂的二號車房。我一個人一間。明天我就要搬到我們的朋友高德伐原先住的十二號車房裡那個舖位去。如今這時候，頭等車廂十足像個馬廐。』

火車吃力地爬上月光照射的華達河谷，朝南斯拉夫的底端前進時，龐德昏昏地打著瞌睡。塔迪雅娜又以他的膝部爲枕，沉沉睡去了。他想起了達柯所說的話，不知道等他們安全地通過了巴格達以後，他能不能夠差遣這大塊頭的傢伙回到伊斯坦堡去？把他拖來參加橫渡歐洲的冒險之旅，是不公平的。這些地方已不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了，而且他對目前這種狀況並不很認同。達柯．克里姆

顯然疑心龐德爲了這個女孩子而甘心臣服，以至於無法用正確客觀的眼光來分析這次的任務。其實，這只佔了一丁點兒的成分。當然，在中途溜下火車，採取別的路徑回國去，是比較安全的方法。但是，龐德自認他不能忍受退居於陰謀之外的做法——如果這真的是一個陰謀的話。而如果這不是陰謀，他同樣也不能忍受犧牲和塔迪雅娜共處三天的建議。再說，M已把權責交給了他。就像達柯所說的，M本人也很好奇地想要把這場遊戲的過程全部看完。M使出了孤注一擲的性子，也希望看看葫蘆裡賣的到底是什麼藥？龐德拋開了這個難題。接下來的旅程會日益順利的。他再度自問：何需恐慌呢？

十分鐘之後，他們抵達了希臘邊界的伊多曼尼車站。急促的敲門聲響起，驚醒了女孩。龐德從她的頭部下方溜出來，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問道：『什麼事？』

『先生，我是列車長。你的朋友克里姆大公出事了。』

『且慢，』龐德心慌意亂地說。他把手槍塞進了槍套中，穿上外套後，猛力打開房門。

『怎麼回事？』

在甬道裡燈光照射下，列車長面色泛黃。『跟我來。』他說著，朝通往頭等車廂那兒的甬道奔去。

第二間隔室的門是開著的，一群工作人員擠在那兒，目瞪口呆地望著。

列車長替龐德開了道，龐德到了門邊，伸著頭往裡面看。

他頭上的髮絲輕輕飄動著，右手處的椅子旁邊有兩具屍體。他們經過了激戰致死的樣子，很像是爲拍攝電影所需而擺出來的姿勢。

底下的是克里姆。他雙膝跪地，在做最後掙扎站起的努力。一柄尖刀從他的頸動脈刺進去，刀把留在外面。他的頭部往後仰，兩隻滿佈血絲的空洞眼睛往上翻，瞪著夜空。他的嘴巴扭曲了，好像在咆哮的形狀。一縷細細的血水從下巴那兒往下淌。

半趴在他身上的是格別烏特務自稱爲班斯的那傢伙的沉重軀體。克里姆的左臂掐住了他的脖子。龐德看見了他史達林式小鬍子的一角，以及他發黑臉孔的側面。克里姆的右臂幾乎是隨意地搭在班斯的背上。手臂的末端揑成了一個拳頭，並留下一個足以容納刀把的空隙。同時，他手部下方的外套上，有塊很大的血印。

龐德任憑他的想像力盡情馳騁，像在看電影一樣。睡夢中的達柯，不知有人悄悄地溜進了門，兩步上前，很快地把刀子插進他的頸動脈。達柯在垂死之中，爆發出生命最終的精力，揮出一臂，卡住了那個謀殺者，將刀子硬朝對方第五根肋骨處刺了去。

這個隨身帶著陽光的好人。現在他被殺害了，徹底死去了。

龐德倏然轉身，走出觸目可及這爲他而死的人的範圍。

他開始小心地回答一個個問題。

24 遠離危機

東方快車號慢慢地噴著蒸汽，在下午三點鐘時，駛入了巴格達，比預訂時間延遲了半個鐘頭，當車的另一部份從保加利亞穿過鐵幕，開到這兒來的時候，將延誤八個小時。

龐德盯著人群看，並等候一個克里姆的手下來敲響他的房間。塔妮雅娜身裹貂皮大衣，坐在門邊，盯住了龐德的臉孔一直看，她懷疑他到底會不會重返她身畔。

她從窗户裡什麼都看見了——長串的柳條籃被帶下車去了？警方照相機的燈泡猛閃不停，列車長傳達出來的手勢，意欲加速完成例行公事。還有詹姆士高大、筆直、硬挺，而又冷酷如屠刀的身影，時來時去。

龐德回來過，也曾經坐下來，一直盯著她看。他問了她一些尖銳而粗魯的問題。她把那些問題急急地擋了回去，很冷靜地把持著她的故事不放手。她知道現在鬆口把一切告訴了他——譬如說『死莫許』也牽涉在其中的這種事，那麼她將永遠失掉他。

現在她萬分害怕地靜坐著，她害怕那張捕捉她的網，害怕她在莫斯科所聽到的謊言背後的真實的可能性。她尤其害怕的是失去了這個男人——他在刹那間成爲照亮她生活的燈。

房門響了一聲。龐德站起來開了門。看見一個身體結實，神情開朗，有如彈性橡膠般的人。他和克里姆一樣有一對藍色的眼眸，棕色面孔上，頂著一堆如蓬草般的亂髮。他很快地衝進了車房。

『史蒂芬·特倫波聽候你的差遣。』他那盎然的笑意，使人我同感温馨。『他們稱呼我爲「譚波」。酋長呢？』

『坐下來，』龐德說著，心裡一面在想：我知道了，這是達柯的兒子之一。

那人銳利的目光逼視他倆。他很小心地坐在他們兩人中間，神情和方才明顯不同了。接著，他明亮的眼中，隱含著無比的害怕和懷疑。他的右手不經意地伸入外套口袋裡。

龐德陳述完畢之後，那人站起身來，他沒有再問任何問題，只說：『先生，謝謝你。請你跟我走，好嗎？我們到我的公寓去。有待處理的問題太多了。』

他走到甬道上，背對他們，眼神飄向護欄外。等女孩出來以後，他沒有回頭看，就一直往前走。龐德提著那沉重的袋子和他的公事包，走在最後。

他們走下月台，到了車站廣場。開始飄著毛毛雨了。這樣的情景，加上稀稀疏疏的破爛計程車，和以單調的現代建築物構成的街景，令人爲之黯然。那人打開了一輛邋邋遢遢的轎車『牛津·摩里斯』的後門。他自己從前門進入，握住了駕駛盤。車子迅即在鵝卵石路面上跑動起來，一下子就來到了光滑的柏油林蔭大道上。接著，他們在寬闊、空曠的街道上開了十五分鐘。其間只見到少數行人和三三兩兩其他的車輛。

車子在一條鵝卵石人行道的中間停了下來。譚波帶他們從一樓公寓寬敞的大門走進去，上了兩層富有巴爾幹氣味的樓梯——這是一種混和了汗臭、煙味和包心菜氣味的味道。他打開了一扇房門，讓他們進入了一個有著兩個房間的屋子裡。其中的家具都是最普通的。沉甸甸的紅色絲絨窗簾收攏在窗户後方，露出了街道另一邊一些空白的窗子。一張小茶几上放了個托盤，裡面有好幾個沒打開的瓶子、玻璃杯和幾盤水果和點心——顯然是爲了歡迎達柯和達柯的朋友而備下的。

譚波隨意指了指那些飲料。『先生，請用，你和夫人都不要客氣。有一間浴室。我想你們都願意洗個澡。現在請原諒我去打個電話。』他故做堅強的外表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他很快地走進卧室裡，關上了房門。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龐德除了坐著眺望窗外，什麼也沒做。他不時站起身來，在室內來回踱步，復又坐下。第一個小時裡，塔迪雅娜坐在那兒假裝翻閱著雜誌。然後，她突然走進了浴室。龐德隱隱約約聽到在浴盆裡放水的聲音。

差不多六點的時候，譚波從卧室出來了。他告訴龐德他要出去。『廚房裡有食物。我九點會回來，帶你們去坐火車。請把這間公寓當做自己的家一樣。』他没有等龐德回答，就走出門去，輕輕掩上了房門。龐德聽見他下樓的腳步聲，又聽見前門關起來的『喀哩』一聲。然後就是摩里斯車開走的聲音了。

龐德走進卧室，坐在床上，拿起電話聽筒，用德語和長途交換台説話。

半個小時以後，電話裡傳來了M冷靜的聲音。

龐德對M説話的口氣就像環球出口公司的業務員對業務經理報告一樣。他説他的合夥人病得非常厲害。有没有任何最新的指示。

『病得很厲害？』

『是的，先生，非常非常厲害。』

『另外那家公司呢？』

『本來有三個人跟著我們。其中一個和我的合夥人碰到了相同的遭遇。另外兩個在離開土耳其的路上就覺得不太舒服了。到了邊界一個小站他們就離開了我們。』

『也就是説那家公司關門大吉了？』

龐德顯然看見電話那頭M的表情。不知道他辦公室天花板上的吊扇是否仍緩慢地轉動著？這位幕僚長官是否在電話線的那端聆聽著他的訴説呢？

『你的意見如何？你和你太太想從另外一條路線回家嗎？』

『閣下，我寧可讓你來決定。我太太很好。樣品的狀況極佳。我看不出任何導致惡化的理由。我仍然傾向於完成這一趟旅行。否則這一片領域對我們而言，永遠只是處女地。我們也永遠不知道這其中的可能性。』

『你希望再找一個我們的業務員來幫助你嗎？』

『閣下，那倒不是一定需要。看你的意思好了。』

『我會考慮看看。那麼你的意思是真的要完成這次的銷售活動了？』

龐德幾乎可以看見M因爲受誤導的好奇心而閃閃發亮的眼睛，還有他自己可以感受出來的那種想要挖掘真相的急切心理。『是的，閣下。既然我已走到了半路，不把整個路線完成，實在很可惜。』

『好吧！我會考慮增加一個業務員去幫助你的事。』電話線那頭停頓了一下。『沒有其他重要的事了嗎？』

『沒有了，閣下。』

『那再會了。』

『再會，閣下。』

龐德放下了聽筒，坐在原位瞪著它。他突然好希望自己方才接受了M的建議，萬一有必要的話，派給他一些增援部隊。他從床上站起來。至少他們很快就可以脫離這該死的巴爾幹半島，南行進入義大利了。接著下去是瑞士、法國——遠離一些見不得人的地方，而置身於和善的人民中間。

至於這女孩，應該怎麼辦呢？他能爲了克里姆的死而責怪她嗎？龐德進入隔壁的房間，再度佇立窗前，眼光投向窗外。他心裡不斷地思忖著，回顧過去的種種。他想著打從他第一次在『水晶殿旅館』的房間裡聽到她的聲音後，她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不，他知道自己不能責怪到她頭上。就算她是個情報員，也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一個像她年齡一樣的女孩能夠扮演這

樣的角色而不暴露真實身分的。而且，他喜歡她，他對自己的本能信心十足。更何況，克里姆的死，若說這背後沒有陰謀，那又是什麼？總有一天他要弄個水落石出。而今有一點他是確信無疑的，塔迪雅娜不是其中自覺的一部份。

他心意已定，於是走到浴室前敲了門。

她出來了。他兩臂緊擁著她，親吻她。她嬌慵地倚著他。他們這樣地站著，覺得獸慾的熱力回到他們之間，在克里姆之死的冰冷記憶之後蠢蠢欲動。

塔迪雅娜掙脫了。她仰視龐德的臉孔，高舉手臂，拂去他額際落下的一綹黑髮。

她的面龐活力充沛。『詹姆士，很高興你回來了，』說完，她考慮到實際的狀況。『現在，我們必須吃點東西，喝點什麼，重新開始我們的新生活。』

稍後，在吃了些煙熏火腿、桃子，又喝了些酒之餘，譚波回來了，把他們送到車站裡等待出發的快車上。電弧燈冷冷的燈光，投射在列車周遭。他用冷淡的口氣很快地向他們道別之後，便步下月台，沒了人影。他又回到他黑暗的生存方式中。

整九點鐘，新的引擎發出了一種新的噪音，拖著長串的車廂，步出車站，進入它徹夜的薩瓦河谷之旅。龐德來到了列車長的房間，給了他錢，將新上車的乘客們的護照全部翻閱過了一次。

僞造護照有些什麼跡象，龐德大體上都知道。像是模糊的筆跡，過分精確的橡皮戳記，沿著照片周圍從前的膠水留下來的痕跡，護照內頁上，由於更動了一個字母，或是一個數字而造成的紙纖

維的變異。但新添的五張護照之中——三本美國的和兩本瑞士的——看來均無異狀。瑞士護照——本是蘇聯僞造者的最愛——是屬於一對超過七十歲的老夫妻的。後來龐德從他們身邊經過，回到自己的車房裡，準備讓塔迪雅娜將頭部枕在他膝上，度過另一夜。

文克維西到了，接著是布洛德。在晨曦赤焰般的映照之下，札各雷布醜陋地趴伏著。鐵道和鐵道之間，雜草叢生。從德國人手上弄來的一些機車頭都生了銹，可憐兮兮地停在那兒。火車也在此稍做停留。當他們穿行於鐵皮的墓地之中時，龐德看見了其中一個機車頭上的牌子寫著：『柏林幹線』。它長長的黑色桶形外殼上，滿佈機關槍的彈痕。龐德似乎聽見了轟炸機俯衝的尖銳呼嚎；又似乎見到了機車頭駕駛員上舉的兩臂。刹那間，他莫名的思鄉心諸油然而生，他想到了戰時的狂熱和混亂。這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抗爭由熱轉冷緩、他自己所從事的地下工作中不斷產生的小衝突比較起來，不可同日而語。

列車拖著沉重的腳步，向斯洛伐尼亞群山之間走去。此地的蘋果樹和瑞士農舍，看來幾乎像是奧地利的風光。當列車行經留布利安那時，女孩醒來了。他們用煎蛋、硬式黑麵包和一種成分大部份是菊苣的咖啡當做早餐。餐車裡充滿了來自亞得里亞海的英美觀光客，他們每個人都是快快樂樂的。龐德的心情無形中也輕鬆不少。因爲下午的時候，他們就將越過邊界，進入西歐的範疇了。這意味著危機重重的第三個長夜也將逝去。

他一直睡到了聖桑。老K臉孔的南斯拉夫便服官員上車來了。接著，南斯拉夫也過去了，波其

歐瑞耳進入了眼簾。到了此地，總算初次感受到柔性生活的氣息。高高興興、喋喋不休的義大利官員、還有車站上一些自由自在，臉孔高高揚起的人們。新型的柴油電氣引擎發出了清脆喜悅的呼哨。田野間，棕色的手臂揮動著。他們此刻正是很順利地下山進入威尼斯，迎向遠方發亮的翠斯堤，以及亞得里亞海明媚的藍。

龐德心想：我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他撇開了過去三天的記憶，撇得遠遠的。塔迪雅娜看出他臉上緊繃的線條放輕鬆了。她伸手拉住他的手，他靠向她，和她依偎著坐下，他們望著車窗外充滿了歡悅的別墅，又看見點點風帆和忙著滑水的人們。

列車越過幾處轉轍器後，靜靜地滑向翠斯堤閃閃亮亮的車站。龐德站起來拉下車窗，他倆肩並肩地站著往外看。龐德忽然間高興起來。他一臂環住塔迪雅娜的腰肢，把她摟得緊緊的。

他們俯視度假的人潮。陽光從車站寬敞明淨、飾以金框的窗户間透過來。亮麗的情景更突顯了列車所通過的那些國家的陰沉髒亂。龐德幾乎是用一種發自真誠的喜悅來看待這些服飾光鮮、皮膚被太陽曬得發亮，在明亮的陽光照映下，急急奔向入口、街上月台、找到列車上自己的座位坐下來、準備度假的人們。

一道金陽照在一個人的頭頂上。他看來似乎是嬉遊世界中，典型的快樂人。光線在他帽子覆蓋下的金髮上一閃而逝，又照亮了他年輕的金色髭鬚。時間還多得是，那人不慌不忙地走著，龐德心想這人是個英國人，他不知自己爲何做如是之想？或許是因爲他頭上戴的那一頂深綠色帽子的款

式；也或許是他身上那一件真的已經陳舊不堪的防水外套——是英國觀光客的識別標誌。再不然也可能是他兩條套著灰色法蘭絨褲子的腿，或磨損得很厲害的棕色皮鞋。龐德的眼睛竟被他吸引著，好像這是一個他認識的人，漸漸向月台走來。

這人拎著一口破舊的行李箱，另一隻手臂下夾著一本厚厚的書和一些報紙。他的模樣——龐德心想：倒很像是個運動員。他的肩膀寬闊，呈現健康的古銅色的英俊臉孔，活脱脱的是一個參加世界盃網球賽之後，準備再回家去的職業網球員。

那人越走越近了。如今，他直視龐德。見過面嗎？——龐德搜尋著自己的記憶。難道認識這個人嗎？不會的。要是真的和他見過面，他一定會記得對方兩排淡色睫毛覆蓋下，那一對冷冷的眼睛。晦暗無神的眼珠，幾乎像死了一樣，是溺死的人的眼睛，但是看來其中顯示著對龐德的某些認知。到底是什麼？舊識嗎？抑或警告？還是對龐德的視線做出自衛性的反應？

他來到了臥車廂的部份。現在他把視線移到較高的車廂處，從車廂旁邊走過，膠底的鞋子無聲無息。龐德看見他抓著車廂外的扶攔，縱身一躍，很輕鬆地就登上了通往頭等車廂的階梯。

剎那間龐德對他的逼視的用意了然於心了！他知道這是誰了！當然，不會錯的，這人是情報局派來的。M總算決定派遣人手增援了。那對奇特的眼睛所傳達的就是這訊息。龐德肯定這人不久後就會來和他接觸了。

誰能夠像M一樣的果斷呢？

25 溫莎結領帶

爲了使聯絡方便起見，龐德走出車房，站在甬道上。他在心裡將當天的秘語複習了一下，這都是些無傷大雅的句子，每個月的一號就加以變換，是兩個英國情報員相遇時做爲簡單識別訊號用的。

車身晃動了一下，漸漸駛出車站，進入陽光的籠罩下。走道盡頭，兩個車廂相接處的門『砰』的一聲打開了。沒有聽見腳步聲，但突然間一張紅得發亮的臉孔映現在窗户上。

『對不起，借個火柴好嗎？』

『我用的是打火機，』龐德掏出他斑駁的朗森打火機遞了過去。

『那更好了。』

『除非他們出了錯。』

龐德抬頭細看那人的臉孔，期待著秘語交換的圓滿達成。這時候那人應該微笑著說出『誰到那裡去？借過，朋友。』這個稚氣的句子才對。

只見那厚厚的雙唇稍稍蠕動了一下。顏色淺淡到幾乎發白的藍眸中，不見一絲光彩。

那人已除下了他的防水外套。灰色法蘭絨長褲上面罩著一件棕紅色的毛呢外套！裡面是一件淺黃色的夏季襯衫，繫一條深藍和紅色鋸齒形圖案的英國皇家機師的領帶，打了一個溫莎結。龐德不大相信任何一個領帶打著溫莎結的人，太招搖了，那通常不是上流社會的角色，但龐德決定拋除成見。而那人抓著扶欄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枚圖章戒指，閃閃發亮。至於戒指上的紋飾代表什麼意思？這就使人煞費疑猜了。他外套胸袋的袋口露出的紅色手帕的一角，很像是剝下皮的香蕉。他在手腕上戴了一只破舊的銀錶，錶上的皮帶也極其老舊了。

龐德熟悉這種類型的人——讀的是二流公立學校，又被戰火逮個正著。或許做過駐外安全官。這之後不曉得該做什麼事了，於是他就做了職業軍人。起初可能做了軍隊裡的警察人員，隨著年長者的除役返鄉，便被拔擢到安全單位裡。到了翠斯堤以來，他做得非常好，希望一直留在這裡，避開英國的酷寒。或許他有了一個女朋友，或許他已娶了義大利女郎當老婆。而英國情報局正好需要一個人在義大利駐站，撤軍以後，翠斯堤就發揮了它的功效。傳喚這個人十分方便，他們一直在用他。他通常是做些例行的工作——在義大利和南斯拉夫警察單位中獲取一些低層社會的資訊，瞭解他們情報工作的動向。一年賺一千鎊，生活很好，人家也沒希望從他身上得到太多。現在交給他一個這樣的任務，當他收到代表急件的訊號時，一定嚇了一大跳。說不定面對龐德，他有點兒自慚形穢。看他的臉孔相當奇異，眼神頗爲瘋狂。不過在駐外情報單位裡，他們這種人多得很。一個人必須要有點兒瘋狂才能持續下去。他是那種四肢發達的人，說不定有點兒傻，但在擔任這種警戒工作

時，是非常有用的。M只需要就近圈定一個人，叫他來火車上和龐德會合就好了。

龐德一面打量這人的服裝穿戴和外形的大概，一面在腦海裡把這些事猜測了一遍。然後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收到了訊號，昨天晚上很晚才收到的。是M的專用訊號。老頭子，我告訴你：讓我大吃一驚。』

語音很奇怪。是哪裡的？有一點兒像愛爾蘭土腔——低層社會的愛爾蘭土腔。除此之外，還有些龐德說不出來是什麼的。可能是由於在國外居住太久，這期間一直在說外國話的關係。還有最後加上那可怕的『老頭子』的措辭，令人怪不好意思的。

『想必如此，』龐德很同情地說：『電訊裡說了些什麼？』

『就是要我今天早上到東方快車號上來，和一男一女接觸。大致上說了你的長相。我的任務是在你左右隨行，看著你們兩個安全抵達蓋巴利。只是如此而已，老頭子。』

他的語氣中是否有著自衛的意味？龐德向旁邊瞟了瞟。他那淡色的眼睛骨碌的一轉，和龐德四目交會。其中突然射出怒火。就像是一個大火爐的安全門被拉開了一樣。火光消失了，通往這人內心世界的門又砰然一聲被關上了。這對眼睛再度變爲呆滯異常——是一個有自閉傾向的人的眼睛；是一個很少去看外面的世界、反而總是觀照本身內在的人的眼睛。

其中確實有著瘋狂的成分——龐德被自己的發現嚇呆了。或許對方是震驚痴呆症的患者，否則

就是精神分裂。可憐啊！空有一副美好的軀體。總有一天他無疑會崩潰的，瘋狂會使他失控。龐德心想最好把這情形報告給情報局的人事單位，查一查他的病歷。對了，他叫什麼名字？

『我很高興有你偕行。也許沒有太多要你做的事。我們一上車，就被三個來自紅場那兒的傢伙釘了梢。他們已經被解決了，不過車上或許還有別的人，也或者有更多的人會上車來。而我必須把這女孩弄到倫敦去，不能有意外。希望你能特別留心這件事。今夜我們最好待在一起，輪流看守。這是最後一夜了，我不想冒險。對了，在下名叫詹姆士．龐德，旅行用的化名是大衛．索瑪森。裡面的女孩用的是卡珞琳．索瑪森的名字。』

那人從外套內袋裡摸出一個破錢包，看樣子裡面塞了很多的錢。他從裡面抽出一張名片遞給龐德。上面寫的是『諾曼．納許上校』。在左下角的地方，寫的是『皇家汽車俱樂部』的字樣。

龐德把名片放進袋子裡的時候，手指在上面整個摸過。字體是雕板印刷的。『謝了，』他說：『這樣吧，納許，來見見索瑪森太太。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夠一塊兒旅行的。』他的笑容帶有鼓勵的意味。

眼內的紅光再度很快地消失了。金色鬍鬚下的嘴唇扭曲著。『這是我的榮幸，老頭子。』

龐德轉身輕輕敲了敲房門，報出自己的名字。

房門開了，龐德招呼納許進入，並關上房門。

女孩子萬分驚訝。

『這位是納許上校，諾曼．納許。他奉命來保護我們。』

『你好嗎？』女孩子猶豫地伸出一隻手。男人輕輕碰了一下。他的眼光直直的，什麼話也沒說。女孩不好意思地輕聲笑了。『你坐下好嗎？』

『呃，謝謝妳。』納許全身僵硬地坐在沙發床的邊緣。他好像想起了什麼事情——當一個人沒話可說時的那種動作。他在外套的側袋裡摸索一番，拿出一包香煙。『妳要，呃，一根香煙嗎？』他用相當乾淨的拇指指甲剔開了煙盒的頂蓋，撕下銀紙，拿出香煙。女孩拿了一根。納許另一隻手用一種汽車推銷員奉承的快速，點燃了打火機，送到她面前。

納許抬起頭來看。龐德靠著門邊站立，心裡在想著如何幫助這個笨拙、受窘的男人。納許把香煙和打火機送出來，就好像把玻璃珠子送到一個土人酋長的面前那樣。『你呢？老頭子？』

『謝謝你。』龐德說。他最討厭這種維吉尼亞菸草了。但是因爲他打算做點什麼，使這男人覺得比較自在，所以就拿了根煙點燃了。如今這個時代，不管情報局裡有些什麼奇奇怪怪的人物，他們也得設法擺平。像這樣一個人，已熟悉了翠斯堤的一切，他又如何能夠面對這虛矯的社會？

龐德不知怎麼說才好似的。『納許，你看來體格很棒。常打網球嗎？』

『游泳。』

『在翠斯堤待了很久嗎？』

他眼裡閃現了一下紅光。『大約三年。』

『對工作有興趣嗎？』

『有時候。你知道這工作是怎麼回事的，老頭子。』

龐德在想如何阻止納許稱呼他爲『老頭子』。但他想不出任何計策。室內一片沉寂。

顯然納許感覺到應該再由他來打破沉寂的局面了。他又從衣袋裡摸出了一張剪報，是從一份報紙的頭版上剪下來的。他把剪報交給龐德。『老頭子，看過這個嗎？』發亮的眼睛又熄滅了。

是頭版的標題。粗黑的印刷字體，油墨尚未乾去。龐德不能完全領會，只知道是有關炸掉了鼠穴裡的隧道的事。他摺好剪報，交還對方。這人知道多少了呢？最好把他當做一個出力的人，沒有別的。『惡劣的演出，』他說。『我猜是瓦斯幹線。』龐德彷彿又看見隧道中的那個洞穴裡，那齷齪的炸彈的主體部份，從洞頂掛了下來。而它的所有管線也從這兒開始向外延展，順著潮濕的牆壁，依循著當初他們返回的路線，通往克里姆辦公桌的抽屜裡。昨天下午，當譚波經歷了人生至痛以後，是誰堅持再行闖入的？那個『職員組長』嗎？或者是他們用抽籤決定人選，大家站著圍在一起。他們一定是全體都在，聚在那個清涼的房間裡，憤怒使得他們每個人的眼睛都閃閃發光。眼淚是夜裡才流的。必須先報了仇再說。那些老鼠呢？有幾千隻會被炸死在隧道裡？那是什麼時間？大約四點鐘。是否正在進行日間例行的會議呢？有三個人死在房間裡。在那棟建築物其餘的部份中，還有多少人呢？也許是塔迪雅娜的朋友們。這件事他要瞞著她。達柯打從一開始就被監視了嗎？從神殿的一扇窗子嗎？龐德似乎聽見了勝利的狂笑聲在四壁間迴盪。不管怎麼說，克里姆的死還滿划

算的。

納許一直盯著他看。『是的，我也認爲是瓦斯幹線爆炸。』他的口氣彷彿絲毫不感興趣。

從甬道裡傳來了手搖鈴伴著斥喝的聲音，越來越近了。『餐點服務！餐點服務！餐車開放了。』

龐德看看對面的塔迪雅娜。她的臉色是蒼白的。她的眼神彷彿在要求趕快離開這笨拙、不識相的人。龐德開口說：『吃午餐去吧？』她立刻站起身來。『納許，你呢？』

納許上校已經站起來了。『老頭子，謝謝你，我已經吃過了。我想去把這列車到處察看一下。列車長——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做了一個數鈔票的動作。

『噢，對了，他會很合作的。』龐德說。他舉高手臂，取下那個沉重的小袋子。然後替納許開了門。『再見。』

納許上校走到甬道上。他說：『是的，再見。希望我們會再見，老頭子。』他向左轉，大步走開，在晃來晃去的車身裡，走得平穩自如。他兩手插在褲袋裡，頸根處濃密的金色髮捲一閃一閃的。

龐德跟在塔迪雅娜後面，往車頭的方向走去。這輛火車上擠滿了要回家去的度假客。在三等車廂的走道上，人們坐在行李袋上，一面談笑，一面吃著橘子或是只露出一點點頭來的義大利臘腸捲。塔迪雅娜從他們面前擠過去時，男人們都目不轉睛地打量她。女人們則對龐德投以激賞的眼

光。

進了餐車後，龐德叫了美國酒和義大利酒。精緻的歐式餐點送上桌來，塔迪雅娜看來比較高興了。

『一個怪人，』龐德一面看著她在那份餐食裡挑挑揀揀的。『不過我很高興他來了。這樣我才有機會睡著。等我們到家以後，我要睡上一整個星期。』

『我不喜歡他，』女孩漠不關心地說：『他沒有教養。我不信任他的眼光。』

龐德放聲大笑。『在妳眼裡，誰的教養都不好。』

『你從前就認識他嗎？』

『不認識。但他是我們的同路人。』

『你說他叫什麼名字來著？』

『納許。諾曼．納許。』

她把字母拼出來。『是「N、A、S、H」這樣的拼法嗎？』

『是的。』

女孩子的眼光迷迷濛濛的。『我以爲你知道這個字在俄文裡的意思。「納許」的意思是「我們的」。在我們情報單位裡，說一個人「納許」，就是他是「我們的」人；說他「S、V、O、I，斯渥依」，意謂一個「他們的」人——也就是敵方的人。而這人自稱納許，聽起來令人不舒服。』

龐德哈哈大笑。『塔妮雅，說真的。妳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理由還真多呢！納許是很平常的英國名字。他對我們完全無害。而且無論如何，他堅強得足以應付任何我們想要他做的事情。』

塔迪雅娜做了個鬼臉，繼續吃午餐。

美味的酒菜陸續送達，『噢，太棒了，』她說：『因爲我是從蘇聯出來的，覺得什麼都好吃。』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詹姆士，你可不要把我養得太胖了，免得我不能做愛。真的，你一定要小心一點，否則我成天只知吃和睡。如果我吃得太多，你會痛打我嗎？』

『我當然會打妳了。』

塔迪雅娜的鼻子皺了皺。他觸及了她柔軟的腳踝。那對大眼睛認認真真地看著他；長長的睫毛蓋下來，覆著她的眼眸，十分迷人。『請你付帳吧，』她說：『我想睡了。』

列車開到了麥斯特里。有好些運河以此爲起點。一艘滿載蔬菜的平底船沿著直直的水道慢慢前行，進入小鎮。

『但是威尼斯就要到了，』龐德提出反對的意見。『妳不想看看威尼斯嗎？』

『那是下一個車站。再說，我將來再看也不遲。現在我只要你愛我，求求你，詹姆士。』塔迪雅娜往前靠在他身上，一手按住他的手。『滿足我的需要吧！時間太不夠用了。』

然後他們回到了小房間。海水的氣味傳進半開的窗口來，放下的百葉窗隨風輕擺著。地板上又多了兩堆衣服，兩個在沙發床上輕輕細語的軀體，慢慢搜尋的雙手。列車經過轉轍器的時候，顛簸

了一下，進入回聲連連的威尼斯車站。這當兒，他們的愛正纏綿，終於在最後一聲若有所失的呼喊中宣告結束。

小房間的外面。叫喚聲、金屬撞擊聲和拖拖沓沓的腳步聲混雜在一起，漸漸地轉弱，終至寂寂。

派德瓦站到了，然後是維森薩。接著維羅那美如神話的夕陽在百葉窗的間隙中，染下醉人的金紅。甬道上的開飯鈴再度響起。他們醒來了。龐德穿好衣服，走到甬道上，身子倚靠著護欄。他眺望隆巴底平原上消逝中的粉紅色光線，心裡想著塔迪雅娜和將來。

納許的臉孔突然在黑玻璃上他的臉孔旁邊出現了。他靠得很近，以至於手肘碰觸到了龐德的手肘。『老頭子，我認爲我發現了一個對手。』

龐德並不感到意外。他早已料定，若是真有其事，今夜便該發生了。他以近乎平淡的語氣說道：『是什麼人？』

『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是什麼。不過他曾在翠斯堤出沒過一、兩次。是和阿爾巴尼亞的事情有關。也許是那兒的領事。現在他持用美國護照。用了「韋爾伯．法蘭克」這個化名，他自稱銀行家。住在你隔壁的九號房。老頭子，我認爲我不至於把他看錯的。』

龐德看著那張古銅色臉孔上的雙眸。火爐的門又倏地打開了，紅色的火舌竄出之後，即遭撲熄。

『你能發現他，那太好了。今夜可能很不好過。從現在起，你最好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們。』

『老頭子，我也這麼想。』

他們共進了一頓沉默的晚餐。納許坐在女孩子身旁，眼睛卻直盯著他的餐盤。他拿刀的姿勢宛如拿筆一般，而且不時以刀和叉相擊。他的動作極其笨拙。用餐到一半的時候，他伸手拿鹽，卻碰翻了塔迪雅娜的酒杯。他連忙道歉不迭，並用誇張的動作叫人拿了另一個杯子來把它斟滿了。

咖啡送來了。現在換成塔迪雅娜變得笨拙了，她自己碰翻了咖啡杯。她臉色蒼白，呼吸也很急。

『塔迪雅娜！』龐德快要站起來的時候，納許上校已經奔上前去處理了。

『女人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舒服，』他簡單地說：『容我效勞。』他一隻手撐起了她的身體。『我帶她回車房裡去。你最好看管著袋子，還得處理一下帳單。我會照顧她，直到你回來。』

『沒關係的，』塔迪雅娜在意識越來越不清楚的狀況之下含含糊糊地說：『詹姆士，別擔心，我躺一下就好。』她的頭在納許的肩上搖晃著。納許一隻粗壯的手臂環住她的腰部，快速而有效地帶著她走過擁擠的過道，步出了餐車車廂。

龐德焦急地打響了手指，呼喚侍者。可憐的愛人！她一定飽受折磨了。爲什麼他沒有想到她所承受的這些壓力呢？他詛咒自己的自私。謝天謝地！還好多了納許這傢伙。儘管他古怪粗魯，行事倒是極有效率。

龐德付了帳，拎起那沉重的小袋子，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擁擠的車廂。

他在七號房門上輕輕敲了敲。納許打開了門，用手指堵著嘴唇。他關上了房門。『她本來有點頭昏，』他說：『現在好了。床鋪已經鋪好，她去睡在上面那一層。老頭子，我覺得這些事情對一個女孩子而言，有點兒太過分了。』

龐德輕輕地點了點頭。他走進了車房。一隻手從貂皮大衣下面無力地垂下來。龐德站到下面那層床位上，溫柔地把她的手塞進大衣的衣角下，她的手摸起來冷冷的。女孩什麼聲音都沒有。

龐德輕手輕腳地走下了鋪位——最好讓她睡覺——他走回甬道。

納許用空洞的眼神望著他。『我想我們夜裡最好保持警覺。我帶了我的書來。』他舉起一本書，是《戰爭與和平》。『好些年來，我一直沉浸其中。老頭子，你先去睡。你自己看來也快要累癱了。等我眼睛再也睜不開的時候，我會把你叫醒的。』他向九號房那邊努嘴示意。『他還沒露面。如果他在構想什麼詭計的話，我想他是不會出現的。』停了一會兒，他又說：『老頭子，對了，你有槍嗎？』

『有啊，爲什麼問這問題？你沒有槍嗎？』

納許一副抱歉的樣子。『恐怕是沒有，我家裡有一把路格槍，但用來做這種工作太笨重了。』

『噢，好吧，』龐德不很情願地說：『你最好拿著我的槍。進來吧！』

他們走進車房。龐德關好房門，拿出貝瑞達槍交給納許。『八發子彈，』他悄聲說：『半自動槍。上了保險。』

納許接過槍枝，在手中很老練地把玩著。他打開保險，復又關閉。

龐德最討厭人家動他的槍。沒有了槍，好像有一種全身赤裸的感覺。『放輕鬆點。但是子彈上好了，可是會要人命的。』

納許點了點頭。他在下層鋪位的末端坐下。『我守住這一頭，』他輕聲說道：『開火的時候，位置最好。』他將書本放在膝頭，把自己安頓好了。

龐德脫下外套，除掉領帶，放在身旁的鋪位上。他的身體向後靠在枕頭上，兩腳蹺在裝了司必各得電碼機的袋子上。這袋子擱在地板上，他的公事包就在袋子旁邊。他拿起他的小說，找到他正要看的地方，想要看下去。只看了幾頁，便發現注意力漸漸不能集中了。他太疲倦了，把書放在膝蓋上，閉起了眼睛。他能睡個覺嗎？會不會有什麼先兆發生呢？

門楔！龐德在他的外套口袋裡摸到了門楔！他溜下鋪位，跪在地上，把門楔牢牢地塞在兩扇門的下方。然後他再返回鋪位上靠好身體，關掉頭部後方的那盞閱讀燈。

夜燈柔和的紫光，像一雙清亮的眸子，俯視著車房中的一切。

『謝了，老頭子，』納許上校輕聲說道。

列車發出了一聲呻吟，跌跌撞撞地闖進一條隧道中。

26 甕中之鱉

一道移向他足踝旁邊的光線，驚醒了龐德。他沒有移動。他的感覺像一頭動物似的，完全復甦了。

什麼都沒有改變。只聽到列車發出的噪音——在鐵軌上向前邁步。一公里一公里地累積著行程。還有車廂木板部份吱吱嘎嘎的細小聲音。洗臉盆上方的一個小櫃子那兒發出『叮咚』的聲響，原來是漱口杯從鉤子上掉上來了。

是什麼事情驚擾了他的好夢呢？夜燈幽靈的眼在小房間內投下朦朧的光暈，上層的鋪位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納許上校坐在窗邊他的位置上，書本在膝頭攤開著。從百葉窗的邊緣透過一線月光，照著攤開的兩面書頁呈現出白花花的顏色。

他定睛望著龐德。龐德將那對紫色的眼睛內的意圖牢記在心中。烏黑的雙唇打開了，露出白牙一閃。

『老頭子，抱歉騷擾了你。我很想找你談一談。』

他的聲音中添加了什麼前所未有的成分？龐德輕輕把兩腳放在地板上，身子坐直了些。危機，

像是第三者，正站在房間裡。

『好啊！』龐德輕鬆地回答著。他短短的幾句話爲什麼搞得龐德背脊發涼？是納許語音中透露出來的權威性嗎？龐德認爲納許可能發瘋了。或許龐德在屋子裡嗅到的不是危險、而是瘋狂的氣味。他一向對於這個人的本能的感覺是對的。這將是在下一個車站如何去除掉他的問題。他們現在到了哪裡了？邊界什麼時候才到呢？

龐德舉起手腕看了看時間。紫色的燈光使得鐘面上的螢光數字辨識困難。他把臉孔偏向窗口射入的月光。

從納許的方向那兒，傳出尖銳的『喀哩』聲響，龐德感到手腕處遭受了一記猛擊，玻璃的碎屑刺到了他的臉孔。他的手臂被拽到後面，抵住了門板。他不知道自己的手腕是不是被弄斷了。他讓手臂垂下，活動活動手指，每根手指都能動作。

納許的膝頭還攤著那本書，不過此刻一綹輕煙從書本中間突起處的一個洞口冒了出來，房間竟還嗅得到輕微的火藥味。

原來這一路上早就設下了陷阱，陷阱近在咫尺。納許上校是莫斯科派來的人，不是奉M之命前來幫助他的。而所謂住在九號車房裡的格別烏情報員，說是什麼拿了美國護照，其實是編造的謊言。龐德竟然還把自己的手槍給了納許。他甚至在門縫下卡了門楔，讓納許更是有恃無恐。

龐德打了個寒戰，並非由於害怕，而是由於憎厭。

納許開腔了。如今他的聲音不再近乎耳語，不再是滑溜溜的；而是清楚有力、充滿自信的。

『老頭子，這倒可以省去我們不少爭論的時間，只需要稍微形容一下就好了。他們認爲我在玩弄這些小把戲方面確乎技高一籌。這本書裡面有十發子彈——廿五號的達姆彈，會在人體內爆開的，由電池發射。你不能不承認蘇聯人在構思這類的發明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老頭子，你的小說只是用來閱讀而已，真是太可惜了！』

『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不准再稱呼我爲「老頭子」了。』當有太多事實需要進行了解，並需要去深思的時候，這是龐德宣告自己落難的第一個反應。就好像一個置身於燃燒中的房屋的人，他的反應竟是去搶救一些最瑣碎的小東西。

『抱歉，老頭子，這已經是我的習慣了。是我躋身於他媽的上流社會的一部份習性。就像我身上穿的這些衣服，都是當季流行的款式。據說我得這樣子才行得通。而我確實做到了，不是嗎？老頭子！不過，現在我們且來談論正事吧！我想你一定很希望知道這整個是回什麼事。我很高興對你說，再過半個鐘頭，你就得走了。能夠親口告訴英國情報局赫赫有名的龐德先生他是個大笨蛋，對我而言，是無上的殊榮。你只是個下三流的笨蛋，而我的任務便是掀開你的底。』他的語氣平板而單調，所有的話語戛然而止。好像納許對於說話這種動作不勝其煩。

『是的，』龐德說：『我很希望瞭解一切，替你省下半個鐘頭的時間。』他衷心渴望著找出任何一種撂倒這個人的方法，不知是否能夠扳回劣勢？

『老頭子，別自欺了，』聽他的聲音，對龐德全然不感興趣，並且，一點兒也不怕龐德。除了做爲一個靶子以外，龐德是不存在的。『半個鐘頭之內，你就要死了。這是一點兒也不會錯。我從來不曾失誤過，否則我也得不到這份工作了。』

『你的工作是什麼？』

『「死莫許」的謀殺組長，』他的語調中多了一絲生氣，一絲驕傲。隨後，又歸於平板單調了。『老頭子，我相信你知道這名字。』

『死莫許』，原來這就是答案——最糟糕的答案。而這個人是他們的殺手頭子。龐德想起了在那對混濁的眼眸中一閃即逝的紅光。一個殺手，一個神智異常的人——或許是躁鬱症患者，一個真正喜歡從事殺戮行爲的人。『死莫許』找到了一個多麼有用的人！龐德突然想起瓦伏拉曾經說過的話，他做了一次大膽的試探。『納許，月光對你有任何影響嗎？』

黑漆漆的嘴唇蠕動著。『情報局先生，你真聰明，是嗎？以爲我是瘋子？別擔心。要是我瘋了，就不會在這兒出現了。』

這傢伙被激怒的譏嘲語氣使龐德知道已然觸動了他脆弱的一環。不過，就算有辦法讓他失控，又有什麼好處？最好還是和他開玩笑，爭取一些時間。也許塔迪雅娜……

『這女孩子什麼時候涉及這一切之中的？』

『她是個誘餌罷了，』聽他的聲音，又顯得不耐煩了。『別擔心，她不會干擾我們的談話。當

我替她倒酒的時候，在她的杯子裡加了一點點三氯乙二醇的麻醉劑。今晚她是醒不來了。然後，她每一夜都不會醒來了。她會和你一塊兒上西天。』

『噢，是這樣子的，』龐德慢慢地將他那隻作痛的手舉起來放在膝頭，活動著手指，使血液流通。『讓我聽聽箇中詳情吧！』

『老頭子，小心點，別和我要花招，不會有人來替你解圍的。只要我覺得你的動作有一點點不對勁，對準你的心臟就是一槍，沒有第二條路，而這也是你性命的結束——一槍射中你的心臟中央。如果你動一動，還死得更快一點。而且，你別忘了我是誰。看到你的手錶了嗎？我沒有失誤，從來不會的。』

『精采的表演，』龐德滿不在乎地說：『你不用害怕。記得嗎？我的槍在你的手上了。你就開始說故事吧！』

『好的，老頭子。不過，我講話的當中，你不要搔耳朵，否則，我一槍轟掉它。知道嗎？事情是這樣子的。「死莫許」決定要你的命——至少就我所知，這是一個更高階層的決定，最高的階層。好像他們想要對英國情報局來個狠命的當頭棒喝——挫折情報局的銳氣。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爲什麼挑中我呢？』

『老頭子，你別問我。不過他們說了，在你的行業裡，你是最出色的。你的死，將使得陣腳大亂。這個計畫已經過三個月的醞釀，無懈可擊。事情非得這樣不可。近來「死莫許」已經犯下了一、兩個錯誤，高克洛大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你記得那爆炸的香煙盒和其他所有的細節嗎？那就是因爲把這份工作給了一個錯誤的人選。應該讓我來做就對了。老頭子，你知道，「死莫許」裡面，有一個很出色的謀士，一個名叫柯隆斯汀的人，偉大的棋藝大師。他說過虛榮和貪婪再加上一點點的瘋狂，就可以把你給害掉了。他還說，只因爲倫敦方面的瘋狂想法，會讓你們全盤皆輸。他的話真的應驗了，不是嗎？老頭子？』

有嗎？龐德想起當初這詭異的情節曾是如何地攪亂了他們的好奇心。至於說虛榮？不錯，他得承認：一個愛上了他的蘇聯女孩確實助長了他的虛榮心。還有那部司必各得電碼機。這些加起來，導致了如今的局面——很尋常的貪婪。他不置可否地說：『我們很有興趣而已。』

『再就說到行動的策畫了。我們的行動的首腦人物是個不可多得的角色。我敢說她是世界上殺人最多的人——或者換句話說：她安排的殺人計畫無可計算。不錯，她是個女人，名叫克雷卜——羅莎·克雷卜。像頭母豬樣的女人。不過她真的精通各種把戲。』

羅莎·克雷卜！在『死莫許』的組織裡當家做主的竟是個女人！但願他能逃脫這場劫難，有機會去和她鬥法。龐德的右手手指輕輕地彎曲著。

角落中繼續發出了平板的聲音：『她找到了這名叫羅曼諾娃的女孩，訓練她來擔當這份工作。對了，我順便問問看：她的床上功夫好不好？很不賴吧？』

不！龐德不相信。第一夜的纏綿想必經過精心計畫。但是後來的呢？不會的。後來的都是出自真情的。他藉機聳了聳肩。這是個非常誇大的動作，有意讓這傢伙對他的一切動作習以爲常。

『噢，算了吧！我自己對這種事情是絲毫不感興趣啦！不過，他們倒是替你們兩個照了些精采的照片。』納許敲了敲他的外套口袋。『整捲的十六釐米片子。放在她的手提袋裡。上了報紙一定滿不錯的。』納許的狂笑聲粗厲而冷酷。『當然，他們必須把最精采的割捨掉。』

在旅館裡換了房間。那間蜜月套房、床鋪後方的大鏡子……這一切的安排是如此地天衣無縫。龐德的雙掌潮濕了，他順著褲子往下擦了擦手汗。

『老頭子，不准動！剛才我差一點兒就要賞你一顆子彈了。我叫你不准動，記得了嗎？』龐德的雙手放回膝上的書本上。他的一些小動作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呢？他能得到多大的進展呢？『繼續往下說，』他說：『這女孩知道有人在照相嗎？她知道主使這計畫的正是「死莫許」嗎？』

納許嗤之以鼻。『她當然不知道照相的事情，羅莎一點兒也不信任她，她太情緒化了。不過，我對於這一方面所知不多。我們的計畫是分部進行的，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見到她。我只知道我的對象是什麼。是的，這女孩當然知道自己在爲「死莫許」工作。他們告訴她，她必須到倫敦去，在那兒從事一點間諜的工作。』

龐德心想：真是白痴！她爲什麼没有告訴他說『死莫許』也牽涉在這當中？一定是她連提到這

名字都覺得恐懼莫名吧？以爲他會把她關起來或什麼的。她一直說，等著到了英國以後，她會把一切真相說出來。她叫他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哼！信心！她連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道。噢，得了吧！可憐的女孩！她和他一樣，一逕受到愚弄。不過，只要得到一點點暗示就夠了——譬如說，說不定可以救得了克里姆一命。而現在，她和他該怎麼辦呢？

『然後，你們在土耳其的那個傢伙，必須被幹掉。我想那花了點兒工夫。頑強的狂人。昨天下午炸了我們在伊斯坦堡的核心的，據我猜想，一定是他的黨羽。這行動將要造成一些恐慌。』

『太不幸了。』

『老頭子，我一點也不擔心。我這方面擔任的工作是很簡單的，』納許很快地瞄了手錶一眼。『大約再過廿分鐘，我們就進入辛普隆隧道了。他們希望在那裡把你幹掉。對於報紙說來，更是有看頭。我們進了隧道以後，請你吃一顆子彈，只要心臟吃一顆就好了。假使你死得不平靜——隧道的噪音會有所幫助。然後我對準她頸背發一槍——用你的槍——把她丟到窗外去。再用你的槍補你自己的一槍，當然將你的手指做成扣住槍身的樣子。你的襯衫上會留下足夠的火藥粉，說明你是自殺。起初一切看來正是如此。後來你心臟上的兩個窟窿將會被發現。這其中就更神秘了。在辛普隆隧道再度進行搜尋的工作。這有著一頭光亮髮絲的男人是誰呢？他們將在她的手提袋裡找到一捲照片，在你的口袋裡發現一封她寫給你的很長的情書——有一點威脅的成分。這是一封很不錯的信。「死莫許」所寫的。上面說除非你和她結婚，否則她就要把照片提供給報社。而且你曾答應

她，只要她偷來了司必各得電碼機，你一定娶她爲妻……』納許說到這兒，停了一會兒，又插了幾句話。『老頭子，事實上，這部司必各得電碼機已經安裝了炸彈在裡面。當你們的電碼專家開始操作它的時候，它將把所有的人炸個開花，周遭的人一個也不留。』納許發出刻板的輕笑聲。『還有，那封情書上說，她要將機器和她自己的身體奉獻給你，你對她的身體所做的一切——這一部份看得人熱辣辣的，對嗎？報紙上將刊載什麼呢？——左翼份子傾巢而出，展開火車上的圍捕嗎？老頭子，這故事裡應有盡有：東方快車號；美麗的蘇聯女間諜在隧道裡被殺身亡；猥褻的畫面；情報電碼機；英俊瀟灑的英國間諜功敗垂成，先謀殺了對方，再行自殺；性愛、間諜；豪華火車的車房；索瑪森先生和夫人……老頭子，這將一連熱鬧好幾個月！而對於著名的英國情報局，把它的眼睛狠狠戳了一記！最好的情報員，有名的詹姆士·龐德，多大的一場混亂啊！再來就是電碼機「砰」的一聲炸掉了！你們的頭子將對你知何看待呢？還有政府呢？美國人呢？再談到安全問題，美國人再也沒有原子武器的秘密！』納許停頓下來，讓這一番話完全進入龐德腦海中。他頗有些驕傲地說：『老頭子，這將是震撼本世紀的故事！』

是的——龐德心想：是的，他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法國新聞界正會以此觀點看待它，毫無保留。他們絕不在乎照片或其他消息的尺度。世上沒有一家報社不把這些當做好材料的。還有，那司必各得電碼機！M的手下會有這種識破它的先見嗎？西方世界將有多少這方面的優秀人才將因爲它而不幸喪生？天哪！他一定得掙脫這個困境。但是，要怎麼做呢？

納許那本《戰爭與和平》對著他打呵欠……且慢！當火車入山洞時，一定會發出轟隆巨響。緊接著將是被刻意壓制的『喀哩』聲和射出子彈的聲音。龐德瞪視著朦朧的紫色光暈，盤算一下由頂上那鋪位投向角落黑影的深度是多少？他記得很清楚，他的公事包在地板上的哪個位置。心裡一面猜想納許發射了子彈以後打算做什麼。

龐德開口說：『我讓你在翠斯堤加入我的陣容時，你多少冒了一點險。你怎麼知道這個月的密語的？』

納許很有耐性地回答：『老頭子，你好像毫無概念。「死莫許」很棒——真的很棒。世上再也沒有更好的了。你們一年當中每個月的密語，我們都一清二楚。如果你們上場的人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的形態，就像我們這邊的人一樣，你們將發現每年一月份，你們在某地的一個小團體中，總會丟了一個人——說不定是東京，說不定是提姆巴克圖。「死莫許」僅需挑出一個人，把他弄走，從他嘴裡探出當年每個月的密語——當然還有任何一切他所知道的事情。不過，他們主要是爲了那些密語。然後這些密語就被傳送到各地的中心去。老頭子，這事情就像砍下樹枝一般的容易。』

龐德的指甲深深嵌進了掌心裡。

『至於說在翠斯堤加入你的事，老頭子，話不是這麼說。我坐在前面車廂裡，一路跟著你。車子停了以後，就下車去，再重新走上月台。你知道嗎？老頭子，我們在巴格達等你，知道你和你的頭子——不然就是大使館或其他的人通了電話。我們監聽南斯拉夫的那具電話機已給好幾個星期

了，可惜的是我們不曉得他向伊斯坦堡發出的密語是什麼意思，可能是阻止火花展示或怎麼救人之類的。不過，老頭子，我們的主要對象是你，而且我們一直把你掌握得很好。自從你在土耳其下了飛機以後，就一直是我們的甕中之鱉，問題只在於什麼時候實際動手而已。』納許再度迅速地瞄了手錶一眼，他抬起頭來，從咧開的兩片嘴唇之中露出亮晶晶的紫色牙齒。『快了，老頭子，再過十五分鐘你就一命嗚呼了。』

龐德心想。我們只知道『死莫許』很棒，但從不知道他們了不起到了這種程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將它傳遞回去，一定要。龐德的思緒瘋狂地奔馳，繞著他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時又異常迫切的計畫打轉。

他說：『看來「死莫許」的計畫面面俱到。一定很費了一番工夫。只有一件事……』龐德的話語吊在半空中。

『什麼事？老頭子？』納許提高了警覺。

車速緩慢了下來。多莫多索拉到了。這兒是義大利的邊界。如何通關呢？但龐德想起來了，在到法國的邊界瓦洛比斯之前，是不拘泥這些形式的，即使對於臥舖也一樣。這一列快車由瑞士直接通過，只有在布萊衷或洛桑下車的人，才需由車站的關口出去。

『老頭子，說嘛！』納許的聲音在誘他上鉤。

『讓我抽一根煙再說。』

『好，請便。不過，假使出現了我不喜歡的動作，你就死定了。』

龐德把左手伸到外套的腰袋裡面，抽出他寬寬的青銅色煙匣來，把它打開，拿出一根煙。又從褲子旁邊的口袋裡拿出打火機，點燃香煙以後，收好打火機。他把香煙匣放在膝頭書本的旁邊，右手漫不經心地壓在書本和煙匣上，好像生怕它們滑落下來。他就著煙嘴吹了一口氣，但願這根香煙是有機關的——譬如說可以發出鎂光，或是任何他能夠朝那人臉上丟過去的東西！但願他的情報局早就發展出了這種爆炸性的玩具！不過至少他的目的已達到了，而且他並未在此過程中被對方射殺。這是個開始。

『你知道。』龐德噴了一口煙圈，好讓納許分心，他的左手把扁平的煙匣塞進書頁之中。『你知道，一切看來毫無瑕疵。但是，你呢？等我們通過辛普隆隧道以後，你要怎麼辦？列車長知道你是和我們一夥兒的，他們馬上就會追捕你。』

『噢，是這個呀！』納許的口吻又顯得不耐煩了。『你似乎毋需爲此而庸人自擾。我將在狄戎下車，搭乘汽車到巴黎。少數幾個「第三者」，對於故事的情節不至於構成任何妨礙。反正，當他們從你身上挖出第二顆子彈，卻找不到第二把槍的時候，事情總會掀開來的。那時候他們也追不上我了。事實上，我明天中午有個約會——在麗池大飯店二〇四室中，向羅莎報告。她希望親自聽到這項任務的光榮戰果。然後我就搖身一變，成爲她的司機，我們駕車到柏林去。老頭子，你想想看，』他平板的聲音出現了激情，聽得出貪婪的腔調。『我想她可能帶著要頒給我的列寧勳章。太

可愛了！』

火車再度開動。龐德渾身緊張。幾分鐘之內，車情就要發生了。如果他真的會死，這是個什麼樣的死法！由於他自己的愚蠢——盲目、致命的愚蠢，才導致了如此的下場，還連累了塔迪雅娜一塊兒送死。天哪！他本來隨時可以避開這一場混亂的。其實不是缺少機會，只因爲妄想和好奇，再加上四天的熱戀，便把他捲進了一條流暢的小溪，沿流而下。誰知這竟是經過蓄意設計，要使他陷溺的暗流。整個事情當中，最可詛咒的一部份——『死莫許』的告捷。『死莫許』——一個他曾誓言無論在何處與之交鋒，必將給予重大挫擊的對象。我們要這樣做，而他要那樣做。『各位同志，和一個有如龐德般的無用傻瓜周旋，是再簡單也不過的事了。且看他吞下這個誘餌，你們看得見的。我告訴你們：他是個傻瓜！所有的英國男人都是傻瓜！』還有塔迪雅娜，那個誘惑——親愛的誘惑。龐德想起了他們共度的第一夜：她的黑絲襪和絲絨蝴蝶。而『死莫許』竟在全程之中加以監看。監視著他狂妄的腳步，宛如這一切都在他們的計畫之中，以便將他抹黑——不但抹黑他，還要抹黑M。是M把他送到伊斯坦堡的。並且抹黑一向高深莫測的英國情報局。天哪！怎麼弄得亂七八糟！但願……但願他小小的計畫可以奏效！

在他們前方，火車的隆隆聲越來越深沉了。

再過幾秒鐘，再前進幾碼的距離。

白色書頁間那蛋圓的嘴形好像咧得更大了。很快地，漆黑的隧道將淹滅照在書頁上的月光；而

藍色的火舌將伸出來舔他。

『做你的美夢吧！你這英國雜種。』

低沉的隆隆聲轉變爲空洞的巨響。

書本中間的骨突處竄出了火焰。

對準龐德心臟襲來的子彈悄悄地掠過了兩碼的距離。

龐德往前仆倒在地板上，猶如葬禮中的紫色燈光照在他身上。

27 血肉戰場

這完全要靠瞄準的精確性——納許說過子彈將一擊穿過龐德的心臟。龐德接受了這場賭博，賭的是納許的槍法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龐德像個死人般的躺著。在子彈射出之前，他想到了他所看過的那些屍體——死掉的人身軀看來是什麼樣子的。現在，他全身癱軟地躺著，像個破娃娃，他的四肢極小心地往外伸。

他細細地去感知。在子彈撞到書本的那個地方，肋骨像是著了火。子彈一定穿過了煙匣，然後又穿過了半本書的厚度。他可以感覺到心臟之外那鉛殼的滾燙，覺得好像在他肋骨中間燃燒一般。他的頭部觸及木板地的地方，正劇烈地疼痛著；又見到朦朧的紫光照著磨損了的鞋頭部份，抵著他的鼻尖，在在說明了他並沒有死。

龐德像個考古學家似的精心策畫他的姿勢：攤開的兩腳，半屈的膝——必要的時候可以一躍而起——右手看樣子揪緊了被射穿的心臟部位，當他能夠放掉那本書的時候，距離他的小公事包只有幾碼的距離了——公事包裡有著雙刃飛刀，刀鋒又薄又利，有如刀片。當時Q．布倫區向他解說這項裝置時，他還加以取笑。至於他的左手，向死亡稱臣般的攤在地板上，當時機來臨，可以做為上

舉的槓桿之用。

從他上方傳來一聲長長的呵欠聲。咖啡色的鞋尖轉了個向。龐德注視到納許起身的時候，鞋皮還被繃緊了。一分鐘之內，將龐德的手槍握住右手上的納許，將站在底層的床位上，撥開女孩有如瀑布般的髮絲，探到她的頸根處。然後將貝瑞達槍的槍管替代他探測性的手指，扣下扳機。車聲隆隆將掩蓋住悶悶的槍響。

事情迫在眉睫。龐德趕緊搜尋記憶中簡單的人體解剖學知識。一個人下半身部份的要害有哪些？大動脈經過哪些地方？大腿部位的內側，還有大腿骨的外緣，不管它的學名是什麼，橫跨鼠蹊的中央就對了。如果他兩個地方都錯過，事情就不妙了。赤手空拳地去打倒這個體格一級棒的男人，龐德不敢想像。第一記射出的飛刀，必須又狠又準才行。

咖啡色的鞋尖移動了，它們指向舖位。這人在做什麼呢？除了長串的列車行經辛普隆隧道——魏森角和蒙提李昂尼的心臟地帶——所發出的空泛的金屬聲之外，什麼聲音都沒有。窗玻璃輕聲叮咚；地板愉悅地吱吱嘎嘎響。在這間死亡斗室兩側長達百碼的一連串車廂中的人們，或睡或醒，心中想的是自身的生活、自身的情愛，盤算著小小的計畫，或猜測誰會到里昂來迎迓他們……在這同時，沿著走道的前前後後，死亡和他們同步穿越漆黑的隧道，和他們同樣被拖在龐大的柴油引擎身後，和他們同樣奔馳在滾燙的鋼軌之上。

一隻咖啡色的鞋子離開了地板，它勢將跨過龐德的身軀，那易於受傷的弧狀部份將在龐德的頭

部上方打開。

龐德的肌肉蜷縮有如一條緊繃著身體的蛇。他的右手倏地揮出了幾公分，伸往小公事包被重新縫合過的邊緣部份，往旁邊壓下，他觸及了窄窄的刀身。他手臂不動，輕輕將刀子抽出了一半。

咖啡色的鞋跟抬離了地面。腳尖部份下壓以承受身體的重量。

此刻，第二隻腳開始動了。

重心輕悄地移轉著，再換邊，緊緊地握住刀子，免得只是射到骨頭，然後……

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轉身動作，龐德的身體離開了地面，手起刀出。

鐵拳一揮之際，龐德的手臂和肩膀跟著推進，向上使力。龐德的指關節碰到了法蘭絨的布料。他猛推刀子，用力讓它刺入更深。

令人聞之心悸的慘叫聲來自他的頭頂。貝瑞達槍落到地板上。當那人在一陣痙攣的扭動後倒下來的時候，龐德手中的刀子也隨著扭轉。

龐德早就打算他會倒將下來的，但他跨向側面窗户的方向那兒時，一隻手邊揮邊打地抓住了他，把他逼到下舖上。在他尚未鎮定下來之前，一張可怖的臉孔從地板上冒出來了。兩眼閃著紫光，突出的牙齒也是紫色的。兩隻粗壯的手慢慢地、充滿恨意地要來向他索命。

龐德的背部半撐著，盲目地踢出一腳。他的鞋子還在腳上；但是他的腳卻被抓住了，並被對方扭轉著，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一直往下滑。

龐德胡亂地摸索著舖位上的東西，想要抓住什麼。此刻，對方的另一隻手抓住了他的大腿，指甲深深地搗進腿肌來。

龐德整個身體都被對方扭轉著往下拉，很快地，那人的牙齒將跟著咬下來了。龐德用另一隻未被抓住的腿狠命踢出去。沒有用，他還在繼續滑落。

忽然，龐德在胡亂摸索著的手指碰到了一樣硬硬的東西。那本書！這本書該怎麼用的？哪裡是上端？會射到納許還是他自己呢？情急之中，龐德舉起書本湊近對方那汗水淋漓的恐怖臉孔，壓下了書脊的末端。

『喀哩！』龐德感受到了槍枝的後座力。『喀哩、喀哩、喀哩、喀哩、』龐德的指握處發熱了。抓住他兩腿的手鬆開了。汗水晶瑩的臉孔往後倒去，喉頭發出一陣含混的嘈雜聲，聽來咕嘟咕嘟的極是可怖。接著，那身子順勢往下一滑，『咚！』的一聲往前倒下，頭部隨後一揚，撞在地板上。

龐德躺著，咬緊的齒縫間吁吁出氣。他瞪著上方紫色的夜燈，發現燈泡的光暈像上了一層蠟，而且縮小了。他想，車廂下面的發電機的電力不足了。他眨眨眼睛，想把視線更集中些。汗水進入了眼睛，覺得刺痛。他靜靜躺著，也不去理會。

火車奔馳的轟轟聲改變了，聽起來更爲空寂，在最後一聲餘音迴盪的嘶吼之後，東方快車號快

速駛入了目光中，車行速度不再那麼急迫了。

龐德懶懶地抬起手來，拉起了百葉窗。他看見一些倉庫和鐵路的支線。一路的燈光明晃晃的，照得鐵軌格外清晰。太好了，電力十足的燈光，是瑞士的燈光。

火車輕悄地滑進車站。

在這持續地有如吟咏的沉寂之中，從地板上傳出小小的雜音。龐德詛咒自己何以未曾加以認定？他很快地低頭注意聽，手執書本做了萬一的準備。沒有動靜。他伸手探測對方的頸部，沒有脈動。這人真的死了。是屍身在定位吧？

龐德坐好了，不耐煩地等著火車再度啟程。好多事情有待處理，即使在他查看塔迪雅娜的狀況之前，總得清理乾淨。

車身一個猛晃之後，長長的列車開始慢慢滾動了。不久，列車將快速地順著彎道穿過阿爾卑斯山的山腳，進入中國村。車輪滾動之中已出現了一種新的聲調——急促而悠揚的聲調，好像是很歡喜隧道已經過去了。

龐德站起身來，從死人攤著的兩腿上跨過去，打開了車房頂上的燈。

真是一塌糊塗！這地方看來像是個肉攤子。一個人的身上究竟能容納多少血液呢？他記起來了，是十品脱。看樣子馬上就要全部流出來了。只求不要流到門外走道上去。龐德扯下底層鋪位的床單，開始動手。

最後，工作總算做完了——地板上的龐然大物給遮蓋了起來，圍繞著它的四壁也給洗刷乾淨

了。行李箱已準備好在狄戎下車。

龐德喝下了一大杯水。然後他站起來，輕輕搖晃著貂皮覆蓋的肩膀。

沒有反應。那人説的是謊話嗎？他是不是已經用毒藥害死了她？

龐德把手探進她頸子那兒，是溫暖的。他摸索到她的耳垂，用力一捏，女孩懶懶地驚了一下，發出咕噥聲。龐德再捏了她一次，又一次。最後她用鼻音說：『不要這樣。』

龐德笑了，他搖晃她，在他不住地搖晃之下，塔迪雅娜總算翻了個身，側身躺著。兩隻渴睡的藍色眼眸盯著他瞧，又再閉上。『究竟什麼事？』她渴睡的聲音中，還有著一股憤怒。

龐德對她說話，連吼帶罵的，搖晃她的動作更爲猛烈了。最後，她總算坐了起來，呆滯的目光瞪著龐德。龐德把她的兩條腿拖出來，掛在床沿那兒晃來晃去的。他費了不少勁才把她弄到下鋪來。

塔迪雅娜的樣子看來滿可怕的——鬆弛的嘴角、半醉半睡、直往上翻的眼睛、濕漉漉的頭髮都打結了。龐德不得不用一條濕毛巾和她的梳子替她打理一下。

洛桑到了。一個鐘頭以後，又到了法國的邊界。龐德離開塔迪雅娜。走出門去，站在甬道上，以防萬一。但海關關員和查驗護照的人從他身旁走過去，到了列車長的房間裡。五分鐘以後，他們又出來下車去了。

龐德再走回車房，塔迪雅娜又想睡了。龐德看看如今戴在他自己手腕上的納許的手錶。四點三十分。再過一個鐘頭，狄戎就到了。他開始下工夫。

最後，塔迪雅娜的眼睜大了，她的瞳孔多少比較集中了些。她開口說：『詹姆士，住手。』她又閉上了眼睛。龐德擦掉臉上的汗水。他把袋子一個一個地搬到走道盡頭，堆在下車的地方。接著他去告訴列車長說，他太太不舒服，他們必須提早在狄戎下車。

龐德最後又給了列車長一點小費。『你不用忙了，』他說：『我自己已經把行李都搬了出來，免得吵到我太太。我的朋友——那個頭髮滿漂亮的人——是個醫生。他一整夜被我們折騰得都沒有睡。我現在讓他睡在我的舖位上。他可累慘了。如果你能在到巴黎之前十分鐘叫醒他，就感激不盡了。』

『多謝了，閣下。』打從東方列車號都是在運送一些到處旅行的富豪的好日子以來，列車長從來没有被金錢如此這般地包圍過。他把護照和車票交給龐德。車速漸漸緩慢下來。『祝你一路順風。』

龐德回到車房，把塔迪雅娜拖到走道上。關起房門，把舖位旁那一大團被白布蓋住的死人留在那兒。

最後他們總算跨下了列車的階梯，踏上了扎實的、不會移動的月台。穿著藍色工作服的站務員接過了他們的行李。

旭日初昇。清晨的這個時間，火車上少有清醒的乘客。只有三等車廂裡一些旅客——他們在火車上度過了『硬幫幫』的一夜——看見一個年輕人，帶著一個妙齡女郎，遠離風塵僕僕的列車，走向車站的出口。

28 眞相大白

計程車駛向麗池大飯店。

龐德瞄了瞄納許的手錶，十一點四十五分。他一定是個很守時的人。他知道假使一個蘇聯間諜對於約會的時間早了或晚了幾分鐘，約會便被取消了。他付了計程車的車資，從飯店左邊通往酒吧的那扇門走了進去。

龐德點了一杯雙料伏特加馬丁尼，喝下一半。他的感覺真好。忽然間，過去的那四天，尤其是昨天晚上，這些日子都從日曆上消失了。他的重擔全都有人接手了。現在他過著屬於自己的日子，獨享遊歷之樂。女孩如今睡在大使館的一個房間裡。司必各得電碼機——肚子裡仍藏著炸藥——也被法國情報機關的炸藥處理小組接過去了。他已和他的老朋友雷尼．馬蒂斯，如今是法國情報機關的掌門人了，談過了話，同時，他們給了他一把麗池飯店的萬用鑰匙，並吩咐飯店裡的人不可向他提出任何問題。

雷尼很高興自己又有和龐德共事的機會。『詹姆士，儘管相信我，』他說：『我會處理你的神秘事件。你稍後再把一切告訴我好了。兩個送洗衣服的人將在十二點十五分帶著一個大洗衣籃到達

麗池飯店的二〇四室。我自己化裝成他們貨車的司機，陪同他們前去。我們會把洗衣籃塞滿，運到奧里，等候一班兩點鐘到達，來自坎培垃的飛機。我們把這籃子交出去。這樣子，法國送洗的髒衣服就到了英國了。可以嗎？』

法國站的站主任和M通過了電訊。他將龐德所寫的簡短報告傳送了過去。是他指定坎培拉的那班飛機的。不，他不知道箇中的原因。龐德只是露了個面，把女孩和電碼機交出來了而已。他還吃了一頓豐盛得不得了的早餐，隨後就離開大使館，說是吃過了午餐再回來。

龐德再看了看時間。馬丁尼已經喝完了。他付了帳，走出酒吧，上了台階，到達櫃台那兒。櫃台職員冷冷看他一眼，交給他一把萬用鑰匙。龐德走向電梯，搭乘到三樓。

電梯門在他背後砰然關閉了。龐德輕悄地在走廊上走動，尋找號碼。

二〇四室。龐德的右手伸入外套中，按住貝瑞達的槍把。它被塞在他的褲腰上，他可以感覺到橫過胃部的滅音器金屬部份的溫熱。

他用左手敲了一次門。

『進來。』

那種顫動的聲音，是老女人的聲音。

龐德試了試門把，沒有上鎖。他把萬用鑰匙放進外套口袋裡。他俐落地推門而入，立刻關上房門。

典型的麗池套房客廳，極盡優雅之能事，皇族的上好家具。牆壁潔白如雪，而窗簾和椅墊是一式的印花棉布做成，白底上點綴著玫瑰朵朵嫣紅。酒紅色的地毯密合無間。

在一室的陽光中，大寫字枱旁邊一張矮圈手椅上坐了個小老太婆，她正在編織不輟。鐵針不斷地叮鈴作響。淺藍色的雙焦鏡片後，一對彬彬有禮的眼睛細細打量著龐德，十分好奇。

『有何指教？閣下？』她的聲音是深沉而粗厲的。擦了厚厚的一層粉的鬆垮臉龐，在白髮的覆蓋之下，看不出任何表情，只露出興味十足的樣子。

龐德的手指在口袋裡按著槍，好像鐵絲彈簧。他半瞇著眼睛迅速掃視了房間一圈後，又回到小老太婆的身上。

他搞錯了嗎？走錯房間了嗎？應該說聲抱歉就出去嗎？這小老太婆有可能是『死莫許』的人嗎？她看來就像是那種受人尊敬的有錢人的遺孀，獨居於麗池的套房中，藉著編織來打發時間。她是那種在樓下餐廳的角落中進餐時，獨據一桌，並叫她喜歡的侍者來侍候她的婦人。當然，她是不會去吃烤肉的。她是那種吃過了午餐會打個盹兒，然後有豪華的黑色轎車來接她去和她的富貴朋友們聚會，喝喝下午茶的婦人。老式的黑色衣衫，頸部和腕部都鑲著蕾絲花邊，細細的金鍊垂在變了形的胸脯前，吊著她的長柄望遠鏡。潔淨的小鞋塞在優雅的帶扣黑色皮靴中，兩腳還差一點兒夠不著地面。這老婦不可能是克雷卜。他一定記錯房間號碼了。他但覺得兩腋下汗水滲出。不過現在他

必須把戲演完。

『在下名叫龐德。詹姆士·龐德。』

『閣下，我是麥特斯坦夫人。你有何指教嗎？』她的法語腔調濃重，可能是德裔瑞士人。兩根鐵針忙著叮叮鈴鈴地響著。

『納許上校可能出了意外。他今天不會來了。所以由我來代替。』

淡藍色鏡片後面的兩隻眼睛是否瞇了一下？

『不幸我不認識上校。閣下，我也不認識你。請坐，說說你有什麼事吧！』她的頭向寫字枱後面的高背椅兒提高了數吋。

一個人不可能從她身上挑出毛病來的。她渾身散發的優雅氣質無懈可擊。龐德走過去坐了下來。如今他距離她大約六呎之遙。桌上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部老式電話機，以及在她觸手可及之處，有個象牙色的圓鈕式按鈴。電話機黑黑的話筒很有禮貌地向龐德咧著嘴。

龐德大剌剌地檢視老婦的臉孔。一張醜陋的臉孔，有點像隻青蛙。粉塗得太厚了。一頭白髮像是農家自製的硬麵包。棕色的眼睛淡得幾乎發黃。蒼白的嘴唇是濕潤的，還沾染了尼古丁的煙漬。會是尼古丁嗎？她的香煙放在哪兒？沒看見煙灰缸——房間裡也聞不出煙味。

龐德再度握緊槍把不放。他瞄了她的編織袋一眼，又看了看這小老太婆用灰褐色的毛線所織出來的一長條不成形的東西。她手中的一對鐵針，其中有什麼玄機嗎？鐵針的尾端已褪盡了顏色，好

像被火燒過了。編織的鐵針看來都是這種樣子的嗎？

『閣下請說，』這個聲音有何怪異之處嗎？她看出了他的什麼表情嗎？

龐德微微一笑。他肌肉緊繃著，隨時有所準備。『沒有用的。』他笑嘻嘻地下了個賭注。『妳是羅莎·克雷卜，「死莫許」第二組的組長。妳是虐待狂、劊子手。妳想害死我和那個名叫羅曼諾娃的女孩。很高興總算和妳見面了。』

那對眼睛沒有任何變化。粗厲的聲音仍然耐心而有禮。老婦人伸出右手，想按那按鈴。『閣下，我想你是神智錯亂了。我要請警衛來把你趕出門去。』

龐德永遠不知道是什麼救了他的命。或許是靈光乍現，忽然發現那按鈴並沒有用電線連到牆壁或地毯裡。也或許是他忽然記起方才敲門的時候，老婦是用英語說了『進來』這兩個字的。反正，就在她的手指觸及那象牙色的按鈕時，他向旁邊一閃，離開了那張椅子。

就在龐德倒地的剎那間，發出驚天動地的劇烈爆炸聲。他方才坐的那把椅子背部裂爲碎片，碎片紛紛噴到他的四周。椅子不成形地坍在地上。

龐德一個翻滾，抓到了自己的槍。他的眼角餘光瞄到『電話機』的話筒處噴出了一綹藍色的煙。接著，那女人來到他面前，兩隻拳頭分別揑著兩根亮晃晃的編織針。

她用針向下刺他的腿。龐德一腳掃過去，把她踢到旁邊。她方才竟瞄準他的腿。當他跪起了一邊膝蓋的時候，他知道鐵針有顏色的尖端是什麼了。是毒藥。或許是德國人用來傷害神經的毒藥的一種。她只需要觸及他就好了。就算隔著衣服也沒關係。

龐德站起來了。她再度衝著他過來。他怒氣沖沖地掏出槍來。滅音器竟然卡住了。只見火光一閃，龐德趕緊閃躲。一根鐵針『噹』的一聲撞在他身後的牆上，頂著一頭白色假髮的粗壯女人佔了上風，細薄的嘴唇往後扯，露出了一口牙齒。

龐德不敢直接用手去抵擋那鐵針，躬著身子繞著桌子打轉。

羅莎·克雷卜一邊喘氣，一邊用蘇聯語自言自語地不停說話。她倉皇地繞著桌子跑，一根鐵針舉在前面，像一根劍。龐德向後退，設法把卡住的槍修好。不慎腿部後面撞到了一張小椅子。他乾脆放下手槍，伸手往後抓過那小椅子來，拿住椅背的部份，頂起椅子的四隻腳，像動物頭上的四個犄角一樣。他繞到桌子那邊向她迎去。但這時她又站在那部假電話旁邊了。她掉轉電話的位置，用它來瞄準，一隻手想去按那按鈕。龐德縱身向前，把椅子往下一砸，子彈紛紛射向屋頂，石灰塊往他頭上落下來。

龐德再度放聲大笑。椅子的四腳卡住了女人的肩和腰。天哪！她真是太壯了。她棄守了地盤，不過也只是退到牆邊，站穩了腳步，從椅子上面露出頭來向龐德啐罵，一面舉起有如蠍子的毒針般的長編織針，向龐德衝鋒而來。

龐德稍微向後退了些，讓椅子只能到達和他相距一臂之處。他先看好目標，高飛一腿，踢到了她的手腕，毒針順勢飛出，掉在他的背後。

龐德靠近了些。他細細量好位置。不錯，女人靠著椅子四腳的幫助，在牆邊被卡得很牢。除非她力氣夠大，否則斷然逃不出這個小籠子。不過她的兩臂、兩腿和頭部都可以自由活動，只是身體

必須靠著牆壁才行。

女人用蘇聯語嘶嘶叫罵著。她從椅子上面朝他啐口水。龐德低下頭來用袖子擦了擦臉，又抬起頭看了看她那老蒼蒼的臉孔。

『好了，羅莎，』他說：『法國情報局的人馬上就來了。大約再過一小時左右，妳就到了倫敦了。人家不會看見妳離開旅館的。事實上，以後很少有人會再見到妳了。從現在開始，妳只是秘密檔案裡的一個號碼。等我們把妳該處理的部份做完以後，妳就可以準備到瘋人院去了。』

距離他僅僅幾呎的那張臉孔變了顏色，血氣盡失，蒼黃一片。不過——龐德心想：她並沒有感到害怕。她淡色的眼睛頑強地注視著他的眼睛。

濕潤不成嘴形的嘴巴，齜牙咧嘴地。

『龐德先生，我住在瘋人院的時候，你又在哪裡呢？』

『噢，繼續過我的生活呀！』

『我想不會的，英國間諜。』

龐德幾乎沒聽見她。他聽到了開門的聲音。接著，一陣爽朗的笑聲從他身後傳來。

這是龐德記憶猶新的愉悅的聲音。『七十號毒藥。好了，我總算見識到一切了。而這竟是英國人的功勞，詹姆士，對我國人而言，實在是奇恥大辱啊！』

『我不會向你推薦使用它，』龐德轉過頭去說：『太毒辣了。總之，你現在可以接管了。我來向你介紹。她名叫羅莎·克雷卜。你會喜歡她的。她在「死莫許」之中，是個響叮噹的人物——事

實上，所有的謀殺行動都是由她一手策劃的。』

馬蒂斯出現了。跟著他的是兩名收洗衣服的人。三個人同時用肅然起敬的表情望著那張可怕的臉。

『羅莎，』馬蒂斯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她那個姿勢一定不太舒服。你們兩個把籃子拿來，她躺下來一定比較好受。』

兩個人走到門口。龐德聽見洗衣籃吱嘎作響。

女人的眼神仍舊鎖定了龐德。她稍稍移動一點，轉移重心。趁龐德沒看見，而馬蒂斯正盯著她的臉孔，沒注意到她別的舉動之際，她用一邊腳尖壓下了另外一隻亮晶晶的帶釦皮靴的內側。於是從鞋尖那兒向前伸出半吋的刀鋒。這柄薄薄的利刃和編織針一樣，有著髒污的藍色痕漬。

那兩人回來了，將一個方形的特大洗衣籃放在馬蒂斯身旁。

『帶她走，』馬蒂斯說。他微微向女人躬身爲禮。『這是我的榮幸。』

『一路順風，羅莎，』龐德說。

淡黃色的眼珠精光一閃。

『再見了，龐德先生。』

有著一個小鐵舌的靴子突然伸出。

龐德右邊的小腿傳來一陣刺骨的疼痛，像是被人猛踢了一腳。他搖搖晃晃地往後倒。那兩人抓住了羅莎·克雷卜的臂膀。

馬蒂斯大笑道：『我可憐的詹姆士，』他說：『還要仰仗「死莫許」的命令才能有一會兒安寧。』

那帶有污漬的鐵舌縮回皮靴裡。現在，她又成了一個無害的小老太婆，任人將她舉起，放在籃子裡。

馬蒂斯看著蓋子蓋好，轉身對龐德說：『我的朋友，你這一天也夠忙了，看來很累。回到大使館去休息一下，因爲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一塊兒吃頓飯。是巴黎最高級的晚餐。我會請最可愛的女孩來做陪。』

龐德的肢體逐漸麻木了。他覺得非常的冷。他舉起手來拂開掉落在右眉上的一綹髮絲。但他的手指沒有知覺。它們看來像黃瓜一樣大。他放在身側的手異常沉重。呼吸逐漸變得困難了。龐德費盡力氣歎了一口氣。他緊咬牙關，眼睛半睜半閉，好像一個蓄意掩飾自己醉意的人。

從他的眼皮下，他瞄到籃子被抬到了門口。他努力撐開眼睛，把目光的焦點對準馬蒂斯。

『雷尼，我不需要女孩，』他的語氣滯重。

現在他必須大口喘氣了。他再舉起手來，觸摸到自己冰冷的臉孔。他有個印象，好像馬蒂斯朝他走過來了。

龐德覺得自己的膝蓋開始彎曲了。

他說，也或許是他以爲自己說了一句話。『我已經有了一個最可愛的……』

龐德的腳跟慢慢地轉動著，終於一頭栽倒，倒在酒紅色的地毯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俄羅斯情書 / 伊安・佛萊明〔Ian Fleming〕
著；姜恩娜譯. --初版.--臺北市；皇冠
1998 民 87
面；公分 .--(皇冠叢書；第 2825 種)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3)
譯自：From Russia, With Love
ISBN 957-33-1530-0 (平裝)

873.57　　　87002028

皇冠 CROWN <註册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二八二五種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③

俄羅斯情書

From Russia, With Love

作　者—Ian Fleming
譯　者—姜恩娜
發 行 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二○巷五○號
電話◎二七一六八八八八
郵撥帳號◎一五二六一五一—六號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五○一三號
總 策 劃—詹宏志
編輯督導—朱亞君
責任主編—金文蕙　責任編輯—李靜雯
英文主編—余國芳　英文編輯—莊靜君
美術設計—劉燕溥
校　對—鮑秀珍・邱秀珍
製 版 者—中茂分色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著出版日期—一九五七年
初版一刷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本公司長期徵求各種語言之譯者

電腦編號◎ 394003
國際書碼◎ ISBN 957-33-1530-0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 290 元

『世界十大間諜小說經典』系列

01.《鏡子戰爭》約翰・勒卡雷
02.《機密檔案》藍・戴頓
03.《俄羅斯情書》伊安・佛萊明
04.《間諜墓誌銘》艾瑞克・安卜勒
05.《職業殺手》格蘭姆・葛林

06.《兼差密諜阿興登》毛姆
07.《鬥犬杜蒙》沙波
08.《知道太多的人》吉爾勃・卻斯特頓
09.《三十九步》約翰・布肯
10.《沙岸之謎》厄斯金・柴德斯